
武俠世界
第30年
44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異蕊盈枝」在今期和各位讀者見面，「劍影無痕」柳飛堤携着幼子柳名揚下江南，半途巧遇「漁樵耕讀」在劫麒麟鏢局所保的奇珍「異蕊盈枝」，柳名揚因年少無知又好奇心重而被「漁樵耕讀」所擒，爲了救兒子，柳飛堤與「漁樵耕讀」四個劇盜週旋，把兒子救出來了，却又牽連在宮廷的爭鬥之中，連串的故事，起因便是這奇珍「異蕊盈枝」所帶來的，這寶物究竟有甚麼魅力，足以掀起江湖滔天巨浪呢？本故事內容曲折新穎，道出了江湖上的危機重重，你虞我詐，更刻劃出了世上人心的險惡，詭計多端的醜陋面貌……

*　　　*　　　*

繼「斧環傳奇」之後，東方玉先生所著的另一新篇「明月宮」由今期起連載刊出，名家佳作，萬勿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歐陽雲飛先生所著的「風流才子故事集」之「白牡丹」，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第30年

第44期

（總號 15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異蕊盈枝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為救嬌兒　惹上是非

別了，柳劍門！

柳飛堤仍然背起竹簍，讓金宇坐在裏面，便上路去，他回過頭來，金宇也回過頭來。

來到柳劍門的時候，那是白雪紛飛的日子，而今卻是春暖花開。

柳飛堤不願再想那些日子，（事見第四十期拙作「雨暴飛堤」），因此，他把門內一切事務辦妥之後，便決定與金宇上路，回到南方的金家去。

金宇是金家的唯一血脈，他是應該承繼他祖父金世雄和母親金鳳兒的一切。

柳飛堤看着金宇，這天真活潑的孩子！

離開柳劍門之前，柳飛堤仍然要到墳前一看，那裏葬有一雙亦師亦友，却變成血海深仇的金世雄與楊枝，還有華俊仁與金采兒。

一坯黃土，多少仇恨，已埋其中！

金宇也望着墳頭，他那天真無邪的眼睛，似乎也充滿了愁緒。

柳飛堤望着金采兒的墳頭，茫然嘆息。

金宇輕聲道：「爸……」

柳飛堤呆呆應道：「什麼？」

「爸，咱們便要離開？」

柳飛堤感觸道：「金宇，其實我不是你爸爸！」

「爸爸！」金宇仍然叫着。

柳飛堤有點感動，半晌道：「經這一番經歷，咱們比父子還要親！」

金宇笑了，他的笑使柳飛堤充滿了希望和信心。

柳飛堤道：「咱們以後便相依為命……不過，你叫金宇，我叫柳飛堤，走在路途上，並不太方便。」

柳飛堤想了一會，才道：「金宇，為了日後方便，你便跟回我姓，改名叫名揚——此後你便是我真正的兒子柳名揚！」

金宇點點頭，道：「我叫柳名揚！」

柳飛堤望着四個墳頭，默禱道：「願你們在天有靈，保護金家與柳家的唯一血脈！」

柳飛堤打開了竹簍，道：「名揚，上路了！」

柳名揚走入竹簍之內，頭顱突了出來，伸手向漸遠的墳頭告別。

＊　＊　＊

南下往江南，鄭州是必經之路。

鄭州是個重鎮，但離開鄭州五十里外有一個小鎮，名為泉壤，也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柳飛堤與柳名揚到達泉壤的時候，已近黃昏，他們一入鎮內，人們都投以奇怪的目光。

一個江湖人，竟携着孩子上路，而且還讓孩子坐在背後的竹簍，倒是十分有趣。

柳飛堤把柳名揚放了下來。

那時，大街之處，傳來一陣馬蹄聲。

街道兩旁的商販，紛紛避開，柳飛堤還以為是什麼大官出巡，於是，也拉了柳名揚站在一旁。

來人却不是官兵，而是一隊鏢車。

五輛鏢車一列而過，車上插着鏢旗，鏢旗上繡有一隻麒麟。

麒麟鏢局！

這是江南第一鏢局，大鏢頭白玉麒與二鏢頭白玉麟是一雙孖生兄弟，他倆合力經營麒麟鏢局，已有廿多年，在中原一帶，幾乎無人不識。

白玉麒與白玉麟都是四十出頭的漢子，騎着白馬，在鏢車兩旁走着，精神抖擻，果是名不虛傳。

柳名揚看着這隊鏢車走過，感到十分興奮，這十多廿天，走在貧瘠的山路上，多見樹木，少見人倫，來到泉壤，本已是十分高興，而今見到鏢車旗幟飄揚，馬上精壯的趟子手，更是高興莫名。

柳名揚見車隊已過，向柳飛堤道：「爸爸，快跟着去看！」

柳飛堤久歷江湖，知道保鏢並不是那麼風光的生涯，而且他們保的自然是貴重財物，不知有沒有江湖大盜正在覬覦？假若接近他們，可能會惹來大禍。

不過，看着柳名揚興奮的臉孔，他又捨不得掃了他的興，道：「名揚，我們只看一看……」

柳名揚已沒有再聽下去，拉着柳飛堤，朝着車隊而去，鏢車轉了一個彎，便停在平安客棧的前面。

泉壤鎮並不大，這平安客棧便是最大的客棧。

那時已是日落西山。

柳飛堤道：「名揚，走吧，咱們也要找個歇宿之處！」

「好，就投平安客棧吧！」他說罷便奔向平安客棧，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走近那些鏢車細看。

柳飛堤當然不願前去。

但柳名揚已走近客棧。

柳飛堤無法，也只好緊隨着。

白玉麒與白玉麟兩兄弟正與客棧的老闆議論着投棧的事，其他的鏢師、趟子手正把鏢車安排入客棧的院子之內，十分忙碌。

柳名揚走近一輛鏢車，忍不住撫摸了一下那下垂的鏢旗，道：「好漂亮呀！」

一個粗魯的趟子手却叫道：「走！」

柳名揚白了那人一眼。

趟子手又叫道：「快走！」

柳飛堤也急忙跑上，道：「對不起，這位大哥，小孩子不懂事……」

他一手拉了柳名揚，道：「咱們還是先吃一些東西，再找過另一間客棧投宿吧。」柳名揚看着那輛鏢車，有些不願離去，不過，他聽到父親說先去

吃些東西，並不是立即離去，於是，他奔向院子的右面，是一間客棧附設的小酒家。

坐在酒家之內，仍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幾輛已停泊好的鏢車和忙碌的鏢師。

其實，柳飛堤也不想在這小酒家內吃飯，不過，柳名揚既然一番興緻要看鏢車，那便由他。

他一踏入小酒家，便看見兩個人。

那兩人正在對飲。

外面看來，他倆都是過路的江湖人，不過，這兩人雖無說話，但却露出一種威嚴。

並不是普通的威嚴，而是有一種首領的威嚴。

他們似乎剛剛爭論完一件事，並沒有得到結果，而今兩人借酒掩飾着，各思妙計。

另外一角，也有兩個人，他們都是臉白無鬚，談吐舉止極爲斯文，他們正淺斟低酌。

他倆並無兵刃在旁，而且身穿讀書人的長袍，不過，柳飛堤却有一種感覺，他們也蘊含着一種氣度，一種難以言喻的氣度。

小酒家之中，其餘的人，都是一些行旅商賈。

柳名揚已坐在沿窗的位置，並翹首望着鏢車。

柳飛堤知道，江湖是是非之地，他不想再淌任何渾水，鏢車、趟子手、江湖人，這意味着什麼？

「爸……快來看，一共是二十個……箱子！」柳名揚叫道。

柳飛堤走近，坐下，示意他安靜下來。

柳名揚似不明白，道：「這些箱子載着什麼？」

「名揚，坐下！」

柳名揚坐下，臉上有些不快之色。

「名揚，出外要守禮，否則人人也笑你！」

他的小眼睛環視了小酒家一會，輕聲道：「沒有人理會咱們，爸，箱子裏載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柳飛堤敷衍着。

柳名揚突然大聲道：「是金銀珠寶！」

這說話是突如其來的，而且聲線提高，惹得在場的食客都靜了下來。

柳名揚望着柳飛堤，慢慢地伸出舌頭。

「你可喜歡金銀珠寶？」那是進口處傳來的聲音，說話的正是麒麟鏢局的總鏢頭白玉麒。

柳名揚看着他，有些膽怯，不過，看着這威武的鏢頭，他又似乎不欲表示自己的膽怯，便道：「喜歡，我喜歡金銀珠寶。」

白玉麒道：「孩子，回家多讀書，可知書中自有黃金屋？」

柳名揚並不明白。

白玉麒續道：「你可知道金銀珠寶不會白得？」他說罷此語，環視四周，目光在那枱舉止粗魯的人身上停了一會，也在那對書生處擱了片刻。

柳飛堤對柳名揚道：「快謝過伯伯的教訓。」

柳名揚道：「多謝伯伯！」

白玉麒走近，輕撫柳名揚的小髻道：「好趣緻的孩子！」他並且看了柳飛堤一眼。

他的眼光落在他腰間的劍，道：「使劍的？」

柳飛堤笑道：「恕在下班門弄斧，只是用作行旅防身，說不上什麼使劍！」

柳名揚見他們說話，膽子又壯了起來。

「伯伯也是使劍的？」

白玉麒手撫腰間兵刃，道：「這不是劍！」

「是什麼？」

「這叫『金麒鐧』！舍弟使的是『銀麟鐧』！」

柳名揚看着那金色的金麒鐧，臉上露出欽羡的神色。

那邊已有人叫道：「總鏢頭！」

又有另一人叫道：「大哥！」這人當然是白玉麒的弟弟白玉麟。

白玉麒回身，仍道：「好趣緻的孩子！」

柳飛堤陪笑。

白玉麒臉孔友善，說話也友善，不過，他剛才與孩子說的幾句話，其實包含深意。

他是故意警告在場的人。

尤其是左面一對武人，右面另一對文人。

他兩兄弟使的一雙「金銀麒麟鐧」，早已名震江湖，不知多少綠林豪傑，喪在他們鐧下。

柳飛堤突然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他匆匆的吃完了飯，便攜着柳名揚離去，他實在不想再逗留下去。

可是，那時已天黑，店小二告訴他，附近並無其他客棧，他只好要了一個小小的客房。

洗臉之後，柳飛堤便對柳名揚道：「名揚，在路上不要頑皮多事！」

「我沒有頑皮多事。」

「那些鏢車、金銀珠寶是大人的事，以後別在大庭廣衆說，也不要插口。」

「我只是……」

柳名揚有着她母親遺下的血統，幸好在柳飛堤的照顧下，才不會太任性。

「名揚，你聽爸爸的話？」

柳名揚點點頭。

「今晚外面發生什麼事，你千萬不要出去，更不可偷看熱鬧。」

「今晚有熱鬧事發生？」柳名揚天眞的望着父親。

柳飛堤被他的說話弄得啼笑皆

非。

他知道柳名揚實在是個聰明的孩子，不過，聰明若不是用在正途，那麼聰明反被聰明誤。

他實在要好好管教這孩子。

一日勞頓，柳名揚也十分疲倦的睡着了，柳飛堤只望今夜快些過去，明天大清早便上路。

可是，他剛入睡了片刻，外面便傳來吆喝的聲音，接着是刀劍碰撞的聲響。

不希望發生的事，果然發生了。

柳飛堤走近窗前，只見院子裏有人在拚鬥。

他不想出去，那些江湖人乘夜劫鏢的事，自有鏢師們護鏢，店主也會召官兵來。

他回身走回床上。

可是，却不見了柳名揚。

他本是好端端的躺在床上，爲什麼竟然不見了？

他心中一急，便奪門而出。

外面的情形已是十分混亂。

院子裏十個趟子手護着鏢車，白玉麒與白玉麟正在與一干人等周旋。

柳飛堤並沒有興趣看他們的打鬥，他只想立刻找回柳名揚，可是，走廊四周，都沒有他的踪影。

他只好沿着走廊找。

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還有一個！」

大刀已隨聲劈下。

柳飛堤無法不避開，不期然的抽劍。

另外一些嘍囉模樣的人亦向柳飛堤攻去。

柳飛堤大怒，劍出如電閃，三個應聲倒地，他走出院子，搜索柳名揚的下落。

院子中央，白玉麒與白玉麟相對背立，一雙「金銀麒麟鐧」，在火光之中，金銀閃爍。

圍着他倆的是四個人。

正是小酒家內的兩枱人客。

柳飛堤覺得奇怪，那一雙粗魯的武人劫鏢，是意料中的事，但那雙斯文的文人，也是劫鏢的。

人眞不可貌相！

那雙粗魯武人使的是沉重兵器，一個使的是大鐵耙，另一個使的却是一雙大斧頭。

另外兩個斯文的，却也使斯文的武器，一個使一雙判官筆，另外一個使的好像一張網。

這些兵器好生稔熟。

柳飛堤久未闖江湖，當然不知道這四人是當今四大劇盜——漁樵耕讀！

使網的一個，便是四劇盜中的「漁」，他本是漁夫，早年在長江一帶，獨來獨往的劫船，不知爲什麼，他竟上岸與三人結合，在陸上做買賣。

他本名鄧鯊，外號「髮網難逃」，原來他手中的網，是用人髮織成，十分堅韌，束成一束，用作軟兵器，但一窺準機會，髮網一撒，很少人可以逃過。

使大斧頭的正是「樵」，他原來也是個樵夫，侍母至孝，每日上山斬柴，供奉寡母，可是，他母親死後，性情大變，竟結寨行劫商旅。

這個樵夫，有個好名字，叫布朗臣，外號叫「斧盡金來」，他天生神力，一斧劈下，千年巨木，也應聲而裂開，他雙斧厲害，只要舞起，雙斧劈盡，那些商旅，那個還不獻上金來？

那個耕田佬模樣的人，正把大鐵耙一鋤而下，白氏兄弟同聲一喝，雙鐧齊飛，登時是一聲悶响，綻出了無數的火星。

這耕田佬，名字便是鐵耙，外號「吃裏扒外」，是個心術極爲不正的人，本來，做賊的已是心術不正，可是，他是心術極壞的人，無論黑白兩道的人，都認爲他是個避之則吉的人，却不知如何又與這三人混上。

使判官筆的一人，外表却極爲秀氣，本是一個進士，多次上京，仍是名落孫山，於是一怒之下，丟了毛筆，使上判官筆，他學藝日淺，但進步却神速，一雙判官筆，使得出神入化，認穴之準，非常驚人。

這秀氣的讀書人，名叫陸秀夫，外號「一筆勾銷」，他本也是一個獨來獨往的强盜，不知爲了什麼，竟然聯同了其他三人，合作劫鏢。

柳飛堤看着四人，猛攻白氏兄弟二人。

白氏兄弟的「金銀麒麟鐧」自是不弱，他們自小便從父親處學這雙鐧，白家鐧法傳到他們兩兄弟，又有另一番風采。

他們手中四支金銀鐧，已是心意相通。

白玉麟迎着「吃裏扒外」鐵耙的猛力鋤下，只是一個虛招，當鐵耙鋤下如雷，白玉麒已會意，一雙銀鐧從左右橫入，直取鐵耙的腰間。

鐵耙只感到腰部寒氣迫來，招式立時一變，改爲一招「橫掃千軍」，兩人立時躍開。

「斧盡金來」的一雙大斧，一招「力劈華山」，眼看便要把白氏兄弟二劈爲四。

白氏兄弟同時側身，避開了如狠似虎的雙斧，雙鐧又出，金色銀色互相交替，殺開布朗臣，直插他腋下，布朗臣身體粗壯，肌肉賁突，却也機靈。

趁勢雙斧一收，意未盡而招又至。

柳飛堤無意觀看他們的武功，他只擔心着柳名揚在何處。

他眞害怕他會在刀斧之間出現。

念頭還未消，柳名揚果然在劍光之下。

這任性的孩子，竟毫無懼意的站着。

這時，「斧盡金來」布朗臣與「吃裏扒外」鐵耙同時躍開，反身却大斧與鐵耙齊下。

而柳名揚却已在人羣之中。

雙斧與鐵耙是何等沉重的兵器。

無論落在何人身上，必定是血肉橫飛。

柳名揚似無懼意。

柳飛堤已顧不得自己的安危，雙足力發，身如燕子抄水，舞着「玉旨綸音劍法」，直飛往柳名揚。

白氏兄弟也嚇了一跳。

當他們看到白光一閃，更大吃一驚。

柳飛堤劍光已至，布朗臣與鐵耙感到一股難以抵擋的橫竄之力，只好把招式硬生生的挺住。

柳飛堤趁這千鈞一髮的一刻，一掌輕送柳名揚往鏢車之處。

四個劇盜「漁樵耕讀」，這時才看清楚來人。

布朗臣怪笑，道：「白氏兄弟號稱天下無雙，竟又要來一個幫手！」

白氏兄弟想解釋。

柳飛堤更想解釋，他真的不願淌這渾水。

可是「一筆勾銷」陸秀夫的一雙判官筆已至，他左筆連使八招，右筆向柳飛堤握劍的手點去。

手上五個要穴，只要點中其中一個，柳飛堤的劍定要撒手，柳飛堤以劍救孩子，竟然可以震開兩大沉重兵器，這一份功夫，明眼人中，那個不知？

假如能使他長劍撒手，定能挫他一下銳氣！

陸秀夫的如意算盤未免低估了柳飛堤。

柳飛堤右手欲拒還迎，却總沒有被陸秀夫碰到一根毫毛，只見他劍光一閃，一招「劍綻春雷」，竟然直指他的眉心與咽喉。

陸秀夫只感額上一寒，他倒知機，騰身竄起，避過了柳飛堤這一劍！

柳飛堤並無殺他之意，因此手下只用了五分功力，假若他有殺人之意，看來陸秀夫是逃不了的。

陸秀夫本想挫人威風，却碰得一臉泥灰。

白氏兄弟看到柳飛堤這一招，心下也好生佩服。

柳飛堤趁此空隙，閃身而出了戰圈，叫道：「在下並不是……」

鐵耙接口道：「你這樑架定了！」

柳飛堤道：「在下與麒麟鏢局並無淵源，只是路過此地，孩子頑皮，誤闖……」

話未說完，柳名揚却已走近柳飛堤，臉上露出歉意的神色，道：「爸爸……」

「快向叔叔伯伯謝罪！」

柳飛堤自己也抱拳道：「在下也向各位謝過！」他這樣委屈自己，只不過是想盡早離開這是非之地。

「一筆勾銷」陸秀夫剛才領教過柳飛堤的劍法，心中不憤，當然不想這樣便宜了他，叫道：「一聲謝過，便這麼容易離去？」

他話未完，雙筆已至。

柳飛堤見他來勢兇狠，一時之間，只好猛推柳名揚，自己抽劍迎敵。

陸秀夫既已動手，其他三人當然不甘寂寞。

院子之中，又是一番刀光劍影。

任性的柳名揚却是十分高興，可能他身上有太多母親金鳳兒的血統，任性程度，與母親不遑多讓。

他被父親一推，已走近了鏢車。

那些趟子手，只是護着鏢車，吆喝幾聲。

柳名揚轉到鏢車之後，一口氣便爬上車頂。

從車頂看下，只見陸秀夫多了一個幫手，「髮網難逃」鄧鯊亦已加入戰圈。

鄧鯊手中的「髮網」，沒有張開之時，便像一條長長的帶子，在他手中，便像一條巨蟒，正在瞧準機會，希望一擊而中。

柳飛堤在兩人圍攻之後，並沒有落敗跡象，可惜的是，他一心不想淌這渾水，手中長劍並沒有下殺着。

那邊的「斧盡金來」布朗臣與「吃裏扒外」鐵耙正圍攻白氏兄弟。

白氏兄弟使的「麒麟鐧法」，心意配合，四支金銀鐧，在半空中交替閃耀，使人眼花撩亂。

柳名揚却是看得開心極了。

孩子好動，是人之常情，但柳名揚這麼喜歡熱鬧場面，不知死活，實在叫人心寒。

鄧鯊與陸秀夫久攻不下，心中嘀咕。

本來，以他們四人的實力，就算不能生擒白氏兄弟，也可以纏着他兄弟不放，另外兩人，早已可以把鏢車劫去，計劃本來十全十美。

那知却殺出一個使劍的傢伙！

鄧鯊不愧爲四劇盜之首，心念電轉，突然一招虛晃，已退了出來。

但鐵耙仍然毫不放鬆。

鄧鯊轉身，向鏢車奔去。

那些趟子手，見這劇盜奔來，立時一湧而上。

鄧鯊髮網吞吐，幾個手勢，便把趟子手打得東歪西倒，潰不成軍。

柳名揚雖然知道這惡人與父親對敵，但見他手勢利落，也不禁拍手叫好。

鄧鯊抬頭，向着柳名揚咧嘴而笑。

那樣子實在駭人，柳名揚正想向後一縮，可是，一陣黑烟似的東西，正迎頭而下。

他實在看不清楚那是什麼。

他只感到全身被一些滑溜溜的東西纏着，然後是被人提到半天高。

鄧鯊站在車頂之上，喝道：「孩子

在我手中，兄弟扯呼！」

那三個賊人，也應聲躍開。

白氏兄弟追上，柳飛堤也追上。

但他們已退至牆頭。

鄧鯊把手中的網虛晃着，叫道：「想要孩子，便不要追來。」

四人不敢追上。

柳飛堤道：「各位，你劫你的鏢，與孩子何關？」

白玉麒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何必累及無辜孩童？」

白玉麟也道：「放下孩童，咱們再決一死戰！」

鄧鯊已上了牆頭，再把手中網晃了幾下，道：「老兄，你破壞咱們計劃……我們要什麼，你問白氏兄弟便知，孩子在我手中，你們好自爲之。」

柳飛堤道：「你放下孩子。」

鄧鯊却仰天長笑道：「各位，你們近日可嘗過鮮嫩孩童肉的味道……」

笑聲之中，四人飄身而下。

柳飛堤與白氏兄弟飛身上牆，轉瞬之間，已不見了他們的踪影，而空氣中似乎還留下柳名揚的哭叫聲。

白玉麒道：「追！」

柳飛堤道：「窮寇莫追！」

白玉麟道：「無端累及兄台……」

柳飛堤嘆了口氣，飄身下牆，道：「這孩子……」

他們三人回到院子。

白玉麒首先關照了各鏢師及趟子手，只見他們有幾個受傷，鏢車並無損失。

白玉麟對柳飛堤道：「看來這淌渾水……」

柳飛堤苦笑道：「什麼水也要淌了！」

三人步入客棧大廳。

廳中無人，只見老闆從櫃枱下爬出來，顫抖道：「客官，客官……」

白玉麒道：「老闆，咱們鏢局累及貴棧，」他從懷中抽出一錠黃金，道：「這些算是賠償你的損失，並且麻煩你，咱們鏢局還要在這裏盤桓幾天，算是包了這客棧，請你告訴住客，假若不怕麻煩，可以多住一兩天，否則……」

老闆唯唯諾諾而去。

當然，那有住客再敢留下，天剛一亮，他們已各自趕路去了。

他們三人坐下。

柳飛堤首先抱歉地道：「任性小孩，無端累及貴局，真是……」

白玉麒道：「其實，咱們要多得你的孩子，否則，今夜，我看鏢車是兇多吉少！」

白玉麟道：「假若不是孩子亂闖，咱們也請不到閣下幫忙！」

「兩位實在客氣！」

白玉麟道：「未請教兄台高姓？」

「在下柳飛堤！」

白玉麒道：「柳飛堤，那是十年之前，以玉旨綸音劍法而名震江湖的柳飛堤？」

「兄台言重！」

白玉麟道：「我聽父親說過，『劍影無痕』柳飛堤的名聲剛響起，便爲了一個紅顏知己，退出江湖！」

柳飛堤聽了，忙道：「在下只是厭倦江湖風險，只希望安頓下來。」

一段往事，又在柳飛堤腦海中盤旋。

那不堪記起的往事……

白玉麒道：「咱們兩兄弟，在下白玉麒，舍弟白玉麟，是麒麟鏢局的鏢頭。」

柳飛堤道：「這十年來，我少在江湖走動，不過麒麟鏢局响噹噹的名頭，是如雷貫耳！」

白玉麟道：「實在慚愧！」

柳飛堤喝了一口茶，愁眉不展。

白玉麒道：「柳兄擔掛孩子之心，兄弟都明白，咱們當會盡力！」

柳飛堤道：「這幾個劇盜，什麼事也敢做！」

白玉麟道：「柳兄放心，我看那鄧鯊，說要吃孩子，那只是唬嚇之言！」

柳飛堤又嘆了一口氣。

這時，老闆拿了一些早點進來。

白玉麒道：「老闆已把這事報官？」

老闆道：「已通知了地保！」

白玉麟道：「這地方不大，就算不通知他，附近的人也知道！」

老闆道：「我知這些事情，官府也無能爲力！」

白玉麒道：「麻煩你了。」

老闆退出了大廳。

白玉麟道：「柳兄，你不用擔心，咱們兄弟當會盡力救回令郎！」

柳飛堤道：「兩位兄台也不用過份自責，我自己的孩子也有責任！」

白玉麟道：「柳兄真是明白人！」

柳飛堤道：「以我所知，這四個劇盜『漁樵耕讀』，本是各行各素，雖是名字似有關連。看來，他們四人肯共同進退，所謀定是不少！」

白氏兩兄弟默然不語。

柳飛堤道：「兩位請勿誤會，我並不是探問貴局所保的鏢車，只不過是以情理推度！」

白玉麒嘆道：「要拯救令郎，自然要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他看了兄長一眼。

白玉麟道：「這件事柳兄與咱們鏢局，已有了一定的關係，看來我們把事情抖開來談。」

白玉麒道：「本來，咱們這次所保的東西，並不能向兄台相告，因爲這是物主的要求！」他左右四週環視一會才繼續說道：「柳兄可聽過『異蕊盈枝』？」

「異蕊盈枝？沒有聽過，是什麼寶物？」

「那自然是寶物，據說這寶物是在海底拿上來的。」

白玉麟道：「這『異蕊盈枝』，其實是海中珊瑚，不過，普通珊瑚通體赤

色，已是異品，而這枝『異蕊盈枝』，不只通體赤色，而且其外形像無數奇異花卉連結，而且有綠玉一般的翠葉圍繞！」

柳飛堤道：「換句話說，既是赤紅，也有翠綠。」

白玉麟道：「是珊瑚與翠玉的混合體。」

「果是天下奇珍。」

「無價之寶！」

柳飛堤道：「物主也不是普通人？」

「而今不是，事前却是！」

這話令柳飛堤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白玉麒解釋道：「這寶物本是一個漁家無意間撈起，却被人搶奪了。」

「那賊人成了新主人？」

「正是。」

「爲什麼那漁家……」

「因爲新主人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人。」

「高不可攀？皇帝？」

「比皇帝稍爲遜色一點，不過，他遲早也會登基！」

「皇子？」

「應該是十三殿下。」

「當今聖上兒子衆多，未必一定由他繼位。」

「十三殿下的妻子是郡主。」

柳飛堤聽到這裏，心中更是一凜。而今天下有那幾個出名的郡主？只有一個。

那是自己妻子的死對頭，她也有可能正在千方百計要殺死柳名揚的人。

因爲柳名揚並不是柳飛堤眞正的兒子，柳名揚可能是這位十三殿下遺在江湖一點血脈。

事情變得更爲複雜。

柳飛堤感到一陣頭痛，爲什麼金風兒死了，還要遺下這一大堆的痲煩。

柳飛堤暗道：「我前生果眞欠她太多？」

白玉麟續道：「十三殿下的妻子，冷香郡主，娘家勢力至大。」

白玉麒道：「弟弟，我們還是講回正題——而今這『異蕊盈枝』的物主正是十三殿下，他托咱們鏢局，保這異物上京，爲的正是送給他的妻子作爲生日禮物！」

「幸好鏢車並沒有劫去！」

「否則，這事牽連實在太大！」

柳飛堤續道：「這件事應該是一個大秘密，這四個有名劇盜，又如何得知？」

白玉麒道：「那又有一段淵源。」頓了一頓，才道：「我剛才說過，那寶物是從海裏撈上來。」

柳飛堤已隱隱覺得其間的牽連。

白玉麟道：「而四位劇盜之首，漁樵耕讀，『髮網難逃』鄧鯊是個漁夫。」

柳飛堤已明白，道：「這撈得異寶的漁夫，與鄧鯊有關。」

「是同鄉兄弟！」

「他這一家人，因得了寶物，已遭人殺了！」

「整家人被殺了？」柳飛堤喉間似有不適。

「你不明白？」

柳飛堤當然明白，他又想到師傅無端的滅門之禍，黯然道：「這樣整件事更爲複雜了。」

白玉麒道：「是的，這也是四個劇盜聯手的原因，據說是鄧鯊邀請他們……」

柳飛堤有點奇怪地道：「白兄，爲什麼你知道得那麼清楚？」

白玉麒道：「咱們鏢局接鏢並不是全無把握的，接鏢前後，也有過不少的調查——說句老實話，我們並不想接這鏢。」

白玉麟接口道：「有誰想接一趟定然有人下手的鏢，那不只會壞了招牌而且極爲危險！」

「這趟鏢擺明是棘手之極！」

白玉麟道：「有兩個原因，第一，這趟鏢的酬金不俗，第二，老父說假若這鏢平安抵達京師，咱們麒麟鏢局的名頭也響遍京師。」

自古以來，無論英雄豪傑，販夫走卒，又有多少人可以逃過名利這兩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種無畏的挑戰精神，也許是人生的意義？

柳飛堤道：「而今事態有這樣突然的轉變，你們有什麼打算？」

白玉麒道：「柳兄，現在最重要的，當然是找回令郎！」

柳飛堤道：「多謝兩位兄台……不過，這四盜居無定所，倒很難找！」

白玉麒道：「咱們在江南江北一帶，都有一些友好的鏢局，只要咱們把消息發放——」

柳飛堤道：「這會連累你們鏢局的名聲。」

「不會的，況且而今鏢車沒有被劫。」

看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柳飛堤又道：「其實，我也太擔心了，他們的目的，並非在小孩，而是在鏢車，他們一定會再來。」

說到這裏，時間已是不早。

白玉麒道：「弟弟，你與各手足看顧着鏢車，我到附近通知鏢局朋友，並叫人到處找尋那四個歹人！」

「好的！」

白玉麒道：「柳兄有什麼主意？」

柳飛堤苦笑：「看來我也要在這裏等他們的消息。」

* * *

那日是無風無浪的渡過。

官府派過一些衙差來，但他們只是敷衍的說了幾句，並無多大幫助。

這四個大盜劫鏢之事，已驚動了附近的商旅，人人都知道這四個大盜

的可怕，因此，路途上商旅也少了。

黃昏的時候，白玉麟回來，告訴他們，他已發放了消息，而附近的鏢局朋友亦樂意幫忙。

這晚的晚餐吃得極其沉悶，因爲要說的已差不多說了，互相安慰的話亦搜盡枯腸說盡了。

忽然，柳飛堤停住了筷。

白氏兄弟也有所感。

柳飛堤輕聲道：「有人來了！」

白氏兄弟剛站了起來，一個人已出現在門口。

這人一臉剛毅之色。

來人並不是四個劇盜，他們才吁了一口氣。

「柳兄，想不到咱們這麼快又見面了！」那人道。

柳飛堤看得眞切，喜出望外地道：「洛兄，原來是你！咦，爲什麼你……」

來者正是名捕洛無縱。

洛無縱拱手道：「兩位世兄，可歡迎我這不速之客？」

白玉麒道：「閣下可是京師名捕，『聞風喪膽』洛無縱？」

白玉麟道：「我們可見過洛捕頭？」

洛無縱道：「兩位世兄當眞好記性，那年我到貴鏢局，拜會令尊之時，你們仍只是少年。」

兩兄弟也記起了，連忙站起，恭敬拱手道：「兄弟拜見洛前輩。」

洛無縱笑道：「世兄客氣！」

白玉麒道：「洛前輩前來，四個劇盜這次可眞是聞風喪膽！」

洛無縱道：「其實我對這四個人，倒是聞風喪膽！」

四人笑了起來。

柳飛堤道：「洛兄爲何竟會來此？」

洛無縱道：「自與柳兄分別，本想返回京師，無奈半路又遇到一些瑣事而延遲了。」

白玉麒道：「前輩可知發生了的事？」

洛無縱道：「知道，衙門方面已通知我。」

柳飛堤道：「我那頑皮孩子被他們劫走了。」

洛無縱道：「柳兄不用擔心，他們目的不在孩子，目的在鏢車！」

柳飛堤嘆道：「可是，他們並無人性——他們臨走之時，說要吃了孩子！」

洛無縱道：「他們只是唬嚇而已。」

有道是：關心則亂。

柳飛堤也因難以言喻的父子感情而有點紊亂。

白玉麒道：「可能他們今晚會再來。」

「既是如此，咱們便秉燭夜談，等候這四個劇盜。」洛無縱笑道。

那夜他們細說江湖之事，柳飛堤久未踏足江湖，聽他們說起來，倒也津津有味。

一直到天明，四劇盜並沒有來過。

雞鳴之時，他們各自上床。

柳飛堤剛一睡着，又被門外的人聲吵醒。

他立刻披衣出去一看，只見客棧老闆惶恐地站着，他手中拿着一包東西！

這包東西並不太大，似乎有血水滲出。

洛無縱與白氏兄弟也出來了。

柳飛堤一個箭步上前，問道：「老闆，什麼事？」

老闆道：「我在門檻處拾得……這包東西似乎是一些人骨……」

柳飛堤心中一凜。

洛無縱道：「快打開一看！」

老闆有些遲疑。

白玉麟接過紙包，拆了開來。

紙包之中竟是一隻染血的小手！

衆人狂叫一聲。

柳飛堤看着小手，叫道：「柳名揚？」他的聲音充滿了顫抖。

洛無縱道：「柳兄……」他小心把血手看了一遍。

那的確是一個孩子的手。

柳飛堤突然抽劍，叫道：「我定要殺這四個了無人性之人！」

白氏兄弟看了，也覺得心頭發毛，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安慰柳飛堤。

洛無縱畢竟是慣見大場面的人，臨事鎮定，他把柳飛堤拉着，道：「柳兄，太衝動也無補於事。」

柳飛堤本是個深藏不露的人，可是，看着這小手，也無法禁止自己的衝動。

洛無縱突道：「看，有字條！」

登時，各人靜了下來。

「先送回孩子的手臂，假如要回孩子的命，今夜三更便呈上寶物於三岔谷口。」

「三岔谷口是什麼地方？」洛無縱問。

老闆答道：「此谷在此鎮東北三十里，倒也算是一個名勝。」

洛無縱道：「離這裏三十里……」他陷入了沉思。

白玉麒道：「咱們今晚便去。」

洛無縱道：「不……咱們要從詳計議。老闆，你先出去打點一切。」

支出了那老闆，他們各自思索了一會。

柳飛堤什麼也想不出來，他只想到沒有了小手的柳名揚，那可憐的模樣……

洛無縱看見柳飛堤的樣子，道：「柳兄，你不用擔心，這小手臂並不一定是令郎的！」

「爲什麼？」

「四個劇盜爲的是寶物，拿了你的孩子，只不過是突如其來的事，一時之間，要制肘咱們——他們定然知道

你是劍術名家，殺了令郎，或是傷害了令郎，不但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而且日後不會有一口安樂茶飯。」

洛無縱的解釋是可以接納的。

柳飛堤聽了，也較爲鎮定。

白玉麒道：「那麼，這表示……」

洛無縱道：「這只是一個警告而矣！假若你們眞的不肯獻上寶物，那便——」

白玉麒道：「寶物其次，人命關天！」

白玉麟也道：「救不了孩子，咱們要什麼寶物、名聲，在江湖也再沒有臉孔見人！」

他們說得慷慨激昂。

柳飛堤自是心下十分感激。

柳飛堤道：「多謝兩位賢兄弟！」

白玉麒嘆道：「當晚假若不是令郎出來，想柳兄也不會淌咱們這渾水，那麼，寶物早已被劫。」

白玉麟道：「咱們犧牲什麼，也要把令郎奪回！」

洛無縱道：「無謂再說客套之話，咱們先好好分析一下，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洛無縱果有名捕本色。

白玉麒道：「洛兄是局外人，比較冷靜，請說！」

洛無縱道：「這四個兇人，要咱們送上寶物，地點又在三十里之外，問題是在這裏……」

他們三人，也領略到問題關鍵。

「假若兩位世兄願意把寶物獻上……」洛無縱頓了一頓，瞥看白氏兄弟，看他們是否面有難色。

白氏兄弟果然是英雄好漢，並無不悅之色。

洛無縱續道：「咱們四人一起去三岔谷，也許可以奪回柳名揚，或者抓着一兩個歹人。不過……我想這是他們調虎離山之計！」

是，調虎離山之計！

「可是，咱們若不去，那是——」

正是去不是，不去也不是！

洛無縱道：「我想——咱們兵分兩路，第一，柳兄與我同到三岔谷，第二，兩位世兄仍留此地，保護鏢車。他們四個歹人，也許會像咱們一樣，兩個往三岔谷，牽制柳兄，而另外兩人，正好來搶鏢！」

白氏兄弟與柳飛堤都十分同意。

洛無縱道：「世兄可怕寶物落入歹人之手？」

白玉麒道：「咱們說過，寶物有何重要，而且，這次寶物的護守，其實前輩也有些關係。」

「什麼關係？」

白玉麒道：「這寶物是十三殿下托咱們運送，而十三殿下也是世伯的頂頭上司。」

洛無縱道：「世兄就算不如此說，我也要擔上關係。」

柳飛堤道：「洛兄，咱們如何應付，由你吩咐。」

這時，白氏兄弟似面有難色。

白玉麒道：「兩位，說到寶物，而今並不在鏢車之內。」

「爲什麼？」兩人都覺得詫異。

「我遇劫之後，眼看這地方，方圓十里之內，都是荒蕪之地，四個歹人再來，假若讓他們得手，咱們再無法追查。因此，我冒了一個大險，早把寶物送往了離此地六十里的鏢局。」

柳飛堤十分不安：「沒有了寶物，如何換回孩子？」但他並沒有出聲。

洛無縱道：「我也猜到了。不過，寶物在否，並不重要，而是我們採取的戰略，最爲重要！」

白氏兄弟沒有意見。

洛無縱道：「咱們依照原來計劃，用一個木盒，僞裝寶物，換回孩子再算。」

柳飛堤道：「假若被他們發現……」

洛無縱道：「這種交易，我見得多，你不用擔心。」他又轉向白氏兄弟道：「今晚你們好好守鏢！」

白玉麒道：「這個自然——不過，假若有什麼差池，咱們如何再聯絡？」

洛無縱道：「事情發展，咱們根本無法估計，仍是要看情形而定。」

柳飛堤道：「若我救了孩子，你們放心，我也要爲你們效勞。」

白玉麟道：「有了洛神捕，加上柳大俠，相信我們並不會輸給四個歹人。」

說話至此，已告一段落。

他們各自預備。

老闆也爲洛無縱與柳飛堤找到兩匹好馬。

＊　＊　＊

入黑之後，洛無縱與柳飛堤便上馬，出門去了。

以他們的估計，三更之前一定可以到達三岔谷口，當然，他們希望早一點到達，可以小心視察一下形勢。

三岔谷口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多風的谷口。

谷口的前面，是三條岔絡，入谷之後，却是一個死谷，換句話說，這是一處有進無退之地。

柳飛堤倒是不擔心，因爲他早已有破釜沉舟之心——救不了孩兒，自己的命也豁出去的了！

洛無縱道：「柳兄，冷靜一點！」

他們把馬繫在谷口。

然後，他們入了谷內，選了一個小山坡。

接近三更，四面寒風襲來，蟲聲擾攘。

三更了。

遠處另一個小山崗，突然，亮了一點紅火。

紅色的火焰，十分詭異。

接着便是一陣桀傲的笑聲，那一定是「髮網難逃」鄧鯊的笑聲。

然後是另一陣叫聲：「爸爸……」

柳飛堤聽到了這聲音，整個人似

突然被刺似的，急叫起來：「孩兒……」

洛無縱輕按柳飛堤手臂，低聲道：「不要上了他攻心的詭計！」

「柳飛堤……」另一個聲音。

聽來似是「吃裏扒外」鐵耙。

「柳飛堤，你害怕咱們，帶來了什麼人？」

洛無縱立即接口道：「在下姓洛，路過此地，既然柳兄與你們有一些樑子，也就……」

鐵耙道：「閒話莫說，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所要的東西帶來了？」

柳飛堤控制着自己的激動，道：「帶來了！」

這時，那紅色火焰變大，可以清清楚楚地照亮了大半個山谷。

火光之下，只見鄧鯊仍手拿着那黝黑的髮網，裏包着一些東西，看來柳名揚仍在網內。

鐵耙道：「咱們一手交一手！」

鄧鯊緩緩的行了上前。

柳飛堤也捧着一箱東西，向前行去。

「爸爸，爸爸……」

柳飛堤雙手顫動着。

「孩子的小手被割去了……」他十分激動，不過，事到如此，氣怒亦無補於事。

兩人慢慢移到谷的中央。

柳飛堤放下了手中的大箱。

鄧鯊也把網子打開，柳名揚一躍而出，只看見他那小小的臉孔，帶着驚懼與喜悅。

柳飛堤特別注意他的手。

他的右手是用白布扎着，看他……

鄧鯊突然把柳名揚一推，趁他撲向前，自己亦步亦趨的向着木箱而去。

柳飛堤俯身，抱起柳名揚，心下實在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柳名揚叫道：「爸爸……」

這聲音實在使柳飛堤忍不住，猛然嗚咽道：「孩子，你的手……」

「我的手……」

鄧鯊已把箱子捧起，道：「下次再捉到這小子，我連其他三肢也砍了下來！」

好殘忍的說話。

柳飛堤實在想拋下名揚，上前把這遺禍人間的鄧鯊斬開八塊。

鐵耙叫道：「鄧兄，走吧！」

鄧鯊退後，而這時洛無縱已一躍而上，他的去勢極爲迅速，竟然是緊貼着鄧鯊。

鄧鯊早已有所預備，只見火光之下，有身影一動，便知有人出手。

他立刻凌空一躍。

洛無縱也是隨着凌空一躍。

半空之中，洛無縱連出三招，硬生生的要搶回那木箱，鄧鯊人在半空，也是不弱，接了洛無縱三招，從容向着鐵耙之處落下。

洛無縱也同時落下。

腳還沒有到地，身仍未穩，那虎虎生風的鐵耙已迎頭而下，洛無縱立時雙手護頭。

鐵耙的這柄大鐵耙，果是厲害之極。

洛無縱趁着來勢，避開了鐵耙的耙齒，把頭一挫，雙手已搭着鐵耙的鐵棒部份。

他雙手運力，吆喝一聲：「去！」

一股勁力，已從洛無縱雙手傳至鐵耙。

鐵耙使了這個鐵耙用了大半生，從來沒有人膽敢從他手裏硬生生的奪去。

他知道這次遇到了一個勁敵。

他立時借勢向前一推，並不以力敵洛無縱，他以爲這勁力突然一放，洛無縱一定不穩。

那知洛無縱早已知有此一着。

趁着去勢，並不是衝前，而是硬生生的把鐵耙手中的大鐵耙，奪了過來。

鐵耙亦已被那股推拉曳力，震了開去。

洛無縱把鐵耙圈了一圈，碰着地面一些硬石，擦出了一陣火花。

這一連串的動作，實在是電光火石一刻。

連鄧鯊也沒有完全看得清楚，鐵耙已經又向自己迎面拍來。

他絕不能放棄手中寶物。

當然他也不能讓鐵耙招呼在自己的身上。

他向下稍移，身體便像游魚一般向前滑進兩丈，洛無縱的鐵耙又再撲身而來。

他不讓鄧鯊有喘息的機會。

可是，鄧鯊却是個極爲機靈的人，他並不再接洛無縱任何一招，猛然再滑，滑向谷口。

鐵耙看到如此情形，亦明白鄧鯊心意，寶物既得，又何必作意氣之爭。

他也躍向谷口。

柳飛堤抱着孩子，心下愴然，不過，再看看他被綳布紮着的右臂，一陣惡意，從心中升起。

他突然一竄，追着鐵耙。

人如疾矢離弓，而手中已握劍一刺。

這一刺應該是萬無一失的刺着。

「卜」的一聲，已刺入了鐵耙的背後，不過，鐵耙並沒有倒下，反而再向前衝。

原來鐵耙一動，見柳飛堤動，知道他不懷好意，於是足下發勁，比平時一躍之力，多了一倍。這一倍的衝力，離不開柳飛堤的劍，但幸好只受了一些皮外之傷。

這時，鄧鯊已來至谷口。

鐵耙見他手捧木箱，只顧逃離，看見自己鐵耙被奪，完全沒有回首協助之意，心中實在不是滋味。

他們四個劇盜，本是各行各素，只因爲這趟鏢實在是有大油水，一個人無法吞下，那才會合而來，而今眼看他似有一人獨吞之勢，懷疑之心更盛。

在這無可奈何之際，鐵耙叫道：

「鄧兄救我！」

鄧鯊那會再理會他。

其實他並沒有獨吞之意，只不過見寶物已在手，而且事前早已說過，得手之後，各自逃離。

他們早已預料柳飛堤會帶人來，但千萬也料不到，來的竟是一個生面人，而且武功如此了得。

他在谷口中已消失。

外面漆黑一片，洛無縱知道再追亦無用，手揮鐵耙一招「回頭是岸」，守着谷口。

鐵耙見鄧鯊消失，心中已有點害怕，來至谷口，却又被鐵耙封路，正是進退維谷。

洛無縱在火光掩映之下，站在谷口，手持鐵耙，就像一個伏虎羅漢一般。

鐵耙也是一個慣見風浪的人，他臨危不亂，回身雙掌挺出，用了八成功力以上，掌風到處，連柳飛堤也要閃身廻避一下。

趁這一刹，鐵耙竟然抽身，一躍而起，撲回柳名揚所站之處。

這一招實在是事出突然。

他原來想再來一次，以柳名揚要脅，可是，他不再有如此如意的算盤。

因爲洛無縱鐵耙已至。

鐵耙力貫全身，左搖右擺，竟然可以使出點穴大法，鐵耙便呆在那裏。

柳飛堤一劍刺下。

洛無縱道：「慢着……」

柳飛堤收劍，道：「殺這賊人？」

「不……咱們反以他爲質！」

「那些賊人反而希望咱們殺了他，少一人分贓！」

「那也不怕，他不能爲人質，但可以從他身上知悉其他賊人所在。」

洛無縱果然是個頭腦清醒的捕頭。

他們把鐵耙用繩索縛好，並找了一大把樹枝，讓他躺在上面，由馬匹拉着回去。

這三十里路程，鐵耙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刻——穴道未解，被馬拉曳，皮肉之苦，實在難以形容。

天亮之時，他們回到了客棧。

柳飛堤一入門口，便已發覺不對，他叫道：「白兄，白兄！」

沒有回應。

一入院子，兩人更知事情不妙。

院子之內，那幾輛鏢車，已不翼而飛。白氏兄弟也不見了。

院子的地上，有些車轍痕跡，却並沒有甚麼打鬥跡象，他們離去之後，這客棧又發生了甚麼事？

「白兄，白兄！」

整間客棧並不大，杳無人跡。

他們幾經辛苦，才發現老闆昏迷在一列酒埕之後，老闆並不是普通的昏迷，而是被重手點穴。

「發生了甚麼事？」柳飛堤問。

「發生了甚麼事？你們回來了，他們呢？」老闆揉着酸軟的胳膊。

洛無縱嘆了口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柳飛堤道：「幸好洛兄帶了鐵耙回來。」

「看來他也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柳飛堤抱着熟睡的柳名揚，他找了一個床舖，讓他睡下，在放下之際，他忽然扯開了那白色綳布……

天，柳名揚的小手臂仍在那裏。

柳飛堤高興地叫道：「洛兄，洛兄，沒有斬去！」

洛無縱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奔了過來，只見柳飛堤握着柳名揚的小手，歡喜莫名。

「那些歹人還有點人性。」

柳名揚已醒了過來，見爸爸高興的臉孔，也笑道：「他們想割我的手！」

「爲甚麼沒有割下？」

「我說如果把小手割下，換到寶物之後，爸爸也定然不會放過他們。」

「他們怎樣？」

「他們商量了一會，外面那位叔叔說，何必再惹一個仇人，於是，他們便不割了。」

柳名揚人雖小，計智却大，口才也不錯，否則，這幾個惡人，割他的小手臂，比打一個噴嚏還易。

「那麼那手臂……」

「外面那叔叔，到野墳割了一隻回來。」

柳飛堤本來對這鐵耙極爲反感，但聽了柳名揚的話，倒也覺得此人不太壞。

柳飛堤道：「你再睡一會，我去問那人。」

柳名揚經過此事之後，似乎是聽話了許多。

柳飛堤與洛無縱出了大廳。

鐵耙仍然直挺挺的被紮在地上。

洛無縱爲他解開了穴道。

鐵耙醒了過來，呻吟不已。

柳飛堤道：「鐵耙，你外號叫『吃裏扒外』，而今正是應驗了，你被人吃裏扒外了！」

鐵耙並不作聲。

洛無縱道：「你親眼看到鄧鯊不顧而去，而今，這裏被劫一空，你兩個伙伴盤滿砵滿，而你……」

鐵耙笑了幾聲。

「你不信？」

鐵耙望出院子，果然看不到鏢車，也見不到白氏兄弟，知道事情不妙。

「信不信由你！」洛無縱道。

「他們往那裏去了？」

鐵耙並沒有出聲。

洛無縱笑道：「我看過無數硬漢，」頓了一頓，轉向柳飛堤道：「柳兄，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讓硬漢開口。」

柳飛堤道：「當然相信。」

鐵耙心中却大不以爲然，想道：「人在你們手中，你們要怎樣就怎樣。」

洛無縱道：「咱們各自洗澡休息——不過，你洗澡完畢，不要把水倒去。」

鐵耙想道：「灌我喝洗澡水？」

兩人各自到房中浸浴。

大半晚的疲累，總算恢復。

洛無縱拉了鐵耙起來，臉露微笑，道：「鐵耙，先告訴我們，鄧鯊會到那裏？」

「我不知道！」

洛無縱道：「柳兄，你到厨房，找一大包鹽來。」

柳飛堤不知他是何用意，但也依言。

洛無縱接過那一大包鹽，倒在木桶的浴水內，然後道：「鐵耙，你的傷口痛嗎？」

這一問倒把鐵耙提醒了。

洛無縱道：「嘗過傷口浸鹽水的滋味嗎？」

這滋味總可以想像。

不過，鐵耙依然口硬。

洛無縱仍笑道：「想試一下？」

他把鐵耙一拉而起，已放入了浴盆鹽水之中。

鐵耙狂叫：「救命！」

洛無縱又一手把鐵耙拉了起來，沒有說話。

鐵耙像一隻無端跌在水坑裏的雞一般，口中呻吟着，又似在詛咒着。

洛無縱候了一會，見他仍無甚麼反應，又用力把他一推。

鐵耙突然叫道：「好了，我說！」

洛無縱不只是一個神捕，而且是一個迫供專家，他無可無不可的說道：「說吧！」

鐵耙道：「咱們是躲在三岔谷口外十里，一間荒廢的古屋之內。」

「你們同意奪寶之後再會聚於古屋？」

「是的。」

「那麼另外兩個呢？」柳飛堤道。

「他們也先回古屋。」

洛無縱道：「然後呢？」

鐵耙有點猶豫，道：「咱們還沒有決定……」

洛無縱道：「何必受這些皮肉之苦。」他一手又把鐵耙推進了木桶之內。

鐵耙又在水中掙扎了好一會，叫道：「我說！」

洛無縱又把他從水中拉起來，問道：「然後……」

「然後我們回鄉祭祖。」

「甚麼？回鄉祭祖？」

「是的，這『異蕊盈枝』使鄧鯊的堂兄家人得到滅門之禍，因此……」

洛無縱道：「之後，這寶物如仍在你們手中，你們如何處理？」

鐵耙似乎極不願透露。

洛無縱道：「其實，我問你這事亦是多餘，因爲鄧鯊在我們手中搶去的，只是一個木箱！」

鐵耙道：「那麼他……」

柳飛堤道：「不過，你們另外兩位好幫手，却劫走了白氏兄弟，他們才是眞正發了財！」

鐵耙道：「他們定會來救我！」

「你有把握？這寶物如果賣了出去，千萬兩黃金分作三份好，還是分作四份好？」

鐵耙道：「他們不會這樣沒有義氣。」

「義氣，義氣值錢嗎？」

鐵耙沒有再作聲，因爲他也在懷疑，義氣值錢嗎？也許自己落在這兩人手中，正合他們心意。

洛無縱道：「那要看看運氣！看看鄧鯊會否來。」

鐵耙聽了，心中又添了一絲希望。

搶奪異寶　禍事頻生

洛無縱與柳飛堤沒有再問下去，他們商量了一會，才想起那客棧老闆。

客棧老闆這幾天眞是勞累極了，既無生意，又要做這干人的雜役。

這時，他已清醒，並在厨房中弄膳。

柳飛堤叫了他出來，問道：「老闆，咱們兩人離開後，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老闆道：「你們去了很久，大約到了初更時分，便有一班人來了！」

「甚麼人？」

「我也看不清楚。」

「是不是另外兩個劇盜？」

「似乎不是……又好像是。」

洛無縱道：「你想清楚一些。」

「他們有十多人，全是黑衣……」

「十多人？難道布朗臣與陸秀夫找到了幫手？」柳飛堤問道。

洛無縱道：「不會的，這不合他們性格！」

柳飛堤也同意。

「後來呢？」

「有人走進來，我想求饒，他已一掌打下！」

「你便昏迷了？」

老闆點了點頭。

洛無縱道：「老闆，看來還有幾天要麻煩你！」

柳飛堤從懷中拿了一錠黃金交與老闆，道：「這裏一切損失，由我負責。」

老闆拿了黃金道：「多謝公子。」

他恭敬的退了出去。

柳飛堤道：「而今我們唯一可做的，便是等。」

「是的，鄧鯊一定會來的。」

「爲救鐵耙？」

「不，爲了寶物。」

可是，鄧鯊並沒有來。

他們吃完飯之後，上床就寢，鄧鯊仍然沒有來，鐵耙一直在低聲詛咒着。

晚飯之後，他們兩人都覺得十分疲累，很想立刻上床睡覺，爲了安全，他們同睡一房，而把鐵耙放在房間的中央地板上。

兩人深深沉沉的睡了。

到了半夜，他們被一陣吵聲吵醒了。

柳飛堤看着身邊，柳名揚也睡得很香甜。

他正想起來一看，可是，他卻覺得全身乏力，這時，他心中一凜。

洛無縱也和柳名揚一樣，他醒來之時，已覺得手腳乏力，他慣走江湖，幾乎已可肯定——中毒。

他們身雖無力，但頭腦卻是清晰。

忽然，外面似是火光熊熊。

他們拚命想起來，但實在是無能爲力。

一陣風從窗外吹來，帶來一陣撲面的熱氣。

躺在地下的鐵耙叫了起來：「着火呀！」

他全身被縛，躺在地下，只能打滾。

而外面的火更爲灼熱，房中的四個人也快要變成燒豬了。

柳飛堤盡了最大的努力，推了身旁的柳名揚一下，柳名揚醒了，問：

「甚麼事？」

他已看到外面的火光。

「火……火……」他驚惶地說道。

「爸爸，走吧！」他推了父親一下，發覺他全身無力，似乎更加明白事態的嚴重。

柳飛堤道：「你……走！」

柳名揚跳了起來，道：「爸爸，走……伯伯……」

他看見洛無縱也是躺在床上，動彈不得，他又叫了兩聲，只見地上的鐵耙在滾動着。

柳名揚跳了下床，一手便扯開了鐵耙的繩索，叫道：「伯伯，我放你，你救爸爸、伯伯。」

鐵耙猛地點頭。

繩索扯開了，鐵耙一躍而起，卻是奪門而出。

柳名揚是個小孩，那知道成年人的卑劣心性。他見鐵耙並沒有守諾言，便撲向鐵耙，死命抱着他的雙腿。

鐵耙用力甩開他，可是柳名揚仍死命不放。

忽然，外面有人輕聲叫：「鐵耙……」

「鄧鯊？」

「你在那裏？」果然是鄧鯊的聲音。

「我在這裏！」

鄧鯊已從外面竄入。

「走。」他看見柳名揚死抱着鐵耙的雙腿。

「他要我救他們。」

鄧鯊看見兩人清醒的躺在床上，當時亦知發生了甚麼事，笑道：「你們也有如此收場！」

不過，他走近洛無縱，一手把他托在肩上。

「鄧鯊，你……」

「救人要緊！」

鐵耙不知鄧鯊是何用意，不過，見他既然已動手，自己也只好去扛起柳飛堤。

柳名揚見他救人，他立刻放了手，隨着二人，走出房間，外面火光更爲厲害。

「鄧鯊，是你縱火？」

「不，我怎會如此，難道我也要你變成燒豬。」

那火勢是從四面八方而來，一看便知並不是無端失火，而是有人故意放火的。

在火場中覓路困難，幸好鄧鯊與鐵耙武功高，左騰右縱，跳出了火場。

柳名揚十分機靈，一直扯着鐵耙的衣袂。

鐵耙躍過牆頭，他也拉着越過了牆頭。

火光外面站了一些黑衣人，鄧鯊看出這些人定是大有來頭，幸好他對附近形勢十分熟悉，幾個跳躍，已避開了他們。

他們一直奔向那邊一個樹林。

入了樹林，才把二人放下。

這時已是曙光微透。

草上的露水，使洛無縱與柳飛堤頭腦更爲清醒。

鐵耙看着二人，想到昨日受鹽水之辱，怒從心起，便要下手打躺在地上的二人。

柳名揚一見，即飛身撲上前，阻着他，叫道：「你要打他們，打我吧！」

鄧鯊道：「鐵耙，咱們與他們的恩怨，暫時放下。」

這時，洛無縱已坐了起來，看來他的毒氣已過了一部份，正舒展着手腳。

鄧鯊道：「洛兄，你們爲甚麼會如此？」

柳飛堤也坐了起來，道：「我看是那老闆下的毒！」

「下毒，他爲甚麼要下毒？」

「這個自然有他的道理。」

鄧鯊問道：「鐵耙也有吃東西，爲甚麼他又不會中毒？」

柳飛堤想了一下，道：「因爲他只吃了一些白饅頭，並沒有吃其他餸

菜。」

鄧鯊笑道：「原來有時候被人虐待一下，也是有一些好處的。」

忽然，樹林外面傳來了沙沙的腳步聲。

洛無縱道：「兩位，咱們已成了同船人。」

鄧鯊也會意他所說的話。

黑色的人影，外面佈滿了黑色的人影。

洛無縱突然一聲低吟，似乎是發出了一個信號。

外面的人立時靜了下來。

不過，沙沙的步聲又近。

洛無縱低聲向衆人道：「不要死纏，殺出血路。」

這八字已是盡在不言中。

柳飛堤護着柳名揚。

黑衣人已漸漸迫近。

洛無縱嘆了口氣，第一個縱身而出。

三人也依着洛無縱的方向殺出。

這些黑衣人，都是訓練有素，不過，四個人一直衝來，他們實在敵不過這突如其來的力量。

圍攻的陣勢一破，他們的組織便散了。

四人並不戀戰，直奔東南。

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些黑衣人追來，但過了半晌，似乎有號角一響，聲音是鳴金收兵之意。

他們找了個隱蔽的地方。

那是一個下陷的壕溝，那些黑衣人再來，也暫時無法找到他們。

可是，他們下壕溝之前，卻發現那客棧老闆的屍體，他提了一個小包袱，包袱之內有十多錠黃金。

他是被重手震死的，看情形是，這人受了賄賂，下毒之後，便拚命逃亡。

然而，他並沒有逃過賄賂他的殺手。

柳飛堤道：「那些人爲甚麼不拿回黃金？」

洛無縱道：「看來殺手是匆匆來去。」

他們坐在壕溝下面。

洛無縱道：「兩位，先謝救命之恩！」

柳飛堤也道：「多謝兩位。」

鐵耙道：「不要謝咱們，謝你機靈的兒子。」

他的話倒是十分有理，假若不是柳名揚在緊急關頭之際插手，也許他們早已葬身火海，或者受了那些黑衣人圍攻而死在陣中。

洛無縱道：「兩位，咱們本是敵對的，而今卻成了一夥。」

鐵耙仍恨洛無縱迫供之法，心中憤怒，道：「爲甚麼要與你們成一夥？」

洛無縱道：「兩位，我知道那黑衣人是十三殿下手下的黑衣衞，說句難聽一點，是十三殿下手下的宮廷殺手。」

「爲甚麼要殺咱們？」

「這點在下一時之間也難解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與寶物有重大關係。」

這點是無可置疑的了。

鄧鯊道：「咱們仍可各自爲政。」

「當然可以，不過，這羣黑衣衞並不是那麼容易應付的，咱們四人一起，生存機會較大。」

「生存？捕頭，你的說法有點誇大！」

「誇大？並不——十三殿下充滿野心，朝野上下有誰不知？因此，他的手下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鄧鯊道：「捕頭，我越想越糊塗，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實在不明那千絲萬縷！」

洛無縱道：「要明白這千絲萬縷，那你們要坦白，我們各自說出眞相，那謎便可多了解一點。」

鐵耙道：「咱們有甚麼秘密？我們四人齊來，便是要搶回『異蕊盈枝』！」

柳飛堤道：「不過，昨晚你們兩人到了三岔谷口之後，你們兩位兄弟是否有了變化？」

鄧鯊臉色一陣青白。

鐵耙也追問道：「布朗臣與陸秀夫呢？」

鄧鯊道：「我回到廢屋，等了半晚，卻不見他們回來，我們本來是約好的，這點你也知道。」

鐵耙點了點頭。

鄧鯊道：「既然等不到他們，又發現了木箱之內只有爛石一堆，我自然來找你們。」

洛無縱道：「你不見了你們的兄弟，我們這裏也不見了白氏兄弟，還有那些鏢車也不見了。這點我並不是騙你們，鐵耙也看見的。」

鐵耙點點頭，表示是事實。

柳飛堤道：「這件事似乎要重新估計過。」

三人都表示同意。

忽然，柳飛堤站了起來，道：「等我！」他說罷已一躍而出了壕溝。

一會，柳飛堤在上面叫道：「你們上來看看！」

衆人無異議，洛無縱也提了柳名揚上了地面。

柳飛堤原來再細看那離壕溝不遠，那客棧老闆的屍體，並且滿臉狐疑之色。

衆人走近，他們都細看柳飛堤的發現，而柳名揚卻拾起了一兩錠黃金。

柳飛堤道：「你們看這老闆的傷勢！」

洛無縱蹲下細看，道：「對。」

鄧鯊道：「他是被重手震死的！」

柳飛堤道：「問題就出在這裏——我有兩個假設，這老闆是接受了十三殿下的賄賂，下毒殺咱們，受了黃金之後逃走，黑衣衞追來，自然是下手

殺他，不過，黑衣衞是冷血殺手，而且一擊而中，不會用掌，一定是用刀劍！」

鐵耙也明白道：「可是他却是被高手用掌力震死的，換句話說，殺他的並不是黑衣衞！」

「那究竟是甚麼人？」

洛無縱也拿起一塊黃金，道：「照常理推測，這些黃金並非北京城慣用那些。」

柳飛堤道：「對了，兩件事加起上來，咱們似乎還多了一個敵人！」

「多了一個甚麼敵人？」鐵耙問。

當然，這問題暫時沒有人能夠回答。

柳飛堤道：「你們先下去躲一躲，讓我葬了此人，再與你們商量一下。」

鐵耙與鄧鯊似乎無意下去。

柳飛堤當然明白，他們害怕自己逃去，隨即笑曰：「多人好做作！」

他們一起，快捷地把老闆埋葬了。

柳飛堤決定埋葬此人，並不是爲了上天有好生之德，而是避免再留下痕跡，給十三殿下那些黑衣衞再來，他們發現老闆被重手震死之事，那些黑衣衞也會發現的！

然後，他們又再躍入壕溝之內。

柳飛堤拉着柳名揚，道：「名揚，看來你不能再跟我們，不過……」

一時之間，他不知應該放他在那裏。

柳名揚道：「爸爸，我有時也有用的。」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柳飛堤道：「洛兄，你查案有經驗，這件事你看如何着手？」

洛無縱看看二人，二人也沒有甚麼表示，便道：「兩位，咱們所處的地位相對，但目的却是相同。而且，十三殿下與他的黑衣衞已插手這事，而且還有一個隱蔽的敵人，看來，我們何不暫時站在同一陣線。」

鄧鯊與鐵耙也表示同意。

「還有一點，假若咱們分開，力量更爲單薄，想找回那寶物，無疑是椽木求魚。」

「咱們第一步行動，當然是找白氏兄弟，找到白氏兄弟之後，相信亦會同時找到你們兩位好兄弟布朗臣與陸秀夫。」

「假若咱們一起去找，目標太大，容易被人發覺，惹來更多痲煩，因此，我有這個提議：咱們分作兩隊，我與柳兄循白道去找，你們循黑道去找！」

鄧鯊道：「甚麼白道黑道？」

洛無縱笑道：「我們會到附近的鏢局去查，看看可否有白氏兄弟的踪跡，而你們深知布朗臣與陸秀夫慣常的行徑，看來定然有跡可尋。」

這個分配無疑是好辦法。

鄧鯊道：「這樣也好！不過，找到了之後，咱們如何會合？」

柳飛堤道：「那要看你找到甚麼？」

兩人並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柳飛堤道：「假若找到那異寶『異蕊盈枝』，我們自然會千方百計去找你們；假若咱們找到，你們自然懂得找我們！」

鐵耙道：「只找到人呢？」

柳飛堤道：「假若只找到人——你們找到布朗臣和陸秀夫，我們找到白氏兄弟，那麼我們會合，或者分開，那要到時再算。」

兩人無言，自然是表示同意。

其實，柳飛堤與洛無縱這一番話，目的是希望他們各自去找，並不會再與他們敵對，那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煩惱，否則，既要找尋白氏兄弟，又要對付這四個劇盜，自然是事半功倍。

柳飛堤與洛無縱更害怕另一個敵人，那是一個隱蔽的敵人！

鄧鯊與鐵耙的心裏，其實也是如此想，假若找回了異寶或者是其餘兩人，再找你們才是奇跡！不過，他們也是樂於少了洛無縱這個捕頭的痲煩。

生活便是一場智與力的角逐，各人心懷鬼胎。

那夜，他們便在壕溝渡過。翌日清早，便各有各出發，然而，他們爲了安對方的心，也定了一個地方會合，那是繁盛的鄭州，著名的第一樓。

* * *

洛無縱見二人去後，便道：「柳兄，我看這事你還是別理。」

柳飛堤道：「叫我別理？禍是我兒闖出來的。」

「我明白你的心意——有孩子在，我們……」

柳名揚插口道：「伯伯，我會照顧自己。」

洛無縱其實也十分喜歡柳名揚，不過，他深知此事牽涉甚廣，艱苦兇險的場面隨時出現。

柳飛堤道：「洛兄，這事我已沾上身，就算我答應你不再理會，回到家中，我也會無法安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孩子與我相依爲命，我看他也機靈。」

洛無縱道：「名揚這孩子眞可愛，既是如此，咱們也不用婆婆媽媽。」

「洛兄意見如何？」

「先回鄭州，我到衙門內細查一下，看看附近北上鏢局如何。」

「對，白氏兄弟已把寶物交托北上鏢局，看來他們一定會在鏢局出現。」

於是，三人趁着晨早的趁墟人潮，入了鄭州。

他們先投了一間普通的客棧，梳洗之後，洛無縱便到衙門去查探。

柳飛堤趁此空閒，也因柳名揚的催促，孩子心性一起，便決定往大街一行。

柳飛堤爲柳名揚梳洗妥當，並在頭上縛了一條小小的秀才巾，使他看來更覺可愛。

看着他的臉孔，他便想起了金風兒，名揚的臉孔極像她，雖然他年紀小，但臉上却有一股英氣。

他們來到了大街，四處遊逛。

鄭州是個南北必經之地，商賈行旅，各色人等，滙集在此，十分熱鬧。

柳名揚雖是出身富家，但那曾見過如此熱鬧場面。一時之間，東蕩西蕩，不亦樂乎！

柳飛堤也覺得無比的快樂，半生人爲師傅報仇，天天忍受着不必要的屈辱，而今一切已解決了，看着這個可愛的孩兒，也有着說不出的快活。

他們一直逛至正午。

人潮漸散，他們也飢腸轆轆，於是，他們便找一間茶樓歇脚，塡飽肚子。

柳飛堤看見了第一樓的酒旗飄揚。

這第一樓便是他們與漁耕二盜所約定相聚的地方，既是如此湊巧，何不先看一下環境。

第一樓分作二層。

地下那一層早已堆滿了人，插針不下。

可是，說也奇怪，樓上却是十分安靜。

樓梯有二人把守。

柳飛堤並不爲意，便想上二樓。

他一提步，已有小二上前，叫道：「相公慢走。」

柳飛堤道：「甚麼事？」

「樓上已有人包起，相公倒不如……」

柳飛堤道：「那麼，名揚……」

柳名揚已不顧小二，也不理會把守樓梯的人，一竄便上到樓梯一半。

柳飛堤急叫：「名揚，快下來！」

忽然，樓上傳來人聲，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就讓孩子與相公上來！」

小二聽了，自然沒有異議。

那兩個把守樓梯的人，也垂手迎客。

柳飛堤踏上樓梯，突然有不祥的預感。

不過，柳名揚已上了樓上。

「小子又無端惹禍！」他心中嘀咕。

然而，孩子已上，上面就算是龍潭虎穴，自己也要去闖闖。

他上了樓梯。

原來上面是坐滿了人，可是，却是無甚聲色，人們只顧吃東西，時有杯碟相碰之聲。

柳飛堤再看，這些人紀律嚴明，雖然穿着一般書生的儒服，但一望而知，却都是學武之人，而且更是訓練有素之人。

他回頭一瞥守樓梯的人，赫然發現他的外袍之內，穿有黑衣。

黑衣衞！

當眞是無端又闖龍潭進虎穴。

一個丫環模樣的人，已拖着柳名揚。

柳飛堤知道，假若不再阻止，豈非太遲。

於是，他叫道：「小兒無知，誤闖貴上……」

丫頭轉身道：「相公，咱們小姐十分喜歡令郎模樣，她只想與令郎一談。」

柳飛堤竄上，旁邊有兩人比他更快，已擋在跟前，道：「兄台令郎俊秀，敝上只欲與他一談！」

柳飛堤想出手。

那兩人出手更快，其中一人道：「兄台還未用膳，何不讓孩子與敝上玩玩，你却好好吃一餐。」

兩人看似輕搭柳飛堤左右手，實在是有千鈞之力。

柳飛堤無奈，被他們拉着，坐在一角。

桌上菜餚極爲豐盛。

柳飛堤道：「貴上是……」

一人道：「敝上是富戶人家，一向喜歡孩子，令郎聰明機智，討人歡喜。」

柳名揚雖是機伶，却無機心，一心以爲好玩，他怎知已陷入了另一個危機？

丫環拉着他，進了屏風之內。

坐在上首的是一個明目皓齒的人，漂亮之外，還有另一股威嚴。

這人赫然是郡主！

郡主一看柳名揚，已是眉頭一蹙！因爲這孩童實在太似一人。

他却沒有甚麼刁蠻任性的表情，不過，他實在太像，難道這眞是……

冷香郡主是個深謀遠慮的人，看到這孩子，難道便是千方百計要尋的人？

她柔聲道：「孩子，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名揚，柳名揚！」

「你父親呢？」

「是在外面的柳飛堤！」

「柳飛堤……這名字好熟！」劍客，是劍客的名字。

「母親呢？」

「我沒有母親，她早已死了！」柳名揚已開始覺得，這女人外表溫柔美麗，但却有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銳利目光，一股懾人的氣勢。

「你母親姓金的嗎？」

柳名揚並沒有回答，他看見桌子上一些冷盤餃子，這些餃子做成一些有趣的小羊小兔，他拿起了一個，天眞地問：「姨姨，這些可以吃嗎？」

冷香郡主笑了，答道：「當然可以吃。」

他想吃又不忍心吃下似的。

冷香郡主看着他的表情，心中更是一凜。因爲這人不只像金風兒，而

且像……

十三殿下又豈不是這個模樣。

這時十三殿下與這位冷香郡主已是夫婦，他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子嗣，冷香郡主早已風聞，殿下在十多年前，在江湖中認識了一個女子，並且可能會有血脈留下。

假若這眼前人，便是他的血脈，那麼……

她的心有如十八個吊桶，七上八落。

當今皇上說過，誰先有子嗣，便多一分登基的可能，可是，假若殿下認了這個子嗣，自己的地位豈不是再沒有如此高崇？

這也不重要，怎能讓一個野孩子入宮幃？

而且，這孩子母親為奪殿下垂青，竟不擇手段，以身相許，企圖奪取自己入主宮廷。幸好金風兒也自知自量，沒有向殿下承認。

不過，殿下似乎也知道，他也許知道他有一個孩子正在民間。

殺他！惡念從冷香郡主心中升起！

不過，外面是他的父親。

殺他也不急在此時，不過，最重要的正是不能讓殿下發現！

就算殿下的人也不能讓他們發現。

只要小心看，人們也一定會發現，這小子是有殿下的模樣！

殺他！殺他！

她的心念翻騰，但外表仍是溫柔似水，道：「你母親死了？」

柳名揚道：「是的，早死了！」

這話使郡主較為安心，金風兒既死，自己的地位自然減少了一些威脅。

否則，殿下一旦認回兒子，自然認回金風兒，那時自己更無立足之地。

她實在恨自己沒有生養的能力！

「上天對我實在不公平！」她常常這麼想。

不過，無論如何，先殺這孩子才是上策！

一時之間，她不能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計策，便道：「你先吃吧！」

桌上美點極多，而且小二繼續捧上。

柳名揚也不理會，據案大嚼。

外面的柳飛堤却是食不下嚥。可是，他又沒有能力反抗，少說這裏也有七八十人，自己一個人，如何去對付這些訓練有素的黑衣衞？

柳名揚終於吃飽了。

在這一段期間，冷香郡主的心一直起伏着，這孩子機伶聰敏，他外面的父親也是一個出名的劍客，如何把這小小的眼中釘剷除，而不會引起軒然大波？

就在這裏下手？不。

讓他離開，再派人下手？不。

假若又讓他逃脫，或者到了外面，他們有人接應，豈不是又功虧一簣？

柳名揚站了起來：「姨姨，我吃飽了！」

他說罷轉身便走。

郡主立即示意身畔的丫環。

那丫環立即閃身擋着他的去路。

郡主道：「名揚，姨姨很喜歡你，你願意跟我回家去一趟，那裏有更多吃的、玩的！」

柳名揚道：「我先要問爸爸！」

「不用了，你跟着我回去。」她已示意左右的人要起駕了。

柳名揚突然也感到這女人有點不對勁！

柳飛堤聽到柳名揚說要問爸爸，也立即站了起來，可是，幾個黑衣衞的頭子，也站了起來。

柳飛堤輕撫劍鍔。

這次誤闖第一樓，是自己的大意，無論如何，他也不能讓郡主擄去名揚。

郡主忽然心生一計。

她用眼色示意兩個丫環，挾持柳名揚，然後從屏風後面的大窗逃去。

兩個丫環點首，已抓着柳名揚。

柳名揚心中有點害怕，叫道：「爸爸……」

但他的聲音立時被丫環堵塞着。

柳飛堤已一躍而起。

而在附近的十個黑衣衞也同時站了起來。

柳飛堤劍已離鞘。

而其他的黑衣衞亦同時多了兵刃在手。

這一齊抽兵刃的「嗆啷」聲，實在是十分刺耳。

「柳先生，這又何必？」不知是那一個黑衣衞的聲音，但柳飛堤沒有理會。

這時，屋頂忽地一陣閃光。

接着是泥土飛揚——一個身影從天而降。

「來，名揚！」那人聲音蒼老。

不過，柳名揚却認得清楚，叫道：「公公！」

柳飛堤也趁此一亂，一躍而起，飛身過了屏風。

他的眼前一亮，叫道：「刁難師傅！」

柳名揚已奔到刁難老人的身畔。

刁難老人是他母親的師傅，而且他曾有一段日子跟着這位公公，柳名揚對他自然熟悉不過。

郡主看見這倉猝的一變，已不再理會身份地位，道：「上！」

幾個近身丫環已團團圍着刁難老人、柳名揚與柳飛堤！

而外面的黑衣衞也重重圍着這屏風。

沒有一個人敢動，因為郡主還沒有下令。

刁難老人向柳飛堤使了一個眼色

，柳飛堤亦會意，他手中橫劍一揮！

劍光一閃，丫環消退。

刁難已趁此機會把柳名揚提起，向上躍去，屋頂的破洞是他下來救人之處，也是他脫身之處。

柳飛堤也同時躍上。

上了屋頂，刁難老人反向這個第一樓的中心逃去，這第一樓佔地頗廣，柳飛堤奇怪他為甚麼不逃離這第一樓的範圍，反而逃向第一樓的院落中央。

可是，他也沒有時間追問，只能隨着他飛身下去。

郡主看這一刹的轉變，頓足道：「追！」

幾個丫環躍上了屋頂，却已不見了他們的人影，其他十來個黑衣衞，分別從四周窗戶躍上，都看不見他們逃離的方向。

丫環們躍下，保衞冷香郡主，而其中一個黑衣衞頭子，吩咐道：「以第一樓為中心，向四周搜索！」

他們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殺手，一聲簡單的吩咐，已經可以保證這附近再無藏身之地！

可惜的是，他們以第一樓為中心，從中心出發，並沒有注意這中心却是個躲藏的好地方。

這是刁難老人聰明的地方。

假若向外逃去，無論是那一個方向，他們總會被黑衣衞追到，但躲在第一樓的院子中心，却是最安全的地方。

郡主害怕事件再鬧大，引起附近居民不安，反為不美，她害怕十三殿下知道。

於是，她自己與幾個近身丫環離去，她的臉色當然不好看，但她怎料到這個從天而降的老人。

她的心彷彿插着一條刺似的，這條「刺」何時才可以拔去？

刁難老人携着柳名揚，直奔院子的一列平房，柳飛堤在後面跟着。

這一列平房都是第一樓的伙工小二居住的地方，這時第一樓生意正盛，當然沒有甚麼人。

他們三人躲進了一間柴房。

刁難老人道：「飛堤，沒事吧？」

「沒事，多謝師傅相救！今天假若不是你從天而降，我們不知……」

刁難接口道：「其實你們一踏進第一樓時，我已想叫着你們，可惜，我們離得太遠！」

柳名揚掀着公公的長袍，問道：「為甚麼你會像個神仙，從天而降。」

刁難老人笑道：「也是你們的好運。我來鄭州，是買一些葯材，想不到却救了你們！」他頓了一頓，向柳飛堤道：「怎麼會遇上這人的？」

柳飛堤把別後的情形叙述了一遍。

刁難老人道：「看來都是風兒作的孽！」他嘆了口氣，續道：「我們在這裏先躲一會，看來，你們也要盡快離開這地方，否則這女人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柳飛堤道：「日後痳煩的日子還有很多！」

刁難老人道：「最無辜的還是孩子！」

他們一直說着，直到日落西山。

刁難老人在附近的房子找到了三套伙伕小二的衣服，三人換過了衣服，從後院離開了第一樓。

柳飛堤不敢再回客店，奔往城外一處神廟暫避，而刁難老人則到客店，通知洛無縱前往會合。

初更時份，刁難老人與洛無縱來到。

洛無縱已從刁難口中，得知這一件事，他對柳飛堤道：「看來郡主不會罷休，我們又要偵查此事。」

刁難老人道：「你們不用擔憂，這山神廟雖然簡陋，對我們來說，也未嘗不是個好地方，你們可以放心去查，我與名揚就暫時住在這裏，看以後的情形再算！」

柳飛堤聽了，才放下心來，道：「又要痳煩師傅！」

柳名揚知道又可以再和這位公公一起玩，心中十分快樂，一轉眼便睡着了。

洛無縱道：「今日我往衙門，已找到附近的鏢局的所在，假若白氏兄弟投靠了他們，三兩日內便可以找到他們的踪跡！」

＊　＊　＊

翌日，他們一早便離開山神廟，刁難老人與柳名揚却暫時住下。

從泉壤向北，一共有三間鏢局。

這三間鏢局規模並不大，但可以肯定的一點，他們都與麒麟鏢局有相當的聯繫。

白氏兄弟應該早已聯絡了他們，假若有任何事發生，他們也可以得到一些援助。

麒麟鏢局接這趟鏢，實在是有點冒險，不過，有道是「富貴險中求」，為了聲譽，為了利益，白氏兄弟是無法加以推辭的。

白氏兄弟武功高強，他們那雙金銀鐧已足以立足江湖，他們的計智過人，只是看那晚漁樵耕讀四劇盜一下手，他們便先把異寶「異蕊盈枝」送走，這一個決定，不愧為一個英明決斷，否則，異寶可能早已入了他們的手。

他們在泉壤購備了馬匹，中午已到達三歧。

那裏有一間衞安鏢局，規模極小，只是托運一些鏢貨，往來附近幾個小縣。

他們沒有接過白氏兄弟。

午後，他們又來到另一間鏢局。

這鏢局名為梅林鏢局。

梅林鏢局的總鏢頭梅堅忍，與白氏兄弟相當稔熟，不但沒有見過白氏兄弟，反而詢問洛、柳二人，他們何

時會來梅林鏢局一聚。

這位老鏢頭十分豪爽，完全不似做作。

柳飛堤與洛無縱心下已是十分狐疑，但兩人並沒有作聲，事情似乎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他們到達第三間鏢局的時候，已是黃昏。

這鏢局所處的地方，名叫黑溪，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市鎮內的震方鏢局，規模比上面兩間大得多，而且在附近也有一些名頭。

震方鏢局的鏢頭雷震方，也是個粗豪的漢子，當他聽到詢問有關白氏兄弟之時，他有點愕然。

雷震方道：「我們從沒有接過麒麟鏢局的諭示——這十多年來，我們震方鏢局與麒麟鏢局的聯絡甚好，每次他們北上保鏢，咱們也盡一分力；而且，我們剛巧南下過一次，他們也是熱情招待。」

洛無縱道：「雷鏢頭，看來白氏兄弟日內必到，假若有消息，知會咱們一聲！」

柳飛堤想說甚麼，但洛無縱示意他不用多言。

雷震方道：「兩位既然來到，何不就在敝局休息一下，也許白氏兄弟今夜就趕上！」

柳飛堤道：「這豈不是打擾你們了？」

雷震方道：「兩位何必客氣，只怕兩位嫌敝局招待不週呢！」

「雷鏢頭如此盛情，我們只好叨擾一番了。洛兄以爲如何？」

洛無縱道：「好吧！」

雷震方熱情招待他們，但是他們兩人已是心中有數，白氏兄弟定然向他們撒謊。

他們兄弟倆去了那裏？

白氏兄弟兩人失踪，並不是沒有可能，但他們的鏢車呢？還有，另外兩個劇盜，布朗臣與陸秀夫，他們與白氏兄弟有另一番遭遇？

他們去了那裏？

「異蕊盈枝」是否已落入他們手中？

難道布朗臣與陸秀夫得寶而起異心，連鄧鯊與鐵耙也棄而不顧？

一連串的問題，使他們無法安睡。

翌日，他們別了雷震方，沿着來路，先回到梅林鏢局，再到衛安鏢局，仍然沒有白氏兄弟的消息。

洛無縱道：「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轉變，我們先回山神廟，找着刁難老人與柳名揚，才再決定下一步。」

柳飛堤同意，兩人乘了快馬回去。

一路上，他們偶爾停了下來，詢問一次鄉民或行經的商旅，看看他們有沒有在附近見過鏢車。

沒有，完全沒有。

他們的內心都感覺得有點異樣。

當他們快到山神廟的附近，便聽到一陣吆喝的聲音，兩人連忙下了馬，過了一個矮林，只看見一片空地之上，有十多個黑衣大漢，正夾攻兩人。

這兩人好生面善。

正是不見多天的布朗臣與陸秀夫。

矮林的另一邊，一匹高大駿馬上面，正坐着一個觀戰的人。

這人氣度雍華，衣飾高貴，一看便知是皇侯貴族之輩，他手中也握有一條金色的馬鞭，看着手下圍攻布朗臣與陸秀夫，似乎是怡然自得。

林中的形勢是外弛內張。

柳飛堤見洛無縱沒有說話，便輕聲問：「這些是什麼人？」

洛無縱道：「坐在馬上的是十三殿下。」

「是那冷香郡主的丈夫？」

洛無縱點了點頭。

柳飛堤又問：「這些大漢來頭不小？」

「他們都是黑衣衛，不過與冷香郡主的有些不同，你看看他們的腰間。」

林中的黑衣大漢，腰間都縛有一條彩色花紋的腰帶，看來是與全身黑衣，不大協調。

洛無縱道：「他是叫『花腰黑衣衛』，是黑衣衛的精英份子，專責保護十三殿下。」

「這些年來，十三殿下仍有在江湖出沒？」

「有一段時期，他也沒有再在江湖出沒，不過……」洛無縱說話有點猶豫。

「什麼？」

「聽說皇上有意立太子，繼承皇位，而最重要的條件是一定要有兒子。」

「所有當今殿下都沒有兒子？」

「不，十一個殿下都有兒子，不過，這十一個都是懦弱無能，不是繼承皇位的人材。」

「那麼這位十三殿下？」

「他與冷香公主大婚之後，一直全無所出，不過，十三殿下年少時風流，其實他應該有兒子的。」

柳飛堤心中一凜，道：「難道他夫婦重出江湖，帶着黑衣衛到處橫行，是爲了這事？」

洛無縱點了點頭。

柳飛堤再想問下去，林中形勢十分吃緊。

十多個花腰黑衣衛已緊迫着布朗臣與陸秀夫。

「斧盡金來」布朗臣雙斧運劈如風，每出一斧，本是一意上前的黑衣漢，也被迫得退後。

「一筆勾銷」陸秀夫手持雙判官筆，也是筆力雄渾，他每出一招，都是招呼着攻來的黑衣漢的大穴，一時之間，他們都不敢太過接近。

不過，花腰黑衣衛人多勢衆，總是佔着上風。

柳飛堤看到郭靈華帶着一羣黑犬走出來。

漸漸，布朗臣與陸秀夫有吃力之感。

坐在馬上的十三殿下，把金馬鞭迎風一鞭，朗聲道：「要活的。」

這一聲令下，形勢又再扭轉。

因爲殿下要活口，花腰黑衣衛出手之時，有了保留，這給予布朗臣與陸秀夫有喘氣的機會。

布朗臣忽然叫道：「我們不要活的！」

這話是擾亂敵人的心意。

陸秀夫會意，叫道：「殺！」

這聲勢一壯，兩人與黑衣漢的圍鬥，似乎又有了均勢，一時之間，進退拚殺，互不相讓。

柳飛堤忽地低吟道：「咦？」

洛無縱道：「什麼事？」

「他們夫婦下江湖，是爲了此事？」

洛無縱點頭道：「可說是目的相同，目標各異。」

柳飛堤心中有點明白。

不過，洛無縱仍然解釋道：「據說，殿下是要找回自己的兒子，而郡主卻要殺死那點血裔。」

柳飛堤聽了，只感到背部濕了一大遍……他而今才明白，那高貴的女人，拉着自己的兒子，其實是極其驚險重重的一幕。

柳名揚並非一定是十三殿下的兒子，不過，只要稍有懷疑，郡主一定是寧可殺錯，也不肯放過。

他越想越是心寒。

洛無縱並不知道金風兒與殿下的錯綜關係，更不知柳名揚並非柳飛堤的親生兒子的一段往事。

這時，東方傳來一陣响聲。

十三殿下抬頭一望，那邊上空有一陣耀目的閃光，他滿意地笑道：「來了，他們也來了。」

花腰黑衣衛似乎也興奮起來。

而被圍攻的布朗臣與陸秀夫又漸落下風。

不一會，一陣馬蹄聲响起。

一隊十人的馬隊在林外散開。

十三殿下笑道：「要活的。」

那馬上的人已躍下，入了矮林。

本已是處下風的布朗臣與陸秀夫，見敵人有援手，知道再不謀脫身，便再無脫身之日。

可是，而今已是太遲。

九人援手，圍攻的圈子越收越小。

柳飛堤看看洛無縱，道：「上！」

可是，洛無縱却呆呆看着那人，那個仍在馬上的黑衣人，看來，這人應該是黑衣馬隊的首領。

「怎麼了？」

洛無縱道：「眞是冤家路窄。」

「什麼？」

「你看那人，」他指着那馬上的黑衣人，然後道：「他是我的尅星。」

尅星？頂頂大名的神捕頭也有尅星？

柳飛堤本想追問下去，不過，林中的布朗臣與陸秀夫可能會被活捉。

他正想一躍而出。

不過，這時林外又响起一陣聲响。

洛無縱一手拉着柳飛堤，道：「再看一下。」

那陣聲响更近，是一陣狂傲的笑聲。

笑聲很熟。

柳飛堤輕聲道：「是鄧鯊？」

果然是鄧鯊和鐵耙。

被圍攻的布朗臣與陸秀夫都精神大振。

「漁樵耕讀」四劇盜又在一起，那怕是花腰黑衣衛，就算是派一營軍隊來，他們也不會害怕。

鐵耙第一個殺入重圍，他的鐵耙先來一個「橫掃千軍」，整個圍攻的圈子立刻散開。

鐵耙的聲勢實在嚇人。

鄧鯊亦已一躍接近了敵人，但他並沒有躍入圈子之內，他一眼瞧到，也隨即有了決定。

擒賊先擒王。

而今面對似有兩個王者。

一個是黑衣馬隊的首領，他仍坐在馬上。

另一個是那手握金馬鞭的人。

不用細想，那握金馬鞭的人，地位最爲高崇，不過，坐在馬上的黑衣漢，却是武功高強，而且有能力控制這廿多個黑衣衛的人。

兩相比較，當然是先擒下手握金馬鞭的人，不過，假若把他擒下，却會惹來更大的痲煩，因爲這些黑衣人，一定捨命護主。

假若擒了那坐在馬上的黑衣漢，定可以暫時穩定局面，謀個脫身。

脫身才是上乘之道。

「漁樵耕讀」四劇盜聯手，雖然厲害，但總不能殺了所有在場的人。

何況，他們還有携手的可能。

鄧鯊心念電轉。

他的網已出手。

「髮網難逃」果是名不虛傳。

他的身如閃電，直奔那坐在馬上的黑衣人，而網也隨即而下。

那坐在馬上的黑衣漢子，也是十分機靈，不過，他只以爲鄧鯊來襲，那知他一出手，便是網下。

鄧鯊外號是「髮網難逃」，那人當然無法逃出網外，他出力一拉，那人已被拉下，陷入網中。

這突如其來的一變，林中黑衣漢大爲慌亂。

鄧鯊把鼓漲漲的網向空中一晃。

衆人都靜了下來。

鄧鯊叫道：「退下，退下！」

衆黑衣漢退下。

布朗臣、陸秀夫與鐵耙亦已站在鄧鯊背後。

鄧鯊道：「咱們無意與任何官府中人結仇結怨，我不知兄弟如何得罪各位商人，無論如何，兄弟也在此謝過。」

這一番話却也得體。

林中的黑衣衛仍是了無聲息，因爲首領在敵人手中，而十三殿下也沒有令下。

忽然，那網中人却咆哮叫道：「不用理我生命，殺！」

好個勇猛的漢子。

林中黑衣衛略有移動，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那究竟是否眞說話，假若稍有差池，這責任誰來擔當？

官場中人，實不易爲。

十三殿下金馬鞭一揮：「殺！」

殿下的話清晰而確實。

黑衣衛立時湧上，林中又是一場大混戰。

柳飛堤道：「咱們呢？」

洛無縱道：「上！」他在地上抓了一把烏泥，往臉上一塗，便飛身撲出。

柳飛堤不知他的用意，也沒有時間追問。

鄧鯊見了二人，喜道：「你們來得正好。」

六人合鬥黑衣衛，那些黑衣衛打來仍是充滿戒心，力量自然削弱。

戒心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却是有點「狡兔死，走狗烹」的味道。

這個十三殿下，竟無視人命的重要，黑衣衛首領落入敵人手中，性命隨時完結，他却仍叫殺，叫上。

他根本沒有視這些人爲人。

他們只是狗，比狗還不如。

那黑衣衛首領在網中叫殺，也許並不是他的心意，因爲在上司下屬之間，他已無從選擇。

他以自己的性命作爲一次賭博。

可惜，他的殿下上司並沒有珍惜他的性命。

他感到悲從中來。

洛無縱閃身至鄧鯊身旁，低聲說話。

鄧鯊點頭，把髮網一提，飛身出了戰圈，站在一塊大石之上，叫道：「你們要他性命，便退下。」

畢竟是多年的上司，曾經共同出生入死。

大部份黑衣衛退下。

鄧鯊又道：「只要你們退去，我保證你們的首領定然安全。」

黑衣衛更爲散開。

十三殿下道：「放下馬統領。」

鄧鯊道：「咱是一言既出……」

十三殿下是個機伶的人，看見情形不對，口吻已改，叫道：「爲了馬統領，咱們退！」

一時之間，黑衣衛擁着十三殿下，退至矮林的另一邊，却仍是嚴陣以待。

洛無縱又向鄧鯊耳語一番。

鄧鯊聽了，叫道：「快退到十里之外，一個時辰之後，你們的馬統領自然會回來。」

衆人懷疑着。

網中的馬統領叫道：「還不護主，退！」

他的命令並不因他在網中而沒有威嚴。

十三殿下已把馬頭拉轉。

花腰黑衣衛護着十三殿下退後。

那些有坐騎的黑衣衛亦紛紛上馬。

轉眼之間，人聲已杳，馬蹄聲亦已沒入山中。

鄧鯊道：「陸兄，這……」

洛無縱道：「放了他！」

鄧鯊詫異道：「什麼？放了他？」

洛無縱肯定地點點頭道：「是的，放了他。」

鄧鯊滿臉懷疑的神色。

洛無縱走上前去，親自把鄧鯊的「髮網」接過，並且小心地爲他解開。

衆人都圍攏過來。

柳飛堤當然明白他的心意。

可是，「漁樵耕讀」四個劇盜都不明白，他們心中不禁嘀咕：「難道是官官相衛？」

洛無縱是從京師來的捕快，是個小官，而這馬統領却是十三殿下的紅人，自然是個官，而且並不是小官。

那「髮網」並不是人人可以解開，鄧鯊見他有點手忙脚亂，便自己解網。

他把這位馬登統領小心地解了出來。

洛無縱道：「小弟得罪馬統領。」

馬統領被髮網罩得透不過氣來，而且在網中受盡苦楚冤屈之氣，一時是氣憤難平，不過，而今只餘下自己一個人，如何對付這六個人？

況且，洛無縱也是救過自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多謝各位。」

鄧鯊本想開口，但洛無縱已搶先道：「馬統領，咱們都是各爲其主。」

馬統領道：「閣下是……」

洛無縱把臉上的泥抹掉，道：「在下洛……」

「洛無縱？神捕洛無縱？」

洛無縱道：「是的，馬統領，咱們的恩怨日後有機緣再說。」

「好！」馬統領看看四周的人。

洛無縱道：「馬統領，看來他們都已退去，你還是好好休息一會才上路。」

馬統領又再謝過。

「漁樵耕讀」四人，各自去獵了些野兔，就在附近生了個火，烤兔肉來吃。

當馬統領也吃過一些兔肉，看來已過了大約一個時辰，他們才放了馬登回去。

當他走後，他們立即朝山神廟而去。

鄧鯊忍不住問：「神捕，你弄的是什麼花樣？」

「這捉放曹的活劇，其實是一石二鳥之計，第一，可以利用他來嚇退那班人；第二，讓那些花腰黑衣衛，或者其他的黑衣衛明白，十三殿下並非一個好殿下。」

「那又如何？」鐵耙問。

「咱們要找的『異蕊盈枝』和這位殿下與郡主，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假若他們的部下，並非死心塌地的投靠，那麼，咱們日後遇上痲煩，也大爲減少。」

鄧鯊道：「看來他是心心不憤，我們以後的痲煩都多了。」

洛無縱笑了一笑。

柳飛堤道：「你們找白氏兄弟如何？」

鄧鯊道：「毫無線索。」

鐵耙也道：「咱們查問過附近山頭，大小十二個寨主，却沒有一人看到他的踪跡。」

柳飛堤道：「這實在奇怪。」

洛無縱道：「看來這事似早有預謀。」

衆人問：「什麼早有預謀？」

洛無縱道：「我記得他們兄弟說過，那『異蕊盈枝』早已不在鏢車之內，已送往其他鏢局，如今沒有鏢局見過他們兩兄弟，而附近的山寨也沒有見過他們，那麼，他們是不會無端失踪的。」

柳飛堤道：「對，他們早有預謀，選定一條路線，我們不會去查的，那麼，他們便得其所哉。」

洛無縱明白柳飛堤的意思，道：「但我始終不明白，他們目的是什麼？」

布朗臣道：「把鏢貨據爲己有？」

陸秀夫道：「有這個可能。」

洛無縱道：「既有這個可能，咱們更應循另一方向去想，這才有發現。」

柳飛堤道：「以他們麒麟鏢局的聲望，這件事的可能性並不大。」

鄧鯊道：「有時很多外表的東西，並不可靠。」

柳飛堤道：「有時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

洛無縱道：「有人迫他們？」

布朗臣道：「笑話，天下有多少豪傑，能有迫白氏兄弟的能力？」

他們都贊成這個想法。

可是，他們再三討論，仍然沒有一個較爲可信的結果，在黑白二道仍找不到白氏兄弟，這件事要成無頭公案？他們當然不會放棄。

翌日下午，他們回到山神廟。

刁難老人與柳名揚正玩得高興，他看見兩批人回來，臉無表情，便已知結果。

柳飛堤把事情覆述了一遍。

刁難老人沉思了一會，問柳名揚道：「名揚，假若你前面找不到小鳥，你會怎樣？」

柳名揚道：「我便不找。」

「假若一定要找呢？」

「前面找不到，去後面找。」

刁難老人道：「是的，前面找不到，應往後面找。」

眾人聽了，都覺得十分有理，而且有點如夢初醒的感覺。

柳飛堤道：「沒有理由，鏢貨是要送上京師，那會朝反方向而行？」

洛無縱道：「剛才我們已有一個推論——有人迫他們要贓物，那麼……」

刁難老人突然叫道：「前面是往京師之道，後面却是去南下，南下一直到大海。」

鄧鯊道：「南下，我想到一個人。」

「什麼人？」

鄧鯊道：「布兄曾說過，天下有多少豪傑能迫白氏兄弟？」

布朗臣道：「誰？」

「一個家財萬貫，專收買贓物的人，而這人便在附近的向下道路上。」

「樵耕讀」三人同時接口：「邋遢郎君！」

洛無縱道：「對，邋遢郎君郭正價。」

「漁樵耕讀」四人聽了這個名字，都不禁苦笑起來。

柳飛堤久未在江湖走動，當然不知這人是誰。他問洛無縱道：「郭正價是誰？」

洛無縱道：「他們比我清楚。」

鄧鯊道：「這人專收買贓物，每一次都說用正價收購，而結果是……」

布朗臣接口道：「他出的正價却是我們的下價。」

刁難老人與柳飛堤都笑了起來。

洛無縱道：「你們與他交易多了，什麼正價，下價？」

鄧鯊道：「他所謂正價，其實是下價，一件贓物值一萬兩，他出的正價是一千兩。」

鐵耙道：「咱們辛辛苦苦搶來的東西，被他這個正價收購，確是啼笑皆非。」

洛無縱道：「你們可以不光顧他呀？」

「可以，但他有一個好處，他黃金銀票充足，只要價錢談妥，他便拿錢出來，要黃金可以，要銀票也可。」

柳飛堤這才明白，四個劇盜一提起郭正價，便苦笑起來的原因。

洛無縱道：「贓物出手並不容易，而且其他的人沒有他那麼多現金。」

柳飛堤道：「這人與這事又有何關？」

鄧鯊道：「白氏兄弟要那異寶沒有用，一定要換成黃金，而且要快，那麼，郭正價是一個好對象。」

布朗臣道：「而郭正價有很多大客戶，只有那些大客戶，才有能力購買那『異蕊盈枝』。」

柳飛堤奇怪地問：「什麼人會買？」

「天知道！天下有財有勢的人那麼多。」布朗臣道。

刁難老人道：「而今既然有一個可疑之人，咱們便朝這方向追去，大家早些休息吧。」

巧遇郡主　險遭毒手

翌日，他們便開始南下。

行了兩天，仍然沒有什麼線索。

第三天，他們來到一個小小的鄉村，有些村民說最近曾看過一些鏢車出現。

這是一處窮鄉僻壤，根本沒有人會押運鏢車到此，那麼，這些鏢車出現，一定與白氏兄弟有關。

他們都感到精神振奮，因爲找到白氏兄弟，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便清楚。

那日，他們已接近邋遢郎君郭正價的居所。

刁難老人與柳名揚走在前面，追追逐逐，十分得意。

這些地方，一向了無人跡，因此他們也沒有什麼防範，只是邊說邊行。

忽然，柳名揚拿着一些破布在揚着。

柳飛堤本想罵他，却發現那些破布顏色特別，拿來一看，不禁叫道：「麒麟鏢局！」

原來那破布是麒麟鏢局一枝鏢旗的一角。

白氏兄弟果然是溜來了南部。

柳飛堤問：「名揚，你在什麼地方拾到這破布？」

柳名揚指指前面。

他們連忙走上，前面是一個草叢，蔓草高及人身。

洛無縱突然叫道：「你們小心，不可入草叢，這附近有流沙，草叢中間是一個流沙池也說不定。」

鄧鯊道：「流沙池怎樣生草？」

柳飛堤走近，撥開一些草，竟然見到中間的地方是空的，他便叫道：「果然是個流沙池！」

鐵耙把他手中的鐵耙一揮，把上面的草撥開——原來那些是假裝的草。

有人在流沙上動了手脚。

當所有蔓草撥開，只是流沙一片，沒有什麼東西發現，鐵耙又一耙的鋤下。

「轟」的一聲，鐵耙鋤着一些東西。

他把鐵耙一拉，竟拉起一邊破鏢車。

頓時，大家都立刻緊張起來。

鄧鯊道：「再鋤。」

鐵耙又拉了一把，又是一些鏢車的破片。

柳飛堤道：「會不會整輛鏢車衝了下去，連人也入了流沙？」

鐵耙又耙了幾下。

並沒有人的影跡，看來，既有僞裝的蔓草，那一定是有人佈置，希望把鏢車毀屍滅跡。

還有誰？

白氏兄弟。

那麼，他們現在應該在那裡？

刁難老人道：「我們看看附近。」

洛無縱道：「把這些蔓草堆回浮沙之內，免至被人發現，又會節外生枝！」

幾個人合力，很快又把這個浮沙池用蔓草覆蓋好。

洛無縱聚集了衆人道：「我們的判斷沒有錯誤，既然沒有見到白氏兄弟，那麼，我們應先找郭正價，一定有線索！」

柳飛堤道：「這麼多人一起找？」

「不……柳兄你面生，郭正價並不知道你是誰，那是你較容易套出他的口供！」洛無縱道。

「咱們呢？」漁樵耕讀問。

「你們要找白氏兄弟，假若他們都在郭正價處，自然用得着你們，假如不在，追蹤他們的責任，便落在你們身上！刁難師傅，你要護着名揚！」

衆人都沒有異議。

過了一處荒蕪的地方，前面便出現一間大屋。

這間大屋，外表看來並不十分起眼，衆人在附近的地方巡察了一會，決定派柳飛堤入內，並約定無論甚麼情形都要出來相見。

柳飛堤走近大門，叫了一聲。

一陣狗吠聲傳來，柳飛堤見無人出來，不敢踏進一步，不一會，已有一羣黑狗奔來。

黑狗羣中，却是一個嬌俏的丫頭。

這丫頭一身白衣，在黑犬擁簇之下異常刺目。

柳飛堤道：「姑娘……」

他的聲音不能蓋過狗的吠聲。

那丫頭忽地發出一聲唿哨，那些黑狗便靜了下來，丫頭道：「閣下找誰？」

柳飛堤道：「郭前輩可在？」

「郭前輩？啊，你是找家父……」她打量了柳飛堤一下，續道：「這幾天他可多客人！」

「煩姑娘通傳一聲。」

這丫頭正是郭正價的唯一女兒郭靈華。

郭靈華道：「家父並非隨便見客。」

「他怎樣才見客？」

「有兩個條件，」她又再打量柳飛堤，半晌才道：「你有沒有異寶奇珍？」

柳飛堤搖搖了頭。

郭靈華道：「你是否想買異寶奇珍？」

柳飛堤又搖了搖頭。

「那麼你回去吧，他不會見你的了！」

柳飛堤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郭靈華淺笑，柳飛堤看着這個嬌俏的姑娘，有點不知所措，忽然，她又發出一聲唿哨，那羣黑狗已站了起來，隨着主人。

柳飛堤心下一急，追上兩步，那些狗兒却以爲他要襲擊主人，返身便要撲上，柳飛堤不自覺地抽劍護身。

「你一定要見家父？」

柳飛堤道：「麻煩姑娘……」

郭靈華突然頑皮心性一起，又再發出哨聲，這羣黑犬立時把柳飛堤團團圍了起來。

柳飛堤劍已在手，但他並沒有出手，因爲那羣黑狗只是圍着他，還沒有發動攻勢。

黑犬作勢欲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柳飛堤使劍多年，從來沒有試過如此，不過，他的樣子實在尷尬。

忽然有人乾笑，道：「靈華！」

郭靈華聽了，道：「爹爹！」

「快撤回這些畜牲！」

柳飛堤也看得清楚，這乾笑的人也是十分乾癟的，他白髮如絲，手執羽扇，實在是一個儒生模樣，誰也想不到，這便是專收購贓物的郭正價。

郭靈華唿哨一聲，黑犬已回到她的身邊。

郭正價搖着羽扇，道：「閣下是……」

「柳飛堤！」

郭正價並沒有說話，但臉部的表情却顯得有點茫然。

柳飛堤道：「在下很少在江湖走動，前輩當然沒有聽過在下名字！」

忽然，郭正價注視着柳飛堤的劍。

柳飛堤的劍，外表黝黑，並不是十分起眼，可是，這是柳存仁的劍，一柄寶劍。

他看了一下，却又表示不大感興趣似的，道：「你的劍仍可一賣！」

「我並不是來賣劍！」

「那你來……」

「前輩可見過白玉麒白玉麟兄弟？」

郭正價聽了這名字，以乎有所反應，不過，轉眼之間，他又回復了平靜，道：「柳兄倒不如進來一坐。」

郭靈華擁簇着黑犬開路。

柳飛堤跟着郭正價進入了郭家大屋，經過一個院子，裏面並沒有甚麼奇花異草，比一家普通人家的院子猶是不如。

過了一列平房，柳飛堤看見一個馬廐，廐內有很多匹馬，一望而知，全是駿馬。

馬房之外，却有一頂轎，一頂極其華麗的轎，也許這位儒生模樣的郭正價，喜歡用轎代步。

郭正價雖然是名儒一派，不過，看他步履，他實在是一個大行家。

他們入了大廳，黑狗都在外面守衛着。

黑狗雖多，却並沒有甚麼聲音，看來郭靈華把這羣狗兒訓練得極好。

柳飛堤坐下，追問道：「郭前輩可見過白氏兄弟？」

「啊，你說的是……」

「白玉麒與白玉麟兄弟！」

「啊，他們來過，却又走了！」

柳飛堤心中一動，白氏兄弟果然來過，那麼，他們顯然是有偷了「異蕊盈枝」的嫌疑，否則，他們爲何要找這個收購臟物的專家？

「他們來的目的是……」

郭正價聽了，有點煩燥地道：「柳兄，你是白氏兄弟的甚麼人？」

「他們是……」

一時之間，他也無從形容。其實，他們只是萍水相逢，無端捲入了這漩渦！

郭正價却又道：「白氏兄弟是我的世侄，他們來探我，昨天走了！」

柳飛堤從來也沒想過，白氏兄弟竟然是郭正價的世侄，隨即他又想到，那是郭正價的砌詞。

郭正價接着道：「他們保了一趟大鏢，正在回家途中，便來看看這位世伯！」

「他們保了一趟大鏢？」

郭正價有點不耐煩，道：「柳兄，你是白氏兄弟的甚麼人？」

柳飛堤道：「他們被人劫了鏢車！」

「甚麼？有誰敢劫麒麟鏢局的鏢車？」

「是的。」柳飛堤便約略把旅店相逢之事，說了一遍。

郭正價道：「你是否弄錯了，他們已把這趟鏢送到目的地，而且趕着回家。」

「那麼……」

郭正價道：「柳兄既是白氏兄弟的好友，那也是我的好友，今夜就在莊內盤桓一晚。」

他沒有再徵求柳飛堤的意見，便召了一個僕人進來，道：「你帶柳相公往客房。」

柳飛堤心想：「既然無法探知白氏兄弟的行踪，倒不如盤桓一晚再算。」

其實，他不想留下也不能。

郭正價看來似有一件重要的事去做，剛才與他的談話，似乎是在敷衍着他。

柳飛堤被僕人帶到一處房間，心想：「待天黑去探探這一帶的形勢，然後再通知漁樵耕讀他們。」

黃昏的時候，郭正價並沒有叫他出去吃飯，只有一個僕人拿了簡單的飯菜而來。

柳飛堤也沒有介意，只隨口問那僕人：「郭老爺很忙嗎？」

僕人道：「聽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來了。」

「甚麼人？」

那僕人突然想起，柳飛堤是個陌生人，不應對他說得太多，才支吾道：「沒有甚麼……」

柳飛堤吃完晚飯，便滅燈就寢。

郭家上下人等，似乎都十分忙碌，看來郭正價果然是要接待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

柳飛堤看見再沒有人注意他，便飛身出了窗門，出了郭府大屋，先找回漁樵耕讀與刁難老人等。

柳飛堤把郭府之內的情形，告訴了衆人。

刁難老人道：「看來那郭正價是敷衍着你，免你壞了他見重要客人，至於白氏兄弟，他們之間定有蹊蹺，事實是他們失了鏢，却又道保完了鏢回家，其實內裏有重大文章。」

柳飛堤道：「郭正價與白氏兄弟之間，似乎是有一個協議。」

鄧鯊道：「咱們在這裏左猜右度也沒有用，倒不如先看看而今郭正價在見甚麼人再算！」

這個提議實在不錯。

柳飛堤道：「咱們各自打探，天亮之前，我們回到這裏，再商量以後的步驟。」

忽然，柳飛堤想起孩子柳名楊，只見他坐着，並沒有甚麼睡意。

刁難道：「他今天睡了一整天——倒不如這樣，咱們兩人與孩子，你們漁樵耕讀四位，各自去探。」

柳飛堤不想帶着孩子，不過，放下他又不是，正躊躕間，柳名楊道：「不用怕，爸爸，我在你背後伏着，不會使你痲煩。」

柳飛堤本想提議刁難老人留下，不過，看他眼神，似乎有躍躍欲試之意。

孩子既是自己的，日後總不能放下，倒不如就讓他磨練一下。

於是，他決定背着孩子去。

漁樵耕讀四人決定由郭家大府的右面竄入，而柳飛堤與刁難老人從左面進入。

洛無縱決定自己單身一人潛入，因爲他以前曾因爲查贓物的事情，與郭正價有過接觸，他不想郭正價發現他，因而使他知道官府方面也正插手這事。

他們各自竄入了郭府之內。

刁難老人已向左面進發。

柳飛堤低聲問柳名揚，道：「孩子，你怕不怕？」

柳名揚道：「有爸爸在，我甚麼都不怕！」

柳飛堤感到一陣心甜，他不再遲疑，追向刁難老人，直入郭府。

柳飛堤日間從正門入郭府，只見到處都是並不起眼的房子，可是，而今隨着刁難老人從左面入來，却又發現這邊的郭府，又另有一番天地。

這邊都是堡壘式的建築物。

一列矮齊的平房，並沒有甚麼燈火。

刁難老人已先躍上其中一間，他從那些氣窗下望，看了一下，便回頭示意柳飛堤上來。

柳飛堤飛身上去，只見氣窗之下

，一片通明，原來這一列房屋的設計，異常精巧，從外面看去，永遠是黑沉沉似的。

燈光之下，是一個極有氣派的廳房。

房中有兩張太師椅，椅上坐着兩人。

一個是郭正價。

另一個却是一身貴袍的中年人。

刁難老人回首，用手勢向柳飛堤問：「這是誰？」

柳飛堤搖搖頭。

郭正價却正道：「皇爺，咱們這次交易，可算是風平浪靜，沒有皇爺想像中那麼……」

皇爺道：「郭老辦事得力，我爲了安全起見，不得不隆而重之……郭老，多謝你幫忙！」

郭正價道：「皇爺千萬別說幫忙，只是皇爺關照，我才有一口安樂茶飯！」

皇爺笑道：「以後咱們還會多多合作。」

「在下聽皇爺指示！」

皇爺道：「爲免夜長夢多，我還是要趕路了。」

郭正價道：「我已派人預備一切。」說罷，郭正價走近大廳盡處的一幅中堂，在旁邊一些裝飾物品中，弄了一會，那幅中堂自動掀起。

中堂後面，是一個嵌在牆壁之內的黑櫃，他又小心地開了木門，拿出了一件東西。

燈光之下，那東西發出胭紅的柔光。

皇爺望着那東西，也有點發呆。

柳飛堤與刁難老人，從來也沒有看過這麼美麗的東西，兩人屏息靜氣的看着。

寶物果然是寶物。

皇爺道：「十三殿下果然有心思，送這一件寶物給公主，定會得到她極大的歡心。」

郭正價小心地把寶物奉上，道：「皇爺，這『異蕊盈枝』便是你的了。」

皇爺接過，道：「郭老，告辭了！」

這時外面有一些步履之聲。

原來已有一干人等，在屋子的另一邊等待，當中還有一頂大轎，那轎子十分華麗。

柳飛堤日間入郭府之時，已發現有這麼一頂轎子，想不到這轎子是屬於這位皇爺的。

一個黑衣隨從入了屋內，奉上一個大鐵箱。

皇爺把「異蕊盈枝」放入鐵箱之內，像抱着孩子似的，出了大廳，然後直接入了轎子之內。

郭正價並沒有出來。

那轎子由四人抬起，直走向院子之後。

刁難想跟着他們，柳飛堤一把拉着他，示意他不要妄動，否則打草驚蛇。

其實，他們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一切。

轎子出了大門，行了不久，便停了下來，四個轎夫在轎子的周圍，左拉右拉，拉下了一些黑布，片刻之間，本是一頂極其華麗的轎子，便變成一頂普通的轎子。

看來皇叔並不想在路上太過招搖。

本來有十多個護衛在前，現已紛紛各自上路，四個轎夫又再抬起轎子，出了郭府。

他們一直向前走去。

刁難老人與柳飛堤立時追踪着。

行了一個時辰左右，他們來到一個樹林。

皇爺轎子一來到，已有人從樹林中出來迎接，原來皇爺派這些人作開路先鋒，柳飛堤心下不禁佩服這位皇爺，確是深謀遠慮，機智過人。

轎子入了樹林。

刁難老人與柳飛堤正想入內，那四個轎夫却走了出來，返身向郭府而去。

柳飛堤突然感到有點不對勁。

他低聲道：「師傅，你在這裏監視，我去追踪這四人。」

刁難老人沒有異議，道：「無論發生甚麼事，你都要回來。」

柳飛堤點點頭，眼看那四人已走遠，他轉身向柳名揚道：「你小心抓緊，我要追上他們！」

柳名揚點點頭。

柳飛堤立即施展輕功，追向那四人。

這個轎夫返回去爲的是甚麼？

他們遺漏了一些東西在郭家？

柳名揚伏在他的簍子之內，只感到耳邊呼呼風聲，他並沒有害怕，反而覺得十分有趣。

那四個轎夫直追郭府。

他們躍入了郭府的圍牆，一時之間，柳飛堤不敢妄動，因爲他害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會，四周也無動靜，柳飛堤也躍入了圍牆。

四個轎夫正竄入了一間平房。

柳飛堤也飛身上了那平房的屋頂，他從氣窗向下一望，只見燈火之下，一片黃澄澄。

耀眼的黃金！

一堆堆的黃金！

黃金之前，坐着的正是郭正價。

這時，四個轎夫已從東南兩面窗口竄入。

郭正價已從黃金堆中驚醒。

他正要說話，那四人手中短刃已亮起。

柳飛堤驚呼躍下，劍已在手。

可惜，他還是慢了一步，那四個轎夫已把短刃插進了郭正價的身體，並且抽了出來。

血影、黃金、黑衣人，形成了一

幅詭異的圖畫。

「你們……」柳飛堤不能再說下去。

因爲他們已然進攻。

柳飛堤提劍一揮，四人疾退，却又突然踴進，同下殺手，柳飛堤連忙一招「玉蟒纏身」，護着自己。

這四個轎夫武功實在高强，最令人害怕的是，每一招都是殺着。

他們都不會浪費時間。

可是，「玉旨綸音」劍法又是何等凌厲，而且，柳飛堤明白他們速戰速決之道。

十招過後，四個轎夫見無寸進，已萌退意。

四人突然同時虛晃一招，已然躍上屋頂，並向四個方向逃去。

柳飛堤拿不定主意，要追向那一方，他在猶豫之際，白光四方八面閃近。

柳飛堤連忙揮劍護身。

「噹，噹，噹，噹」四支黝黑色的鏢……

四人已逸出了屋頂。

柳飛堤回首看看倒在地下的郭正價，使他吃了一驚，因爲郭正價面孔黝黑，看來是中了劇毒。

他吁了一口氣。

這皇爺手下的人，都是如此歹毒！他們一下手，便要肯定把對方置於死地，完全不留一口氣的餘地。

也許這是殘忍，不過，這些手法確是俐落。

倒在地上的郭正價，仍然雙手擁着黃金。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是千古不易的定理。

柳名揚從背後的竹簍伸頭出來道：「爸爸，這人死了？」

柳飛堤道：「是的！你怕嗎？」

「我怕，不過，我不明白，這四個人爲甚麼要殺他，他只是在看黃金！」

柳飛堤眞不知如何作答。

忽然，外面傳來了一陣人聲。

柳飛堤連忙躲在一旁。

有人鑽進了大廳，見郭正價伏屍在黃金之間，他首先拿起幾錠，塞入袖口之間，然後才叫道：「人來，人來，郭老爺他……」

其他的人也湧了入來。

他們一進來，有點吃驚，但不一會却發覺郭正價死了，便一湧而上，搶奪黃金。

一時之間，廳內秩序大亂。

這些人已完全忘記了已死的郭正價，並且互相在搶奪，開始拚鬥。

這時，外面又來了一人。

這人却是一個姑娘，柳名揚眼利：「是那姨姨！」

柳飛堤看清楚，才知那是郭正價的女兒郭靈華，她大喝幾聲，但那有人回答她。

她看見父親的屍體被踐踏，叫道：「你們……」其後的聲音已沒入人羣之中。

她抱起了父親的屍體，走出了大廳。

柳飛堤看着她，想起師傅滅門時的情況，心下大有惻隱之情。

他本想下去，但人聲鼎沸，一時之間，便失去了郭靈華的踪影。

爲了避免麻煩，他從窗口出去，再到郭府之外，與衆人聚合。

皇爺已離開，郭正價亦已死在黃金堆內，多留在此地亦無益處。

可是，伏在屋頂上，眼看郭家的人紛紛聚在那大廳之內，而附近也堆滿了人，假若自己隨意走動，自然會被人發現，而且定會被他們誤會爲兇手。

柳飛堤想了一會，便躍向其他屋頂，想從屋頂逃出郭家範圍。

他躍向比較恬靜的一處。

忽然，柳名揚在背後，輕聲道：「爸爸，好像有人追踪着咱們！」

柳飛堤早已小心前後左右，却並無甚麼發現，過了一會，眼前只覺一閃。

那黑影已閃進一間牢房似的建築物。

柳飛堤既爲了好奇，也爲了想看看是否有其他可疑人物，決定也進這牢房一看。

柳名揚似已感覺到有危險，便輕聲道：「爸爸小心！」

柳飛堤已從一隻半開的窗子，閃身入內。

室內是黑暗的一片。

當他習慣了室內的黑暗，便開始小心搜索，室內並沒有人影，不過，他可以肯定，那人影定然是閃了進來。

他走了兩步，却突然踏空。

饒他是武功了得，這突然的踏空，使他墮下去，並且把背後簍中的柳名揚也拋了出來。

柳飛堤一手撈着在半空的柳名揚，然而，自己却已墮下去。

當他身猶未穩，只聽見一陣暗器發射的聲音，他抽劍已來不及。

只覺手脚腰間，似已被繩索所纏。

柳飛堤不自覺的拚命甩開繩索，可是，他越是用力甩開，繩索越是纏得緊實。

這時，柳名揚却是用手圈着柳飛堤的頸項，使他有點透不過氣來。

柳飛堤道：「名揚，你試抓着繩索！」

名揚依言。

柳飛堤才能舒服地吁了一口氣。

這時，柳飛堤才眞眞正正的了解自己的處境——那些繩索是從牆邊激射而出，套在他四肢及腰間，他整個人是懸空的。

這當然是一個陷阱。

不過，繩索早已索緊了他，却沒有人出來，看來這些繩索都是機括彈射而出，郭正價也是個心思縝密的人，而且接觸江湖人多，爲了保護自己，他府中機關佈置了不少，不幸的是，柳飛堤却無意間中正了一個。

可是，回心一想，他可不是無意間中正的，是那個人影——一閃的人影引了他進來！

那一閃的人影是誰？

他想了多遍，仍然無法想到。

這時，柳名揚已慢慢的從他身上爬了下去，當他抓着父親的足踝時，身體仍離地足有五尺，不過，他鼓起勇氣，放開了手，跌了下去。

時間消逝，外面早已光亮，柳名揚在地牢底卻看着父親被繩索懸空纏着，他在下面走來走去，搔頭抓耳，希望想出一個辦法來。

可是，他人這麼矮小，而且氣力不大，眼看着父親所制，只有空着急。

半晌，牢房下面却傳來一陣水聲。

柳名揚道：「爸爸，有水流進來！」

水並不是流進來，却是從牢房中四方八面的一些隱蔽地方流出來的。

看來這牢房並不單只是一個牢房，而是一間刑室，當這刑室灌滿了水，被縛在半空的人，還能隱瞞甚麼。

想到這裏，柳飛堤也有點心寒。

郭正價並非一個收買賊贓那麼簡單的一個人，他有時用刑迫人，巧取豪奪，甚麼卑污手段也用過。

他的死可算是報應！

轉眼間，下面已成了一個小水池。

柳名揚身矮，不一會水便吞浸過了他，柳飛堤十分心焦，他怎能救孩子。

柳名揚在水中，行來行去，也顯得十分焦急。

柳飛堤道：「快想法爬上來！」

柳名揚便用力跳起，希望抓着父親的雙脚而爬上來，但他的下半身已浸在水中，如何可以跳起？

他跳了一會，知道此法行不通，便慢慢的走近牆邊，這牢房是用一些大麻石所砌成的，麻石與麻石之間，有一些空隙，柳名揚便抓着這些空隙，試爬上來。

他手脚敏捷，人也機靈，竟然一步一步的爬了上牆，直向一個小窗口而上。

在半空中看着他爬的柳飛堤却爲他揑一把汗。

他像一隻小小的壁虎，游牆而上。

正當他快近小窗口時，左手一滑，便跌了下去，「蓬」的一聲，水花四濺。

下面已成爲一個三尺多的水池。

柳名揚並沒有氣餒，又再試沿壁而上。

柳飛堤看着他，感到一陣欣慰，這孩子臨事鎭定，而且毅力非凡，將來定非池中之物。

終於，他爬上了小窗口，回首道：「爸爸，你不用擔心，我找人來救你！」

柳飛堤本想叫着他，但回心一想，自己身懸半空，一切都無能爲力，如果水勢急速，轉眼便會溺死在這牢房，他並不希望有誰來救自己，只希望柳名揚他自己可以逃出生天。

水位已淹沒了流水出來的洞口，因此室中再無流水之聲，但水位却慢慢在升高。

轉眼之間，水位已升至他的腰部。

外面並沒有人聲，郭家上下，似是一片沉寂。

柳飛堤望着那小窗，只希望柳名揚能帶一個人來，救起自己，不過，當水升至他的胸部時，他已感到絕望。

絕望令人虛弱，柳飛堤整個人也發軟了。

他開始嘗到死亡的滋味，死亡像一條毒蟲，慢慢的向你要害咬下。

水又再升。

忽然，小窗口竟有一個人影。

是柳名揚，還有……

柳飛堤已看不清楚，並且吞下了兩口水。

「他是你爸爸？」

「是的，姨姨，你救救他！」

柳飛堤只模糊地聽到這兩句對話。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只感到全身發熱，手脚與腰間，非常疼痛。

「爸爸！」那是柳名揚的聲音。

聽到了他的聲音，柳飛堤已安心了一大半。

再張開眼睛，赫然是一個優雅的小房間，自己睡在一張極爲溫暖舒適的床上，而且隱隱還有香氣。

「柳公子，你怎麼了？」

說話的是一個女孩子，聲音倒有些熟稔。

柳飛堤再睜大眼睛，原來眼前除了柳名揚之外，還有郭靈華——郭正價的女兒。

「我……」柳飛堤想爬起來，却力不從心。

「公子，你休息一下，對不起，我……」

「爸爸，姨姨是救我們的大恩人。」

「你……你有沒有謝過她？」

「有，有，我還替你謝過她。」

柳飛堤笑了，郭靈華也笑了。

「柳公子，我本以爲你是殺我爹爹的人。」

「不，殺你爹爹的是那些轎夫！」柳名揚道。

郭靈華笑道：「而今我一切都知道了，柳公子，你好好休息一下，待你

恢復之後再說。」

兩天之後，柳飛堤已完全恢復。

郭靈華一直小心服侍他，這點令他十分過意不去。

「郭姑娘，大恩不言謝，我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郭靈華道：「公子客氣，那天我幾乎害了你一條性命！那天，我一發現父親死了，便四處搜查可疑人物，那知找不到那些轎夫，却誤會你是兇手，引了你入那可怕的水牢，幾乎把你活生生的浸死！」

「名揚找到你？」

「是的。那天，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我引了你陷入水牢，却爲了家中的事，忘記了你，本來，我應該來向你問清楚。」

「名揚，你怎樣找到姨姨？」

「我出了外面，幾乎又被人捉住了，幸好我左逃右竄，竟然竄到這房間。」

「那時，我心神恍惚——因爲父親死了……後來，我發覺名揚是你的孩子，又經過他一番解釋，我才奔向水牢，救回你一命！其實，你要多得名揚。」

柳飛堤看着名揚，名揚高興地笑起來。

「郭姑娘，你看這件事……」

「公子，這件事似乎早已在我預料之中，不過，事情發展下來，想不到父親得到這個收場！」郭靈華緩緩地嘆了一口氣。

「誰把異蕊盈枝拿來出賣？」

「是一個老人！」

「白氏兄弟？」

「不，後來我才知道，是白氏兄弟的父親！」

「白皚然？」

「是的，那天，他拿了異蕊盈枝來求售，而且他要黃金，立即便要。」

「你父親反應如何？」

「我父親當然不會拒絕，因爲他早已風聞，這異寶是當今殿下所要的。」

「白皚然拿了黃金便走？」

「他住了一天，看來是等人，後來他似乎有點害怕，決定不再等下去，只留下一個口信。」

「什麼口信？」

「他留下一封信，前天我在父親房中找到，信內只有兩字：東海，不知是什麼意思！」

「那麼，白氏兄弟什麼時候來？」

「當白皚然走了一天，他們便來了。」

「然後呢？」

「他們馬不停蹄，便向東面去了！」

柳飛堤沉思了一會，漸漸，他的腦海已出現了一些頭緒，却仍沒有什麼組織。

「郭姑娘，你以爲白皚然爲了什麼竟把鏢貨賣了給你父親，然後逃亡？」

「我看他受了無比的壓力。」

「什麼壓力？」

「我想，他接了這趟鏢，鏢銀十萬兩，滿以爲這次可以掙到一些銀子養老，也可以使兒子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以後不用他掛心！可是，他們父子三人，押鏢走了兩省，便知道過不了關。」

「有什麼强人在打主意？」

「强人，是的，眞正的强人！」

「是誰？」

「殺我父親的人！」

「是那個皇爺？我不明白！」

郭靈華道：「我父親幹的買賣，很少與我談論，因爲我是女兒家，而且，他所做的買賣，多是來歷不明，而且牽涉甚廣，不過，他也有一個原則，他只重視金錢，却不肯涉及其他。」

「這次呢？」

「這次，他是身不由主！」

柳飛堤沒有追問下去。

郭靈華道：「這次，他買下了白皚然的異蕊盈枝之後，未想找買主，買主却上門了！」

「皇爺？」

「是的，你道他是什麼皇爺？」

柳飛堤搖了搖頭。

「他是當今聖上的親弟弟，八皇叔。」

「八皇叔？聽說他本有機會做皇帝的！」

「關鍵便在此處！本來，老皇帝早已欽定八太子爲繼承人，當今聖上却用計，奪了這個皇位，不過，聖上也可算忠厚，並沒有殺害八皇叔，並且令他過着豪華舒適的生活，不過，八皇爺始終心中不憤。」

「這與異蕊盈枝有何關係？」

「有，重大之至！這異寶是南海漁家所撈，被十三殿下發現，也是一番巧取豪奪，打算送給他的妻子作爲生日禮物，以博她歡心，可是，八皇叔知道這寶物，却想强搶回來，一方面是挫一下十三殿下的銳氣，另一方面，以我估計，他要這寶物，有另外一個用途。」

「什麼用途？」

「我暫時仍不知道。」

「這與白皚然賣鏢物有何關係？」

「他知道過不了皇叔這一關，鏢貨不能送上京師，十三殿下自然責怪下來，死罪無可避免！硬要與皇叔鬥，自然也是葬身荒野，因此，他索性賣了鏢貨，與二子逃往海外，這是無法之中一個最佳的辦法。」

「對，這是迫狗跳牆！」

「白皚然想到這個方法，別人也會想到！因爲八皇爺有意在路上劫鏢，他自然第一個人想到這個方法，因此，他直接來我們郭家！」

「爲什麼？」

「因爲天下間，有誰可以接收這個贓物？」

「我想沒有幾個人。」

「其實，我父親是當今天下唯一的一個人。」

「結果……」柳飛堤又嘆了一口氣。

「是的，我父親在皇爺[illegible]，只是一個簡單淺薄的人，皇爺才是大奸大惡之輩！」她的聲音有些悲憤，頓了一頓，才道：「這也怪不得誰！」

柳飛堤道：「那麼，他們父子三人，已逃向東海，不知……」他想起了漁樵耕讀四人，他們又豈會放過他們父子。異蕊盈枝是天下寶物，其實也是天下禍物！

郭靈華也在嘆氣。

柳飛堤忽道：「皇爺離開這裏多少天了？」

郭靈華屈指一算，道：「已有三天了！」

「這地方離京師有多少路程？」

「大約是七天！」

柳飛堤盤算了一會，道：「假若皇爺拿了異蕊盈枝，直接回京師，那麼他是在半途了！」他移動了身體一下，仍覺得有點疼痛。

郭靈華道：「公子，你還是多休息一下！」

「不，假若讓皇爺拿着寶物回到京師，那麼，咱們便再沒有機會把寶物奪回！」

「我其實並不稀罕那所謂寶物，」

「我也不稀罕，不過，你忘記你說過，這個八皇叔拿了這個寶物，還有另一個用途？」

郭靈華點點頭，道：「是的，他用來作什麼？」

柳飛堤道：「無論他用來作什麼也好，但總也不會是好事。」

郭靈華道：「咱們動身？」

「你也去？」

郭靈華點頭道：「這是我父親的仇恨，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她有點欲言又止：「你一個人去，還要照顧一個小孩子，我看……」

柳名揚道：「我會照顧自己！」

柳飛堤與郭靈華也不禁笑了起來。

結果，他們在未入黑之前，便上路了，柳飛堤滿腔惆悵，因爲刁難老人、洛無縱與漁樵耕讀四人，都失去蹤跡。

＊　＊　＊

再說漁樵耕讀四人。

他們與柳飛堤分別闖入郭正價的大屋，他們走的是另外一面。

那一面也是一列平房。

可是，他們一飛身落到平房前的草坪，本是寂靜異常的一刻，却變成熱鬧洶湧起來。

黑衣人從四方八面出來。

四人互望一眼，並沒有什麼恐懼。

他們都知道；這些黑衣人，都是宮廷的護衛，早已在路上遇過，他們的出現只證明他們四人的估計沒有錯誤，皇爺已在郭府之中。

黑衣人雖多，但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他們便像一羣慢慢移近的食屍鳥。

「髮網難逃」鄧鯊最是忍耐不住，大叫一聲：「殺了這班狐羣狗黨！」

他把手中的髮網，一撒而出。

前面幾個黑衣侍衛，來不及走動，已在網中，鄧鯊連忙把網收緊，用他天生神力，把髮網舞將起來。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使黑衣侍衛也亂了陣腳。

「斧盡金來」布朗臣也不甘後人，雙斧舞動，有如猛虎出柙，狂龍闖關，幾個黑衣侍衛擧劍迎敵，却被他雙斧砍個正着，一時之間，劍光紛飛，雙斧齊下，就像斬瓜切菜的砍死了幾人。

布朗臣的雙斧是巨大兵器，虎虎生風，而「吃裏扒外」的鐵耙，也是使人望而生畏的重兵器。

他一個轉身，鐵耙像個大風車，在黑衣侍衛羣中一轉再轉，其中一個侍衛來不及退後，竟被鐵耙的鐵耙硬生生的釘着！

那釘着侍衛屍身的鐵耙更是怕人，他一轉再轉，鮮血像雨點的灑下，滴在人的臉上，仍有一陣暖意！

一部份的侍衛被嚇得呆了。

他們日夕侍奉皇爺，那有見過如此場面。

拿着一雙判官筆的「一筆勾銷」陸秀夫，武器雖然是輕巧，却依然厲害，他雙筆一揮，迎面幾個攻來的黑衣侍衛，眼前一黑，再看不見任何東西。

原來陸秀夫的一雙判官筆，用來點穴既佳，用來刺人眼睛更妙！幾個侍衛，冷不提防，已然中招，猛然退後。

這一退，更是亂了他們的陣脚。

「漁樵耕讀」四人大顯神通。

黑衣侍衛雖然不敵，可是，他們訓練有素，其中一人唿哨示意，衆人已立時退下。

漁樵耕讀四人得勝不饒人，鄧鯊叫道：「你們主子呢？」

那有人回答他。

唿哨再响，黑衣侍衛已立時再退。

這一退便各自隱在那列平房之後，地上除了一些黑衣侍衛的屍體，再無他人。

鄧鯊解開髮網，把兩人倒了出來，他們沒有死去，不過，被鄧鯊作爲武器，在半空上下舞動，早已暈得七葷八素。

鄧鯊喝問：「他們去了那裏？」

兩人倒在地上，那能回答？

鄧鯊道：「過去柳飛堤那邊看看！」

本來，他們在這時直奔柳飛堤那

邊，便能與柳飛堤會合，可是，他們卻走錯了另一邊。

另一邊卻有另外一些發現。

他們過了兩間屋，便見三個屍體。

這三個屍體並不是穿着黑衣。

陸秀夫眼利，一見三個屍體，便叫道：「老大，這三人是麒麟鏢局的趟子手。」

「麒麟鏢局？」三人異口同聲地叫道。

四人連忙上前，蹲下檢驗三人屍體。

他們雖然死了，屍體仍有微溫。

布朗臣粗中有細，道：「死了不久。」

鐵耙看着死者的傷口，道：「用金銀鐧打死的！」

「那是白氏兄弟。」

鄧鯊叫道：「追！」

其餘三人也不再多言，隨着鄧鯊，轉過一列房屋，便是一道圍牆，他們飛身出了圍牆，便向東面追去。

鄧鯊道：「假若他們果是白氏兄弟，要拿活的。」

他們施展輕功，追了一夜，卻無蹤跡。

陸秀夫見追踪不到，便提議道：「咱們先回郭府，找回柳飛堤等再算。」

鄧鯊道：「咱們這次聯合起來，最大的目的是找到殺咱們族人的仇人，白氏兄弟出現於郭府之內，這件事是已無可懷疑，是他們所做的！」

鄧鯊的分析極其有理，半晌，他續道：「寶物只要在人間，我們定可以取回，但仇人失去了，卻並不一定可以找回，而且，他們向東逃去，目的顯然是逃到海外。」

「一旦讓他們逃到海外，咱們便……」陸秀夫道。

「那麼，咱們先追到白氏兄弟再說。」

於是，四人決定先追白氏兄弟。

白氏兄弟似乎也十分知機，一路上馬不停蹄，並沒有被漁樵耕讀的人追到。

不過，他們的行踪卻不能掩飾。

四人不斷的問途人，知道他們一直向東走。

那日，陸秀夫又截得一個途人，問道：「你們可看見一雙兄弟，騎馬東去？」

那途人道：「不只一雙兄弟！」

「還有什麼人？」

「還有一個老者！」

那途人當然不知道老人是誰。

鄧鯊道：「那老人可能是刁難老人。」

「也可能是洛無縱。」

陸秀夫道：「我看不會是洛無縱，一來他並不太老，二來，他是個神捕，那麼容易落入白氏兄弟手中。」

看來定是刁難老人。

不過，刁難老人武功高強，照理也不會落入他們的手中，那麼，這老人是誰？

鄧鯊道：「可惜沒有問清楚，他們是否抓着那老人，還是與他們一起騎馬！」

陸秀夫道：「不用猜了，還是趕上去，抓着他們，什麼也會知道！」

他們買了快馬，直向東方追去。

他們在路途上，看到三匹死馬，看來白氏三人，不斷的換馬，希望擺脫他們的追踪。

漁樵耕讀四人當然不會氣餒，他們也不斷換馬，這一追便追了四天。

第五天，他們已隱約可以嗅到海的氣息。

鄧鯊出身漁家，對海有一份難以言喻的好感，他快馬加鞭，已來到一處可以望到海的高崗。

鄧鯊遙望，叫道：「那邊有條大船！」

他們極目眺望，果然見有一條大船。

鄧鯊道：「這並不是普通的漁船。」他說罷又再策馬加鞭，向大船而去。

當他們四匹馬來到海邊，船已離岸。

鄧鯊急不及待，跳進海中，游往大船。

船上的人似已發覺，並且發了一些暗器下來，鄧鯊深諳水性，立即潛身下去。

岸上三人，並不懂得游泳，只見岸邊一隻舢舨，他們便上了舢舨。

暗器也向他們三人招呼。

鐵耙道：「你們坐穩！」

他把鐵耙一插入水裏，舢舨便像箭一般標向前，原來岸邊水並不太深，鐵鈀一插而到了水底，他一發力，舢舨便向大船標去。

暗器有如雨點飄下。

布朗臣拿着雙斧，在舢舨前面揮舞，把暗器紛紛打下，並道：「你們先上！」

當舢舨靠近，陸秀夫已一躍而上了大船。

鐵耙也舞動鐵耙，翻身便上。

布朗臣雙斧一揮，也躍上了大船。

這船頗大，但人手並不多。

幾個水手模樣的人，看到這四個如狼似虎的人，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雙腿發軟。

白氏兄弟赫然已出現在船頭那邊。

站在他們後面的，卻是一個老者——白皚然，白氏兄弟的父親。

其實他應該早已猜到，那老人一定是白氏兄弟的父親，但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要向海外逃亡的原因，因此才不明白白皚然的出現。

白氏兄弟金銀雙鐧已揮出。

鄧鯊一見白皚然，便怒火上升，

他只是直覺的覺得，策劃奪去「異蕊盈枝」，殺害族人，顯然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所為，因此，他已揮着「髮網」，飛身攻向白氏兄弟身後的白皚然。

白皚然雖然是年紀老邁，卻是見多識廣，一見他「髮網」攻來，一柄五環金刀早已揮動。

鄧鯊一連發了八招，白皚然的金刀緊緊封擋，鄧鯊既無法攻入，也無法撤網。

而白氏兄弟，亦已與布朗臣與陸秀夫二人，動起手來。

鐵耙看着他們，見他們節節進攻，一時也不用自己加入，便站在一旁看。

鄧鯊叫道：「入艙搜查！」

鐵耙立時會意，持着鐵耙，跳入船艙。

船艙之內並沒有其他人，但設備卻十分週全，看來白氏父子早有預謀，佈置了這條船，作長時間逃亡之用，鐵耙再搜，又發現了一大批黃金。

他奔了上甲板，白氏已陷入苦戰。

鐵耙躍上，一耙鋤向白皚然。

白皚然忌他力大，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而這時鄧鯊卻覷準了這個機會，「髮網」一撒！

五環金刀迎上，那能砍斷這「髮網」，他想全身而退，但已太慢！

白皚然已全身被「髮網」罩着。

鄧鯊把「髮網」收緊，叫道：「停手！」

白氏兄弟見父親被網，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鄧鯊道：「縛上二人！」

陸秀夫把二人腰間腰帶解下，縛着二人。

鄧鯊又吩咐那些水手，改向南面駛去。

陸秀夫奇怪道：「去哪裏？」

「咱們先回南海，以此三人心肝奠祭死難者，然後再北上，奪回異蕊盈枝！」

三人並沒有異議。

大船順風而下，十分平穩。

他們在大艙之內，把黃金拿了出來，他們四人本是大盜，看見黃金，當然是眉開眼笑！

陸秀夫道：「咱們先分了這些黃金！」

鄧鯊道：「何必這樣匆忙，我們辦完此事，再上京師奪寶，那時要分的還有很多。」

陸秀夫並沒有作聲。

其餘二人，鐵耙與布朗臣，心中嘀咕，見了黃金而不分，這實在叫人心癢難熬！

他們本想發作，不過，這時，船在大海之中，四邊是一望無際的海洋，他們不熟水性，那敢妄動。

鄧鯊出身漁家，熟諳水性，在這裏，他當然有掌握一切的能力。

陸秀夫心中也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感覺。

他們四人已是各懷鬼胎。

那日，陸秀夫負責送飯下船艙的囚室。

這囚室十分陰暗，其實本是一個儲物室。

白皚然見陸秀夫似是無精打采，便道：「老兄，你想要黃金嗎？」

一聽到黃金二字，陸秀夫立時精神一振，但卻仍裝模作樣道：「你這老匹夫說什麼？」

白皚然道：「我只說黃金！」

陸秀夫無法再裝模作樣，道：「你們還有黃金？」

這時卻輪到白皚然裝模作樣，默不作聲。

陸秀夫急道：「黃金在那裏？」

白皚然道：「你這麼大聲，難道想他們三人一起來與你均分？」

陸秀夫當然不想。

他輕聲道：「在那裏？」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白皚然道。

陸秀夫倒也是個識時務的人，道：「這當然有代價。」

白皚然道：「我看你是四人之中，較為知書識墨的一個！」

「這個當然，我是漁樵耕讀之中的讀，當然是知書識墨！」其實他外號的來源，只不過是他使的兵器，是一雙判官筆，才有此巧合，他沒錯是懂些文字，但絕稱不上知書識墨。

白皚然見他頭腦簡單，便道：「你先放了我們父子三人！」

陸秀夫眼睛一翻，道：「開玩笑！」

「並不是開玩笑，你先放了我，我去把黃金拿出來，然後你再幫手放我的兒子！」

陸秀夫半信半疑，心想：「先放你這老匹夫也無妨，看你又有什麼古怪招數。」

白皚然見他仍不動手，便道：「你先去我原先的船艙看看，在我的床下，有一支木槳，那槳是通心的。」

「那又如何？」

「你把木槳旋開，便知是什麼。」

陸秀夫心道：「先去看看才說。」

不過，他卻向白皚然道：「白老，你戲弄我定沒有什麼好結果。」

「你看過便知我是個大財神。」

陸秀夫把囚室的門扣上。

他立刻跑到白皚然原先的船艙，幸好那裏並沒有三人的踪跡。

這船雖然很大，但儲備的糧食用品相當多，因為他們白氏父子，是打算航行至海外定居，因此，白皚然的船艙並不太大。

那睡床只是狹窄的一塊木板似的，床下放了一些船上的航行用品，果然有一支木槳。

這木槳並非一般木槳，是用來救急用的。

因此木槳比一般木槳較長。

陸秀夫心中噗通跳個不停，便小心拿起木槳。

一拿之下，已知這木槳有古怪，他依言旋開，果然，旋了幾下，木槳一分爲二。

木槳是通心的。

陸秀夫呆了，中間竟藏有三十錠黃金。

三十錠黃金！

他做慣賊，因此並不慌忙，立刻把木槳旋好，放回原來的地方。

他定了一下神，告訴自己：「機會，是個好機會！」

他走出了船艙。

忽然，有人叫了他一聲：「老陸！」

是老大鄧鯊。

他回應了一聲。

鄧鯊道：「老陸，發生了什麼事，你的臉色……」

陸秀夫極力保持鎮定，道：「沒有什麼！」

鄧鯊似乎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就轉過了另一邊。

陸秀夫不敢怠慢，看清楚四周沒有人，才轉折地回到那三父子的囚室。

白皚然見他回來，而且滿面掩不住的喜色，便道：「怎麼了？」

陸秀夫道：「你還藏有其他黃金？」

白皚然並不作聲。

「快告訴我，也許還有一條生路。」

白皚然倏然歎息，道：「黃金對我也沒有什麼用了，給了你也不要緊。」

陸秀夫道：「那麼快說！」

白皚然道：「你們那位大哥並不是個好人？」

陸秀夫愕然，問道：「我們只談黃金！」

「我把黃金給了你也沒用。」

「爲什麼？」

「只要給你們老大發現，又落在他的口袋。」

陸秀夫沒有作聲，換句話說，那是默認。

白皚然飽經人生風浪，那會不知，續道：「給你黃金，我有兩個條件……」

陸秀夫已是財迷心竅，被白皚然玩弄於掌中。

「你說！」

「先放咱們，爲咱們預備一隻小艇。」

「那沒有問題。」

這時，白皚然沉默了半晌。

「另一個條件呢？」

白皚然歎息，道：「不說也罷。」

陸秀夫好生氣，不過，他仍按捺着道：「爲什麼不說也罷？」

「因爲你敵不過那鄧鯊。」

「我敵不過他？」

「你不只敵不過鄧鯊，還敵不過其他二人，我把收藏黃金的地點告訴你，反而害了你。」

「我那點敵不過他們？」

「武功、智計。」

陸秀夫無名火起，道：「我武功不及他們？我智計不及他們？」

「那你先殺鄧鯊。」

陸秀夫聽了，態度有點猶豫。

白皚然又道：「殺了任何一個也可以！」

「我不會中你們的詭計！」陸秀夫的頭腦似乎突然清醒起來。

「那麼你殺死咱們三父子好了。」

陸秀夫心下暗道：「你這可惡的老匹夫！」不過，他仍然笑道：「我自然會殺你們，船在咱們手上，上了岸之後，我把船打爛，看你能否把黃金收藏得住？」

白皚然冷笑。

陸秀夫道：「你笑什麼？」

白皚然道：「我還以爲你知書識墨。老陸，你上了岸後，把船打爛，可以獨霸黃金嗎？又不是落回你大哥的口袋？」

陸秀夫回心一想，白皚然的話沒有錯。

白皚然又道：「這船價值不菲，而且可以航行到海外，把它打碎，實太可惜，而且你也沒有了逃亡工具。」

「逃亡？」

「你殺了老夫，你能安寢無憂？那時，你一天到晚四處躲藏，有了黃金也沒用。」

陸秀夫知道鄧鯊勢力龐大。

白皚然道：「而今唯一的方法，放了我們三人，讓我們坐上小艇離開，然後你殺死其他人，獨霸大船，逃亡海外，做個遠洋大王。」

陸秀夫默然不語。

白皚然道：「殺人也不是什麼勾當，難道你沒有殺過？大丈夫行走江湖，過刀頭舔血的日子，爲的也只是這些黃金珠寶。」

「你們還有珠寶？」

「當然有，否則，我們到了海外，那能生活？」

白氏兄弟一直沒有作聲，似乎是受了傷，聽到這裏，白玉麒似乎忍不住道：「爹，勿再多說！」

貪婪的意念像一隻會吐絲的蜘蛛，不斷地吐出絲網，把陸秀夫的理智緊緊裹着。

白皚然道：「我不是叫你親手殺他們。你再到我的船艙，那裏有一個盒，盒內有些强力的蒙汗葯，有了葯你自己知道怎麼做了。」

「那麼，你怎樣告訴我那些黃金珠寶？」

「當你帶我們下小艇，那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陸秀夫心想：「那時是一不做，二不休。」

白皚然似乎窺透他的思想，道：

「那時你只有一人，而我們有三人，你殺不了咱們，我們一下艇，便會告訴你。」

「你們反口呢？」

「我們何必反口，那時船也是你的了，我們就算不告訴你，總有一天，你到了海外，一定找到！」

陸秀夫當然明白這個道理。

白皚然道：「你先放了咱們。」

陸秀夫道：「怎可以？」

白皚然道：「你放了我們，使我們手脚血脈暢通，今夜才可以下船逃走，否則，有了小艇也沒用，你不用害怕我們出去，我們出去反而害了自己。」

陸秀夫這時已是惡向膽邊生。

他解開了三人的手扣脚鐐，然後道：「你們小心等候我好消息！」

陸秀夫出了囚室，直闖白皚然的寢室，去完成他的黃金美夢。

黃金美夢是否這麼美滿容易？

當陸秀夫出了囚室，白氏兄弟便霍然的坐了起來，原來他們爲了使陸秀夫安心，都扮作臥病，因此一直沒有出什麼主意。

白皚然道：「玉麒、玉麟，咱們這個反間計，不知能否成功？」

白玉麒道：「咱們再參詳一下。」

白皚然道：「我們各自偷出囚室，向其餘三人訴說，爲了逃命，不再顧父子兄弟親情，以黃金換取生命，他們聽了，自然是會各懷鬼胎，自相殘殺。」

白玉麟道：「爹果然好計謀。」

白皚然道：「計謀雖好，但我們要表情十足，而且看他們是否貪心。」

白玉麟道：「做賊那有不貪心！」

白皚然道：「還要看咱們的運數。」頓了一頓，又道：「玉麒，你去找那『斧盡金來』布朗臣；玉麟，你去說服『吃裏扒外』鐵耙，我去說服鄧鯊！」

「那太危險了！」兩人齊聲道。

「不會……危險是比較危險一些，不過，鄧鯊爲人老奸巨猾，不是我去，很難對付他的。」

他們又再商量了一些細節。

屈指一算，大船向南海航行了三天，再過一天左右，應該可以看到陸地。

四個人之中，鄧鯊最爲緊張。

這次無意追得仇人回鄉祭祖，又得了這麼多黃金，看來自己下半世也不用再奔波勞碌。

但問題在其餘兄弟三人。

他們三人其實並不是什麼兄弟，只不過是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目的是指一些油水。

他們都沒預料有這麼充足的油水。

他們會有異心嗎？

鄧鯊一直在盤算着，他們都不是善良之輩，前幾天自己不肯把黃金分贓，他們似有不悅之色。

剷除他們——這個惡念已然生出。

不過，他仍有點猶豫，因爲只要一下妄動，做得不徹底，自己也沒有命享受這黃金！

忽然，有人敲門。

「誰？」

他把門打開，赫然是白皚然，他呆了一下，但手中已多了他的武器「髮網」。

白皚然看來並沒有敵意，並且道：「鄧兄，我有事跟你說。」

「誰放了你？」鄧鯊問。

「你想知道？」他故意左右看了一眼，不再理會鄧鯊，閃身已進了鄧鯊的船艙。

鄧鯊仍然戒備着。

白皚然高舉兩手，道：「我向你求情，也向你告密。」

「求什麼情？告什麼密？」

白皚然道：「鄧兄，你先收好你的髮網，否則我渾身不自在的！」

鄧鯊見他手中並無武器，而且也無敵意，便依言收起手中的髮網。

白皚然道：「我是賄賂陸秀夫放我出來的。」

「那廝竟……」

「鄧兄不用動怒，你先看你的床下，是否有一條木槳？」

鄧鯊小心地看他的床下，果然有一支木槳。

「旋開它！」

鄧鯊有點懷疑，但仍然依言旋開。

木槳之內，果然又儲滿了金錠。

鄧鯊見了黃金，有如鯊魚嗅到了血腥。

白皚然已搶先道：「鄧兄，陸秀夫並不服你，因此我賄賂他……」

鄧鯊道：「你不用離間咱們！」

薑畢竟是老的辣，鄧鯊並不是那麼易上當。

「我還有更多黃金珠寶。」

不過，他敵不過財寶的誘惑。

「在那裏？」

「你放了我老命，我自然會告訴你。」

「你兩個兒子呢？」

「他們病了，我也理不得他們了。」

白皚然的說話，本是極其不合理，但在大盜鄧鯊心目中，卻又並沒有什麼骨肉親情之感。

他只覺得，黃金珠寶最爲重要。

「黃金珠寶在那裏？」

「當然是在船上。」

「條件是……」

「你給我一條小艇，足夠的食物，讓我飄流，假如好運，仍可活下去。」

「兒子呢？」

「我不想多個病人累贅。」

鄧鯊竟然又把髮網抽出。

白皚然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這麼愚昧！放眼看去，這

麼多財寶也不要，却要老夫一命。」

「你在說謊。」

「我只求不死，還要什麼財寶。」

「好！咱們便來一次交易。」

「爲了你可獨得財寶，你今晚放我下去，我臨走之時把收藏財寶的地方告訴你，至於其餘的人，怎樣處置，那由得你了。」

鄧鯊心想：「好狠心的白皚然！」

白皚然續道：「你快下主意，否則來不及了，因爲陸秀夫已在行動了！」

「我看那斯……」

「你以爲他不敢？」

鄧鯊沒有作聲。

「你先去看看，他是否在我先前居住的船艙之中找蒙汗葯！」

「你不要走。」

「我也走不到那裏去！」

於是，鄧鯊出了船艙，用鎖把白皚然鎖在艙內。

他急忙的走到白皚然先前佔用的船艙。

果然，陸秀夫正在搜查着。

看到他那貪婪的雙眼，怒從心生。

鄧鯊跳了出來，嚇得陸秀夫手中的一瓶葯粉也倒了在地上。

鄧鯊髮網已在手。

「大哥，我……」

「你好事多爲！」他髮網已出手。

陸秀夫一退，雙手已持判官筆，他看到鄧鯊目露兇光，而且發現了自己的秘密，似乎再無轉寰餘地。

他一雙判官筆使出，一招三式，分別向他眉心、咽喉、胸前五大穴點去。

來勢兇狠勁辣。

鄧鯊以髮網護着，同時使出三招，反守爲攻。

髮網一束，左右揮動，比其他武器猶爲厲害，虎虎風生，直迫陸秀夫。

陸秀夫知道，這時被鄧鯊發現，再無倖免之理，於是也發出了豁命的招式。

兩人在小船艙之中拚鬥了一會。

陸秀夫有點不支。

鄧鯊並不急於殺他，因爲他希望知道黃金珠寶所藏之處，免得再求那老奸巨猾的白皚然。

陸秀夫忽行險着，一雙判官筆，竟向鄧鯊的下體攻去，鄧鯊心下一急，右手撒開髮網，左手一掌便出。

陸秀夫知道髮網厲害，早已提防，見他一撒手，便自然的退後。

那知他還有左手一掌。

這一掌勁力狂猛。

陸秀夫本已後退，再遇這透心掌力，人便像一支箭似的向後，撞在門板上。

門板應聲裂開，刺眼的金光。

竟是一錠一錠的黃金，鑲在門板之內。

鄧鯊呆了。

陸秀夫受了重傷，口噴鮮血，仍瞪着那整齊排列的黃金，眼裏流露着痛苦與讚歎的表情。

白皚然並沒有說謊話，船上到處都有黃金。

擁有這船便擁有一切。

鄧鯊是如此想，陸秀夫又豈獨不然？

突然，他不知從那裏得到了力量，竟能從地上一竄而上，鄧鯊有如從夢中驚醒，硬生生的接了他一招。

陸秀夫這一招是拚死的一招，力度極其厲害，鄧鯊雙臂「卡咧」一聲，竟已折斷，整個人無力地躺在房門的另一邊，口中也淌出鮮血。

陸秀夫本已極其衰弱，爲了出奇制勝的這一招，身體力量已呈乾枯狀態，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船艙突然向左面傾側。

那本是鑲在木牆內的黃金，紛紛跌下，滾到陸秀夫的身旁，就像要埋葬他似的。

這時，船身又向右面傾去。

那些笨重的黃金，又滾向鄧鯊那一邊，他雙臂已斷，無法推開那些滾動的黃金，人也被黃金埋葬了。

這時外面又傳來一些兵刃碰撞的聲響。

却原來「斧盡金來」布朗臣與「吃裏扒外」鐵耙正從甲板打了下來。

他倆使的是重兵器，來到了這處船艙，似是無用武之地，兩人只趁稍有空隙之際，發出一招兩招。

這一兩招却也是致命的招數。

原來，他們兩人也受了白氏兄弟的唆擺，爲了黃金，互相打了起來。

外面的風浪突起，以致他們從甲板上打到下面，其實他們已戰了一番。

不過，他們只是半信半疑的拚打，兩人各有損傷，但並不致命。

這時，他們已看到破裂的船艙。

裏面傳來沉重的呼吸聲。

他們兩人各躍向一邊，窺看船艙。

那知不看猶可，一看便使他們兩眼發光。

黃金、鮮血、黃金、鮮血。

他們呆了半晌，一齊把房門拉開，那些黃金滾了出來，兩人忍不住的阻着黃金的滾動。

「老鐵……」是陸秀夫的聲音。

「老布……」是鄧鯊的聲音。

兩人呆着，看着兩個癱瘓的人，突然，他們心內都感到一陣欣喜，因爲少了兩個勁敵。

「救我……」鄧鯊聲音已呈沙啞。

布朗臣望着他，奸笑道：「原來你們找到這麼多黃金，不但沒有通知咱們，還在這裏拚鬥。」

鐵耙也皮笑肉不笑的道：「這算是什麼兄弟？」

陸秀夫叫了一聲，「救」字還沒有出口，人也力盡而死了。

布朗臣道：「老大，我早以爲你仍以兄弟爲重，而今你先殺了陸弟，那麼……」他望望鐵耙。

鐵耙接口道：「下一個是你或是我？」

他已舉起了鐵耙。

鄧鯊張大了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鐵耙手中的鐵耙已然落下。

鄧鯊既無抵抗之力，也無閃避之處，只見鐵耙「砰」的一聲，鄧鯊腦袋破裂，腦漿四濺。

這時，船艙又開始晃動。

鐵耙突然失去了重心，失足衝向布朗臣，布朗臣還以爲他是打死了鄧鯊之後，作其一不做、二不休的殺人滅口，獨佔黃金，他猛然使出雙斧。

鐵耙是失足而撲向布朗臣，見他一雙鋒利的斧頭正劈向自己，却也避無可避——

他大叫一聲！

可是，雙斧已劈向他的雙肩，一時之間，血如泉湧，竟把殺人如麻的布朗臣也嚇退了一步。

「你，你這……」鐵耙已倒下。

布朗臣站了起來，鐵耙的血流得極爲迅速，不一會已無知覺，布朗臣用脚踢了鐵耙一下，並沒有反應，心中才安定下來。

船艙中三個屍體，都被黃金圍繞着，這實在是一幅詭異的圖畫。

布朗臣呆了一會，不過，他還是笑了起來，開始時是幾聲乾笑，接着便是仰天大笑。

他的笑聲混和着戰勝與貪婪。

忽然，艙門打開。

他的笑聲立時止住。

因爲外面站了三人，三人神情肅穆；目光却透出鄙夷之色。

白氏父子三人。

布朗臣這時才發覺，自己的笑聲其實發出得太早了。這三人才是他眞正的敵人。

他倒是臨危不亂，轉身從鐵耙身上，拿回那兩把染滿鮮血的利斧。

白玉麒白玉麟兄弟金銀雙鐧已使出。

白皚然的金刀亦攻上。

「你們……」布朗臣看着他們三父子，才知是上了他們的當，而這時却已太遲。

他唯一的生存機會便是拚命。

以三敵一，而且布朗臣已力盡，不一會，他已被白氏兄弟雙鐧打得遍體鱗傷。

白皚然退到一旁，道：「不用殺死他！」

白氏兄弟金銀鐧再下，布朗臣已不能動彈。

白皚然道：「先看看上面的風浪怎樣。」

甲板之上，船夫正在縛帆絞繩，十分忙碌，他們見白氏父子，知道船上主人已換，都恭恭敬敬的改口喚他們三人爲大爺。

「天氣將會有變？」白皚然問。

一個船伕道：「看來風浪會更大。」

「怎麼辦？」

「大爺，這船讓咱們操作。」

「到時有獎賞。」

船伕高興地齊叫：「多謝大爺。」

突然，有人高叫：「入水……」

原來船身的一邊有些破裂，經巨浪拍打，竟裂開了一個大口。

船伕走向船艙，急忙補救。

白皚然回到兩個兒子之處，只感到步履不穩，因爲船身忽高忽低。

白氏兄弟正收拾地上的黃金。

白皚然道：「快收拾，船已入水。」

他們三人拚命把黃金收拾好，一時之間，左塞右塞，又塞在自己的衣裳內。

白皚然更跑到自己的船艙內，把帶來的黃金珠寶包作一大包。

忽然，有個梢公走來，道：「大爺，快走吧！」

他們不及詳問，那梢公已走。

三人上了甲板，只見有些船伕已開始跳下水中離開船上。

風浪極大，雨又開始落下。

白皚然拋出一袋黃金，道：「快預備那逃命的小艇。」

幾個本想跳船的船伕，有生以來，也未曾見過這麼多的黃金，竟回來爲他們備船。

船已放下，白氏兄弟先躍下。

因爲他們身上帶的黃金實在太多，幾乎弄翻了小艇，不過，他們仍然盡力把小艇穩住，讓白皚然躍下。

白皚然身上黃金珠寶更多，船身受不住，下沉了一些，海水亦湧進。

白玉麒道：「放棄一些黃金。」

白皚然那裏肯放棄。

白玉麒道：「弟弟，你拋棄一些。」

「你自己呢？」

父子三人爲了黃金竟然爭持不下。

突然，身旁一個黑影落下。

白氏父子三人因爲顧着穩定船身，也沒有多大留意，那撲下的人，正是還沒有死去的布朗臣！

他暈了之後，甦醒之時，便跑上甲板，他見甲板亂作一團，知已出事。

他望向船身，見白氏父子三人在小艇，便不理一切，從船上跳下。

這小艇本已入了一些水，不能再多載一些東西，而今一個人從上撲下，船便立刻下沉！

四人都是不諳水性的。

布朗臣在水上掙扎了一會，終於下沉。

而白氏父子三人，一沉入水，便到了水底，因爲他們身上的黃金實在太重了！

黃金是萬能還是萬惡？

沒有人有結論，因爲一切都要在風浪翻滾中，永遠沉在黑暗海底之內！

毀滅瑰寶　浪跡天涯

柳飛堤携着柳名揚，與郭靈華趕緊上路。

他們一路打探，却始終沒有其他人的消息，柳飛堤預測，漁樵耕讀四人定然是追踪白氏父子的了。

那麼刁難老人與洛無踪呢？

他們都是武功高强的人，也不用替他們擔心。

這次上路，雖然十分緊迫，但柳名揚却是十分愉快，因爲他有郭靈華陪伴着他，郭靈華不時逗着他，又與他玩耍，更有些時候，在打尖的當兒，有空間之際，竟與他舞拳弄脚起來。

看到兒子的快樂，柳飛堤也有說不出的快樂。

可是，快樂的時光過得極短，轉眼消逝。

那日，他們已接近京師。

忽然，在山徑之上，一隊黑衣衛正奔馳着。

柳飛堤向郭靈華打個眼色，便開始追蹤着他們。

那些黑衣衛，好像是接到一些急令，非常匆忙的趕過了一個山坳。

上到山崗，他們已各自散開，柳飛堤與郭靈華都聽到小山谷下傳來的聲音。

他們看未看清楚發生了甚麼事，柳名揚已輕聲在柳飛堤的耳邊道：「刁難公公！」

刁難老人！

果然是他，十個黑衣衛正向他圍攻，可是却無奈他何，怪不得另外十個黑衣衛正趕下去。

柳飛堤解下了柳名揚，道：「名揚，咱們下去救公公，你就躲在這小樹叢中。」

柳名揚點頭，他已開始習慣這種生涯，迅速地上了一棵大樹之上。

柳飛堤與郭靈華同時下了山崗。

這時，刁難老人已被二十個黑衣衛圍攻着，本來，他並不把這些黑衣衛看在眼內，不過，人多了，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他已漸感吃力。

柳飛堤提劍縱身，已躍入了戰圈。

刁難老人一看是柳飛堤，心中一寬，喜道：「飛堤，是你？」

郭靈華趁這個機會，也一躍而入。

「你是誰？」

郭靈華沒有答他，因爲二十個黑衣衛又採取毒辣的圍攻戰術。

三人立時靠背而立。

刁難老人手中並沒有兵器，他只用雙袖，內力貫透的雙袖，與兵刃不遑多讓。

柳飛堤的「玉旨綸音」劍使出，氣勢驚人，前面五個黑衣衛的劍已被震開。

郭靈華使的是一雙鴛鴦刀，她父親有錢，因此這雙刀十分名貴，刀柄之上，鑲滿了寶石，不過，那些黑衣衛並沒有小覷她的刀法，因爲已有三個因一時的疏忽，已被她的鴛鴦刀刺中而掛了彩。

三人力敵十多人，又成了一個均勢。

柳飛堤一眼望去，已看到其中兩個關鍵人物，看來他們都是這兩隊黑衣衛的首領，只要把這兩人拿下，其他黑衣衛定然落荒而逃。

他主意已定，突然一個縱身向上，他舞動着他的劍，彷彿是踏虛而行，向其中一個首領攻去。

那人倒也機靈，騰身退後並喝道：「殺！」

兩邊各有三個黑衣衛從橫竄上。

柳飛堤目標既已定下，也不理會這六個攔阻的人，再一提氣，竟躍過這六人的人牆，直迫那首領。

他的「玉旨綸音」劍法，出手既準且狠，一招「白鶴展翅」，再來一招「西歸無極」——那首領已然狂叫一聲，向後退去。

他的臉上鮮血直流。

而郭靈華與刁難老人見柳飛堤飛身之時，亦已領會，同時虛招一晃，奔到另一個首領面前。

那些黑衣衛訓練有素，見有人襲擊首領，都返身護主，可是郭靈華的鴛鴦刀極快，早已一刀指向他的胸前，那人欲退，只感到寒氣一掠，胸前衣襟已破，幸好郭靈華刀勢已盡，暫未傷他。

她再一進身，另一柄刀已抵着他的後心。

刁難老人兩袖同揮，本來是護主的，已被掌風袖風，彈開七八丈之外。

柳飛堤叫道：「散開，否則……」

兩組黑衣衛分別退開。

這時，被郭靈華刺破衣襟的首領，突然跌下了一些書信似的東西。

刁難老人立時上前撿起。

那人欲搶回，稍一移身，郭靈華的鴛鴦刀已發力，他「呀」的一聲，只好站定。

刁難老人把書信小心拆開，道：「咦？」

柳飛堤道：「師傅，你過來！」

刁難過來。

「快搜這人。」

刁難立即搜這首領的身，發現了另一封密函，刁難老人立即撕開，叫道：「他們竟是……」

那首領似乎忍耐不住，豁了命的向柳飛堤與刁難老人各發一掌。

看來他懷中的秘密被人發現，已宣判了他的死亡似的，因此，他不再猶豫。

柳飛堤被他突然發難，矮身避過，却被他趁這機會逃出了劍下的威脅。

那人狂嚎：「機密已洩，非殺此三人不可！」

那羣黑衣衛聽了，立時如狠似虎的攻上。

本被郭靈華控制着的另一首領，也趁這混亂的機會竄身而出，也叫道：「殺此三人！」

他已是身先士卒，向柳飛堤攻去。

三人再度靠背而立，使出掌力劍力刀力，一時之間，黑衣衛如狠似虎的攻勢，也無奈他們。

刁難老人叫道：「你們機密已洩，既不容於皇爺，亦不容於十三殿下。」

兩個首領聽了，手下也慢了下來。

刁難老人的話並非放無的之矢，他們倆本是肩負重任，而今洩露了出來，眞是既不容於皇爺，亦不容於十三殿下！

刁難老人道：「倒不如趁早南下，找個荒山野嶺隱居，也許還有一餐安樂茶飯。」

有些人已開始後退。

突然，北面的大堂出現了一陣火光。

那兩個首領似乎十分憂慮。

刁難老人叫道：「十三殿下快來了！」他這話只是隨口而說，並不是有甚麼用意。

可是，這話却令二十個人震悚起來。

兩個首領向後退，其他人也是如此。

三人並不追上。

轉眼之間，二十個黑衣人，便隱沒在叢林之間。

郭靈華看到此情景，最爲詫異，問道：「刁難公公，你發現了他們甚麼機密？」

刁難手中一揚，道：「這是皇爺給遼使的一封密函，裏面寫的是甚麼我不知道。」

柳飛堤接過來看，也看不出上面寫些甚麼，那些古怪文字，都是外族文字。

郭靈華道：「那麼，你怎知這是皇爺密函？」

「你看這朱紅漆印，是皇爺的無疑！」

「皇爺與遼國——」刁難老人沉吟着。

柳飛堤道：「看來事關重大！我們先找回柳名揚，立刻上路！」

「我在這裏！」竟是柳名揚的聲音。

原來他不耐煩在上面守候，趁着下面刀來劍往，悄悄的爬下山來。

刁難老人道：「剛才北面有傳訊的火光，看來那邊可能是十三殿下發出的訊息！」

於是，他們決定先往北面一看。

他們走了一炷香時份，發覺遠邊的地勢與剛才山坳地方完全不同，這附近四面都是一些矮叢，下面有水濕，看來這一帶都是沼澤。

轉了一條羊腸小徑，前面豁然開朗。

而且吆喝之聲，刀光劍影，又在眼前。

他們不敢妄動，伏在附近草叢看清楚。

最吸引他們的，是那輛馬車——並不十分華麗，不過，却比一般普通馬車大得多。

郭靈華低聲在柳飛堤耳畔道：「是皇爺的馬車！」

柳飛堤點點頭，因爲他也看過這輛馬車，這輛馬車既可變成十分豪華，但一蓋上帆布，又成了另一個形格。

不過，它的體積並沒有變小。

皇爺竟坐在車夫的座上。

他正在觀戰——那些黑衣衛正圍攻一人。

那人手上拿着一個木盒，柳飛堤一看，心中一凜，這木箱之內，豈不就是那「異蕊盈枝」？

再看那人，竟是不見已久的洛無縱！

他以單手應戰多人，似已疲累之極！

皇爺在微笑，因爲大局已定，他叫道：「洛無縱，放下木盒，仍有生路一條！」

洛無縱並沒有放下木盒。

刁難道：「我先去！」

他說完已飛身下去。

柳飛堤放下了柳名揚，道：「你好好躲着！」他並且把那封機密文件放入柳名揚的衣襟內。

柳名揚點頭，走上矮樹叢中。

郭靈華道：「咱們怎樣？」

柳飛堤道：「洛無縱是神捕，也算是咱們江湖中人，他熱血爲國，是條漢子。」

柳飛堤亦已飛身上去。

本已勝券在握的皇爺，突然見三條人影，先後奔來，並且加入戰圈，心中頓時一驚。

皇爺喝道：「殺無赦！」

立時，更多的黑衣衛奔上。

洛無縱見有人來幫，而且是日夕盼望的柳飛堤與刁難老人，當然是喜出望外。

柳飛堤長劍在手，「玉旨綸音」劍法有如電光靈閃，在黑衣人中殺出一條血路。

刁難也不甘後人，他雙袖有如一雙披風大斧，猛向人羣之中砍去。

郭靈華初經如此戰陣，本是有點心寒，但見衆人殺得性起，她也發揮着鴛鴦刀的威力。

皇爺見黑衣衛被三個人殺得亂了陣脚，喝道：「分化！」

黑衣人立即領會。

他們各自五人，猛攻其中一人。

這種合力攻法，立時把他們四人分開。

四人分開了，力量自然大大的削弱，最慘的是洛無縱，因爲他單手迎敵，又陷入了重重危機。

分化的戰術果然成功。

皇爺又喝道：「再上！」

另外一排的黑衣衛又再加上，這時，四個人已分別被四方八面的人圍着，而且人越來越多。

皇爺在旁冷眼旁觀，當然看得清楚。

其中最弱的是洛無縱，因爲他要護着那木盒，而黑衣衛也不敢太過力迫。

另外一個最弱的，顯然是郭靈華。

郭靈華武功並不弱，可是她從未臨此戰陣，而且她使的是短兵器，並不適合這種羣毆的局面。

她已顯得有點手忙脚亂。

黑衣衛如狠似虎，郭靈華已不支。

洛無縱也是如此。

皇爺仰天狂笑。

突然，洛無縱也仰天狂笑，右手猛然一揮，那個木盒便向沼澤那邊飛去。

他用盡了全身的力量。

那木盒就像一支箭的標向那一邊。

每個人都呆了，有人飛身追前，走了十步，却是趦趄不前，原來，這一邊大部份地方竟是浮沙。

木盒落下。

皇爺叫道：「殺！」頓了一頓，又向另一邊人喝道：「搜！」

洛無縱因爲要抛開這木盒，已用盡全身之力，因此，他已半身癱瘓，倒了下來。

而郭靈華那邊，她的雙刀已被黑衣衛奪去。

刁難老人與柳飛堤雖然拚力頑抗，也知道沒用，只好也停下手來。

黑衣衛立時上前，把四人五花大綁。

皇爺又再下令：「搜！」

黑衣衛用盡了方法，甚至用繩索縛着人下浮沙，也找不到木盒的踪影。

四人被押在一個木柵之內。

盛怒的皇爺本來下令立刻殺了這四人，不過，有人回來報告，說兩個小隊負責携密函北上的，竟把密函落在他們手中，一時之間，他不敢下令殺他們，因爲密函不在，假若落入十三殿下手中，皇爺便不堪設想！

皇爺立時命令刑手拷問，却無結果。

洛無縱、柳飛堤與刁難老人身受重傷，郭靈華却比較好一些，因爲她本是郭正價的千金，在皇爺往郭府之時，這位小主人對黑衣衛也好好招待過，因此，她才免了皮肉之苦。

不過，郭靈華看着三人，心內也有說不出的苦。

刑手見既然拷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把他們押下。

入了木柵，四人相對無言。

洛無縱道：「在下累了各位。」

刁難老人道：「咱們救的並不是一個神捕，而是一個江湖熱血男兒！」

洛無縱道：「謝……柳兄！」

柳飛堤道：「不用多言，洛兄拚命奪寶，自然是有其所以然。」

洛無縱道：「我這毅然冒險，是因爲關乎國家。」

「國家──那密函果然是通番賣國的。」

洛無縱點點頭，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

衆人心裏都想着，而今這件奪寶之事，不再是個人恩怨，而是牽涉到國家興亡榮辱的事，他們都擔心，這「異蕊盈枝」一旦送到遼邦手上，國家便多一分危殆。

他們都在暗罵這個無良的皇爺，爲了自己的虛榮，竟然要斷送這大好江山給那些遼人。

柳飛堤輕聲道：「幸好你把那木盒抛入沼澤，否則他們便趁這個機會北上獻寶！」

洛無縱道：「寶物不是一個大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通知十三殿下！」

「他仍然未知？」

「他只是大概的知道，有人奪他寶物，爲的是使他沒有禮物送給他未來的皇后──冷香郡主，我想他從來也沒有想到一向奉承他的皇叔，是他一個最大的敵人！」

刁難插口道：「有辦法通知他嗎？」

衆人苦笑。

忽然，木柵之外有一些聲响。

衆人本不在意，但漸漸發覺聲响有異。

柳飛堤突然道：「名揚？」

木柵的黑暗角落，那團黑物竟點了點頭。

衆人知道柳名揚來了，心下既緊張却又擔心。

柳名揚爬近柳飛堤處，輕聲道：「我怎能救你們？」

柳飛堤搖搖頭，忽然想起那機密函件是在他的身上，便道：「你入京找……」

可是，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以一個九歲多的孩子，人生路不熟，又怎能入京找十三殿下嗎？

洛無縱聽他語氣，知道他心中疑難，接口道：「名揚，你敢去找十三殿下？」

「甚麼十三殿下？」

洛無縱道：「我這裏有一塊銅牌，你先到附近，找到有捕快的地方，把銅牌交給他。」

柳名揚道：「他們會帶我去找十三殿下？」

「不，他們會帶你去見馬登統領。」

「然後，他便會帶我去見……」

「不一定，那要看你的口才，能否說服他，否則他會把你趕出來又或者把你打入天牢！」

柳名揚沒有作聲。

洛無縱道：「你害怕？」

「不，我只是想着怎樣才可說服那馬登伯伯。」

衆人聽了，心下不禁讚這孩子的勇敢。

「你來，抓這個牌。」

柳名揚伸手進來，把銅牌拿在手裏，然後道：「等我的好消息！」

柳名揚消失在黑暗之中。

柳飛堤心下忐忑，因爲他實在不知，這個嬌生慣養的孩子，究竟有多少能耐。

柳名揚像隻小鼠般離開了皇爺的營地，他手中拿着銅牌，身上藏有密函，他知道自己責任重大，不過，他也有點驚怯，因爲他既不認識附近的道路，也不知如何去應付那些陌生人。

當他到了附近一個小鎭的時候，已是天亮，柳名揚急忙的找到了衙門。

那小鎭向來十分太平，因此衙門門口只有一個老捕快在值勤。

柳名揚走近，道：「伯伯，我想找你們捕頭。」

「甚麼？」那人張開了惺忪的睡眼，道：「甚麼捕頭？捕頭是你叫的嗎？」

柳名揚急改口道：「是捕頭大爺！」

這捕快見他機靈，便問：「找捕頭大爺做甚麼？」

「我找他，我找他……」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撒謊下去，又道：「我從很遠的地方來找他！」

這時，剛巧有另一個捕快來接班。

「你跟我來，看看捕頭大爺回來了沒有？」

結果，他幸運地見到了捕頭，當他獻上銅牌的時候，那捕頭知道事情並不簡單。

於是，他直接帶了柳名揚往見馬登統領。

原來十三殿下也聞得「異蕊盈枝」被劫之事，已領了一大隊花腰黑衣衛出來，希望可以查探到一些消息。

爲了避免張揚，他們落脚在一個縣老爺的府邸之內，這個消息一般平民百姓是不知道的，但附近幾百里的地方捕快，也知道這消息，並且負起查探消息的任務。

那捕頭帶了柳名揚往找馬登統領。

馬統領一見洛神捕的銅牌，知道事有蹊蹺。

他立刻單獨接見了柳名揚。

本來，他心目中以爲這個來通風報訊的人，定然是一個年青有爲之士，想不到竟是一個孩童。

馬統領道：「你叫柳名揚？除了銅牌之外，還有甚麼消息？」

柳名揚道：「洛伯伯告訴我，找到馬伯伯之後，定然可以見十三殿下！」

「十三殿下？你以爲殿下可以隨便見人？」

「不，但他一定會見我！」

「爲甚麼？」

「因爲他身爲殿下，一定是個精明的人！」

馬統領聽他語氣，知道他身上必然帶有更多的秘密，而且這秘密關乎重大。

他是個喜功的人，當然希望自己先知道這秘密，然後再告知十三殿下，這樣自己功勞才會突出，可是，這孩子却一直守口如瓶。

其實，他有無數方法令到柳名揚說出秘密，不過，面對這一個小孩子，他只感到有些爲難。

他一想到用武力，心下便想到自己的孩子。

他也有過一個這麼機伶的孩子，可是，那孩子已被他母親帶走了！假若他們仍然在生的話，那孩子應該與柳名揚差不多大小了。

柳名揚道：「馬伯伯，你帶我去見十三殿下？」

馬登從回憶中醒了過來，一雙眼睛望着柳名揚，看得柳名揚心下有點發慌。

馬登站了起來。

柳名揚退後，抱着一條大柱，道：「假若你再迫我，我便……」

馬登笑了起來，道：「我迫你甚麼？我而今便帶你去見十三殿下。」

柳名揚隨着馬統領，來到這府邸的後院，這後院到處都有黑衣衛，守衛森嚴。

不過，那些黑衣衛見了馬統領，都十分尊敬。

一會，他們來到了一間書房。

馬登在書房門外，輕聲道：「屬下求見！」

「進來！」

馬登帶了柳名揚，進入書房。

房內有一人，便服打扮。

「馬統領，」那人見了柳名揚，便立刻站了起來，沒有再說下去。

「殿下……」

十三殿下彷彿沒有聽到馬統領的聲音，他不斷的端詳着柳名揚，這孩子的面容極其熟悉，他是誰？

他想起那段日子。

雖然，已是差不多十年的事，他想到那段江湖的日子，是金風兒……這孩子與金風兒的臉胚，一模一樣。

他是金風兒的兒子？

那麼，他便是……

他不敢再想下去，有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你叫……」

「我叫柳名揚，殿下。」

十三殿下點點頭，這孩子好機靈。

柳名揚立即從懷裏拿出了那份密函，十三殿下接過，一閱之下，臉色大變。

馬登也發覺事態的嚴重。

十三殿下道：「柳名揚，你怎麼會有這密函？」

柳名揚道：「殿下，請立刻派人往救我父親及其他人等，救了他們，你自然明白一切！」

十三殿下道：「馬統領，預備……」

在準備的時候，殿下便問柳名揚很多問題，但柳名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並沒有說出甚麼。

不過，殿下再看這個孩子，不只像金風兒的臉胚，看來還像自己一般，他雖仍是小孩子，但器宇軒昂，雙目靈動，眞有龍鳳之姿。

這時，馬統領已準備妥當，十三殿下也換上了黑衣衛一般的勁裝，隨着柳名揚的指點，一路來到皇爺紮營的山頭。

他們未到，皇爺的哨崗已發現了，一時之間，整個營也動員起來。

十三殿下吩咐馬統領道：「你先領一小隊，往救被困之人，然後再來會合！」

馬登領命，亦由柳名揚帶領從山邊直往木柵。

因爲大部份人已被召去保護皇爺，因此，此時留在木柵處的黑衣衛並不多。

馬統領的手下，三兩下子便解決了他們。

柳名揚第一個入了木柵，叫道：「爸爸，我回來了！」

衆人聽了柳名揚的聲音，也高呼起來。

馬統領吩咐打開了木柵，解救了衆人。

洛無縱道：「多謝馬大人！」

馬統領道：「洛大人，你先前助了我一把，而今我算是還了，以後，咱們仍是勢不兩立，不用客氣。」

洛無縱無言，隨着衆人，來到山的另一面。

* * *

兩隊黑衣衛，已在山谷處大戰起來。

馬統領帶着衆人，先見過殿下。

十三殿下道：「你們護國有功，先擒下此叛逆！」

柳飛堤向柳名揚道：「你在這裏，我往拿人！」

十三殿下也道：「你陪着我！」

馬統領洛無縱二人，身先士卒，往敵陣衝去，柳飛堤、郭靈華、刁難老人亦步亦趨。

他們來到了皇爺勒馬之處。

十個黑衣衛護着皇爺。

馬統領一個飛身，入了重圍，不過，這十個被選爲皇爺的貼身近衛，當然不是平庸之輩。

五個回合，馬統領被迫退了出來。

洛無縱與郭靈華雙雙殺入，刁難老人亦運掌如風，殺開了一個缺口。

他們混戰了一會，勢均力敵。

而下面兩隊黑衣衛，亦是各有死傷。

十三殿下的座騎，柳名揚亦已分配了一匹馬，一前一後，已來到皇爺處。

皇爺忽道：「侄兒！」

十三殿下道：「皇叔有甚麼指教？」

皇爺道：「停手！」

馬統領等亦已停手。

皇爺道：「侄兒，你已知事件眞相？」

十三殿下道：「你是叛逆！」

「我是叛逆？是的，我是叛逆，不過，我這叛逆，是你們父子迫出來的！」

「甚麼？」十三殿下似不明所以。

皇爺道：「我本是皇位的繼承人，而你父親……」

十三殿下道：「你們上一代的恩怨，我不能理會，不過，賣國求榮之事，無論是那一個人，都有權去理會！」

「好藉口！」

十三殿下從懷中抽出那密函，在空中一揚。

皇爺臉色大變，他知道密函落在十三殿下手中，已是再無挽回的機會，不過，皇爺並非一個普通人，他臨危仍不亂，立時仰天大笑，掩飾了自己的驚惶。

「你笑甚麼？」

「我笑你中了手下的奸計！」

十三殿下也仰天長笑，道：「你不用再使你的老奸巨猾的手段。來，你不服氣？」

「我服氣？我本是皇位承繼人，却要受你父子之氣，我一生也不能吞下這口氣！」

十三殿下笑道：「我殺了你又如何？」

「殺了我？殺了我仍然不服！」

「好，你認爲我是你眼中釘，來吧，咱們就在這裏決一死戰！」

皇爺對十三殿下提出的建議有點詫異。

十三殿下道：「你不用猶豫，我知你在宮中常常秘密練功，你的武功比我不遑多讓！」

皇爺道：「你知的眞多！」

「當然，因爲我才是眞正的未來繼承人！」

這一句話擊中了皇爺的要害。他暴怒道：「既然你一定要成爲我的對頭人，我就把與你父親的恩怨，算在你的身上！」

十三殿下微笑，抽出了金馬鞭。

皇爺也下了馬，他的錦袍在風中飄起，倒也有一番王者風範。

十三殿下道：「各位，這段恩怨，我與皇爺自行解決，各位不必插手！」

皇爺道：「你們退下，咱們叔侄的恩仇，你們也不用插手！」

黑衣衛散開，馬統領與衆人也散開。

兩人在風中凝望。

金馬鞭一揚，皇爺手中已多了一柄緬刀，鞭聲與刀聲撕破了他們的沉默，惡鬥起來。

十三殿下似乎是在打極有把握的仗，他這番目的，除了要親手擒拿這一個皇爺之外，還要向兩幫不同的黑衣衛耀武一番，以鞏固他日後登基的勢力。

他也知道皇爺武功厲害，不過，他明白他年紀不少，而且日夕沉迷酒色，必然敗在他手下。

果然，他的金馬鞭一連掃得皇爺後退。

柳名揚突然走近柳飛堤，輕聲道：「爸爸，咱們先走吧！」

柳飛堤知道，這些皇室恩怨，平民百姓多知一些也是無益，他示意刁難老人與郭靈華。

四人慢慢散開。

黑衣衛只關心兩個主人的打鬥，並沒有理會他們。

當他們離開了山谷，柳飛堤忍不住問柳名揚，道：「名揚，你怎說服十三殿下？」

柳名揚道：「我看他不懷好意！」

「甚麼不懷好意？」

柳名揚道：「他好像當我是他的兒子！」

郭靈華插口道：「當你是兒子，那麼，你將來便有機會做皇帝了！」

「做皇帝有甚麼好？」

兩人開玩笑的對話，却觸動了柳飛堤的心。

他一直在懷疑，金風兒所生下的兒子，是否眞的是殿下的血脈。

假若眞的話，那麼柳名揚以後的日子，將會並不好過，而他自己也不忍，陪伴了自己多年歲月，比兒子更親的兒子，一旦離開他，他將會怎樣。

柳名揚見父親臉色有變，便問：「爸，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

他沉默了一會，忍不住又問：「假若那位殿下，果眞是你父親又如何？」

柳名揚道：「那怎麼會，你才是我的爸爸！」

「假若眞的話……」

「我不會認他，他沒有養過我，也沒有教過我，我不喜歡皇宮大殿，我喜歡坐在你那竹簍之內，到處行走，看看這大地，可惜現在沒有了竹簍！」

柳飛堤笑了，柳名揚也笑了。

刁難老人插口道：「那麼我呢？」

名揚道：「你不怕辛苦，也來背我？」

郭靈華一直沒有出聲。

名揚道：「最好是姑姑也一起來！」

郭靈華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們加快了脚步，免至多惹一些麻煩。

忽然，柳名揚又道：「其實，他們在爭甚麼？那木盒內的東西值得拚命嗎？」

「那是天下異寶！」

「幸好洛叔叔一把拋了下沼澤，寶物永遠失踪，否則將來又會惹起大禍。」

「失踪？那寶物並沒有失踪！」名揚道。

衆人聽了，異口同聲地問：「在那裏？」

柳名揚道：「當你們與黑衣人大戰的時候，我已爬到那沼澤附近，當時洛伯伯被人迫得緊，突然把木盒拋向沼澤的一邊……」

「那怎麼了？」

「木盒落在我不遠之處，但那處是一些浮沙，我連忙上前，把木盒拿在手裏，却幾乎自己也跌入了浮沙之中。幸好我另一手抓着一些樹根蔓藤才沒有跌入浮沙！」

「那麼木盒呢？」

「我想，那羣黑衣人前來搜索，這木盒定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抱着木盒睡在那些泥土中，一動也不動，當那些黑衣人去後，我才起來……不過，假若我抱着木盒出去，定然惹人注目，因此，我把木盒放入浮沙。」

衆人聽了，滿以爲寶物一定還在，想不到柳名揚仍然是把木盒放入了浮沙。

任何東西入了浮沙，都很少有機會重見天日。

柳名揚咽了一口口水，又道：「不過，我並不是直接放入去，我是放入竹簍之內，然後用一條繩索縛着竹簍，才把竹簍放入浮沙。」

刁難老人急道：「你這孩子……」

柳飛堤也道：「你眞頑皮！」

柳名揚故意把這件事兜着圈子來說，弄得他們感到一時充滿希望，一時又失去希望，眞是十分頑皮，不過，這正是他母親金風兒的任性本色。

郭靈華道：「咱們快去看看，無論如何，這異蕊盈枝也是人間異寶！」

於是，衆人轉身，由柳名揚帶路，回到當日他們初會皇爺的地方。

他們剛到達接近沼澤之處，却看到兩個人影。

四人登時靜了下來，最後決定慢慢移近。

沼澤之中，只見那兩人都是屏息以待，手中都拿着一柄斬馬刀。

那兩人竟是洛無縱與馬登。

看他們所持的架式，正是一次生死的決鬥。

忽然，兩人的斬馬刀同時揮起。

「砰！」的一聲，火星四散，兩人一連交了二十招以上，他們兩人都是半身凌空，脚上踏着一些矮樹叢。

兩人無論是武功，輕功都是不相伯仲，站在矮樹上，微風之中，衣袂飄揚，斬馬刀似乎冒着殺氣。

馬登突然道：「洛神捕，你我之間，再無相欠！」

洛無縱道：「馬統領，咱們根本是無所相欠，你要的你儘管拿去，包括在下的性命！」

馬登道：「在職務上，咱們是各爲其主。」

洛無縱道：「在親情上，咱們是師兄弟。」

「這點你不用再提。」

「唉，不提也罷！」

這時，馬登突然把斬馬刀提起，說時遲，那時快，一連八式，向洛無縱身上八處要害招呼而去。

洛無縱的斬馬刀也不示弱，他以守爲攻，一連接了八招，斬馬刀刀身相碰，發出震耳欲聾的聲响。

「爸爸，他們爲甚麼打架？」

柳飛堤道：「他們之間可能有些爭執。」

「爭執，爲甚麼一定要打，談一下也可以！」

柳飛堤也不明白他們之間的恩怨。

這八招之後，兩人又分別的站開。

洛無縱道：「假若師妹看到咱們……」

一聽到「師妹」二字，馬登似乎發了瘋似的，飛身而起，斬馬刀落下，也是一連八招。

洛無縱沒有怠慢，昂身迎敵，他熟悉這位師兄的武功，因此，他能從容的再接這八招，只不過馬登盛怒之下，偶有破綻露出，可是洛無縱並無趁機下殺手。

馬登幾招無功而退，却輪到洛無縱進而攻之，他向來很少用兵器，而今斬馬刀在手，仍是使得虎虎生風。

洛無縱飛身躍動，忽上忽下的攻向馬登，馬登也明白洛無縱的武功，只不過他在輕功方面似乎不及洛無縱，所以，他應付洛無縱的攻擊，並不見從容。

馬登後退。

洛無縱並沒有再追上，他穩身在一些樹叢上，嘆了口氣，道：「原來你日夕跟我仇恨，仍是爲了師妹！」

馬登氣喘着，面有怒色。

洛無縱道：「你以爲我獨佔了師妹？」

「她根本不喜歡你！」

「她何嘗是喜歡你？」

「她不喜歡我，怎會有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洛無縱仰天狂笑，聲音却是充滿悲涼的味道。

「你嘲笑誰？」

洛無縱道：「我任捕頭，你以爲我爲了甚麼？」

「你想位極人臣。」

洛無縱道：「咱們這些江湖漢子，那有位極人臣的一天？我任捕頭，只不過是想打探師妹的下落。」

「你打探師妹的下落？」

「聽說師妹是入了皇宮爲妃……」

馬登道：「甚麼？果是眞的？我入宮作黑衣統領，也是爲了入宮找師妹。」

這時，郭靈華已開始明白他們二人決鬥之事，爲的竟是一個師妹，可是，她仍不明白，這師妹與宮廷又有甚麼關係？

馬登又道：「可是，我這廿年來，不斷打探，却完全沒有她的踪跡。」

洛無縱道：「我也沒有她的消息。不過，我後來却知道了另一個事實。」

「甚麼事實？」

「說來你也不信……」

「咱們這位師妹，根本不是喜歡咱們的。」

「你錯了，她喜歡我，你却從中作梗。」

「不，她喜歡的是另有其人，只不過以咱們兩人作爲一個擋箭牌。」

「不過，她有了孩子。」

「是你的嗎？你有沒有跟她……」

馬登突然咆哮道：「你不要褻瀆了她。」

洛無縱道：「師兄，你完全被她蒙敝了，沒有跟她……又怎會有孩子？」

馬登道：「我似乎是在……」

「在夢中？」

「我不知道……那時，我只是昏昏迷迷似的，師妹說甚麼，我似乎都不能抗拒。」

「我也有那種經驗。」

兩人同時嘆了口氣。

洛無縱道：「而今我們都應該夢醒。」

「你有她的消息？」

「有……她下嫁了一個喇嘛的兒子。」

「喇嘛也有兒子？咦……喇嘛？是否師傅的死敵？」

洛無縱點了點頭。

「她果然是……」馬登似乎眼中有淚。

「不過，喇嘛的兒子十分純良，並不像他父親惡毒如斯，兩人在西藏的高原隱居，不問世事。」

柳飛堤、郭靈華與刁難老人開始明白這雙師兄弟的故事，他們兩人同時愛上了師妹，師妹却愛上了父親死敵的兒子，一個悲劇便是如此誕生了。

那個師妹，爲了掩飾自己，便在兩位師兄之間周旋，也許，她魅力迫人，弄至這兩位師兄弟變成世仇。

郭靈華心中暗道：「天下竟然有這麼迷人的女子？」

柳飛堤也想起金風兒。

「她可好？」想不到馬登仍是痴情一片。

「我不知道，不過，而今一切，都與咱們毫無關係，我早已夢醒。」

「爲甚麼你不早告訴我？」

「我曾經入宮找你，你拒絕相見。」

馬登嘆了一口氣，他把斬馬刀丟在沼澤之內，道：「那麼我們還打甚麼？」

洛無縱也拋下了斬馬刀，道：「咱們做了大半輩子的愚人，不知爲了甚麼。」

馬登走近洛無縱，兩人移近，忍不住的擁抱起來。

洛無縱道：「你回去做你的統領？」

「我受夠了宮廷的苦，我不回去了。你呢？」

「我也不再做甚麼勞什子神捕，我也不回去了。」

「那麼，我們應該去那裏？」

他們沉默了一會。

洛無縱道：「咱們便回去師傅處……我看他臨終之時，看到咱們師兄弟不和，死不瞑目。」

馬登道：「好，咱們便在他墳前解釋一番，讓他在天之靈，也得安心。」

他們互相搭着膊頭，慢慢的離去。

柳飛堤看他們遠去，道：「想不到這兩位朝廷上名重一時的高手，竟有這一段可笑淵源。」

郭靈華道：「人實在太愚蠢了。」

柳飛堤道：「你沒有嘗過感情的苦味。」

刁難老人道：「人生在世，根本便是一場苦難，咱們誰不是天生的愚人？」

柳名揚道：「我也是？」

刁難老人道：「你還小。飛堤，你不用嘆息，你看，位極人臣的皇爺，與擁有承繼大權的殿下，何嘗又不是愚人？」

柳飛堤道：「是的……」

刁難老人道：「他們爭奪的那『異蕊盈枝』，與洛無縱與馬登所爭的夢中師妹，又有何分別？」

郭靈華聽了，似有所頓悟，道：「其實，皇爺賣國，爲爭的是皇位，那也是愚人所爲，他是萬人之上，一人之下，這又何必？」

柳飛堤看着兒子，道：「有時，人生之中，沒有了這些爭奪的目標，又似無意義。」

刁難老人道：「那異蕊盈枝……」

柳名揚道：「快跟我來。」

他們隨着柳名揚，轉過了另一邊沼澤，這地方又是浮沙，又是沼澤，十分危險。

不過，柳名揚經過日來的鍛鍊，已顯得十分靈活，他小心辨認之下，走到一叢矮樹旁。

他撥開了一些蔓藤，只見浮沙之上，縛有一條繩索，柳名揚用力拉，但浮沙似有吸力，他無法拉上。

柳飛堤上前幫忙，一提勁，慢慢把那竹簍拉了上來，他們小心地把浮沙撥開，果然，竹簍之內，仍有木盒。

他們打開木盒，那異寶「異蕊盈枝」仍然在內，在夕陽斜暈斜映之下，更顯得光華流動，極爲吸引人。

一時之間，他們都不知如何處理這東西。

刁難老人道：「把它放入流沙，永遠不再現人間。」

柳名揚却有點捨不得，快快地說：「假若你們不要，早知我便不會這麼辛苦，爲你們想盡辦法，好好保存。」

刁難老人道：「你喜歡這東西？」

柳名揚道：「你們要這東西？」

三人都搖了搖頭。

「那麼，送給那位殿下吧。」

柳名揚似乎對那位十三殿下有些好感，柳飛堤沒有表示甚麼，因爲他明白那是甚麼一回事。也許，十三殿下的血液，正在他體內流動，他不想再想下去。

「好！咱們再回去看看。」刁難老人轉身便走。

他們一起回到他們昨天的山谷，當他們離開之時，皇爺與十三殿下的黑衣衞仍然在拚鬥。

他們走近山谷，並沒有聽見任何聲响。

上了山坳，只見皇爺那輛馬車仍在，可是，整個山谷再沒有活人，而是佈滿了黑衣衞的屍體。

衆人看得呆了。

當然，其中並沒有皇爺與十三殿下在其中。

相信他們早已逃去。

忽然，柳飛堤覺得有些不對勁，便道：「爲甚麼那麼多人會戰死？」

「他們各爲其主？」

「看來沒有這麼簡單。」

於是，他們入了山谷。

山谷口處也佈滿屍體。

刁難老人拉開其中一具，道：「他們不是戰死的，而是……」

郭靈華接口道：「是中毒而死的。」

「中毒，爲甚麼會中毒？」

他們再入谷內，有更多的黑衣衞伏在各處可以走出山谷的路口，臉孔都呈現黝黑之色，一望而知是中了劇毒。

柳飛堤道：「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柳飛堤嘆了口氣，道：「十三殿下與皇爺下的毒……」

「甚麼，他們下毒？」

刁難老人也明白了原委，道：「這次他們兩人之爭，定然不能給外人知

三國演義之八

李郭交兵（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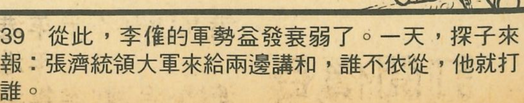
37 二更時分，楊奉帶領部下，到了營外，不見號火，却見李傕親自領兵殺出，知道事情已經洩露，只得指揮兵士迎戰。



38 兩軍在寨中混戰到四更，楊奉眼看不能取勝，收拾部下逃往山中去了。



39 從此，李傕的軍勢益發衰弱了。一天，探子來報：張濟統領大軍來給兩邊講和，誰不依從，他就打誰。



40 李傕、郭汜只好答應講和。於是，李傕放出了獻帝，郭汜放出了公卿，一齊送到張濟軍中。張濟拿出糧食、酒肉，供給皇帝和百官。



41 張濟見長安已經破壞不堪，便請獻帝遷回洛陽去。隨即備了車仗，派了數百名舊御林軍護送。

42 車駕將到華陰縣，忽聽後面喊聲震天，無數人馬追趕上來。原來郭汜哄過了張濟，打算劫了皇帝再回郿塢。獻帝和百官都大驚失色。

道，否則他們都不能立足宮廷之內。

也許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一定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包括這些忠心耿耿的黑衣衛？」

「當然。」

「要他們守口如瓶，最佳的方法便是使他們不能說話……死人是不會洩露秘密的。」

他們聽了，心中都感到一陣寒意。

連柳名揚也感到害怕。

好心狠手辣的人。

這些黑衣衛，無論是幫那一邊的，都要死在這山谷之內，當然，要這麼多人立時死去，最好的方法是用毒藥。

可憐的黑衣衛。

同時，他們也感到另一陣寒意。

柳飛堤道：「咱們快走。」

刁難老人道：「不用忙，他們想不到我們會再來這山谷，就算他們要殺咱們，在這地方反而安全。」

郭靈華不忍心再看遍地屍體，道：「大哥，咱們還是走吧。」

柳名揚馬上問道：「這些人都是為了這東西死去的？」

他們都點了點頭。

柳名揚道：「那麼，那位十三殿下也不是一位好人了，我也不想把這東西送給他。」

「那麼你而今又想送給誰？」

柳名揚想了一會，才道：「這東西令這麼多人死去，實在是害物。」

「你想怎樣？」

「打破了它，讓它不再害人。」

「這東西堅硬異常，打不破的。」

柳名揚道：「把它放入流沙，永不再見天日。」

刁難老人道：「這眞是個好主意！」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回去？」

柳飛堤道：「我本想回到金府，可惜，而今咱們永不能回去的了。」

郭靈華問道：「皇爺追殺你們？」

「就算皇爺不追殺咱們，十三殿下也不會放過咱們。」柳飛堤道。

柳名揚道：「咱們不回家，去那裏？」

柳飛堤道：「你要坐着這竹簍，陪着爸爸到處天涯流浪，好嗎？」

柳名揚拍手道：「好，我們可以四處走走。」

柳飛堤轉身望着郭靈華，道：「你呢？」

「我不知道。」她的眼中有點茫然。

柳名揚道：「姨姨當然是和咱們一起。」

郭靈華有點臉紅。

刁難老人道：「這也好，你們小心，我暫時不與你們一起走。」

「你也要在江湖走動？」柳飛堤閃動着眼睛。

「不……」刁難老人頓了一頓，道：「我平生愛作刁難之事，也因此而惹下了很多禍端，而今醒覺，也常覺無顏，我自恨我年少無知。」

他向柳名揚道：「名揚，你好好聽爸爸與姨姨的教訓，名揚天下。」

郭靈華關心道：「刁難公公，你與我們上路吧！」

「不，這裏有很多無主孤魂，我要留在這裏，把他們好好的埋葬，以贖年輕時無知之罪。」

滿谷的屍體，要埋葬他們，實在是一項沉重的工作。

柳飛堤道：「咱們留下陪你。」

「不用了，上天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你們加入了，反而不能減輕我良心的不安。」

柳飛堤知道刁難一向是非常硬性子的，否則他也不會有刁難這外號。

柳飛堤決定帶着二人上路。

柳飛堤向柳名揚道：「而今沒有了竹簍。」

名揚道：「沒有更好。我可以走在你們的前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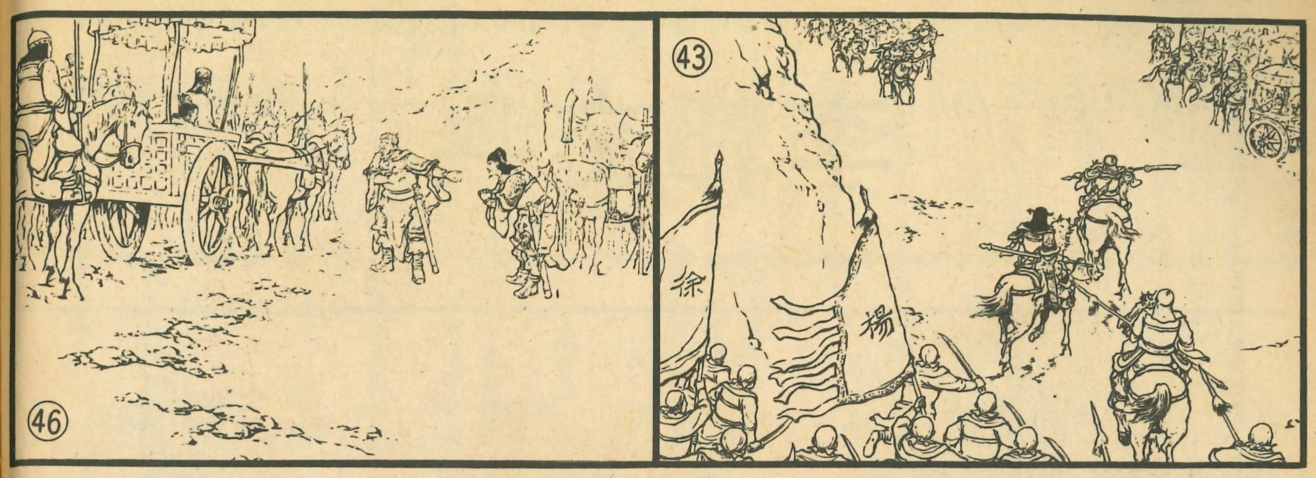
郭靈華看着正要奔走的柳名揚，叫道：「小心。」

夕陽開始西下，陽光把他們的影子也拉長了。

望着天眞活潑的孩子，也望着身邊的伴侶，柳飛堤不再想那逝去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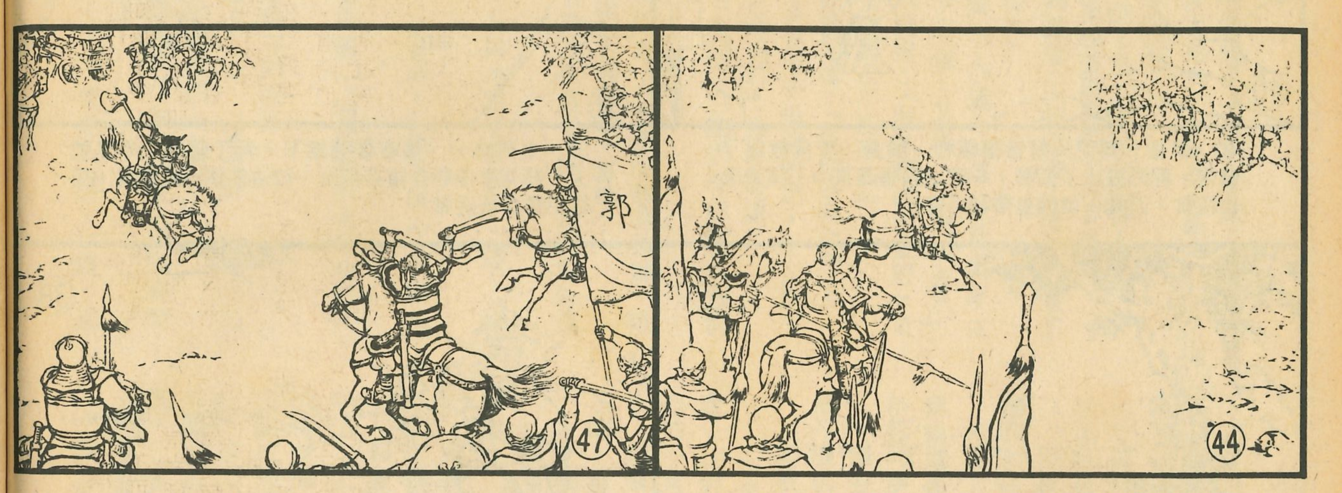
人生畢竟是悲喜交集的故事。

明天？明天再算吧！（本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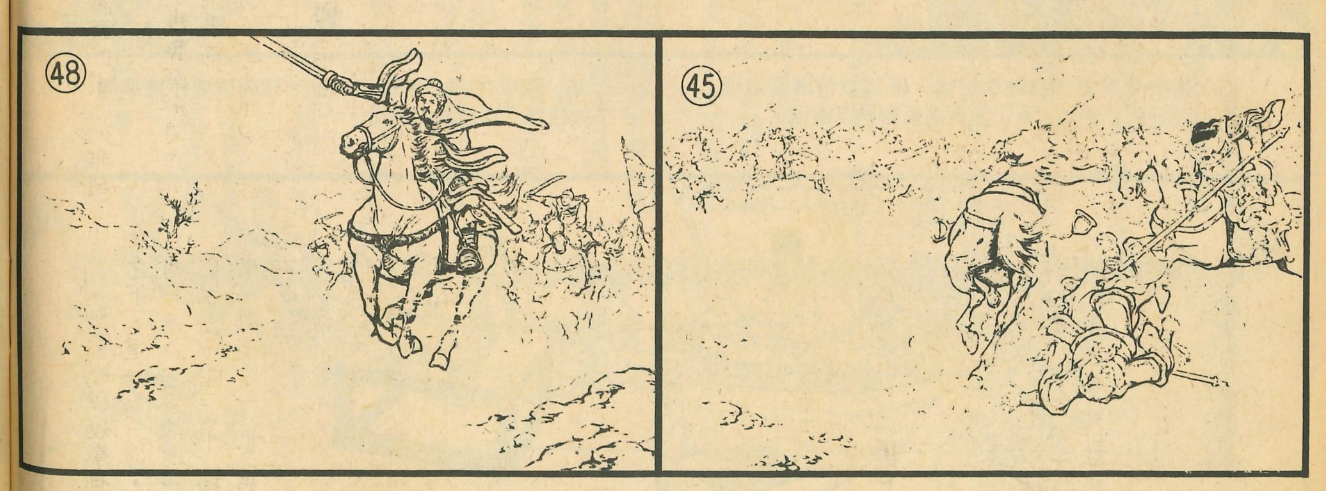
43 追兵漸漸逼近，正在驚慌無計，忽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員大將，率領一支軍馬趕來救應。原來是楊奉聽說獻帝過境，特來保駕。

46 楊奉收了兵，領那將來見獻帝。獻帝問道：「這位是誰？」楊奉道：「他是河東揚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獻帝慰勉了一番，當晚便宿在楊奉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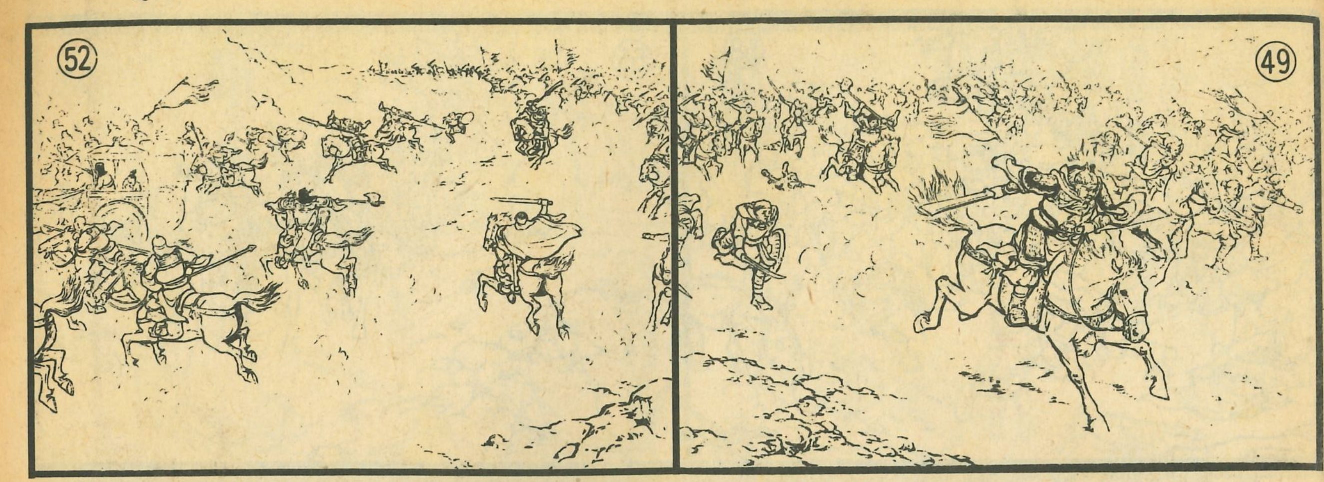
44 兩軍排開陣勢。郭汜命部將崔勇出馬。楊奉回頭向陣中高呼一聲，只見一員大將，擎着一柄大斧，飛馬衝出陣來，直奔崔勇。

47 郭汜敗了一陣，第二天又領兵追殺上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從四面八方包圍上來，把獻帝楊奉困在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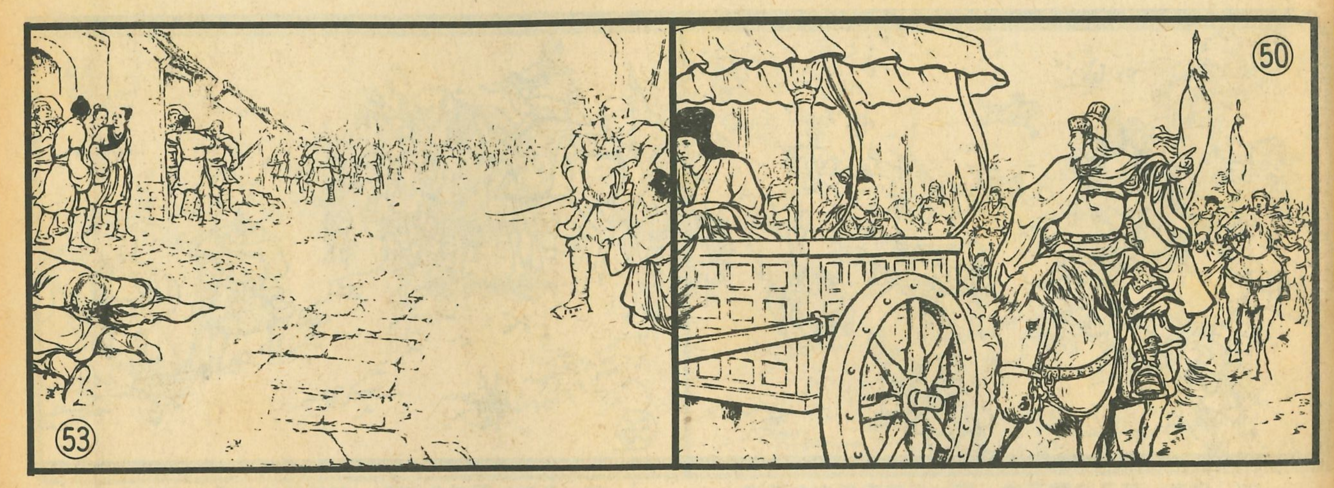
45 兩馬相交，只一合，那將手起斧落，就把崔勇砍下馬來。楊奉乘勢掩殺，郭汜大敗，退走二十餘里。

48 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國戚董承帶領一支人馬衝殺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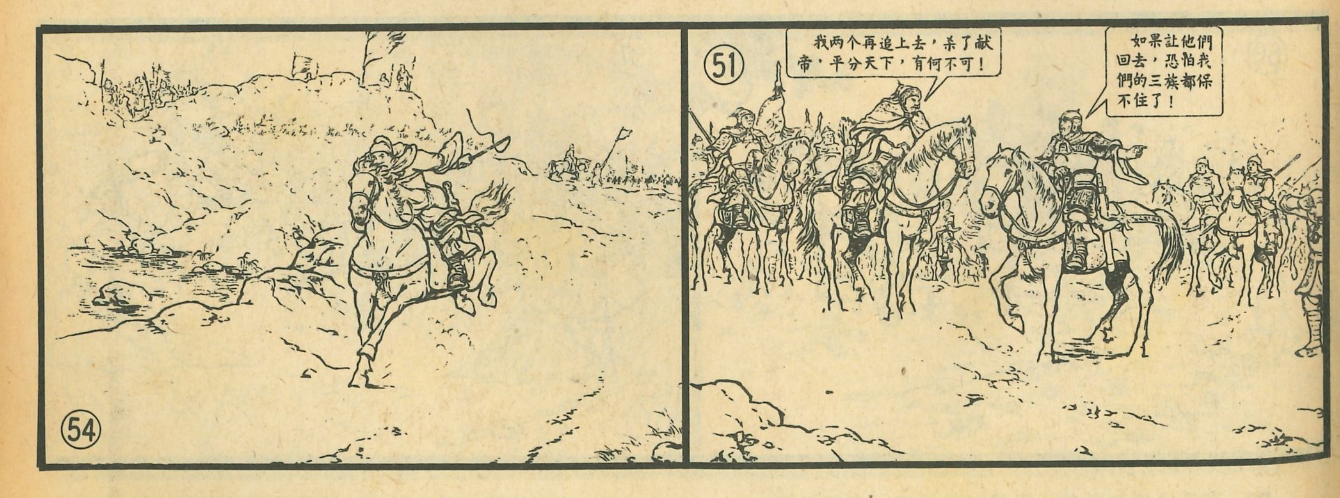
49 徐晃見來了救兵，乘勢發動攻擊。郭汜抵擋不住，又大敗而逃。

52 於是，李傕一軍在左，郭汜一軍在右，漫山遍野的湧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保護着帝、后向前逃跑。



50 董承見了獻帝，安慰了一番，便命連夜起駕，向洛陽進發。

53 李傕、郭汜追殺到弘農，一路還擄來了數萬百姓。他們把老弱的殺了，青壯年補充入伍，臨敵時逼令他們打頭陣，名叫「敢死軍」。因此亂兵越來越多，聲勢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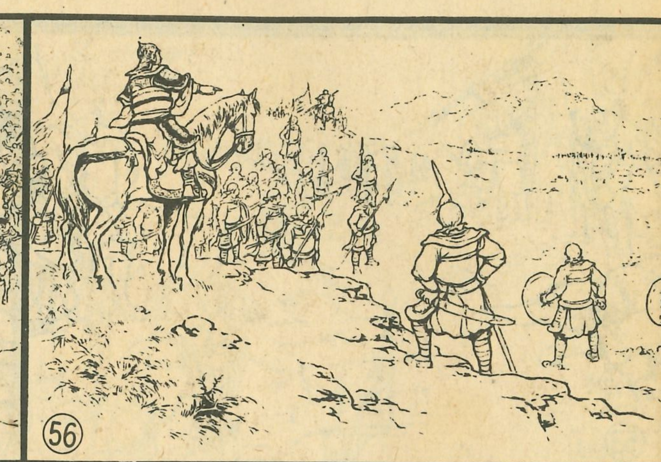


51 郭汜收拾敗兵回去，正撞着李傕。兩人一商量，都怕朝廷召集諸侯討伐他們，便合兵一處，再去追殺獻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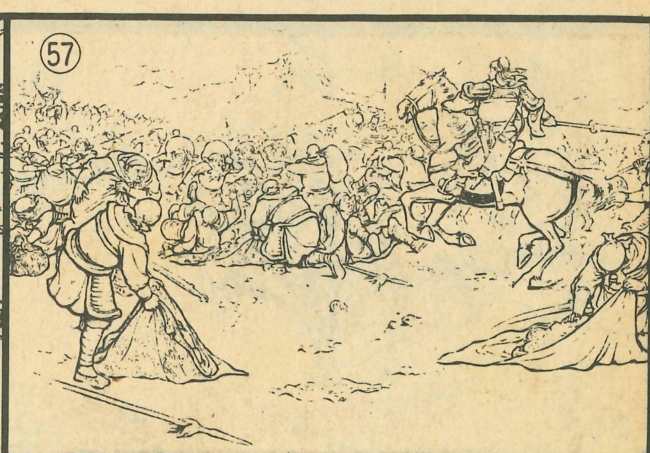
54 楊奉、董承抵敵不住，只得派人帶了詔書，到河東去召韓暹、李樂、胡才三處山寇，前來救應；一面又派人去向李傕、郭汜講和，作爲緩兵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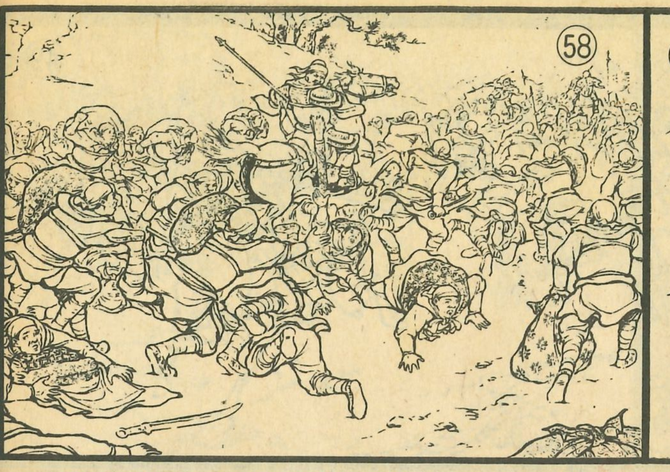
55　韓暹、李樂、胡才三人，接到赦罪賜官的詔書，興高采烈的帶着部下，去和董承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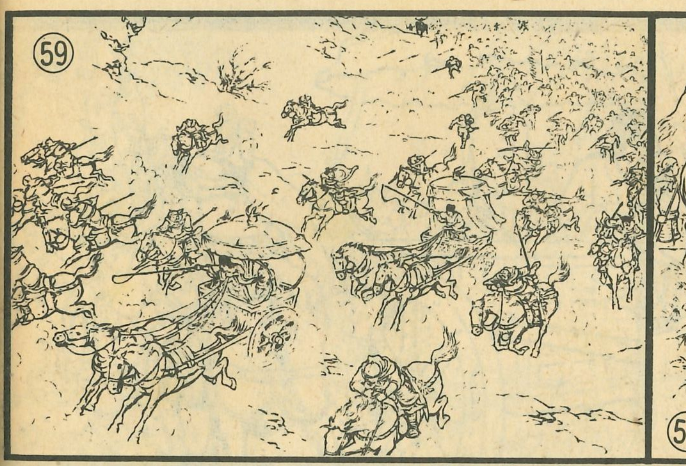
56　李樂一軍首先趕到。郭汜遠遠望見，就命令兵士們把搶來的衣服、財物，都丟棄在大路上。



57　李樂的軍士爭先恐後的搶取地上的財物，隊伍大亂。李傕、郭汜乘機從四面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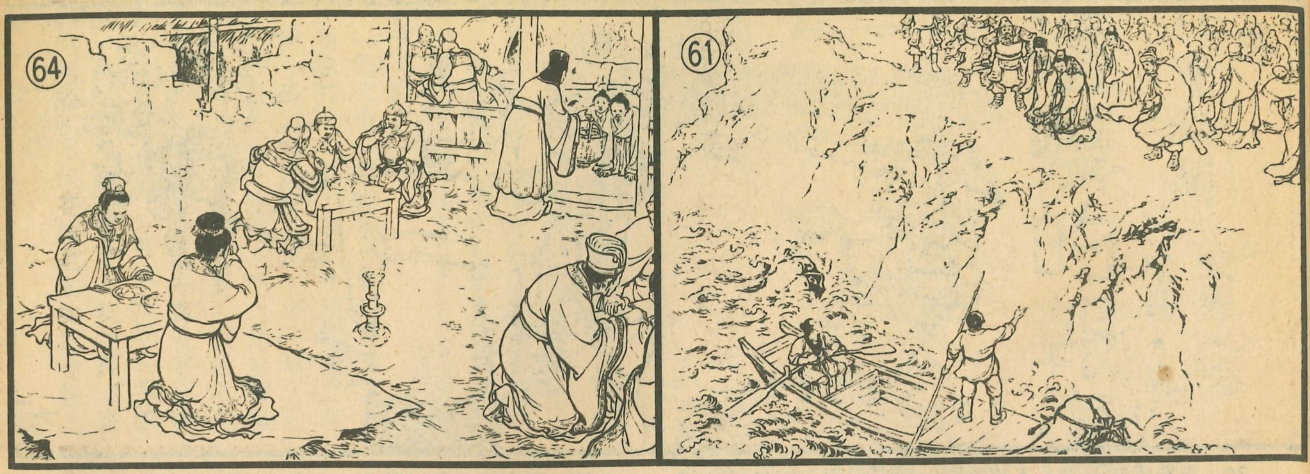
58　雙方混戰了一陣，李樂軍大敗，四散奔逃。恰好韓暹、胡才兩軍趕來，又自相踐踏，死傷的人馬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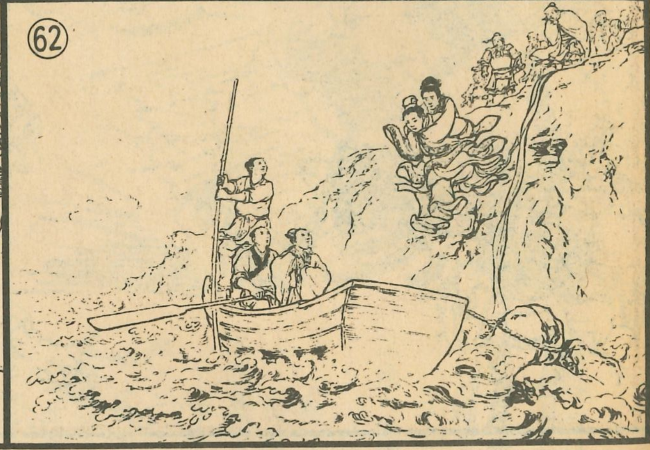
59　楊奉、董承遮攔不住，慌忙保着車駕向北奔逃。背後亂兵緊緊追來，胡才中箭落馬，被亂軍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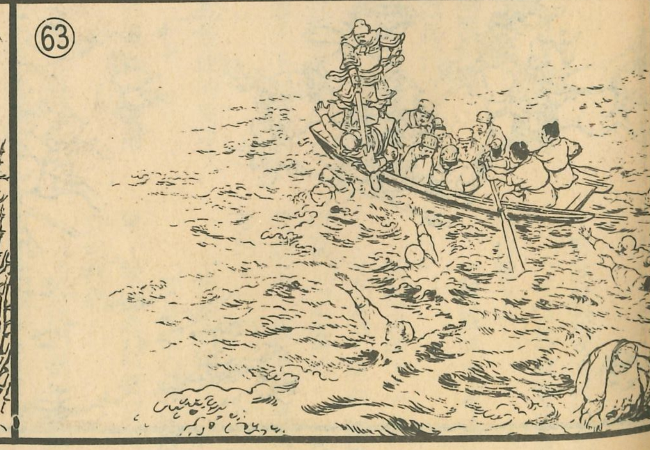
60　董承見情勢危急，又見道路崎嶇，車行緩慢，便請獻帝棄了車仗，步行而逃。



61　逃到黃河岸邊，李樂只找到一隻小船渡河。這時天氣嚴寒，獻帝勉強扶着伏皇后走到岸邊，可是河岸太高，沒法下船，後面追兵又將殺到，帝、后和百官都號哭起來。



62　幸得國舅伏德在亂軍中拾到幾匹白絹，當即拿來裹住獻帝的身子，先把他吊下船去。然後由伏德馱着伏后，跳到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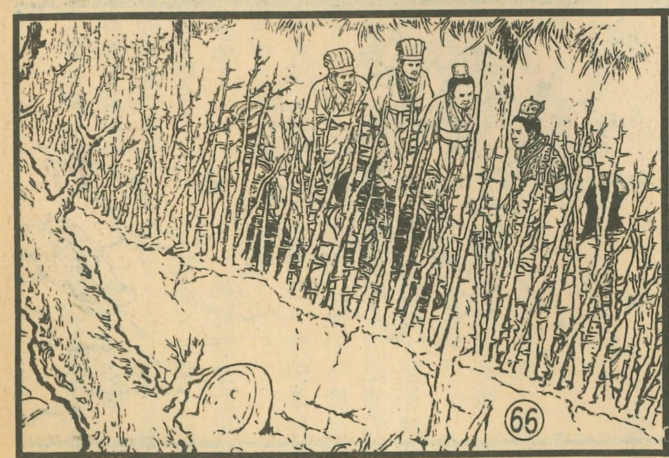


63　渡過了帝、后，再放船渡衆人。李樂仗劍站在船頭上，見有爭渡的人，都被他砍落在水中。呼救號哭的聲音，震天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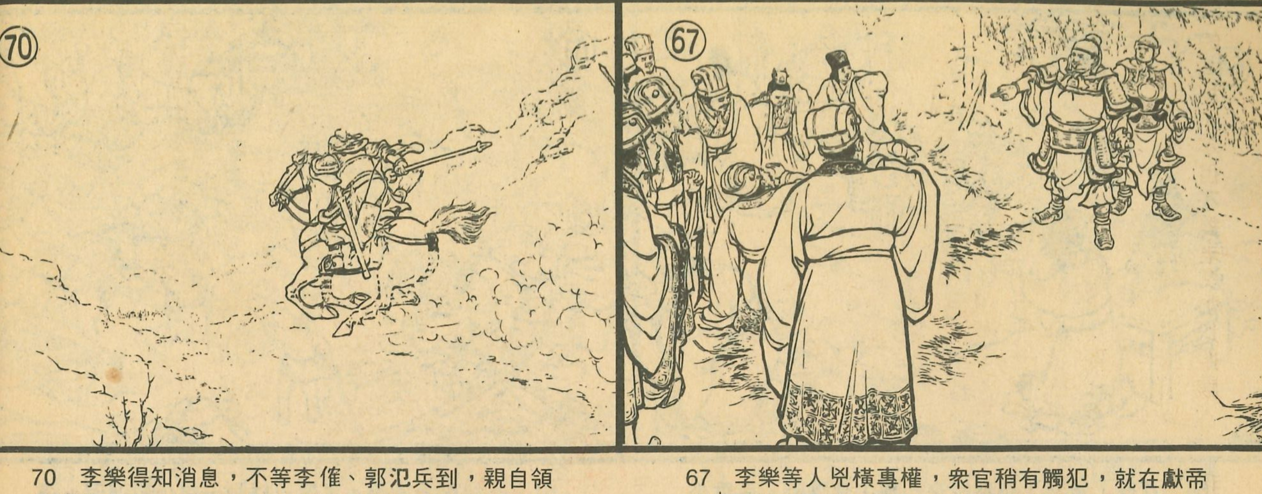
64　渡過了黃河，楊奉找來一輛牛車讓帝、后乘坐。當晚留宿在大陽。



65　第二天，獻帝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百官、宮人陸續尋了來，哭拜在車前，帝、后也都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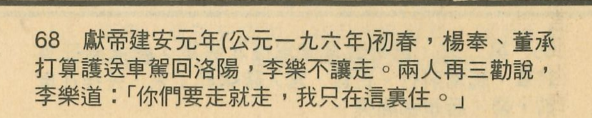


66　到了安邑，沒有高房，帝后只得住在茅屋中，沒有門，四邊插了一些荊條遮風。獻帝和大臣們就在茅屋中議事。



67　李樂等人兇橫專權，衆官稍有觸犯，就在獻帝面前毆打、辱罵。獻帝和衆官也只得忍氣吞聲，不敢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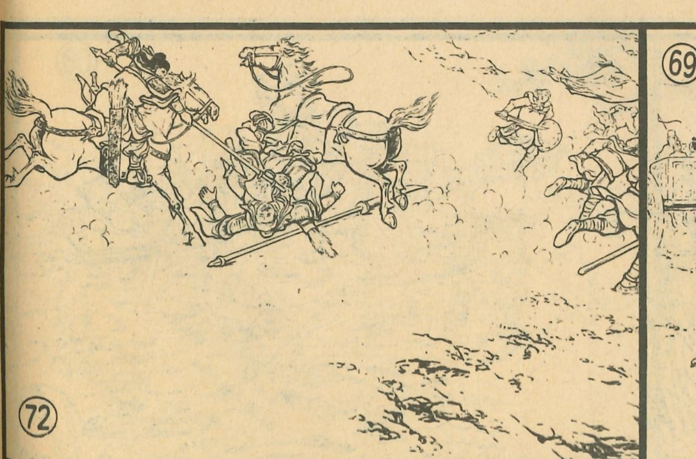
68　獻帝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初春，楊奉、董承打算護送車駕回洛陽，李樂不讓走。兩人再三勸說，李樂道：「你們要走就走，我只在這裏住。」



69　於是，楊奉、董承保護着車駕起程。還走不到幾里路，有人來報：「李樂派人去勾結李傕、郭汜，要來劫駕。」董承、楊奉、韓暹就催促人馬，連夜趕奔箕關。

70　李樂得知消息，不等李傕、郭汜兵到，親自領兵追趕上來。四更時分，追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走，李傕、郭汜在此！」

71　獻帝聽說李傕，郭汜追來，大驚失色。楊奉道：「這是李樂假冒的。」便令徐晃出馬迎戰。



72　徐晃迎住李樂厮殺，只一合，就把李樂砍下馬來。餘黨一哄而散。　(待續)

社會秘聞／

遺囑的報復

狄奇・文　可飛・圖



不孝兒媳　自食惡果

許多人爲了使自己的遺產可以作適當的安排，都在死前作出種種的規定，使死後的產業可以照自己的意願去分配。所以遺囑（WILLS）有着奇妙的約束力。

龍天是一個白手興家的生意人，在商場打滾的數十年間，使他建立起一個小型的髮型屋企業。但不幸，在一次中風之後，他的下半身完全癱瘓，使他半步也離不開病榻。而正在這個時候，他滿以爲可以倚靠及寄託事業的兒子龍世光，可以好好的照顧他，但卻料不到兒子這時竟然露出貪心的本相，不但不對老父加以照顧，反而不斷地虐待及刺激他，希望老父早日過世。

龍天已經半身不遂，再加上兒子的刺激，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性命正危在旦夕，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心血被兒子一手毀滅，於是他下定決心，要作出「遺囑的報復」。

* * *

「那個老頭子，竟然還可以支持這麼久。」世光對他的老婆程冰說。

「是嘛，如果他一日不死，我們一日都不可以安寧。」程冰說。

「我最討厭就是我跟他這麼久，就連半點好處也沒有，一日只懂得要我學。」世光怒氣地說：「學，學，學，我眞討厭再要學，我只想知道錢銀什麼時候可以到手。」

「一日錢銀不到手，一日也不知道將來情形是會怎樣的。」程冰說。

「對，老婆，可有什麼辦法嗎？」

「叫他預立遺囑啊，因爲預立遺囑以後，我們將來的繼承權就有了保障了。」

「對，爲什麼我沒有想到這點！」

「但你先別開心，老頭子不知道願不願意預立遺囑。」

「不願意也得願意，我是他的兒子嘛。」

「世光，難道你忘了你還有一個弟弟世雄嗎？」

「世雄，我看你不提也罷，何況他已失踪了好幾年，到如今仍是生死未明。」

「其實，你和世雄以及老頭子之間，到底那時發生了什麼事，會令到世雄離家出走呢？」

「還不是爲了老頭子的事業嗎！世雄當時要求老頭子改革，我不贊成，他和我大吵了一頓，就離家出走，據說去了加拿大，從此就音訊杳然。」

「連一點音訊也沒有嗎？」

「據說老頭子派人去查過，但也沒有確實的消息，有人說世雄在去了加拿大不久就染了病，客死他鄉了。」

「可以証實世雄眞的死了嗎？」

「不可以。但相信這個消息也是可靠的，因爲自從老頭子知道這個消息後，就一直很沮喪，但亦自從那時起，對我就相當冷淡了。」

「你以爲老頭子會將他的事業交託給你嗎？」

「難道他還有其他人可以交託的嗎！」

世光遲疑了一會。

「不過，除非世雄……」世光猶豫地說：「不會的，不會的，我看他已是死定了，相信沒有人可以再和我爭家產的。」

「那我們還担心什麼？」

「就是担心那老頭子那份古怪的脾氣，寧願將財產胡亂安排，也不將它交給我們。」

「那我們還等什麼，不如快快迫他立下遺囑吧。」

「對，我一定要想辦法。」世光堅決地說。

* * *

在病榻裏，龍天每日只是靠着藥物支持他的生命，而他的身體，已是日漸的衰弱。

這時，他想起自己的兩個兒子，他後悔當初沒有聽世雄的說話，將自己的生意作一個全面的檢討和改革，要不然，他的事業當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

再想起自己勞碌了大半生，妻子一早撒手去世，只剩下自己養大兩個兒子——世光和世雄。

世光比世雄大三歲，而由小至大，世光都以大哥的身份約束着世雄。

世雄本來是甚有天份，但可惜性格倔强，時常不肯讓步，就引致兩兄弟時常都不和，到最後，終於釀成了家庭的悲劇，世雄離家而去。

龍天在案上拿起一張昔日一家所拍的相片，不禁有無限的感慨。

「唉！」他不由自主地歎了一聲。

想起現在每日都不能離開病床半步，除了上半身尚可作有限度的活動外，下半身簡直活動不得，每日上床下床及到洗手間去，也要由傭人扶持。而且世光對他的態度極之惡劣，使他有生不如死的感覺。

龍天扭過身來，看到柜頭上一個裝滿鎮靜劑的藥瓶，他眞的有尋死的傾向。

他很吃力地伸出雙手，那指尖僅可以接觸到藥瓶。

他將藥瓶試圖移近自己，然後一把將它拿起。

在他身體正常的時候，這是輕而易擧的動作，到現在卻是萬分的困難。

他的手指已經可以接觸到藥樽的樽面，但可惜仍不能握着那個藥瓶。

龍天繼續用那顫震的手去嘗試，那藥瓶已經可以握在手了，但可惜……

他的手一鬆，藥瓶就跌在地上，「砰」的一聲跌成粉碎。

唉！難道上天一定要折磨我，連我尋死的機會也要剝奪了——龍天的心裏悲痛地想。

這時，忠叔聽到玻璃瓶墜地的聲音，已經由外面衝了入來。

「老爺，老爺。」忠叔看見跌在地上的藥瓶，不禁失聲地叫了出來。

「沒什麼。」龍天說。

但忠叔已經有多少猜得是什麼的一回事，因爲龍天剛吃完藥，斷不會自己去拿藥吃的，何況那個枱面上除了藥瓶以外，便沒有其他的東西。

「老爺，不要嚇我啊！我告訴大少去。」

「且慢。」龍天用盡力喝道。

忠叔立刻就停住了脚步。

「忠叔，不要告訴世光。」

「但是……」

「不要打電話告訴世光夫婦。」

「但……」

「忠叔，你已跟了我這麼多年，難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情！」

忠叔跟了龍天近廿年，當然明白龍天的那份心情，但奈何只是一名傭工，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世光兩夫婦怎樣對我，忠叔你是知道的，你不要打電話去。」龍天一邊說，一邊眼眶裏已閃出了一兩顆淚珠。

「老爺。」忠叔不知要說什麼，只隨着應了一句。

「忠叔，幫我撥個電話，替我找韋律師來。」

「但老爺，少爺吩咐過不可以……」

「不可以甚麼！」龍天激憤地說：「難道連我打電話的自由也沒有了。」

「但老爺……」

「不要再囉囉唆唆的。忠叔，你跟了我幾十年，難道現在才背叛我？」

忠叔面有難色。

「忠叔，你跟我說，究竟他們給你多少的好處？」

「老爺，你不要誤會啊！」

「我沒有誤會，難道現在這個情形，我還不明白嗎！」

「其實，少爺只是對我說，不要讓老爺打電話和聯絡其他人，免得你受刺激。我相信少爺是出於好心的。」

「難爲你還替少爺講好話，你看我這幾個月在病榻裏，眞的是好過嗎？我雖然是半身不遂，但也不致到被人隔離，忠叔，我一切行動，就被世光兩夫婦監視着，你是我幾十年的舊伙記，難道你不可以說句公道說話嗎？」

忠叔聽完龍天一番說話，不由他不感到慚愧，事實上他是受了世光額外的一點賞錢，才甘願替少爺監視着老爺的。

但忠叔亦想到昔日自己由鄉下出來，不是得到龍天的收留，也沒法有一餐飯吃，如今自己這樣對待老爺，良心實在也有點過意不去。

「老爺，我……」

「忠叔，不要說了，替我撥個電話找韋律師，約他今天下午來見我。」

「但少奶今天下午和她的朋友回家打牌啊。」

「唔，那麼約明天吧，明天他們夫婦在家嗎？」

「我知道少爺少奶訂了明天上午的澳門船票到澳門去，要到晚上才回來。」

「好，跟我約定韋律師，要他明天上午來見一見我，記着這件事不可以洩漏給少爺兩夫婦知道。」

忠叔替龍天再拾起藥瓶後，將那些藥片和玻璃碎片分開，然後再小心放好，他不期然地再望一望龍老爺。

「放心吧，我不會再自殺的，我還有事未做呢！」龍天說。

「老爺，不要再嚇我了。」

「忠叔，你放心吧，你要幫我找韋律師啊。」

「知道了。」忠叔點了點頭。

* * *

第二天的上午，韋律師依約來到找龍天。

「韋律師。」

「龍先生，近日健康怎樣？」

「太差了，終日都要在床上，連床也不能離開半步。」

「多休息一點吧，相信很快就會復原的。」

「韋律師，我也不敢奢望有康復的一天，只是想托你幫我解決一件事，好使我了結一件心事。」

「龍先生，我有甚麼事可以做的，

你不妨說出來吧。」韋律師說。

「韋律師，不瞞你說，自從我中風卧在病床以後，世光兩夫婦簡直就不當我是父親看待，他們兩夫婦只希望我早一點去世，可使他們早日得到我的產業，我和世光雖然是兩父子，但我覺得他簡直不當我是爸爸，他就當我是仇人，眼中釘。」龍天激憤地說。

「龍先生，你不要太激憤，身體重要。」韋律師掃着龍天的背部說。

「韋律師，如果要將我的家產雙手奉上給這兩個不孝子和不賢媳，我萬萬也不可以做到。所以，我今天請你來，就是希望你可以替我想個辦法，使我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但是……」

「韋律師，你不要勸我了，我知道你想對我說，世光是我的親生子，無論如何也是一家人，要好好的對他，對嗎？」

「是。」韋律師點了點頭。

「算了吧，我已經對我的兒子以及媳婦失去信心，雖然我中風不能出去店舖打點一切，但他們的一擧一動，我還是知道的，何況他兩夫婦終日喜歡賭錢，我看我的事業很快就會被他們完全破壞了。」

韋律師聽到龍天語氣是那麼激動，知道就算是勸他也沒有用，所以亦只有搖頭歎息。

「韋律師，我想請問你如果我死了以後，遺產是會怎樣分配呢？」龍天問道。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立遺囑而定了。」韋律師說。

「換句話說，財產的分配就是跟遺囑的聲明，對嗎？」

「是的。」

「以我現時這個健康狀況，醫生說我最多只可以支持多三個月，我相信預立遺囑也是必需的。」

「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就替你起草一份你的遺囑意願，找齊見証人，然後就簽字作實吧。」

「爲甚麼要找見証人呢？」

「那是一種形式上的規矩而已，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韋律師答。

「韋律師，我要立的遺囑內容，就是不將遺產留給世光，他以爲只要我早一點死去，就可以早一點坐享其成，我可不會這樣便宜他們。」

「龍先生，那當然不成問題，因爲財產的分配，是由你自己去決定的。但是……」

「但你說他們是我的兒子及媳婦，你要勸我嗎？」

「是，龍先生，你要考慮清楚才好。」

「我是考慮過了，但我唯一擔心的是如果他們夫婦知道我甚麼遺產也不留給他們，他們會對我更不利。」

「龍先生，你是否有點杞人憂天呢？」

「韋律師，你有所不知的，我現在卧病床上，半步也離不開病榻，我要做甚麼事也不可以，要是他們知道我半點遺產也不留給他們，就會更加對我不利。而我並不希望這樣被折磨而死，所以我今日請你來，其實是想請你替我想個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要在遺囑上作這個聲明，則除非你立遺囑時不讓他們知道，那就是辦法之一。」

「我也想過這個辦法，但他們夫婦倆已經開始迫我立遺囑，如果他們見我遲遲也不立遺囑，那不是更加有疑心嗎？」

「對，除非……」

「難道你有好辦法？」

韋律師在龍天的身邊耳語一番。

龍天點了點頭。

「果然是個好辦法。」龍天說：「難怪每個人都稱讚你是個一流的律師。」

「你太過獎了。」

* * *

那天晚上，龍天特別叫世光夫婦到他的房間。

「那老頭子要見我們，不知道有甚麼事呢？」程冰說。

「不要猜了，見了他再說吧，我今天也想和他攤牌，要他立好遺囑，好使我們有個打算。」世光答道。

世光夫婦於是就走進龍天的房間。

「世光，我今天請你們來，是有一件事和你們商量。」

「是遺囑的事嗎？」世光搶着說。

龍天雖然心裏有極度的不高興，但仍然强忍着他的憤怒。

「對，是有關遺囑的事。」

「那眞好，你打算怎樣安排？」

「你拿一張紙和筆來，然後我講出來你照寫吧。」

「果然爽快，也省得要請律師。」

世光立刻示意太太去拿紙筆來。

龍世光準備後，龍天就開始說出他的遺囑。

「……我龍天決定將所有產業及生意交托給我的兒子龍世光，祖屋則交給次子龍世雄……」

「還將祖屋交給世雄？」世光說。

「算了吧，生意也交給我們了。」程冰阻止着世光再說下去。

「對，我在立約人之下簽名，你們在見証人之下簽名吧。」

龍天和龍世光夫婦簽了名後，龍世光夫婦就歡天喜地接過了遺囑，將它小心地鎖在夾萬。

兩個月後，龍天就病死了，龍世光夫婦立刻就請韋律師來執行遺囑上的一切安排。

韋律師接過遺囑，突然搖了搖頭說：「龍先生，眞對不起，法律上規定見証人是不可以做受益人的，難道你們不知道吧。」

世光望着太太，做夢也想不到老父有此一着。

（全文完）

上文提要： 玉面金童趙人龍、四海游龍敖四海、風塵俠隱陸傲天在開封府相遇，結伴暢遊，碰上天魔教教主擺擂台比武替其女兒招親。當晚三更時份趙人龍又被該教衆手下騷擾；翌晚，他又收到邀其比武之字條，趙人龍赴會時方識破對手是女扮男裝的任鳳，任鳳戰敗當了其書僮，後竟不告而別。趙人龍得悉原來天魔教正在江湖上招兵買馬……

四期完短篇故事／楊　柳・文　可　飛・圖

情未了

幕內探做眞戲假　府王進容易裝喬

「我們姐妹都已離家七八年之久，家在何處，已無法記憶，所以我們都願追隨趙大俠，只求你 收留我們。」

玉面金童忙道：「這怎可以！這怎麼可以！」

這四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一個個都嬌艷如花，也不知她們心眼裡打的什麼主意，是有心跟趙人龍爲難呢？還是看他長得太漂亮，固爾別具用心，竟「咚！」一聲，通通跪在台上道：「趙大俠不答應我們請求，婢子們就不起來。」

這一下子，眞把這位大英雄給難倒了。

趙人龍想了好一陣子才道：「你們回頭去『又一屯』找我，我再設法叫人送你們回家好了。」

「謝謝趙大俠！」

* * *

夜！籠照大地；

月！高懸晴空；

山！屹立含笑；

湖！碧水微波。

這夜涼如水的夜晚，明月高懸，山麓旁一座破廟，由破廟裏不時散發出陣陣狗肉香。

破廟規模不小，惜年久失修，到處破爛不堪，在大殿的一角，四個衣衫襤褸的少年，正圍繞着一堆燃燒着的柴火，狗肉味也正是由這兒散發出來。

時已三更，四個小叫化還興緻勃勃的在慢慢放柴棒入火堆，很有耐心的清燉着他們的獵物——狗肉。

「小五，燒酒還多不多，夠我們喝嗎？」其中一人問。

「多多多，三個葫蘆滿滿的！」小五回道。

突然大殿上出現了二個人，其中一人道：「不孝的東西，有這麼好的下酒菜，也不來請我老人家享受。」

四個小叫化不覺大吃一驚，趕緊抬頭一看，禁不住歡呼一聲，道：「師祖好、趙大俠好，晚輩向二位叩頭。」

丐幫幫主齊天聖笑笑，道：「起來，起來，狗肉煮熟了沒有，熟了就快將砂鍋端過來，一面吃，一面聽我告訴你們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是是，天一黑就煮到現在，一定好了，小五、小六，快把旁邊地上的塵土擦乾淨，小四拿酒來，我來端狗肉。」小三儼然老大似的分配工作。

大家席地而坐，大口大口的酒，大塊大塊的肉，向嘴裡送個不停。

趙人龍對於這種場合，眞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回，吃喝都不習慣，眼睜睜的看他們祖孫狠吞虎嚥，好不快活似的。

小三子實在憋不住了，忙道：「師祖，什麼好消息？是師父他老人家要討師娘了是不是？那我們幾個弟兄得趕緊準備賀禮。」

齊天聖聽得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小子想到那裡去了，你師父幾時娶老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呀。」

「那是什麼好消息呢？」

「是你幾個小子走運，碰上了趙大俠！」

小三子忙接道：「我猜到了，小四、小五、小六，我們趕快給趙大俠叩頭，他是來教我們功夫的。」語畢，四個小叫化恭恭敬敬的，向趙人龍叩了三個響頭，嘴裡還不停的唸着：「師父，受徒弟大禮參拜！」

齊天聖忙道：「胡說，趙大俠是看你們聰明，本着俠義仁慈心腸，隨便教你們一手，你們就受用不盡了，那裡有資格配做趙大俠徒弟。」

趙人龍笑笑道：「我還在做人家徒弟，我對武功很多深奧之學，尚不斷在鑽研。所以尚不配爲人之師，前次我說過，開封事了，我會抽暇教你們一手，因此我特來兌現我的諾言。」

齊天聖肅然對四小道：「趙大俠訓示，你們要牢記心頭，回頭教你們這一招，更要潛心習練，才不致辜負趙大俠的盛意。」

四小恭敬的道：「是！」

趙人龍亦肅然道：「天下武術本同源，可是，我所學的任何功夫，是我師父根據各門、各派武術鑽研後自創一格，也可說是克敵之功，你們學會後，要切記不可以武欺人，助弱殲惡，乃是我輩俠義中人本份之事，如違我言，定斬不赦。」

四小又恭敬道：「四小遵訓，如違道義，天誅地滅。」

趙人龍看四小甚具誠意，亦感欣慰的，道：「好！」又對齊天聖道：「趙某要教四小的是『密宗步』。」

丐幫幫主不覺又驚又喜的道：「就是趙大俠近幾次對敵，所施展的那種絕妙步法？」

「然也！」

「四個幸運的臭小子，快向趙大俠再叩頭。」

趙人龍阻攔道：「免了。」續道：「這是密宗步法的口訣心法，齊老拿去，如果你對此步法也感興趣，不妨同令徒孫一同研練，以你之武功，再配上我的這種步法，在當今武林道上，可說已是鳳毛麟角，就連四小練成了這種步法，我敢說武林中一流高手，亦無法勝過他們。」

「趙大俠，密宗步法，乃武林人夢寐以求之絕學，齊天聖焉有不學之理，請受齊某一拜。」

「不敢當，不敢當。」趙人龍趕緊扶住他。

「趙某還有事待辦，齊老與令徒孫就好好研習密宗步吧！」語畢，只見他未作任何動作，人已越出大殿消失了。

* * *

黃昏時的原野，帶給離亂人幾許蒼涼，羊腸古道也顯得特別荒涼，對這些前不見村，後不着店的行人來說，更是顯得不安。

三匹健馬，分乘着三位古稀老頭，最前面那一位，看來少說也有八十歲，滿頭白髮，長鬚飄飄，三人看來均弱不禁風，似已不堪負荷之感。

走在中間較年輕的老者，突對前面老者道：「老弟，我們這陣子風馳閃電的趕路，我實在有點吃不消，下馬休息一下如何？」

「眼看天黑下來了，再不急趕一程，今夜就又得要露宿道旁，我說老哥哥，還是賣點老命趕路吧，如碰上强梁，那就糟了。」

後面老者也接道：「對，老弟說得對極哪，已經兩天沒好好的吃一餐了，趁早趕到許昌，還來得及飽餐一頓，不然我的酒蟲都快爬出來了。」

明明走在最前面那個老頭年紀比後面兩個都要大很多，後面兩個偏偏要稱呼他老弟，最奇怪的是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你說妙是不妙。

天已全黑，伸手不見五指，三騎來到一條狹溝，兩邊岩高三丈，亂草有半人之高，溝裡黃砂尺許之深，馬踏上面，但聞沙沙之聲，倍增陰沉恐怖。

「我們要快點通過這道狹溝，不然萬一碰上的話，那就痳煩大了。」

語畢突聞一聲呼喝，兩旁岩上人影幢幢，不下數十人之多，突然一道火把落入狹溝，馬匹驚跳，險些將馬上幾個老頭摔下馬來。

突的岩上一聲吆喝：「溝中三個老傢伙聽着，我們知道，你們跟玉面金童趙人龍是一夥的，立即下馬就綁，說出他現在何處，可饒爾等一死，否則別怪我們心狠手辣。」

行在前面老者接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可以夜半攔劫路人，這簡直是土匪行爲嘛。」

「老傢伙，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如果再不下馬就綁，說出趙人龍行踪，只要我一聲令下，立刻要你們屍骨無存，死無葬身之所。」

「二位聽我說話之際，立即退出狹溝，以免馬匹傷亡，而後向左邊岩上賊人攻擊。」前面老者以神功向後二人傳音完畢，接話道：「你說得對，狹溝是供路人行走的，死人不方便，我看兩旁野草又多又深，倒是埋藏死人的好地方。」

適時岩上一聲暴喝：「找死，放！」只見兩旁的亂箭及火把直向三人存身之處，如雨點般丢、射，刹時滿溝通紅，照得如同白晝。

也在同一時間，前面老者輕啊一聲，只見他連人帶馬飛躍五丈之高，再向右岩將馬一提，一式平沙雁落，落在剛才發號施令的一位青衫少年八尺之前，這一招直嚇得兩邊之人傻在當場。

緊跟着，老者從馬上默運玄功，輕輕向前伸手一抓，距他八尺的青衫少年本能的一閃，但仍被老者抓個正着，並被點了穴道，抓過來跪於馬前

，老者宏聲對其他三人道：「爾等膽敢再動一步，一律處死。」這些人早已嚇破了膽，立即棄械跪了一地齊稱：「老俠饒命。」

老者回頭對青衫少年問道：「你是受何人指使前來，儘快說明，否則不饒。」

青衫少年兩眼一睜，道：「你在作夢，要殺要剁隨你便。」

「好，有種。」只見老者用手向青衫少年太陽穴一指，只見他立即殺豬般怪叫，直疼得頭冒汗珠，混身戰慄。

「請解穴，我說，我說。」

「怕你不說。」

「南王燕子飛是我岳父，他女兒一枝花燕巧兒是我老婆。」

「誰是一枝花燕巧兒？」

「就是前在開封擂台比武招親的那一位姑娘。」

「既然比武招親，她怎麼又會是你的老婆？」

「那不過是南王設下的一種誘惑人的圈套而已，我本來不同意，我老婆也不同意，可是南王要這麼做，我們也扭不過他，才答應暫時從權。」

「荒唐，簡直荒唐。」續問道：「燕巧兒現在何處，要替他爹報仇，是不是？」

「你老人家都知道了，又何苦再問我，至於燕巧兒她現在在……」

「你不說沒關係，我老人家念在你們是少年夫妻，我不追究，但你必須知道，燕子飛作惡多端，不但糟踏了不少良家婦女，竟連他頂頭上司，教主的小老婆毒玫瑰洪玉嬌也姘起來了，所以纔被玉面金童所殺，我希望你們從此脫離天魔教，帶你老婆遠走高飛，重新做人，如再執迷不悟，下次再碰上我，就休怪我手下無情。」

「我是無所謂，只不知道我老婆是否同意你老之說。」

「無用的東西，滾吧！」

* * *

望月樓，是許昌城裡數一數二的酒樓，每天從十一時以後，食客如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樓上分普通座、雅座、包廂三等級座，有專唱小曲的，也有唱平劇的，只要是玩的一套，應有儘有，也只要你肯花白花花的大洋，什麼樣的名堂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三匹健馬，三個灰衫老者，來到望月樓翻鞍下馬，小二躬迎門前。

前面老者吩咐道：「三匹馬要餵上等料，並在隔壁高陞客棧給我們開三個房間。」

小二急忙恭敬彎腰，道：「是是，客官請上樓。」隨即又高聲叫道：「包廂座。」

三人上酒樓來一看，這望月樓好大的場面，不但雅座、包廂座設備幽雅，就是普通座，情調也比其他酒樓別具一格。

前面老者吩咐小二道：「包廂留一個，現在先在靠窗的地方，給我們弄一個座位，隨便先來幾個小菜，三壺竹葉青。」

小二看三個土老頭這樣闊氣，好不高興的帶他們到靠窗邊的一桌坐下。

樓上食客大部份已坐滿，猜拳行令，好不熱鬧。

坐在三人右邊第四桌，是兩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看似生意人，下首坐了位十六七歲、美貌似花的大姑娘，看來三人表情都非常沉重，只聽那個胖一點向瘦一點的老實人道：「大哥，我已跟車管事商量過了，三百兩銀子今天我還不了，車管事說：已經失信幾次，今天不還錢，就要『銀子』去抵押，那天有錢，那天就拿錢去將人換回來。他們叫我們在這裡等，沒錢還，這頓飯就算他們跟銀子姪女接風，唉！」

被稱大哥的人，只是唉聲嘆氣，滿臉愁苦之色，望着女兒銀子，茫然不知所從。

被稱爲銀子的姑娘，滿臉淚痕的望望他爹，又看看他伯父，像似待宰的羔羊，欲言又止，楚楚可憐的坐在一旁默默無語。

突然，蹬蹬蹬，一陣樓梯聲上來了三人。前面一人鷹鈎鼻、鴿子眼，年約四十來歲，一身藍緞長衫，身後跟了二人，年約三十來歲，兩顴骨高聳，身着青一色短裝，看似武功不弱。三人逕向銀子姑娘這一桌走去。

自這三個人一上樓來，這邊三個人，早已起立躬迎，但銀子姑娘仍然低頭流着淚。

這兩兄弟看來人到了桌前，忙道：「車爺，你請坐！」

車管事用鼻子「嗯！」了一聲，大馬金刀的朝上首一坐，道：「三百兩準備好了嗎？拿來。」

「車爺，實在對不起，並不是我拖着不還，生意倒閉了，現在連生活都成了問題，我一定儘快，儘快的給想辦法，請車爺再多寬限些時，一定奉還。」被稱爲大哥的生意人任復興，起立滿堆笑臉的道。

「不行，今天非還錢不可，否則，把銀子姑娘交給我帶走，大爺看你可憐，可以再給你二十兩白銀維持生活。」

任復旺也幫忙哥哥，道：「車爺，你就多積點德，行行善，求你就多寬限我哥哥一些時間吧，我們會永遠感激你的大恩的。」

「一句話，還是不行，若是不還我馬上帶銀子姑娘走，去享樂子去。」語畢，向站立在身後的二人一嘟嘴道：「帶人。」

坐在窗邊上那一桌人，早已聽清楚了這邊一桌人的談話，不時以眼神注意到這邊，此時眼看二個短裝漢子伸手向銀子姑娘左右抓來，嚇得銀子

姑娘驚恐萬分，本來似桃花般的臉蛋，已變成了土色，就在這剎那之間，只見那最年長的一位老者，手輕輕一抬，「嘟嘟」兩聲，兩個如狠似虎的漢子，一個手上穿透了一隻竹筷，二人眉都不皺，將竹筷「刷」的一聲拔出，鮮血直流，二人毫無表情的兩眼向四週搜索一遍，立即高聲罵道：「是那位不長眼的東西，竟敢在我們兄弟面前撒野，也不打聽打聽我們是誰，有種，給老子站出來。」

說來也絕，正當這二人罵人的髒話剛完，啪啪又是兩隻竹筷，向二人腮幫子對穿而過，這一下可說是封住了二人的嘴，楞在當場，再也無法開口了。

少數的膽小食客早已溜之大吉，膽子較大的，看熱鬧不走的還是很多，但這些人都在竊竊私語：「惹禍這個人，膽量也實在太大了，天魔教的人也去招惹，豈不是自己找自己的痲煩。」又有人道：「天魔教有什麼了不起，要是碰上玉面金童趙大俠，那還不是要吃瞥。」再一個人道：「可是今天這樓上這些人當中，除了窗邊桌上那三個老者，其他差不多的人都是我們在這裡常看到的熟臉孔，又那兒來的那位玉面趙大俠呢。」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莫衷一是。

這時那位被稱爲「車爺」的車四眼，他是天魔教北王府的車管事可沉不着氣了，立起身來道：「是那路的朋友，你也不打聽我是誰，許昌是誰的天下，不怕事的給車爺站出來答話，否則，莫怪車爺開黃腔。」

只見剛才教訓他們二人的老者，欲立又坐，接着，他右手微抬，啪的一聲一個小紙團正擊中在車四眼臉上，打掉了大牙兩顆，滿口血流不止，也痛得他眼冒金星，心知今天遇上了勁敵，趕緊拾起小紙團打開一看：「如再逼人，立死無疑。」

車四眼收好紙團，向隨來二人遞個眼色，悶聲不響，夾着尾巴急急下樓而去。

銀子姑娘這一桌三人，如獲大赦一般，驚魂方定。

靠窗邊這一桌，坐在上首那一位老者，起立向銀子姑娘他們招招手道：「三位請過來一談。」

三人有如驚弓之鳥，趨前道：「三位老人家有何指教？」

「你們的酒賬我付了，請坐下談話。」

「這怎麼好意思……」

「不用客氣，你們的處境我已聽得很清楚，這是三百兩銀子，拿去好好經營，這兒一切自有我來處理，你們快走吧。」

「你老是我們的大恩人，銀子趕快給恩人叩頭。」

「不必不必，你們快走吧。」

「謝謝恩人，請問恩人貴姓大名，以便我們以後供奉你的牌位，但願上天保祐你老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山野之人無名無姓，你們快走，不然那班東西來了，你們又要痲煩。」

「是是。」三人匆匆離去。

老者見三人離去，向小二招手道：「包廂酒席準備好了嗎？」

「早給三位老人家準備妥了，請吧。」

「老弟，小二剛才稱呼你老人家呢，趕快把面具取下來，如眞老了娶媳婦就難啊。」

「那就遵命拿下來吧！」三人不覺哈哈大笑。

原來這八十來歲老頭，竟是玉面金童趙人龍，另外兩人是四海游龍敖四海及風塵俠隱陸傲天。

小二端菜進來不覺一楞，又趕緊退出，左邊廂看看，又右邊廂看看，而後自言自語道：「明明是這一間，那三個老人去那裏了，怎麼會是二位年輕的公子，那個老的也沒看過呀，怪事，怪事。」

趙人龍道：「你管他是不是，我們吃了給銀子還不是一樣嘛，快端進來。」

小二把菜放好桌上，仍傻楞楞的向這個望望，又向那個望望，拍拍腦袋瓜子，是似莫名其妙的才離去。

四海游龍道：「看來我們在許昌又有事辦哪。」

風塵俠隱接道：「這樣人生才有意義嘛。」

玉面金童笑道：「陸老說得對極哪，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來，大家乾一杯。」

望月樓的總領班適時進來道：「這位公子說得對，人生幾何，醉酒當歌，所以我特意來給二位公子同這位大爺推薦兩位剛從平京來的，小曲唱得好得很的姑娘來侍候三位一段。不知三位是否有此雅興。」

三人不覺互望一眼、玉面金童笑道：「好呀！」

「那小的馬上去給三位叫來。」

總領班走出房間後，敖四海忙道：「趙大俠，今天你是怎麼啦？」

「最近的精神太緊張啦，難得有此機會，大家輕鬆輕鬆嘛。」

門簾一掀，領班帶着兩個二十郎噹歲的美人兒進來，哈腰介紹道：「這位着綠色衣裙的叫『綠葉』，這位穿紅色衣裙的芳名『牡丹』。請各位多捧場。」語畢告退。

「二位公子，這位大爺，請多指教。」二女同時萬福後，一個挨着趙人龍，一個挨着敖四海身邊坐下，續道：「還有這位大爺呢，怎麼不多叫一位來陪陪。」

陸傲天道：「我都六十啦，年輕人的調調兒，我只有等來世囉。」

二女含笑道：「我們看大爺才不過三十出頭一點嘛。」此語一出，逗得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綠葉隨着秋波一轉，盯住玉面金

童道：「公子，貴姓呀，來一段什麼曲兒給公子解悶啦。」趙人龍實在生得太漂亮，難怪綠葉死盯着他。

趙人龍這時仔細打量了二女一眼，不覺一驚，暗忖：二女還是武林高手呢。

「隨便來一段好了。」

「那小女子就獻醜啦。」隨即手彈琵琶，輕啓紅唇唱道：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
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
時我有同棲，結宦游邯鄲。
將不異客子，分饑復共寒。
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
遺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顏？
簷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
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
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
虞卿棄相印，擔簦爲同歡。
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趙人龍聽完此曲，鼓掌道：「好一首長相思，綠葉姑娘所相思的人，不知是否適才所唱『時我有同棲』的那一位。」

「哎呀，公子又取笑人家啦，那不過是曲中的詞而已，我如果有同棲之人，怎會出來拋頭露臉唱小曲呢。」話完，綠葉又眉含深意的看了對方一眼，道：「公子，還沒告訴我，你貴姓呀。」

「姓趙。」玉面金童暗忖，看你能裝多久，我不要你現出狐狸尾巴來，那才叫怪呢。

「趙公子家住那裡，有幾位公子啦？」

「四海爲家，還沒娶媳婦那來兒子？」

「綠葉姐姐，這回我看你是碰對人了。」牡丹也趁機打趣着！

趙人龍裝着不解的道：「什麼碰對人了，碰到誰呀？那個人怎樣。」

牡丹瞟了綠葉一眼，含笑對趙人龍道：「碰到你呀，我同綠葉姐跑碼頭，從南到北，不知遇見過多少人，就還沒見過像趙公子這樣一位『玉面金童』的美男子呢，所以我剛才說他碰對人了。」

趙人龍暗忖：「好呀，竟向我挑起戰來啦。」

敖陸二俠聽到牡丹語中帶關的提到玉面金童，也不覺相互望了一眼，提高警覺起來。

綠葉接道：「你身邊的這位公子也不差呀，不要取笑我了，該輪你唱一曲給他們解悶了。」

牡丹掃了大家一眼道：「好，我也來獻醜唱一段。」唱道：

槿花朝開暮還墜，妾身與花寧獨異！
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
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
人事反復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
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難託。
君難託，妾亦不忘舊時約。

四海游龍笑道：「牡丹姑娘，你要同誰不忘舊時約呀？」

「你呀！」牡丹瞟他一眼。

大家又是一陣開懷大笑。

稍頃，趙人龍向敖四海遞一眼神，敖四海會意的一笑後，半開玩笑似的向身邊的牡丹腰穴摟去。

牡丹忙向後一仰，像似不勝嬌羞的閃開：「敖公子，不要這樣嘛，人家怕騷癢呢。」

四海游龍接着又是一式黃龍纏腰，雙臂攔腰急摟。

牡丹急朝四海游龍懷中一倒，身形向下一縮，整個身體又被溜脫，道：「敖公子，你老實一點好嗎，人家還沒被人摟……你再這樣我可要走了。」

趙人龍看得眞切，適時道：「走？既來者則安之，趙某沒叫你走，誰也滑不掉。」

二女不覺暗自一驚，裝佯道：「趙公子你說甚麼呀，我們姊妹不過是賣唱的，怎配得上公子，眞留下跟你一輩子，你不會後悔嗎？」

「住嘴，少在趙某面前來這一套，既知我是玉面金童，你兩個還敢前來，可見膽量不小，你兩個究竟是何來路，快說，否則別怪我手下無情。」

「我們本來是賣唱的嘛，你要我們說甚麼呢。」

「你們是在考驗本公子，好，那就休怪我得罪了。」趙人龍語畢，兩手左右閃電般向牡丹、綠葉腰眼穴一指，二女雖有準備想躲，可是所遇對手，實非她們想像中的那種不過爾爾之輩，二女立時嚇得花容失色，楞在椅上一動不動。

趙人龍二目神光一凝道：「本公子與二位姑娘，往日無寃，近日無仇，快說明你兩位是甚麼人？所來爲何？以免自討苦吃。」

綠葉道：「趙大俠可否將我二人穴道解開，讓我姐妹商量一下。」

「可以，如敢在我面前玩花招，哼哼，那就有得你兩個受的。」玉面金童說完，兩手輕輕朝二人玉背一拍，二女頓還自由。

二女湊在一起，盞茶工夫始回原座。

綠葉深情款款的瞧趙人龍一陣，道：「回頭我說出來的話不知趙大俠能否相信。」

「只要你不是說的謊話，我會相信的。」

「好，雲夢雙嬌各位該聽說過？」

坐在一旁半天未發一言的風塵俠隱陸傲天突然道：「二位姑娘莫非就是江湖人稱雲夢雙嬌的吳若蘭、吳辛蘭？」

「是的，我倆姐妹於一年前，被天魔教百般誘惑，一時糊塗參加該教，

負責武漢地區舵務，此次是奉北王侯應龍之命前來許昌，目的俟機除掉趙大俠來的。」

玉面金童接道：「那剛才你們機會那樣好，又怎麼不暗施殺手呢？」

牡丹，也就是吳辛蘭道：「說眞箇的，當我們姐妹見到了趙大俠，還有這位敖大俠之後，硬是不忍心下手。」

陸傲天適時道：「爲甚麼？」

吳若蘭、吳辛蘭二姐妹不覺俏臉同時一陣嫣紅，各人抬頭向趙人龍、敖四海瞟了一眼，不勝嬌羞的低頭，好一陣子，吳辛蘭才抬起頭來繼續說道：「爲甚麼不忍下手，我們也說不出來，更沒想到趙、敖二俠眼神如電，竟看透了我們的來意，趙大俠的武功更是我們闖蕩江湖以來，從未見過的高絕，太令我們姐妹心折，因此我們決心棄暗投明，重新做人。」

趙人龍道：「你們今後作何打算？」

吳若蘭道：「從此隨侍趙大俠呀。」

玉面金童聞言一驚，暗忖：「男女相交久了，任鳳就是前車之鑑，如答應她們的請求，萬一再造成那種事，豈不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要是不答應其請求，二女定必甘心從此墮落下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吳若蘭看他楞住不說話，似有難題，忙柔聲道：「是嫌我不配隨侍一代大俠，還是嫌我不夠漂亮，還是怕人言可畏，如是顧慮閑言，那我改爲男裝好了。」

趙人龍接道：「都不是，你的心意我明瞭，這樣好了，請二位仍然回到武漢分舵，有關天魔教內部動態多做了解，請隨時與我聯絡，俟魔教全部瓦解，我們再從詳計議如何？」

二女互望一眼，無可奈何的道：「我們從此刻起，人未脫離天魔教，但心已屬一個人，你的吩咐，我們無條件聽示，今後如何跟你聯絡呢？」

「以飛鴿傳書，向四川成都鳳儀鏢局郭襲人聯絡，自然會知道我的行踪。」

「好，那我們就不打擾了。」二女無限情深的分別瞟了趙、敖二俠一眼，始姍姍離去。

*　*　*

二更過去三更不到，住在高陞客棧的趙人龍，正準備打坐行功，驟聞窗上輕微「嘟」的一聲，飛入一個小小紙團，忙拾起打開一看：「小心今夜有人偷襲。」落款若蘭。

玉面金童看罷示警紙條，不覺暗忖道：「又是一個痴情女子。」

三更過後，趙人龍正在行功之際，突聞窗前嬌呼一聲：「趙大俠。」

趙人龍即忙一個縱身飛出窗外，四面一顧未見有人，再躍向房頂觀察，亦未發現任何敵踪，深覺奇怪，暗忖：「難道來人輕功竟會高過自己，果是如此，那此人一身武學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回到窗前，才發覺一張紙條，燈下一看，上書：「玉面金童趙人龍，有種請即赴城東五里坡。」下款未署名。

玉面金童藝高人膽大，也沒通知隔房陸傲天、敖四海一聲，逕自展開脚程，朝城東五里坡直奔而去。

五里坡是一條坡長五里的斜坡而名，坡半腰，有一間供路人歇脚，賣麵條的小店，店前數丈方圓一個不算小的廣場，場子四週種了不少的棗樹，更有一株須要五六個大人才能圍抱住的黃桷樹，來往之人，多半都是擠在這棵大樹下乘涼，夜晚，除了店主人飼養的那條大黃狗，偶爾發出幾聲汪汪叫聲，可說寧靜極了。

今夜月色特別明亮，星星也在天空中不停的閃爍着，蟲兒也高興得唧唧，叫個不停，店東倆老夫妻早已入夢鄉，惟獨的大黃狗今夜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但這兒不寂寞，到處人影幢幢，尤其那些能掩避人身的大樹，更不知藏有多少個人。

突然坡脚映現一道人影，少頃，急如流星似的幾個起落，屹立於坡半腰小小廣場之中。

突然大黃桷樹後面過來五男一女，距玉面金童八步之地立定，除了其中一個少年未帶傢伙，一女四男都手持閃閃生光的兵刃，刀槍劍戟樣樣都有。

年輕女子似是領頭之人，道：「趙人龍，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夜就是你還債之期。」

當趙人龍看清來人是燕子飛的女兒，一枝花燕巧兒時，已知今夜是怎麼一回子事，再看清楚立在燕巧兒後面那個青衫少年，不覺氣往上沖，用手向他一指，厲聲道：「你過來。」

青衫少年傻呼呼的向前走了三步，跟他老婆一枝花並肩站立道：「趙大俠，今夜之事不能怨我，你上次訓示的話，我已全部告訴了巧兒，他怎麼也不聽我勸告，所以……」

燕巧兒見她丈夫這樣說話，不覺柳眉倒豎，啪的一耳光打在他的臉上，罵道：「窩囊廢。」

趙人龍適時道：「燕姑娘，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一點也不錯，但你父親平素的所作所爲，實在死有餘辜，他如果當時不唆使毒玫瑰洪玉嬌用迷魂斷腸丸來對付本公子，我又怎麼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你是聰明人，希望你不要自誤。」

青衫少年又道：「巧兒，趙大俠說得對，怎麼能夠怪他，實在岳父大人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光彩。」話還未完，燕巧兒又是一個耳光刮過去，他丈夫身形一閃讓開，續道：「不聽我的勸告，回頭吃虧了，我可無力挽回局面囉。」

燕巧兒道：「我不相信這麼多高手，對付不了一個趙人龍。」

「燕姑娘，你認爲憑這幾個人就可

以制服趙某，那你未免太小看人了。」

「誰說只有這幾個人。」燕巧兒隨即嬌叱一聲，四週十來棵樹上掩藏有不下二三百人現身出來。

「難道就憑這點陣仗就嚇唬住趙某，我看你最好聽你丈夫剛才說的話，自己去反省還來得及，趙某今夜實在不想傷人。」

「無論你怎樣舌粲蓮花，姑奶奶今夜是非報父仇不可，我看你還是自絕的好，以免回頭死在亂箭穿心之下，那滋味可不好受。」

趙人龍不禁哈哈大笑，道：「你自信報得了仇嗎？」

「不信試試看。」燕巧兒用手一招，數十人手持强弓，團團將趙人龍包圍住。

「趙某要殺的是十惡不赦之人，不願亂殺無辜，你既然非常有信心致趙某一死，以報殺父之仇，燕姑娘，這樣吧，今天任憑你劃下道來，以三陣置趙某一死，萬一三陣我都接下了，我希望你打消報仇念頭，從此改邪歸正，隨你丈夫遠走高飛，另謀他圖。」

青衫少年接道：「趙大俠，這樣你太吃虧了。」

「不要緊，你先站一邊看熱鬧，然後帶着老婆去好好做人。」又續道：「燕姑娘，想好了沒有？」

「好，就以你說的三陣爲準。」

「那你就排出來對付我的第一陣吧。」

燕巧兒又道：「三陣比試，任何一陣你若輸了，是你自絕呢或是讓我動手割下你的腦袋？」

「我若輸了，自然任憑宰割。」

「好，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第一陣比輕功。」燕巧兒回頭道：「武雲飛，武大俠，你的輕功號稱武林一絕，就煩勞你吧！」

武雲飛道：「趙大俠，輕功我倆是如何個比法？」

「就以這五里坡，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你看如何？」

「好！」

只見二人站立五里坡之頂端，燕巧兒一聲開始，二人之身形急如閃電般，不先不後雙雙已由坡頂衝到了坡半之處，再一閃躍飛般向山下衝去，坡半聚集之二三百人都在議論紛紛，認爲武雲飛非贏不可，因爲在江湖上武雲飛綽號雲中鴿，若干年來還沒人敢於向他輕功挑戰，所以一致判定趙人龍這一陣是輸定了，也死定了。

當大家正在七嘴八舌，談論不停之際，說時遲，那時快，一道影子一晃就直朝山坡頂飛去，大家一陣拍掌歡呼，贏了，贏了！

正在大家擊掌歡呼的刹那之間，先飛回山坡頂之人又如閃電般回到了坡腰，當大家爭着道賀時不覺楞住了，原來是趙人龍，恰在此時武雲飛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如牛的才返回到坡腰來，滿臉羞愧的低頭不語。

趙人龍氣定神閑，十分灑脫的向燕巧兒道：「第二陣姑娘又準備如何個比法？」

「第二陣比陣法。」燕巧兒又道：「我知道趙大俠武功深奧，我這個陣法也沒甚麼出奇之處，但你必須在頓飯工夫破陣而出，否則就算你輸了。」

趙人龍道：「頓飯工夫是多久，誰也說不出個標準來，這樣太不公平。」

青衫少年道：「趙大俠，我在陣外大聲數一二三四五，數到五萬聲次爲止，你看行不行？」

趙人龍被他這個五萬聲次逗得禁不住哈哈一笑，暗揣：「此人確實已被自己感化，今後如能努力向上，尚是一塊可造之材。」

燕巧兒捏了他老公青衫少年一把，道：「甚麼五萬聲次，不行，五十聲次就行了。」

青衫少年抱不平的還要替玉面金童爭取聲次，但被他攔阻了，同時對燕巧兒道：「姑娘請擺陣吧。」

頃刻之間排出來的竟是少林寺一百單八的羅漢大陣，這個陣勢一擺出來，不禁使趙人龍大吃一驚，這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除少林寺中之長老，還有誰能擺出羅漢陣來，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竟有人擺出來了，就以少林寺來講，不遇上寺內發生重大變故，或遇上絕頂高手，是絕不輕易擺出此陣的，此陣破解之法，趙人龍曾聽他恩師陸地神仙指點過，但無實地經驗。

趙人龍在陣外將破解之法默誦二遍，並決定以分光掌及分光指應敵。

適時由陣中最後傳出聲音，道：「趙大俠請入陣吧。」

「趙某來也！」趙人龍從前陣直接飛落陣中，只見他身若蛟龍，又似出柙猛虎一般，人一落入陣中，掌劈、指點，當陣外之人才數到十時，已被他點倒了十幾個，一時之間陣勢紊亂，陣中後端指揮的人，是一個六旬來歲，少林派變節的了果和尚，因身着還俗藍衫，致一下不易被人認出來，尤其是在夜晚，更是無法辨認。

了果看來人武技過於高絕，趕緊穩住陣脚，一波一波的將陣勢全面發動，不容入陣者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趙人龍體力充沛，武功高絕，自出道以來，雖然還沒殺過一個十惡不赦之人，但今天將分光掌、分光指，可說已發揮得淋漓盡緻。

當外面數到二十五聲次，已被他點倒了二十來個，玉面金童暗忖，已數到二十多聲次了，才被我點倒四十人不到，衝出陣外不難，但得把陣給他破了才成，擒賊擒王，一念及此，一式天馬行空，直落在離了果和尚五步之地，這一下被趙人龍認出來了，確實是個還俗的和尚，不由暗罵了聲：「該死的禿驢。」左手一指，先點住穴道，右手再來一掌，將了果打了個

粉身碎骨，羅漢陣不攻自破。

趙人龍這兩手一露，眞[illegible]在場之人一個個駭得直打哆嗦，呆若木鷄。

趙人龍瀟洒的一笑，道[illegible]燕姑娘，還不到五十聲次吧。」微頓又道：「請再排出你的第三陣仗吧。」

燕巧兒長了這麼大，自己一身武功固然了得，但與趙人龍剛才這幾手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再聽到叫她排出第三陣來，那簡直比拿刀子捅她一刀還難過，一雙美目以求援的眼光，傻傻的看着不久前被她揍了一耳光的丈夫。

青衫少年拉拉他老婆燕巧兒，低語兩聲，雙雙朝趙人龍面前一跪，道：「趙大俠，我求求你原諒我老婆年幼無知，自以爲武功高强，非找你報仇不可，我怎麼跟她解釋也不聽，我只求你高抬貴手，我們會永遠感激你。」

趙人龍忙將二人扶起，道：「剛才我已說過，我不會怪你們的，帶着你的人走吧。」

青衫少年、燕巧兒夫婦雙雙道：「謝謝趙大俠。」微頓，青衫少年又道：「還有這些被趙大俠點穴之人，請高抬貴手，也將他們放了吧。」

趙人龍道：「那是自然。」只見他人影連閃，手掌輕拍，瞬間工夫數十個人穴道頃刻解開，續道：「還有那個假和尚的屍體麻煩帶走，以免給地方找麻煩。」

青衫少年道：「是是，不勞趙大俠操心。」

只見趙人龍雙肩微晃，人已消逝無踪。

* * *

許昌城南二里處，一座建築十分考究的大宅院，院的週圍一道護城河，水深丈許，河寬三丈，通往莊院的是一座大吊橋，也是進入莊院唯一的一條必經之道，如將吊橋拉起，任何人休想越入雷池一步，也可說與其他人之莊院建築別具一格。

通過吊橋進莊大門頂上，是一座非常醒目的碉堡，進入大門是一個縱深二百丈，寬約四百丈的大廣場，場邊的一角，是一個練武場，架上擺着十八般兵刃及砂袋等，凡是練武所用之物，眞是應有盡有。

過廣場正門是一間大客廳，右面是迎賓樓，房分多間，左邊則是一座大花園，園中矮樹成蔭，百花盛開，亭台樓閣美不勝收。

總之這所大宅莊院，表面上看是夠得上富麗堂皇，是否還另有別的建築那就不知道了。

今天這所莊院佈置得更是金碧輝煌，大門口兩旁分站着四個護院，另一個趾高氣揚的人，是被玉面金童嚇破了膽的車四眼車管事，不過那天玉面金童是化粧成一個老者，他不認識罷了。

廣場中兩旁涼棚高搭，席設百桌，大客廳中，兩隻兒臂粗細的大紅燭，熊熊高燒，正中貼了一個金字大壽字。

這兒是天魔教北天王府邸，今天正是北天王侯應龍的六旬大壽。

幾天前由各地特地趕來拜壽的黑道人物、江湖梟雄，不下八九百人之多，眞可說是三山五嶽人物聚集一堂，熱鬧非常。

正當裡面在一片歡聲，猜拳行令不絕於耳之際，莊門口突然來了兩位青年，一着白衫，一着青衫。

「你們二個是幹甚麼的？」四個站在門口的護院，愛理不理的，其中一人問。

青衫人道：「吃壽酒來的。」

「拿拜帖來，你兩位叫甚麼名字？」四個人瞄了來人一眼不耐的道。

「甚麼拜帖，去通報你主人一聲，就說趙大俠、敖大俠駕到，請他出來談話。」

四個護院把二人上下打量一番，怒道：「你兩個是甚麼東西，好大的口氣，你也不打聽這是甚麼地方，滾開！再在這裡囉嗦，莫怪對你不客氣。」

青衫人似乎不耐的道：「叫你通知你主人，不但不通知，竟敢開口罵人？」

「罵你？老子們還要揍你！」話完，四人一湧而上，直向青衫人抓來。

白衫青年微怒，但仍立一旁未發一言。

青衫青年眼看四人抓來，不慌不忙，一聲怒喝，「不長眼的奴才，去你娘的三十三！」一式閃電迴旋掌，將這四個兇神似的護院，「砰」「砰」數掌全部震飛落入護城河裡，直叫救命。

車四眼一看苗頭不對，一言不發調頭忙溜，少頃出來三人，前面藍衫老者，年約五旬，一張瘦長馬臉，兩眼炯炯有神略帶三分殺氣，後面二人年約四十，青一色的灰衫，最奇特的莫過於二人都生就了一張鴛鴦臉，半邊臉紅，半邊臉黑，各人分別手持一把摺扇。

藍衫老者來到大門口雙手一拱，皮笑肉不笑的道：「二位兄台，適才敝莊護院多有失禮，尚請海涵，請至裡面用茶。」

二位青年互望一眼，青衫人道：「這還像是人說的話，那就打擾。」

一行人來至迎賓樓坐定後，首先藍衫老者自我介紹：「在下天魔教北天王府總管郝大鵬。」向隨來二人一指道：「這二位是名震江湖的摺扇雙俠刁龍、刁虎昆仲。」而後續道：「敢問兩位尊姓大名？前來何事？」

仍由青衫青年人道：「這是我趙大哥，在下姓敖，聽說貴府禮賢納士，廣收黑白兩道各路英雄，我弟兄意欲前來瞻仰瞻仰，想不到貴府中人，連奴才都那麼兇狠，不但不進門通稟主人，竟出手向我們張牙舞爪，實在令人失望。」看了看刁龍、刁虎二人，續

道：「總管剛才介紹的甚麼俠，我們是孤陋寡聞沒聽過，請恕在下直言，摺扇雙怪這兩個人我們倒是聽說過。」

青衫人此語出口，氣得刁龍、刁虎弟兄暴跳如雷，「唬」的一聲站起來指着對方道：「怪怎麼樣，俠又怎麼樣，至少我們還有那麼一個名，你竟連臭名也無一個，你算甚麼，有種，咱們就來上兩招，讓你見識見識我們的怪。」

藍衫老者忙道：「刁二俠稍安。」回頭叫道：「車管事。」車四眼急急進屋躬應道：「屬下在。」藍衫老者郝大鵬向其貼耳交代一陣，車四眼連連點頭後離去。

郝大鵬待車四眼走去後，奸笑道：「天魔敎派人員，遍佈各地，良莠不齊在所難免。」微頓話鋒道：「今天正巧是敝上北天王六旬大壽，請二位到前廳喝杯壽酒，以便與敝上引薦。」

摺扇雙怪適時道：「不行，這兩個小子說話太狂，喝天王壽酒不難，但必須勝過我弟兄手中摺扇，否則不夠資格，趕快滾蛋。」

青衫青年傲笑道：「你有甚麼資格代表郝大鵬講話，難道喝壽酒的人都經過你二人考驗，別人的武功都沒你二人高明，所以你才准他們去喝酒，是嗎？」

「那些人是專誠來向天王拜壽，另當別論，你兩個是來搗蛋，那就不能一樣禮遇了，今天非得讓你兩個小子，吃不完兜着走不可。」

郝大鵬又假惺惺的道：「今天是天王壽誕，我看二位刁兄就馬虎一點吧，一切過了今天再說。」

「不行，今天非得讓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嚐嚐我們弟兄的厲害，而後爬在地上磕三個響頭，叫三聲爺爺後滾出去，否則……」

青衫人道：「否則怎樣？」

「否則老子們從此不再在江湖上混。」

「好，是點到為止，還是生死之搏？」

「臭小子，自然是生死之搏。」

青衫人對於刁龍、刁虎的左一聲老子，右一聲臭小子，似已怒極，兩眼神光暴射，輕喝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混賬東西，你就發招領死吧。」

刁虎道：「讓老子來吃掉你。」

「呸！」青衫人運足六成內力，將口中一口濃痰，直朝對方吐去，不偏不倚正擊在刁虎兩顆大門牙上，只聽「卡」的一聲，門牙打落，滿嘴鮮血直淌胸前，疼得刁虎淚流脚跳。青衫人看得不覺哈哈一笑道：「不要躭擱時間，還是你兩個一齊上來受死。」

這土裡土氣的青年人，看似人不出衆，貌不驚人，這一招「飛痰傷人」，直把個老奸巨滑，自恃功力不弱的郝大鵬，看得不禁一楞，原因雙方距離少說也有一丈，其年齡最多不過二十出頭，竟有如此功力，又怎不叫他大吃一驚呢？

刁龍看了也不覺暗吃一驚，道：「虎弟，咱們一齊上。」語畢，只見兩道灰影，兩把摺扇，就在這客廳中將青衫人圍住，展開了一場生死之鬥。

激戰二十餘回合，仍無法分出勝負，突聽青衫人道：「兩個該死的狗腿子，快將壓箱底的看家本領拿出來大爺瞧瞧，再不拿出來就沒機會了啊。」

「那爺爺就不客氣了。」刁龍的話尚未說完，只見他身形一轉，摺扇唬的一聲張開，一式倒打金鐘，一丈之內，細如牛毛的淬毒飛針直朝對方整個人體罩落。刁虎也在同時怒吼一聲：「去你娘的！」摺扇一張，上下兩擺，一蓬毒砂、二十四枝毒葯鏢，也朝這一目標擊去。

青衫人暗忖今天要糟，正準備一式地滾十八翻，滾斬刁龍之脚。

白衫青年適時吆喝一聲：「老弟別慌。」只見他白影一閃，兩袖左右一擺，飛來的所有三種暗器，悉數倒飛而回。

甚少開口的白衫青年，這手功夫一露，不但駭得刁龍、刁虎向後就地一滾，避過反飛的一擊，站在一旁的郝大鵬在驚駭之餘，竟也忘了雙方的立場，脫口歡呼了一聲：「硬是要得。」

「要得個屁。」刁虎兩眼圓睜，怒不可遏的道：「郝總管，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經他這麼一吼，郝大鵬方才警覺過來，滿臉通紅，非常尷尬的自覺失言。

青衫人見白衫人替自己解了圍，也替他爭回了即將似要敗落的面子，心裡自是高興，相反的，對刁氏兄弟連手以歹毒暗器傷人這種卑鄙手段，更是恨之入骨。

刁龍、刁虎眼看奏功的一擊被白衫青年袖功一掃，險些反遭其害，再一次暴喝：「再接老子一招！」摺扇唬的一聲二次張開，分左右夾擊攻來。

青衫青年怒極之餘，急忙兩手左右一推，隨即暴喝一聲：「納命來。」但聞「砰砰」兩聲，刁龍、刁虎本是前進的身體，不但雙雙被震退丈餘倒地斃命，二人心窩各人還現出了一個大洞。

「穿心掌。」郝大鵬不由驚呼出聲，回頭向青衫人雙手一拱道：「『穿心掌』乃武林失傳多年的絕學，可否請敖大俠見告從何習得？」

「無此必要。」

郝大鵬碰了個軟釘子，也一點不生氣的道：「沒關係，郝某隨便問問而已，請去飲酒，以便向敝上介紹二位。」

「那這二位的屍體，就有勞郝總管囉。」

「那是自然，不勞二位操心。」

三人來到廣場席前，本來猜拳行令，熱鬧非常的場面，竟一下靜止了

下來，只見北天王侯應龍高坐壽星席位，已吃喝得滿臉通紅，左右兩邊分別坐了二位燕瘦環肥的美嬌娘，年紀都在二十以下。左邊二桌是清一色的江湖女娃，右邊三桌是各大門派派來的代表，以及江湖上稱霸一時的霸主。廣場兩旁八九十桌，則是江湖中黑白二道的一般人物，聚集一堂，場面委實壯觀。

當三人來到席前，侯應龍立刻起立，高聲嚷道：「我們鼓掌歡迎趙大俠及敖大俠蒞臨本王府。」

場中立時歡聲雷動，掌聲不絕於耳。

北天王立即吩咐緊靠他左邊增加一席，也就是靠左邊二桌女娃兒這邊。

白衫青年暗忖：「我們進來就宰了他兩個人，不但不生氣，還以如此這般的禮遇，侯應龍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難道會是江湖中傳聞失誤，這非要弄個明白不可。」

當白衫人正在狐疑之時，只見侯應龍親自帶着一肥一瘦二位美妾趨前敬酒道：「剛才聽郝總管稟報老夫，二位駕臨本府，下人多有失禮，摺扇二人更是不該，雖然斃命那是自命不凡，自取其辱，怪不得二位，念他們跟着老夫多年，我已命人厚葬，總之，得罪之處，尚請二位海涵。老夫謹以水酒一杯，略表歉意與敬意。」

白衫、青衫二人看侯應龍如此這般的客氣，深覺歉疚，趕緊起立道：「侯天王太客氣了，貴屬固然不該，我二人也有不是之處，尚請包涵。」

三人同時乾杯，不覺哈哈大笑。

「該輪到我姐妹二人敬二位大俠的酒哪。」環肥、燕瘦二女十分妖嬈的趨前道。

北天王趕忙說道：「啊！我還忘了向二位介紹，這二位是賤妾，較瘦的是溫燕，健美的是柔環，現在由妳二人敬趙大俠、敖大俠的酒，請二位大俠盡興一飲，恕老夫失陪。」

柔環也不避任何嫌疑，一屁股就擠着白衫人坐在一起，道：「來，趙大俠，我敬你一杯。」

「很抱歉，我的酒量有限。」

柔環含情默默的瞧了對方一眼，不勝幽怨的道：「你喝一點點嘛。」

白衫人無奈，淺嚐一口。

柔環又輕柔的道：「我知道，初見面你不好意思，尤其這大庭廣衆之下，人聲鼎沸，一點情調也沒有，待有機會我們兩個再慢慢的喝。」說完，又柔情萬種的瞟了白衫人一眼，還輕輕的在他大腿上捏了一把。

白衫人適時也瞄了柔環一眼，她更樂在肚裡，比叫化子拾到黃金還樂上幾百倍。

只聽溫燕道：「柔環姐，現在該輪到妳到這邊來敬酒了，我到那邊去敬趙大俠。」

「妳就在那邊敬過來還不是一樣嘛。」

「這樣太不禮貌哪，人家趙大俠第一次來咱們府中。」

柔環無奈，臨換位又偸偸的捏了對方一下。

「趙大俠，我敬你一點酒好嗎？」溫燕側着半邊身子，以鈎魂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盯着對方。

白衫人這時不自覺的也仔細的將溫燕看了個夠，這也難怪，她實在長得太美哪，又近在身邊，那陣陣散發出來的女人特有的幽香，更是直衝白衫人的心肺，尤其溫燕是一個年僅二十來歲的少婦，更具備了少女沒有的嬌蕩勁，如果柳下惠在世碰上了這種場合，能無動於衷的話，那才怪呢。

白衫人這樣一看不打緊，直看得溫燕六神無主，心都好像要跳出來一樣，不知道是喜還是驚。

* * *

白衫、青衫二位青年，自然是玉面金童趙人龍、四海游龍敖四海所喬裝，為了要打探沈玉人的廬山眞面目及確實的住址，以及逐步消滅天魔敎的實力，因此他們要易名混入北王府，但別人是否已摸清了他兩個的底牌，就非他二人所知了。

晚上，侯應龍又着一名非常美艷的婢女到迎賓樓客房請二人前往小酌，除了他自己，自然少不了溫燕、柔環二妾。

三人非常熱情的招待入座後，侯應龍道：「據郝總管稟報老夫說，二位的功夫非常了得，不知能否將大名及師承見告。」

趙人龍道：「在下趙得勝，家師是一位不求名利的走方郎中，說出來天王未必知道，所以還是不提較好。」

侯應龍道：「這位敖大俠呢？」

「敖五湖，誠如我趙大哥所說，家師也是一位以四海為家不求名利的隱士，複姓歐陽字南天，天王該沒聽說過吧？」

二人都是胡扯一通，尤其敖四海還來上一句反問，那才是妙極哪。

北天王想了一陣道：「的確，江湖上未聽說過尊師歐陽南天其人。」

溫燕輕柔的握一握趙人龍的手道：「趙大俠，不要只顧說話，菜要吃，酒要喝呀。」

趙人龍看她當着北天王的面對自己這份熱勁，感到很是尷尬的道：「是是，我在喝，我在喝。」

侯應龍哈哈一笑道：「我把她們兩個寵壞啦，拿她們一點辦法都沒有，二位放輕鬆一點，隨便喝，隨便喝。」

溫燕瞄了北天王一眼，道：「你還說呢。」

北天王似是又尷尬的一笑置之。

柔環看溫燕對趙人龍那一股子又柔又熱的勁，實在不是滋味，再端詳敖四海一眼，比趙人龍差也有限，故改變目標道：「敖大俠，來，我們也是有緣，今天第一次見面，乾一杯。」

敖四海道：「妳說錯了，該罰一杯。」

柔環瞟了他一眼，順勢抓着他的手不依的道：「你說我那一句說錯啦？」

「我們中午見了面，也喝過酒，現在該是第二次見面了，妳說，該不該罰？」

柔環滿含春意的一雙眸子含情脈脈的，兩手也抓着對方雙手緊緊的聽敖四海講完，接道：「對對，是第二次，該罰我一杯。」語畢，一咕嚕，將滿滿一杯酒灌下胃去。

北天王看大家喝得很開心，笑道：「不知二位今後有何打算？」

「在目前來說，是以四海爲家。」

二女搶着道：「那就不要走哪，留在我們這兒，何必再到處飄流，吃苦受罪。」

「二位如果不嫌棄肯留下來，老夫當聘請二位，趙大俠爲本王府總護法，敖大俠爲總巡察，同爲老夫心腹，不知二位尊意如何？」

「請容我們考慮一段時日，可以嗎？」

「可以，可以。」

二女又接道：「那二位以後就是我們一家人囉，來，再乾一杯，祝我們的合作愉快！」

＊ ＊ ＊

娥眉月、滿天星、蟲聲唧、微風吹，正是人們追尋美夢的時候。

二更剛過，突然一道黑影掩至趙人龍的窗前：「誰？」

「趙大俠，是我。」風塵俠隱陸傲天穿窗而入。

「幾天不見，陸大俠你好？」

「謝謝！託福！探聽情形如何？準備幾時離開？」

「一時尚無有價值的收穫，再等一段時間，若仍無所獲，我們自會前來與你會合。」

「敖大俠呢？」

「他住在另一棟屋子，不要去看他，以免驚動巡夜之人，露出馬脚那就前功盡棄了。」

「那我就告辭。」

「好，小心走。」

當陸傲天離去盞茶工夫，那天來請他們去晚餐的美艷女婢小娟悄悄來到趙人龍房間，神秘的一笑，道：「總護法大人，二姨太溫燕請你現在就過去。」

「有什麼事嗎？」

小娟笑得更神秘，攀在趙人龍耳邊，輕柔的道：「我們的總護法，你去了就知道呀。」

「妳這丫頭有點不老實。」趙人龍一本正經的說。

「總護法。」小娟眞夠膽大，竟一下摟緊他的脖子纏住不放，趙人龍頓感大吃一驚，不但發覺了溫燕、柔環武功不差，就是這個女婢小娟的武功也是不錯。

「小娟，快放手，再胡鬧我就向溫燕講了。」

「我才不怕她呢，你只管去說好了。」

「那妳怕誰？」

「怕你呀！」狠狠的在趙人龍臉上親了一下才鬆手逃去，走在門口，還回頭扮了個鬼臉道：「你快來呀！」

趙人龍暗忖：「這可能就是『那個少年不多情，那個少女不懷春』吧！」

趙人龍悄悄來到溫燕香閨，她早已含笑迎於門前道：「總護法好難請呀！」

「我這不是來了嘛，不知有何見告？」

「沒事就不能請你來嗎？快坐下來喝一杯。」

小娟在一旁脈脈含情的凝視着趙人龍。溫燕道：「沒妳的事了，去睡吧！」

小娟應了一聲：「是！」又偷偷的向趙人龍扮了一副調皮的鬼臉始離去。

溫燕，人本艷若桃花，肌膚潔白細嫩，身上僅着了一襲透明粉紅色，胸襟半露的睡袍，醉眼惺忪，半倚半靠的斜躺在桌邊的涼床上，這幅撩人的魅態，尤其在這更闌人靜的半夜，孤男寡女相處一室，面對面的飲酒談話，這種場面，的確對一個二十多一點、血氣正旺的男人來說，是一種折磨，也是一項定力的考驗。

但這些對趙人龍是發生不了影響，以他目前功力，雖然還未達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可是只要他稍稍默運神功，即可達四大皆空忘我境界，除非他對這個女人眞是有那麼一點緣，否則是無法動搖他的。

「趙大俠，坐到床邊來好嗎？坐那麼遠，說話多不方便。」溫燕無限柔情盯着對方。

「有什麼話妳就快說吧，要是別人看到我們這樣的聚會，會誤會我們。」

「我都不怕你怕什麼，我最討厭那老傢伙啦。」

「妳的意思我懂，有機會再說吧。」

「現在就是機會，我不要再說。」

「我想先問妳幾件事，妳能答覆我嗎？」

「你是我心目中的王子，只要我能答覆，我都會讓你滿意稱心。」溫燕暗忖：「這個男人難道心是鐵打的，以自己的美色，自認是不會讓任何男人見了不會不動心，尤其以目前自己這身裝扮，又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却是不理不睬，還要問東問西，躭誤這良辰時刻，眞是不解風情。」越想越難忍，也不管對方接不接受，一個飛躍直朝趙人龍懷中投入，緊緊摟住脖子，去享受這片刻的溫馨。

「天魔教究竟組織有多大？教主姓什麼叫什麼？總壇設在何處？」

「你還沒正式加入天魔教，待加入

了自會知道。」

「先告訴我不行嗎？」

「當然行，但你也得答應我一個條件，否則這些教中的機密，我又爲什麼要告訴你呢，因爲凡是教中之事告知了外人，一經上級查覺，是要被殺頭的。」

「那妳不怕上級殺妳的頭？」

「所以我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呀。」

「好，妳說吧。」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你沒見到我今晚的安排和打扮，我已了解你不是那種餓鬼形的人，但你總不能辜負我一片的誠意與對你的一片單思之情，所以我只求你將我摟緊一點，讓我得到片刻眞正心靈上的慰藉，就是上級要割掉我的腦袋，我也心甘情願。」說罷，不管對方反應如何，接受與否，兩臂加力，身體更緊靠對方，似蛇般在懷中扭動。

趙人龍雖然曾經有過男女之間一段眞實的體驗，可是遠不及這假戲的一半，暗想：「爲了早日達成心願，也只有暫時與對方假戲眞做一番。」這相互用力擁抱的一陣纏綿，使溫燕久旱的心靈，有如貫足了甘泉般的滿意，久久氣喘才停。

「已答覆了妳的條件，該說妳的話了。」

溫燕似不勝嬌羞的抬頭瞟了一眼，道：「好，天魔教轄下東、南、西、北四個方壇，也就是四大天王府，各方壇轄統二十四個分舵，徒衆遍佈各地，其目的消滅白道人物，爭取武林霸業，教主是屠天霸。」

「聽說他是隱姓埋名，本名不叫屠天霸。」趙人龍插口問。

「有這麼一說，眞實性如何，就不知道。」溫燕道：「總壇在四川省境內，詳細地址不確，教主行踪不定，容貌何樣，我也從沒見過，只聽侯應龍說，他的武功非常高絕。」

「高絕到什麼程度？」

「只聽說嘛，我也沒見過。」話一頓又道：「近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位武功高得不得了的人，叫趙人龍，年紀輕輕，跟你的年紀差不多。」

「妳見過他？」

「沒有，數月前他殺死本教東天王梅可夫、南天王燕子飛以及總壇總護法毒玫瑰洪玉嬌，還有幾名護法級人物，他這份功力之高，高得令人不敢相信，也高得令人害怕。」

「妳想見見他嘛？」

「想，也不想。」

「爲什麼？怕他殺了妳？」

「我又沒有作過虧心事，也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

「那妳是不怕他殺妳？」

「當然。」

「那麼，此刻行爲算不算虧心事？」

「當然不算，當初他以卑鄙手段汚辱了我，花言巧語說不再沾花惹草，否則不得好死，誰知他又納柔環爲三房，還要在女婢之中打主意，把我們女人不當人，難道這種人我要跟他一輩子，何況他年齡比起我父親還大，好容易遇上了你這麼一個人，本來嘛，像我這樣的殘花敗柳可憐蟲，又怎麼配得上你這位大英雄。」溫燕越說越傷心，竟不禁哭泣起來。

這一下倒反而弄得玉面金童六神無主，少頃又改變話題道：「我想趙人龍不會殺妳，必要時他還會替妳打開樊籠，還妳自由。」

「不可能，除非侯應龍死掉。」

玉面金童淡淡一笑道：「這北王府中一切情況如何？」

「你這幾天難道還沒看到，各方面都在加强預防，如臨大敵一般，怕那位玉面金童趙人龍來踩盤子呀！」

「府中設有機關陷阱嗎？」

「我來這裏還不到一個月，這裡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你問這個幹什麼？」

「沒什麼，隨便問問而已。」

「我還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妳儘管問好了。」

「你同那位敖大俠初來的時候，所顯示的武功，據郝大鵬來稟報，我們都大大的吃一驚，因此，侯應龍才慫恿我們姐妹來攏絡你們，以便未來對付趙人龍，你的本領有多大，對付得了他嗎？」

趙人龍不覺暗自好笑，接道：「我的功夫跟趙人龍相比較，大概差不多吧，究竟誰比誰强那就難說啦。」語畢，輕輕將溫燕一推道：「時間不早了，我得回房去。」

「嗯，我還有重要事沒給你說呢！」

「啊！那就快點說吧。」

「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又是條件，怎麼這麼多？」

「是嘛，因爲這件事是大機密呀！」溫燕把趙人龍摟得很緊，默默深情的瞧着他。

趙人龍笑一笑，道：「我懂啦！」

良久良久二人才分開！

「教主怕趙人龍去找他麻煩，已由海外請來了兩位高手，準備收拾他。」

「這二人叫什麼名字？」

「不清楚，只知道是一僧一道。」

趙人龍堅持回房，溫燕無限柔情的送至房門口，依依難捨的說一聲：「再見！」

＊ ＊ ＊

「趙大哥，我們是這樣離開，還是除掉侯應龍，砸了這個賊窩再走？」敖四海徵詢意見。

「待我今晚仔細搜搜全院再做最後決定。」

是夜三更以後，趙人龍施展開密宗身形，縱橫於全院各地，如入無人之境，搜遍各可疑點一無所獲，突然三人巡邏隊由屋角拐出。（未完·二一）

上文提要：鄧飛發現梅花就是洛陽居的首腦人物，遂帶同天馬堂四名高手，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應付梅花之策，商議期間，梅花已帶同四名鏢手出現，追究王龍副總管被殺事件，雙方一言不合交戰起來，鄧飛那方不敵，江楓迫不得已出手，接下對方殺手致命的一刀，天馬堂的丁西山看在眼裡，懷疑江楓與對方有交情，對方才手下留情，不禁心頭火起……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大動干戈爲權益　處變不驚謀良策

丁西山冷笑一聲，接道：「韓霸，下一陣又該你們洛陽居的人接戰了！」

「這個……」江楓心裡暗暗駡道：「爲老不尊，反覆無常，你耍老奸，那就別怪我笑裏藏刀了。」

「這個那個的於事無補，」丁西山道：「老夫只覺得有些……」

「是了！丁老準備毀棄諾言，」江楓接道：「咱們早已說好的，在下接過一刀，以後有丁老和幾位護法應付，言猶在耳，丁老就忘懷了麼？」

「胡說！」丁西山怒道：「老夫只是覺得奇怪，以你那點微末之技，怎會接下一刀，毫髮無傷，劉、周兩位護法，武功勝你十倍，竟然一死一傷，老夫自然是有些懷疑了……」

梅花看他們窩裏反，自起爭執，也示意暫停行動，冷眼旁觀，最好是他們自己打起來，以收漁人之利。

「丁老懷疑甚麼？韓某接下一刀，除了我本身的技藝之外，還運用了我的智慧，封住了他的刀勢變化，以丁老之能，應該不難明白的了。」

丁西山想了一下，倒也不錯，如果周源的八卦牌能早一點推出，或是向左移動半尺，彎月刀就無法斬到他的左臂了。

但對方這拚去性命的打法，幾乎是一定可以找出敵人的破綻，因爲，任何一招武功，都無法完美無瑕。

但聞江楓接道：「在下再提醒丁老一聲，這些殺手能提住一口眞氣，使生命中的潛能，作了高度的發揮，重傷垂死之際，仍有反擊之能，稍一大意就可能上當，丁老和護法，亦請千萬小心。」

丁西山點點頭，道：「說得有理，你是個很精明的人，不過這一回還是要你們洛陽居的人出手，老夫再觀察一下他們的刀法！」

江楓回望了鄧飛一眼，想請示一下，他覺得這一陣獨斷獨行，有些喧賓奪主。

那知鄧飛一轉頭，看見裝作沒見，故意廻避了江楓的目光。

江楓暗暗一笑，忖道：你既有心廻避，我就放手大幹一場了。

心意暗定，冷笑一聲，道：「丁老既然是心有懷疑，藉口毀約，晚進們百口莫辯，只好認了，現在請丁老吩咐清楚，要晚進們如何作爲？韓某人這邊廂洗耳恭聽了！」

這番話軟裏帶刺，聽得丁西山大感窩囊，但江楓佔了一個理字，而且強敵當前，也不是翻臉的時候，強按下心頭怒火，道：「不要囉囉嗦嗦，你們再接一陣，以後的事由老夫接下，不過老夫帶的人手不多，如若對方下一陣展開羣攻，大家也只有全部卯上幹了！」

「好！丁老吩咐下來的，韓某人只好遵從，」緩步而出，接道：「梅花姑娘，韓某人再接一陣。」

「韓霸，」梅花神情肅然的道：「人

貴自知，你該明白見好就收的道理，你已經逃過了一次劫難，難道非要濺血廳堂，你才甘心麼？」

「唉！沒有法子啊！我當了洛陽居這個副總管，總得聽命行事，」韓霸道：「就算人生如戲吧，也得唱甚麼像甚麼呀！」

他戴的面具，形象冷厲，是屬於那種使人畏懼和討厭的一型，這番充滿無奈的語言，雖是委婉，却是一點也不能博得同情，梅花冷笑一聲，道：「你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菱花，去殺了他，不用手下留情！」

派一個花婢出戰，倒是完全出人意外。

菱花應了一聲，飛身而出，就在身影飛躍的同時，雙刀已然出鞘，兩道寒芒同時攻出，形如利剪。

江楓手中仍然握着那柄彎月刀，彎刀搖動，擋開了雙刀，低聲道：「菱花，我是副總管的身份，你這樣以下犯上……」

「犯你個大頭鬼呀！你去死！」菱花雙刀一緊，攻勢更見猛厲，刀光幻起一斧寒芒，直壓下來。

江楓被困在一片刀光之中，看上去處境十分凶險，胡萍、段九神色緊張，手握着劍把、刀柄，隨時準備衝上去，解救江楓之危。

但七寶和尚却是一片平靜。

事實上，江楓的武功如何，大和尚也不是眞的知道，只不過他外拙內秀，頭腦愼密，武功造詣也高過了胡萍、段九甚多，目光銳利、洞查細密的大和尚發覺了江楓防守的圈子雖小，但運刀從容，慌而不亂，明明露出了很大的破綻，但却總是能及時堵塞。

那是有意的裝作，困難的程度，比一擊取命要難上十倍。

因爲江楓要蒙騙的人是大行家——丁西山和鄧飛及梅花姑娘。

這是一場很奇妙的打鬥，江楓在險象環生中，接下了菱花一百多刀。

在菱花的感覺中，每一刀都可以殺了江楓，但總是差那麼一點點，被江楓及時用刀架住，或是閃避開去。

丁西山看得皺起眉頭，大聲喝道：「住手！」

聲音十分宏大，但菱花却恍若未聞，雙刀攻勢更是凶惡，刀刀攻向江楓要害。

「菱花，退下來，時間很長，不用急在一時，」梅花的聲音很小，但菱花一收雙刀，退了兩步，看着江楓，冷冷說道：「韓霸，你平時很神氣，端着副總管的架子，到處呼來喝去，我還認爲你眞有幾下子，想不到竟是個綉花荷包，中看不中用啊！」

江楓木然的臉上七情不動，看不出菱花這番銳利的激諷之言，是否傷到了他的心。

其實，江楓心中正自暗笑，對自己這番裝作，甚感滿意，忖道：鬼丫

頭，我江楓那裏得罪妳了，妳竟這麼恨我，咱們記在賬本上，有機會一定要好好捉弄妳一番才行。

「韓副總管，你還好吧？」丁西山的聲音很冷漠，叫人弄不清楚是關心，還是諷刺。

「丁老的命令，韓某人只有全力以赴，是生是死，也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丁西山倚老賣老的冷笑一聲，道：「你雖然幫忙不大，未斃一敵，但你還有勇氣出戰……」目光一掠鄧飛和七寶和尚等，話鋒忽轉，接道：「不過我心中仍然有很多的疑慮，這件事，我一定會調查清楚。」

「是！丁老心中既有疑慮，應該查個清楚。」江楓回答得不亢不卑，若無其事，丁西山微微一怔，道：「很好，很好，希望你們都是清白的，是老夫過慮了。」

梅花突然冷笑一聲，接道：「鄧飛老邁昏庸，韓霸只是個不入流的江湖人物，就算他們誠心歸服，我也會把他們遣回天馬總堂，洛陽居不會再用他們，你用不着担心我們會拉攏他們！」

「聽妳的口氣，似是擺明了跟天馬總堂作對了？」丁西山道：「這可是貴宮主的意思？」

「你不是天馬總堂的長老麼？」梅花說：「帶了三名護法，明目張膽的幫助鄧飛，不是明擺着向內宮挑戰麼？哼！掩耳盜鈴，一點也沒有男子漢的氣概。」

丁西山被駡得老臉一熱，道：「小丫頭別太囂張，今日勝負還未定局……」

「能夠挺身一戰的，只有你一個人了，」梅花冷笑道：「勉强算上那個活着的護法，也只能算上半個人，我隨便派個人就算殺不了他，也可以把他纏住，洛陽居中這批人，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是個配搭，目下的情勢，已不是衆寡懸殊可以比喻，你是個老江湖，應該看得很清楚，識時務的，立刻撤走，我允許你把鄧飛、韓霸等一批人一起帶走，怎麼樣？這是給你最後的機會了，同不同意？我已經沒有耐性和你磨菇下去了！」

她年紀輕輕，但口氣老練，似乎是久歷江湖的人物。

丁西山看看鄧飛、韓霸，道：「你們兩位聽到了麼？我想聽聽兩位的意見？」

鄧飛緩緩站起身子，就算他再想裝聾作啞，但這等指名叫姓的問話，也無法再裝作下去了，這一陣他冷眼旁觀，也很用心聽了雙方的說話，對情勢發展十分瞭解，丁西山雖是列名江湖高手的人物，但獨木難支，今日之局，勝算極微，江楓雖使人莫測高深，但適才對菱花一戰，只是個勉可自保之局，洛陽居中的鏢手、侍應，都是內宮一系中人，算起來，都是梅花的助力，敵强我弱，一目瞭然，江楓雖曾說過長安城中另有奧援，只可惜總堂答允派人相助之後，未再和他們接觸，這個時刻，沒有找他們來，縱使找他們來了，也未必是梅花之敵！

他是積年老賊，盤算過勝負得失之後，決定走爲上策，他要保留韓霸、齊四等一批心腹助他突圍，今夜決戰，絕不能犧牲這些人，只有推出丁西山和一位還未受傷的護法擋架解危了。

心念已定，才一抱拳，道：「丁老不耻下問，鄧某就斗膽陳言了，今夜之戰，唯丁老馬首是瞻，可戰則戰，如是無法致勝，則暫避鋒鏑，亦無不可，以丁老識見之廣，威望之重，任何決定，我們都唯命是從。」

這番話除了詞意婉轉之外，就是替丁西山又戴了一頂高帽子，說到內容，却是說了等於沒說，不但沒有一點主見，連一點建議也未提出。

丁西山點頭微笑一下之後，突然呆住，他也是老狐狸了，陶醉一下，立刻清醒，道：「鄧飛，我聽不懂你的意思，你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鄧飛道：「今夜既有丁老主持全局，咱們全聽你的了。」

丁西山長長吁一口氣，道：「鄧飛，老夫只是來此助拳，可不便獨斷獨行，該走該戰，得要你拏主意了。」

江楓心中忖道：丁西山分明已有怯戰之意，只是還拉不下這張老臉，想借鄧飛之口，找個台階下來，他是天馬總堂的長老，身份不低，今夜把他坑陷於此，總堂就很難忍下這口氣了。正想煽風點火，引誘梅花下令出手，那知梅花竟已動了殺機，突然一揮手，身後兩個黑衣殺手像兩支離弦之弩一般，激射而出，衝向丁西山。

發動突然，來勢如電，丁西山連話也來不及說了，雙掌齊出，迎擊兩人。

爲了保全老命，丁西山全力出手，雙掌聚集了畢生的功力，果然是威力驚人，兩個向前衝來的黑衣人，被那股强猛的掌風擊中，同時跌摔在地。

丁西山一擊得手，心神大定，哈哈一笑，道：「老夫還認爲他們是銅打鐵鑄的人，眞能擋得住千鈞掌力……」

但見寒光飛閃，兩柄彎刀疾射而出，來勢快速之極。

丁西山微微一呆，雙刀已透胸而過。

敢情那彎刀之後，還有一條極細的繩索，繫在兩人的手腕之上，他們向前飛衝之時，已全力運刀，用身體硬接下掌力，卸去掌上的勁道，彎刀才脫手飛出。

當眞是以性命換取這脫手一刀。

丁西山上半個身軀已被兩柄彎刀切開，就算是華陀重生，也無法救活他了，但他却仗一口眞元之氣，支撑

着身軀不倒，圓睜着雙目，瞪着江楓……

也許他突有所悟，發覺了江楓才是眞正身懷絕技的高人，他一直被玩弄於掌股之上，也許他希望江楓對他有所交代。

「丁老，我說過他們垂死之前，定有凌厲的反擊，十分可怕，現在我要修正一下，他們是故意迎向死亡，以製造殺人的機會，丁老，兩命換一命，他們也被你震碎內腑而死了。」

丁西山雙目一閉，屍體栽倒。

梅花兩道清澈、冷厲的目光凝住着江楓，道：「韓霸，你還看出些甚麼？」

「這些殺手爲甚麼一出手，就形同瘋狂？」江楓答非所問的說：「自絕生路，只求凌厲的一擊，如是一擊不中呢？」

「我也是覺得奇怪，你怎麼能避開他們的一刀而無損傷？」梅花道：「告訴我，我就解答你心中的疑問！」

江楓歎口氣，道：「也許我出手氣勢軟弱，沒有還擊，只求自保，全採守勢，他們受不到威脅，消去了他們心中誓不兩立的感覺，刀勢就不那麼兇狠了。」

梅花皺起柳眉兒想了一下，道：「也許是有些道理，但不會全然如此，你的防守緊嚴，他們看不出搏命一擊的機會、破綻，無法全力出手……」

「也可能是我手中借用這柄彎刀，是他們常用的兵刃，愛屋及烏，手下留情……」

「他們不會手下留情的！」梅花接道：「韓霸，我有些估不透你了，告訴我，願不願意留下來？」

「姑娘的意思是……」

「留在洛陽居，還作你的副總管，」梅花說：「我給你的權限，絕不會低於鄧飛。」

說得很明白了，鄧飛這個總管已被開革，但却把江楓留下來。

江楓回頭看去，只見鄧飛瞪着一雙閃動綠光的魔眼看着自己，心中暗自盤算道：天馬總堂大概認爲丁西山和三個護法足以抗拒强敵，暫時不會再有援手趕來，今夜如要保全鄧飛，恐將放手一戰，他們對我已然動疑，打勝了這一戰，勢必要引起他們對我的注意，混入洛陽居這番心血，也恐將盡付流水，如不理鄧飛的[illegible]，投入內宮一系，天馬總堂失去了[illegible]個據點之後，說不定會忍下這口怨氣，那就不知道要拖延到幾時，才能再找到引起雙方火拚的機會……

這是個非常困難的決定，江楓沉思了良久，仍無法作出決定。

但聞梅花說道：「韓霸，你對鄧飛的一片愚忠，也該清醒一下了！他不是眞的對你好，剛才還要你以身涉險，難道你還不覺悟麼？」

鄧飛道：「事關各位生死，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鄧某人不相信梅花姑娘殺了韓霸之後，會放過老夫……」

「對！你是禍首，非死不可！」梅花冷厲的說：「韓霸，你如拖延不作決定，那就連你也殺了！」

「我不能背叛總管！」江楓終於作了決定。

「好！想不到韓副總管，還是個滿懷忠義的人。」聲音嬌甜，清脆動人。

抬頭看去，只見青鳳在王嬤、李嬤左右護從之下，移步行入廳堂。

「是妳，青鳳……」梅花愕然色變。

「是我，梅花姑娘是不是有些意外，」青鳳打斷了梅花的話，接道：「三足鼎立，各有專司，保持了洛陽居的和平局面，所以我不喜歡被人破壞，何況這裏是日進斗金的花國樂園，一且造成血腥殺戮，可能使這裏變得門堪羅雀。」舉手一招，洛陽樓的侍應領班高大斗，帶着六個黑衣人快步而入。

「把這些屍體抬走，掩埋起來，不許留下痕跡，不許傳出風聲。」

高大斗應了一聲，立刻動手抬走了廳中的屍體。

「梅花姐姐，」青鳳吩咐過高大斗後，轉望着梅花，接道：「小妹絕無和妳爲敵之心，但洛陽居這個地方，化了無數名匠的心血，投入了大批的財物，一旦毀去，實在可惜。就算妳今夜殺盡了這裏天馬總堂的人，但天馬總堂豈肯罷休，他們已經正式派出了長老、護法出面，絕不會放棄這裏的利益，彼此展開了爭鬥拚殺，這裏就永無寧日了。」

「說得有理，不過我已殺了天馬總堂派來的一位長老、一位護法，又重創了另一護法，天馬總堂恐已不肯罷休，」梅花道：「何況，小妹是上命難違，青鳳姐有以教我麼？」

「妳們也有傷亡，」青鳳道：「雙方就算扯平了，以後的事，由天馬總堂和貴上去設法解決吧！如是你們雙方都不肯罷手，長安城外曠野千里，找一處決戰拚命的地方絕非難事，又何必一定要在洛陽居中拚殺呢？」

青鳳忽然出面干涉，完全出了鄧飛的意料之外，就是江楓也沒有想到，青鳳爲什麼要趟這一池渾水，在天馬總堂大勢已去時，才出面阻止梅花，是不是別有用心？這兩個源出一門，分作兩派的門人，今夜會不會也鬧出一場火拚來？

「青鳳姑娘的意思，是要小妹罷手了？」梅花淡淡的笑道：「看樣子，小妹如是不聽勸告，妳我之間，也將是無法善終了？」

「洛陽居收入豐厚，我們三方面均分利潤，每個月大家都有數萬兩銀子進賬，」青鳳道：「誰都沒有吃虧，看在錢的份上，何不各退一步，相安無事？」

梅花道：「如是兩份均分，豈不是進賬更多一些？」

青鳳笑道：「逐出天馬總堂的人，我們平分他們的一份？」

「就是如此了，」梅花道：「我們迎客侍酒，青鳳姐更是風靡了長安，天馬總堂的人，却把住了總管的位置作威作福，我們以姿色風情換得的黃金、白銀，却要分給他們一份，這難道算公平麼？」

「梅花，天馬總堂的人，出過大力，拚過性命，才換得今天這個局面，」青鳳笑道：「他們流過血汗，開疆拓土，立過大功，今日坐享奉銀，並無不當，再說，沒有他們居中緩衝，貴我雙方只怕也不會平安無事，三足鼎立，總比雙方對峙較易相處。」

「看來小妹是無法說服妳了……」梅花道：「這事好生叫小妹爲難。」

「不用爲難，據實轉告貴上，」青鳳神情突轉嚴肅的說道：「大事情妳我都無權決定，鬧垮了洛陽居，對大家都無好處。」

「好吧，青鳳姑娘如此堅持，小妹只好從命了，今夜之事到此，小妹會請示宮主裁決，屆時自當先行通知青鳳姑娘，」回顧桂花、荷花等一眼，接道：「我們走！」

青鳳道：「多謝賞臉。」

梅花回過頭，道：「如是他們要出手報復，那就不能怪小妹全力還擊了。」當先步出廳門。

四季花婢相隨而去。

青鳳似有意無意的望了韓霸一眼，道：「韓副總管，勸勸鄧總管以和爲貴，眞要動手，約到外面去，不要影響了洛陽居的生意。」

帶着王嬤、李嬤，退了出去。

江楓雖然告訴了青鳳不少的事，但仍然保留了大部份的隱密，他化身韓霸的事，就未告訴過青鳳，但那深情款款的一眼，却看得江楓心頭發毛，忖道：難道她已發覺了我的身份？果眞如此，青鳳比梅花就高明得多了。

目睹兩批人馬全都離去，鄧飛才回頭看着僅餘的灰衣護法，道：「今夜情形，陳兄是親眼所見，希望能回總堂幫鄧某美言幾句。」

「鄧兄放心，今夜兄弟親眼看到了鄧兄處境的艱辛，丁長老濺血殞命，兄弟要早些回報總堂，我想十日之內，應該會有裁示傳到，鄧兄請等候佳音，兄弟這就告辭，連夜上路，周兄留在這裏弄傷，還請費心照顧。」

鄧飛道：「這個當然，絕不會有所疏忽。」

江楓突然上前一步，低聲道：「陳護法，要特別說明那些彎刀殺手的事。」

陳護法點點頭，轉身一躍，消失在黑暗中。

看他行色的匆急，顯然內心中比鄧飛還要焦急。

「大概不會再有事了，」江楓道：「大家休息時，別忘了小心戒備。」

* * *

七寶和尚、胡萍、段九，跟着江楓回到了住處，胡元留在室外警戒，江楓喚出郭天同，圍坐一桌，研商大計。

酒肉和尚先提出問題——是否還應該留在這裏？留下來要不要增强實力？

江楓沉吟了一陣，道：「盡可能留下來，人在此地，才能挑起天馬總堂和內宮一系的人展開拚鬥，江湖上可用的力量太少，天馬總堂却雲集了大批高手，而且大部份是綠林道上的盜匪、魔頭，他們助紂爲虐，幫助那個神秘組合，征服了武林中大部份的門派，現在要他們以鮮血贖罪，和內宮中人拚命，該是天道循環，理所當然，何況他們早已爲人列爲清除的目標，非被整肅屠戮不可，我們從旁加把勁，只不過促使這場大對抗提前爆發，拖的時間愈長，對天馬總堂愈是不利。他們都已是漸入老邁之境，對手却都是年輕男女，趁他們還有餘勇可賣時，讓他們爲武林大義盡份心力，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他們命運早定，所以諸位用不着心存慈悲，這就是我們留在洛陽居最大的目的。」

「好！讓天馬總堂這批魔頭們先擋銳鋒，是逐虎吞狼的高招，胡某人全力擁護。」

「洛陽樓的歌女青鳳，似乎是另一股力量代表……」段九道：「看樣子梅花也對她畏懼三分，她如從中作梗，會不會影响到咱們的計劃？」

「今夜的情形不同，如非青鳳出面，那就會逼得我們全力出手，」江楓道：「因爲鄧飛已無可用之兵。」

「我和尚一直擔心你江老弟被丁西山言語套住，豪氣湧出，一肩承擔，所幸你總能及時迴避，屈已從勢，老弟，這份自我約束的忍耐工夫，我和尚是大爲佩服。」

「我看梅花似是已對江老弟動了懷疑，」胡萍道：「倒要預防她追根究底的查下去……」

「這方面我會小心，」江楓道：「大勢對我不利，武林之中已很難聚集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堂堂正正的和敵人一決勝負，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敵制敵的方法，讓他們自相殘殺，」神情突然間轉變得十分嚴肅，接道：「所以非萬不得已，諸位不要輕易出手，一旦出手，務求全力斃敵，以保隱密不會外洩，而且諸位最好能經常聚集一處，必要時合力應付危機。」

這番話弦外有音，明顯的說出此情此景，不是講面子、逞英雄的時機，對敵的手段，不用拘泥於江湖傳統。

沒有人回答什麼，幾個人同時點點頭表示了敬領教言。

「我準備在洛陽居外建立一兩處隱密的據點，」江楓道：「可以利用作傳訊的地方，使內外勾通，和錢老前輩

保持着連絡，必要時也可以作爲避難的地方。」

用作避難的地方？這就聽得七寶和尚、胡萍、段九睜大了眼睛望向江楓。

因爲能夠避難的地方，主事人的智慧、武功，都要具有相當水準才行，必要時能出手拒擋敵人的搜查。

「可是請易花手張四姑親自主持？」七寶和尚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有能力擔負起這等沉重的任務。

「不是，我想請歐陽吟雪、吟霜兩位姑娘主持，」江楓道：「四姑要坐鎮風雪小館。」

「她們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胡萍道：「年紀也太輕了一些，擔承如此重大的責任，會不會太過沉重？」

他說得很含蓄，但已點出了用二女擔負如此的大責重任，不很適合。

「胡前輩的顧慮甚是，一日之前，我也曾有相同的看法，」江楓微笑道：「但現在，我相信她們已具有應付江湖一些詭詐、多變的能力了！」

「這個……」段九道：「江老弟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她們和父母息隱深山，一直在苦練上乘劍技，造詣甚高，」江楓笑道：「張四姑傳授給她們快速的易容手法，也告訴了她們江湖上險詐人心，但更重要的是她們早已習練了天狐夫人的技藝。」

「這倒是大大出人意外了，她們純潔清雅，如盛放在深谷中的幽蘭，我和尚很留心觀察過她們，却是一點也瞧不出來。」

「是的，她們隱藏得很深、很好，連我也被瞞過了，」江楓說：「直到她們自請出動，才露了一手給我瞧，所以諸位盡可放心，她們只要稍經歷練，應變之能絕不在梅花之下。」

七寶和尚點點頭，道：「好極了，看來江老弟還有很多的伏兵、佈署。」

江楓心中暗道：就只他們一家人這點本錢，加起來不過四口。但他並未說出來，此時此情，多給人一些希望，會增加他們奮鬥的勇氣，所以江楓來一個笑而不答，使人莫測高深。

胡萍站起身子，抱拳道：「江老弟才冠江湖，手握智珠，我們一切聽命行事。」

「佈置停當，我會盡快通知你們，」江楓輕輕歎息一聲，接道：「此地情形，詭詐多變，諸位請多珍重……」

突聞啪的一聲，一粒小石子飛入室內。

這是胡元傳來的訊號。

段九低聲說道：「可能是總管來了。」

江楓淡淡一笑，提高了聲音，道：「情勢比人强，我看勸勸總管向梅花姑娘求和才是上策。」

「最好是投效過來。」梅花突然出現門口，緩步行了進來。

江楓霍然起立，擺出一副迎敵的姿勢。

七寶和尚、胡萍、段九、郭天同也跟着站起，拉開了架式，心中却是暗暗驚道：「這丫頭來得好快，警訊傳來，人就趕到……」

「不用緊張，我不會傷害你們。」梅花口氣托大，似是根本沒有把這幾人看在眼中。

「姑娘的意思是……」江楓低聲問道。

「只是想和你談談。」梅花媚眼轉動，緩緩由七寶和尚等幾人臉上掃過，却仔細的打量了郭天同一陣。

幸好郭天同是本來的面目出現。

但梅花那目光有如磁石吸鐵，幾人頓然感覺到心神震顫，郭天同的反應特別强烈。

江楓吃了一驚，忖道：好惡毒的用心，竟然用出了「迷魂大法」。正籌思破解之法，梅花一雙勾人魂魄的桃花眼，已轉到江楓的臉上，道：「韓霸，這些人都是你引入洛陽居的朋友？」

「是，」江楓道：「這些人都已經過總管允准。」

「我知道，鄧飛想在洛陽居建立起一批完全屬於自己的力量，」梅花恢復了常態，她已感覺到這些人大都無能抗拒「迷魂大法」，不足爲患，隨時都可以把他們拉到身邊來，收爲己用。

「鄧飛沒有能力保護你們，除非天馬總堂眞的準備放手大幹，又派遣高手到此，」梅花接道：「但那也只是多添些戰死的冤魂，拖延一些時間，終歸是難逃敗亡，我答應收容你們仍留在洛陽居中，不過你們要先行投效。」

「這個……」江楓爲難的說：「可否讓我們商量商量？」

梅花目的已達，微微一笑，道：「好！給你們三天的時間。」她已認定這些人不足構成威脅，回答得十分大方，而且轉身離去。

「怎麼如此大方？」段九奇道：「好像她來此目的，只是爲了勸說我們幾句……」

「我看，她已經達到目的了，」七寶和尚說：「她已對我們施展過『迷魂大法』。」

「大師高明，梅花在這方面造詣之深，春花四婢是難望項背。」江楓道：「她已自信隨時都可以征服我們，用不着再多費口舌了，諸位要多加小心，梅花可能會對諸位個別施術。」

「這就痲煩了，」七寶和尚道：「剛才她不過匆匆一眼，和尚雖未被她勾去魂魄，也覺得心頭震動，如若她專心施術，對準我和尚下手，和尚就劫數難逃了。」

胡萍、段九、郭天同回想剛才情景，實有心神搖蕩之感，不禁臉色大變。

「世上眞有這等邪門的事情……」胡萍說：「這比刀、劍加身更爲可怕，江老弟，你得想個辦法才行。」

「他們能在無聲無息中，征服了武

林各大門派，這大概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江楓道：「兵不血刃，使天下英雄拜服於石榴裙下，果然可怕。」

「和尚領教過春花四婢的媚力，我和胡兄、師兄大概可以抗拒，對梅花恐怕就無能爲力了，要是被她飛了幾個媚眼，我們就束手就縛了，這個仗那還能打得下去？我想『迷魂大法』功力能到梅花這等境界的，絕非一人，如是找不出抗拒的辦法，江老弟，能夠幫你的人，那就屈指可數了。」

「像梅花這等身具媚術大成的人，應該不會太多，因爲，這必需先天具有媚骨的人，才能達到境界，」江楓道：「梅花很適合習練這種武功。」

「江老弟呀……」七寶和尚說：「有上十個八個這樣的妖女，就天下大亂了，那還需要許多？拿歌姬青鳳說吧！她如習練『迷魂大法』，成就絕不會在梅花之下，只此二人，只此一術，我們就沒有辦法對付了。」

「是啊！江老弟，這段日子裏，我們全心投入苦研武功，互相指點，彼此切磋，心竅大開，數月之功，勝過往昔十年的進境……」段九道：「就算遇上一流高手，自信也可以放手一戰，但如刀未出鞘，劍猶在抱，就被人幾個媚笑，弄得丟盔棄甲，還手無力，反身投敵，爲虎作倀，那就生不如死了。」

江楓沉吟了一陣，道：「以邪制邪，必得講求修煉的深淺，恐非短期所能湊效，不過有一種收攝心神的功夫，可以抗拒這種媚術，且有速成之效，名叫『大悲眞訣』，只有七七四十九個字，運功時口誦眞訣，很快能心神寧靜，大概可以拒抗『迷魂大法』的媚力……」

「不是大概，而是一定可以，」七寶和尚道：「這是我佛抵禦外魔干擾的心法眞訣，佛門中失傳絕學，想不到江老弟能讓它重現江湖，當眞是……」

「大師心中如有質疑之想，咱們以後再說，」江楓苦笑道：「現在時機迫促，咱們先學眞訣。」

一向放蕩不羈的七寶和尚，突然一改故態，神情莊嚴的合掌躬身，說道：「是！和尚拜領厚賜……」緩緩跪了下去。

他這麼如奉綸旨的人做作，胡萍、段九、郭天同，都跟着跪了下去。

江楓臉上戴着面具，看不出他的神色如何，但可從他兩道目光中看出嚴肅的神光，授受之間，立刻被一種莊嚴的氣氛所籠罩，江楓唸出大悲眞訣，衆人跟着背誦，連唸了十餘遍，感覺到胡萍等都已記熟，才解說了配合眞訣的調息方法。

江楓端端正正的站着講，七寶和尚、胡萍、段九、郭天同神情肅然的跪着聽。

這等佛門大乘無上心法眞訣，會令人生出誠敬無比的感覺，臉上神情充滿莊嚴。

「爲了抗拒妖女媚術，諸位可以選擇眞正願爲武林大義獻身的人，傳授眞訣神功……」江楓嚴肅的說：「不過在人選方面，要留心一些，一旦傳授非人，流入魔教，那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化了。」

七寶和尚等敬謹受教，緩緩站起身子。

江楓一揮手，道：「諸位請回去吧！」

七寶和尚、胡萍、段九，招呼了胡元，一齊離去。

郭天同一躬身，道：「在下呢？」

「你立刻恢復韓霸的身份，」江楓道：「有什麼變故，立刻和七寶大師等會合，一起行動，遇有爲難之處，和大師商量。」揮手熄去火燭，離開了洛陽居，匆匆趕回客棧之中。

江楓的推斷不錯，剛剛脫衣上床，室外已響起了叩門的聲音。

裝出一副惺忪睡眼，燃起了燈火，打開木門。

只見梅花一身輕裝，站在門外。

「是妳？」江楓揉揉眼睛，臉上是一副驚喜交集的神情，一把抱起了梅花，行入室中，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好擔心啊！」

「我不是好好的嗎？關上門，抱我上床，眞的有點累了……」梅花媚眼流波，微帶撒嬌的說道：「我要躲在你的懷抱裏，好好的睡一覺。」

江楓拴上室門，笑道：「只怕是睡不好了！」

「爲什麼？」梅花臉上情愛橫溢，無限溫柔的說。

「瞌睡都被妳趕跑了，我現在精神飽滿，飢餓難耐，好想吃了妳！」江楓抱起梅花的嬌軀，滾上牙床。

「剛經過一場凶險的搏殺，」梅花纖巧的玉指，輕撫着江楓的臉頰，道：「洗個澡，就忍不住跑來看妳，唉！你眞是我命中的魔星，這般難以自拔，不知如何得了啊……」

江楓緩緩放開緊抱入懷的嬌軀，滿臉關懷的說：「告訴我，怎麼回事？」

「我奉命清除洛陽居中的閑雜人等……」

江楓打斷了梅花的話，道：「那些人是閑雜人等？」

「怎麼？你也關心洛陽居的事？」梅花雙目盯住在江楓的臉上問。

「洛陽居中的人，我只關心兩個，第一個當然是妳……」

「第二個呢？是菊花還是桂花？」

「都不是，那個人是男的，是洛陽居中的副總管……」

「你是說韓霸？」

「對！就是他，他幫過我的忙，我欠他一份人情。」

「這個人一張臉冷厲如刀……」梅花道：「但却有一份叫人感歎的愚忠，我很想放他一馬，但他却不知好歹，不過我已經幫你交代過了……」

「妳殺了他？」江楓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道。

梅花微微一笑，道：「沒有，他雖然面目可憎，不過倒是有點男子漢的氣慨，他沒有挾恩求報，也沒有提過放你的事情，日後我會留點機會給他，保全他一條性命就是。」

江楓心中忖道：看來，不論如何的嚴酷訓練，也無法完全抹殺去與生俱來的人性，這是他們的嚴重缺點，要如何去掌握運用，才能夠撥亂反正……

「你在想什麼？這等入神？」梅花道：「美人在抱，也不知憐惜享用。」

「我在想……」江楓道：「今夜的洛陽居，一定是血雨腥風，慘不忍睹，梅花，我們走吧！這種日子，如何能過得下去，日夜爲妳的安危擔心，我……」

「不要躭心我……」梅花似是大受感動，雙目中竟然有淚水湧出。

江楓暗暗歎息一聲，舉手幫梅花拭去淚痕，心中忖道：她眞情流露，如此的纏綿相依，我眞能辣手摧花，置她於死麼？一念動情，決心盡可能勸梅花棄暗投明，至少，也留她一條生路……

「我只是一個流淚在人間的孤女，自我懂事那天算起，就被人收養在一座深山中的大宅院內，」梅花無限黯然的說道：「我不知誰是生身父母，但也弄成了我的獨立、堅强性格，只知一味爭强，出人頭地，整個生活過程，充滿着尖銳、機詐，直到遇上了你，才知道我也有軟弱、溫柔的一面……」

突然一整臉色，嬌聲笑道：「盡說這些幹甚麼？你不是江湖中人，怎會知道江湖中事，抱緊我，田玉，讓我在活着的時候，多嚐些情愛滋味……」

玲瓏的嬌軀，蛇一般纏上了江楓。

＊　＊　＊

相處時極盡嬌柔、纏綿，但天色一亮，梅花就立刻起身下床，穿上衣服就要離去。

她雖然迷戀失控，還未到忘我之境。

江楓却一把拉着了梅花，道：「這般的來去匆匆，要我如何排遣這相思之苦……」

「我會盡量抽時間跑來看你，田玉，不過這兩天恐怕不行……」

「爲甚麼呢？」

「因爲今天午時有重要客人要來，我擔心抽不出身子，所以偷得這半宵辰光，匆匆來去……」

「甚麼樣的客人？是王孫公子，還是長安城中的大豪名紳？」

「不是那些人，」梅花雖然極盡小心，但心爲情牽，不自覺而洩漏了隱密，道：「是我的師門中人，我不能有絲毫的疏忽，我知道這很委屈你，但事後我會全力補償……」伏身一吻，破窗而去。

她走得匆急，連開門的時間也等不及了。

江楓心已中明白，今午有內宮一系中要人趕來，洛陽居中的火拚局面，因青鳳出面制止而暫息干戈，但內宮一系中人肯否罷手，今天才能作最後的決定。

內宮要人來得如此之快，天馬總堂呢？

如果天馬總堂早已派人在暗中監視內宮一系中人物的舉動，用不着鄧飛的飛鴿傳報，也不用那位陳護法回去說明，天馬總堂應該早已得到了消息，是放棄洛陽居這塊在嘴的肥肉，以避免正面衝突，或是增派高手，不惜全力一戰？

青鳳所屬的天王門一系，是否會全面捲入這場衝突，或是袖手旁觀，等着坐收漁利？如果這個組合中還有更高的人物，會不會出面阻止，從中調解……

乖乖，好戲連場，也許這個神秘大組合中的幕後人物，都將插手這次的紛爭，一一的顯露出來，至少也該會露出一點眉目，給人追索……

想到此處，江楓也睡不安穩了，穿好衣服，匆匆離去。

他沒有回到洛陽居，却趕到風雪小館。

看天色尚未大亮，張四姑已知道有要事商量，立刻叫起了歐陽昭、羅蘭夫婦。

（未完・十三）

明月宮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番僧求証武學　洞中逞强身亡

黃岩縣南五里，有一座委羽山，山勢峻拔挺秀，俗傳仙人劉奉桂控鶴墜翮處，道家稱之爲第二洞天。

委羽山，在近三五十年間，江湖上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是因爲山上住着一位武林奇人武大先生。

武林中人提起武大先生，莫不肅然起敬，他是一位生有俠骨，菩薩心腸的長者，一生排難解紛，替黑白兩道不知消敉了多少紛爭，因此大家都尊稱他武大先生而不名，幾十年下來，大家只知道他是武大先生，連他究竟叫武甚麼，只怕知道的人已經很少了。

武大先生隱居委羽山，早已不問塵事，在他七十歲那年，江湖上破天荒的由兩位代表黑白兩道的武當天演道長和魔教公孫教主聯名送了一座「戈止亭」。

亭蓋在半山腰下的一處小山崗上，景色最優美處。

亭上懸掛着一副毛竹對子，也別開生面，由兩人親手寫的，上聯是公孫教主用「天魔指」書寫的：「落日揮戈」，下聯則是天演道長用「一元指」書寫的「高山仰止」。

這兩位領袖黑白兩道的掌教，書法勁遒，都寫得很好，也和鐫刻名家一樣，鐫得很深很勻；但在行家眼裡，就可以看得出天演道長寫的不如公孫教主的字體飄逸，揮洒自如，在火候上似乎稍遜。

由這兩位掌教聯名送這座「戈止亭」的意義，就是江湖武林，不論多大的寃仇，凡是到了「止戈亭」前，均須停止，不得再有逞兇逞強的行動，以表示對這位老人家的敬意。

因此委羽山也成了江湖上避仇避難的所在，廿多年來，黑白兩道的人莫不遵奉此一規定，沒有一個人敢逾越。

＊　＊　＊

四更已過，五更還不到，這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時光，委羽山黑幢幢的全在夜色籠罩之中，連山麓間的樹林，都是黑越越的。

這時，山前小徑上出現了一條起落如飛的黑影，敏捷的朝着山下奔掠而來。只要看他奔行之勢，此人不但輕功極高，而且好像甚是性急，大有竭盡全力，跑得越快越好。

現在，他已經奔近山麓，奔近登山石級，忽然身形一蹲，從背上放下一個眉目清秀，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口中低低的道：「明揚，到了，你記住我的話，快往前跑，不可回頭。」

叫明揚的小孩點點頭道：「侄兒記得，駱伯伯說過，要我到山坳那座小茅屋門口去，壞人就不敢追來了，駱伯伯怎麼不和我一起上去呢？」

駱伯伯是個四十五六歲中等身材的漢子，穿的是一身青布長衫，手裡握一支烏鞘長劍，在小孩說話之時，回頭望望身後，說道：「你記得就好，

快些上去，越快越好，你快走吧！」

小孩遲疑了下，又道：「駱伯伯，你呢？」

青衣漢子急道：「駱伯伯還有事去，你快上去，快！」

小孩點點頭道：「駱伯伯，我在茅屋前面等你。」

青衣漢子揮着手道：「好，好，你快上去！」

小孩一蹦一跳的朝山徑上走去。

青衣漢子剛轉過身，想要吁口氣，陡聽劃空「咻」的一聲，一支長箭，直向小孩後心激射過去。

青衣漢子看得心頭大怒，雙腳一點，一個人騰空直上，揮手一劍，把那支射來的長箭，從半空中劈落。

人未落地，遠處又是「咻」的一聲，長箭又急射而至。

射箭那人把青衣漢子當作了飛靶！

好個青衣漢子身在半空，陡地一個迴身，劍光疾揮，又把那支箭擊落，這回他不待對方發箭，懸空蹬腿，一個人有如流星一般，劍先人後朝發箭之處俯衝過去。

這一下當眞去勢如電，只不過一瞬間就已瀉落到五丈開外！

這時五丈之外及時站起一個高大影子，他挽弓搭箭，正待射第三支長箭，但箭還未射出，青衫漢子一道劍光已經朝他當頭瀉落，那高大影子吃了一驚，一時連後退都來不及，匆忙之間，只得擧弓朝上架去。

但聽「繃」的一聲，那高大漢子手中一張鐵胎弓，已被青衣漢子的長劍劈作兩半。

那高大漢子一張弓雖被劈斷，但有這一絲空隙，就已緩過手來，托地往斜刺裡躍開數尺，抬手掣出一柄長刀。

青衣漢子豈容他緩過手去，雙足落地，身如旋風，手中長劍一招「橫瀾千里」，劍光如練，橫掃而出。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沉喝一聲：「住手！」

高大漢子身往後躍，避開他一劍。

青衣漢子手橫長劍，目光朝喝聲投去，只見兩個黑衣人已經到了距自己不過七八尺遠近。口中不覺嘿然道：「殺不盡狗雜賊，你們再來幾個，駱爺也不在乎。」

後來的兩個黑衣人中，左首一個冷冷的道：「駱長青，這一路上，你傷了咱們不少的人，你也終於把那姓狄的小子送上戈止亭去了。」

青衣漢子目光炯炯的逼視着兩人道：「你們認識駱某？」

左首黑衣人仰天大笑：「大名鼎鼎的雲裡翻身駱長青，咱們兄弟豈會不識？」

駱長青（青衣漢子）點頭道：「那好，你們儘管把這筆帳記到駱某頭上就是。」

右首黑衣人道：「駱長青，你把人送到戈止亭，是不是責任已了？」

駱長青道：「閣下這話是甚麼意思？」

右首黑衣人陰惻惻道：「如果你已經沒事了，那就跟咱們走吧，咱們頭兒想請你去叙叙。」

駱長青問道：「朋友的頭兒是誰？」

左首黑衣人道：「閣下跟咱們去，見了頭兒，不就知道了麼？」

駱長青點頭道：「好，在下也正想會會一路追殺一個小孩子一幫人的頭兒，究竟是誰？」

左首黑衣人沒想到他竟會答應得如此爽快，不覺森然一笑道：「駱朋友那就請吧。」

駱長青問道：「你們頭兒離這裡遠不遠？」

右首黑衣人道：「不算太遠。」

「那也不太近了，」駱長青道：「三位走在前面帶路。」

左首黑衣人道：「駱朋友……」

駱長青截着他話頭大笑道：「是你們頭兒請我去，不是我被兩位俘去的，對麼？」

話聲出口，手中長劍突然橫掃出去，喝道：「現在是我請你們去了。」

他這下猝起發難，早已凝驟了全身功力，劍光宛如波濤般洶湧推出，勢道之猛，無與倫比！

右首黑衣人猝不及防，劍鋒當胸劃過，口中驚「啊」一聲，身子堪堪往後躍退了兩步，便自倒下。

左首黑衣人見機得快，迅即向左閃出，但他連拔劍都來不及，駱長青身形電旋，長劍如輪，追蹤劈到。

左首黑衣人急急身子一側，向右避開，他焉知駱長青早已料敵先機，他上身向右閃避，豈非正好閃到駱長青的左首？

駱長青左手烏黑劍鞘颯的一聲，戳在左首黑衣人肋下「血阻穴」上。

就在駱長青出手之時，那高大漢子發覺情形不對，立即趁勢一刀，朝駱長青腦後劈來。

駱長青冷冷一哼，旋身發腿，一腳蹬在他後腰上。

那高大漢子一刀落空，一個狗吃屎，往地上撲去。

駱長青抬手一劍從他後心刺入，抽劍回身，走到左首黑衣人面前，劍尖頂在他喉嚨口，冷聲道：「駱某想先聽聽你們頭兒的姓名，朋友不會不肯說吧？」

左首黑衣人穴道受制，身不能動，一張臉綻起了青筋，瞪着駱長青，幾乎要冒出火來，但却一句也不吭。

駱長青朝他冷峻的一笑，說道：「駱某想聽的話，朋友如果不肯說，那就逼着駱某對你不客氣了。」

手把稍微用力，鋒利劍尖就刺入他皮肉，冒出一縷鮮血來。

左首黑衣人張了張口，似想說話

，但依然沒有作聲。

駱長青道：「朋友要想在駱某面前充英雄……」

話未說完，忽然發現黑衣人臉色不對，心頭一動，抬手就是一個耳光，拍了過去。

這一掌拍到黑衣人臉上，他身形晃動，「砰」的一聲，跌倒下去。

駱長青急忙俯身注目看去，只見黑衣人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不覺悚然道：「服毒自戕，這些賊黨到底是何來路？」

他伸手在黑衣人懷中搜索了一陣，取出來的除了幾兩碎銀子，身邊只有一個青瓷小瓶，打開瓶塞，還沒聞已有一股强烈刺鼻的怪味，心中嘿然道：「化骨散，這倒正好！」

當下就挑了少許，撒在黑衣人臉上，然後又走到右首黑衣人身邊，也仔細搜索了一遍，仍然一無所得，再去搜索高大漢子，身上甚麼也沒有。

他同樣在他們屍體上撒了「化骨散」，取出三人兵刃，走入林中，找了一棵大樹根下，把三件兵刃埋入土中。

等他回身走出，三具屍體業已化作三灘黃水，漸漸沒入土中。他拍拍雙手，舉首向天，自言自語的道：「狄明揚自會有武大先生收留他的，我就可以毫無顧慮，踏遍天涯海角，也非把這些歹徒的根挖出來不可！」話聲一落，騰身飛掠而去！

* * *

狄明揚今年十七歲了！

他和武大先生在一起，已經整整五年，他來的時候還只有十二歲，如今已是一個頎長的大孩子。

武大先生是個矮胖老人，臉色紅潤，到了九十開外，還有一頭黑髮，一口白潔的牙齒，連說話也尖聲尖氣像個童子。

他早已不問塵事，住在一幢小茅屋裡，只有一個小小的客堂和一間臥室，平常從不留人，也從沒有人去找他。

狄明揚會被武大先生留下來，是因爲狄明揚褲帶上佩着一枚八卦銅錢。這種銅錢，每個小孩子身上都會佩帶的，因爲佩了這種八卦銅錢據說可以辟邪；但武大先生却說這枚八卦銅錢是他一個老朋友的，才把狄明揚收留下來。

說起來狄明揚既沒拜武大先生爲師，只是和他住在一起的小客人而已，他當然也沒有傳他武功。

其實武大先生也從沒有練過武功，他早睡早起，生活和平常人一樣，閒着沒事，就教狄明揚讀些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就像是個老冬烘。

只是他睡覺很怪，他根本從沒躺下來睡過。

武大先生睡覺的時候，都是兩手托地，兩脚叉天，倒豎蜻蜓睡的。

狄明揚和他睡在一個房間裡，初來的時候，覺得好奇怪，後來武大先生要他在睡覺前試着練習，他練了一段時間，慢慢的也可以倒豎得久些，如今五年下來，狄明揚已可支持到一兩個時辰。

狄明揚心裡時常惦記着爹、惦記着娘，也惦記着駱伯伯。其實駱伯伯和他相處的時間並不長，就是那天爹沒有回家，駱伯伯趕來告訴娘，是爹要他把自己送到武老人家這裡來的，一路上有許多壞人攔擊駱伯伯，都被駱伯伯打退了。

自從到了武老人家這裡，駱伯伯也一直沒有來過。他也問過武老人家，據武老人家說：要自己滿二十歲，爹和駱伯伯才會來接自己。

一晃眼，就是五個年頭，狄明揚每天都希望自己快些長大，快些到二十歲，但如今他還只有十七歲。

住在山上，除了讀書，他也時常到山上去玩，在嶺上追逐猴子，或是爬上樹去捉小鳥，只是武老人家一直告誡他，山上玩可以，下山只能到半山腰的戈止亭爲止，要是不聽他的告誡，就得處罰。

因此五年來，狄明揚甚至連戈止亭都很少去。

* * *

這是八月中秋之夜。

月到中秋分外明，武大先生特地從山下買了一盒月餅，烹了一壺茶，和狄明揚共渡中秋，在茅屋外面賞月。

賞月，當然要比平時睡得晚了。

武大先生平日很少說話，今晚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喝着茶，吃了兩個月餅，就摸着頦下一把連鬢黑鬚，尖聲笑道：「狄明揚，時間不早了，此時初更已過，你該去睡了。」

狄明揚問道：「老人家呢？」

「唔！」武大先生道：「老夫還不想睡，你快去睡吧！」

狄明揚不敢多說，口中應了一聲，就一個人回進屋去。

每晚睡覺以前，狄明揚都得跟武老人家一樣，先練倒豎蜻蜓，總得練上一兩個時辰，才能睡下，但睡到四更光景，又得起來再豎，一直要豎到天色微明，才起來盥洗。

這是五年來習以爲常，每晚的必修科目，武老人家說過，這倒豎蜻蜓，可以延年益壽，白髮變黑，齒牙重生，這些，狄明揚當然無法體會，他頭髮未白，齒牙也沒掉，但狄明揚可以感覺到的是耳目敏銳，步履輕捷，這倒是事實。

現在他就在房裡兩手支地，兩脚朝天，倒豎着蜻蜓，本來一個人倒立的時候，必然氣粗心浮，呼吸不暢，但武老人家有他倒豎的法門，那就是調理呼吸，使不順的氣機，轉爲暢通無阻，這樣倒立和平時一樣，毫無困難了。這一點狄明揚經他五年訓練，自然早就可以做到了。

時間慢慢的過去，狄明揚雖然倒立着，依然呼吸均勻，氣機暢通，是以毫不覺得時間逐漸溜走，等他倒立完畢，差不多也是子夜了，站直身子，準備就寢。

中秋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從窗戶射進來的月光特別明亮，他目光一抬，發現武老人家還沒回來睡覺，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武老人家從沒這麼晚還沒睡覺的（武老先生的睡覺，就是豎蜻蜓，但他把豎蜻蜓叫做睡覺的）今晚他老人家怎麼了呢？

狄明揚不覺舉步走出屋去，茅屋前面還放着一把木椅，椅上並沒有坐人，放着的只是一把茶壺。

武老人家呢？他會到那裡去了？

狄明揚心頭覺得有些蹊蹺，屋前屋後找了一遍，依然沒見武老人家的影子，心想：他老人家是不是會到戈止亭去呢？

心念這一動，不覺循着山徑朝山腰下走去。

這時月在中天，份外顯得清冷明亮，山林間月光如水，幾乎和大白天一樣，狄明揚一路奔行，走得極快，快要奔近山坳。

只聽一個破竹似的蒼老聲音「戛戛」大笑，說道：「武老施主，咱們兄弟來意，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十年前貧僧和老施主對過一掌，密宗『大手印』還遜你『翻天掌』一籌，這是事實，二十年之後，貧僧不遠千里而來，就是希望再和老施主加以印證，也好讓貧僧兩個師弟見識見識中原武學，老施主這般謙讓，貧僧兄弟跋涉千里，豈不白來了麼？」

狄明揚聽得一怔，暗道：有人要和武老人家比武，自己從沒見過武老人家的武功，不知比駱伯伯如何？

他幼小的心靈中，一直留着一個印象，覺得駱伯伯的武功十分高强，是以不知武老人家的武功如何？就只好拿駱伯伯來比了。

心中這一好奇，不覺放緩脚步，朝右側林中閃入，他經常在山上遊玩，對這一帶的地形自然極熟，從這片樹林穿過去，正是戈止亭後面的山坳上。

他知道武老人家耳朵極靈，一二十丈以外，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是以穿林而行，依然走得十分小心，放輕脚步，悄悄的掩去。

這裡和戈止亭還隔着一道山溝，相距少說也有二十來丈，他就躲在一棵大樹後面，隱蔽住身形，偸偸的往外瞧去。

今晚月色明亮，再加狄明揚練了五年「豎蜻蜓」，目力迥異常人，相距有二十丈遠，看得還是十分清楚。

武老人家就站在戈止亭外，看到的只是背影。

對面一共有三個黃衣僧人，中間一個是身材高瘦的黃衣老僧，尖頭削耳，臉容枯瘦，滿面俱是皺紋，左首一個濃眉獅鼻，身材高大，右首一個生得兩道斜掛眉，白胖臉，身材較爲矮胖。

只聽中間枯瘦老僧又道：「貧僧已經一再聲明，咱們只是印證武學，老施主奈何依然如此推辭，這不是教貧僧師兄弟跋涉千里，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麼？老實說，中原武林，能接得下『大手印』的，也只有老施主一人，老施主一再謙辭，貧僧師兄弟當眞掃興得很。」

武大先生連連抱拳，尖聲笑道：「寶元大師言重了，三位從天竺遠道而來，兄弟至感榮幸，只是兄弟生性疏懶，這二十年來，武功一途，早就擱了下來，『大手印』密宗神功，兄弟如何還能接得下？還請三位大師多多原諒，多多原諒。」

狄明揚心中暗道：就是嘛，這五年來，自己就從沒看到過老人家練武，如果比試豎蜻蜓，老人家就一定可以贏的了。

站在中間的寶元老僧忽然目射金光，沉笑道：「貧僧既然來了，這場印證武功，貧僧是非向老施主領教不可，因爲這是敝教歷代傳下來的規距，二十年前，貧僧曾敗在老施主掌下，二十年後，貧僧如若不能以本門神功，勝過老施主，就不得重返本教，所以貧僧把師弟寶勝、寶林一起帶來作證，老施主現在明白了吧？」

武大先生聽得一呆道：「唉！兄弟不知貴教還有這樣一條規定，兄弟二十年前眞是太孟浪了。」

他言下之意，早知如此，二十年前就不該勝他的了。

寶元老僧道：「貧僧話已說盡，老施主總該答應接貧僧一掌了吧？」

武大先生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大師既然這樣說了，兄弟就不好不接大師一掌了，但兄弟十多年來，已經不再和人動手，這樣吧，大師發掌，兄弟却不發掌，就接大師一掌試試如何？」

寶元一怔，目光閃動，問道：「老施主不和老僧對掌，那是要以身試掌了？」

武大先生含笑道：「兄弟正是此意。」

站在寶元老僧左右的高大僧人和矮胖僧人相互看了一眼。

高大僧人洪笑道：「大師兄，武老施主不肯還手，要硬接大師兄一掌，這是讓大師兄撿了天大便宜。」

矮胖僧人接口笑道：「二師兄說得不錯，但這話可得分開來說，一是武老施主接下來了，那自然是大師兄敗了，但武老施主接不下來呢？算不算大師兄勝了呢？因爲武老施主根本沒和大師兄對掌呀！」

寶元老僧目光炯炯逼視着兩個師弟，發出破竹般一聲大笑：「那麼依二位師弟的看法呢？」

狄明揚聽不懂他們說的意思，但總覺得他們師兄弟三人好像不太和洽。

武大先生連忙接口笑道：「兄弟如果接不下來，自然是寶元大師勝了。」

寶元老僧雙目隱隱瞪了兩個師弟一眼，破竹般笑道：「老施主果然是豪爽的人，二位師弟都聽到了，這是武老施主自己說的，好，咱們就這麼辦。」

這是他佔便宜的事，自然是欣然同意了。

他朝武大先生合掌一禮，接着道：「老施主，那就請準備了。」

武大先生站在他對面，依然沒有運氣作勢，看去毫無半點戒備之狀，只是含笑點頭道：「大師只管發掌好了。」

寶元老僧却在默運神功，身上一襲寬大黃衣無風拂拂波動，突然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比電還亮的金光，口中暴喝一聲：「老施主接着了！」

光是這一聲洪喝，狄明揚躲在二十丈外，還覺得耳朵嗡嗡有聲，心中暗自吃驚，忖道：「這老尚聲音好響！」

寶元老僧隨着喝聲，左脚猛地跨上一步，右掌一橫，閃電朝武大先生當胸印了過去。

武大先生沒有避讓，只是靜立不動。

這一掌，寶元老僧發掌時雖然聲勢極壯，但印上武大先生胸口之時，却悄無聲息，生似毫不用力，只是輕輕的按了一下。

這正是天竺密宗「大手印」神功的神妙之處，擊中人身，毫無聲息，但震力之强，可以摧毀內腑，就是擊在石上，外層完好，裡面全成了粉末。

在這一掌上，寶元當然用上了十成功力，那知武大先生只是身子微微震動了一下，好像毫不覺得甚麼。

這情形遠在二十丈外的狄明揚當然看不出來，但寶元老僧一掌印上，自然很快就察覺了，一時心頭狂駭，目射兇光，一聲不作，左手疾出，又是一掌，印在武大先生胸下「斬命穴」上，右手一收再發，直豎如刀，用足十二成力道，再朝心窩印了過去。

他這三掌幾乎快得如同一掌，武大先生敢情和他講好了只接一掌的，自然防不到他兇性突發，一連使了三記「大手印」神功，別說武大先生只是血肉之軀，就是一塊最堅硬的岩石，這三掌下來，也會被擊得粉碎了。

武大先生一聲不吭，站着的人砰然往後便倒。

狄明揚看得大吃一驚，幾乎驚叫出聲！

寶元老僧三擊得手，不由發出破鑼般的得意大笑，但他只笑到一半，笑聲突然凝結住了！

那是他後心被一隻右掌按上了。

按在他後心的這隻手掌，使的同樣是密宗「大手印」神功，這人正是他二師弟寶勝！(高大僧人)

寶元老僧驚怒交集，回頭沉喝道：「寶勝，你……」

寶勝獰笑道：「大師兄，你二十年前敗在武老施主掌下，今晚第一掌依然沒有勝得了他，是麼？那就不用再回天竺去，大金寺住持一職，自該由兄弟接替了。」

寶元老僧沒有再說話，身軀往前撲倒下去。

狄明揚看得心驚肉跳，聽寶勝的口氣，他居然為了謀奪住持，出手殺了他大師兄。

矮胖僧人雙手合十，呵呵一笑道：「恭喜二師兄，升上了咱們大金寺住持的寶座。」

寶勝洪笑道：「三師弟，現在你就是大金寺的二當家了。」

「多謝住持。」矮胖僧人瞇着眼笑道：「咱們快搜搜武老頭身上，有沒有先天氣功的口訣。」

「不錯！」寶勝點頭道：「此人能接得下大師兄一記『大手印』神功，這先天氣功口訣就不能讓它落在中原武林人的手裡。」他隨着話聲，立即俯下身去，伸手在武大先生懷中摸去。

矮胖僧人一雙炯炯目光，盯着寶勝伸入武大先生懷裡的那隻右手，一霎不霎，好像監視着他，怕他獨吞秘笈一般。

寶勝在武大先生身上掏摸了一陣，才回出手來，搖搖頭道：「好像沒在他身上。」

矮胖僧人道：「那一定是放在茅屋裡了，住持沒聽說武老頭收了一個姓狄的徒弟？別便宜了那小子！」

「對！」寶勝點頭道：「咱們快走！」

兩道人影立時破空掠起，朝山徑飛射而去！

狄明揚心頭又驚又急，不知武老人家生死如何。眼看兩人騰空而去，急忙閃出樹林，長身越過山溝，朝戈止亭奔了過去。

二十丈距離，他每天都在山上奔躍，自然不算甚麼，那知等他奔到戈止亭，目光一注，不由得一呆，原來地上只剩了寶元老僧仆卧的一具屍體，武老人家已經不見了！

狄明揚心中暗道：武老人家會到那裡去了呢？原來他老人家沒有死。他方才一路低頭奔走，是以沒看到武老人家已經走了，心中方覺鬆了口氣，心想：這兩個惡僧找不到武老人家，一定很快會下山來，自己莫要給他們撞上了。

一念及此，趕緊離開戈止亭，慌慌張張的朝來路奔去，剛躍過山溝，就聽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掠空而來。

要知狄明揚練了五年「豎蜻蜓」，耳目十分靈異，一聽風聲，就知是那兩個惡僧回來了，急忙一低頭朝林中

鑽去。

就在這一瞬間，那兩個黃衣僧人已經在亭前瀉落。

狄明揚奔過去的時候，武大先生已經不見了蹤影，但等兩人回來之時，寶元老僧和武大先生依然一仰一仆，直挺挺的躺在那裡，但此時狄明揚已經鑽入林去，自然沒看到了。

狄明揚若是適時伏下身子，這山溝間野草叢生，還不致被他們發覺，但狄明揚這一弓身鑽入林去，發出的聲音雖細，如何瞞得過這兩個密宗高手？

寶勝倏地回過身來，洪聲喝道：「甚麼人？」

矮胖僧人道：「一定是姓狄的那個小子，別讓他溜了！」

狄明揚聽到兩人這麼一說，心頭更是驚駭欲絕，一時那敢停留，立刻發足狂奔。

但聽身後有人大喝一聲：「小子，你往那裡跑？」

聲音幾乎已到了背後，狄明揚連這說話的是那一個惡僧都已無法分辨，只是沒命的往林中深處奔去。

他知道只有在林中東躲西鑽，才不致被他們追上。他也知道這片森林通向後山，那是一處荒涼的山谷，很少有人進去。

外面月色雖亮，這樹林裡可十分黝黑，兩個惡僧地理當然沒有他熟，這就像捉迷藏一般，狄明揚躲躲藏藏，總算一直沒有被他們追上。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狄明揚跑得汗流浹背，身上衣服也有多處被樹枝勾破，也許還流着血，但他這時根本已不覺得那裡疼痛。

他伏在草叢裡不住的喘息，還要側耳傾聽，有時他可以聽到有人從樹梢上掠過，他就馬上要屏住呼吸，連大氣都不敢透。

兩個惡僧敢情相信武大先生有一本「先天氣功口訣」，可以勝過「大手印」，而這口訣，在武大先生的茅屋裡沒有找到，一定是在武大先生的徒弟姓狄的小子身上，因此對狄明揚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非找到他不可！

狄明揚心頭十分焦急，暗想：「此刻天還沒亮，自己僥倖還可以在樹林子裡躲避，不致被他們找到，若是再過一回，等天亮了，自己就沒地方可以躲得住了。」

心中越想越急，就不敢稍作停留。這一陣奔走，那裡還分辨得出方向，只是盲目的朝樹林深處走去。

入林愈深，草長已可沒人，他又不敢太快，怕會弄出聲音來，雙手輕輕撥着草莖，一路悄悄側身而行。

忽然，他在一處岩石下面發現了一個黝黑的石窟，心中一喜，就弓着身子鑽了進去。

他堪堪鑽入，就聽到一陣踐踏着草莖發出來的脚步聲，大概相距不過三丈來遠，響起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好滑溜的小子，佛爺捉住你，非剝你的皮不可！」

差幸話聲隨着足步聲漸漸遠去，狄明揚一顆心跳得幾乎要從口腔裡跳出來，躡手躡脚的朝石窟裡面走了幾步，才發現這石窟到了裡面，似乎稍稍寬敞了些，而且裡面還相當深邃。

只是他這一走動，就驚動了洞裡面的蝙蝠，發出「吱吱」叫聲，有不少在頭頂上飛撲，洞頂好像很高。

狄明揚暗道：「原來這是個蝙蝠洞！」

洞裡既然有蝙蝠，那就不會有別的蛇蟲了。

他因洞外有矮胖僧人在找，自然要躲到裡面去才好。

這座蝙蝠洞果然很深很大，到了裡面，脚下軟軟的遍地都是蝙蝠糞，想找個地方坐下來都不成。

就在此時，突覺頭頂疾風颯然，好像有一隻巨鷹當頭撲落，尖銳鐵喙，朝腦門啄來。

狄明揚心頭大吃一驚，不自覺的舉手抱頭，急忙身形一矮，躲閃開去。

那巨鷹豈肯放過，凌空追撲，利爪一下抓住他抱頭護住面門的左臂之上，狄明揚只覺左臂劇痛，巨鷹鐵爪銳利如鉤，深深陷入肉中，接着似有兩排利牙朝頭頂嚙來，心頭一急，右手奮力一拳朝上擊去，左手同時奮力一掙。

他雖沒練過拳脚，但在情急拚命之下，這一拳一掙，倒也使出了很大的力道，右手噗的一拳擊在毛茸茸的東西上，左手這一掙總算也掙脫了鐵爪，但至少已被抓破了皮肉，這時也不覺疼痛，急急閃身躲避。

他這五年來，每晚都跟武老人家練習豎蜻蜓，目力確實敏銳了許多，平日裡縱在黑夜，也不用點燈，就可以看得到物事，但這個洞窟之中，黝黑如墨，外面又有比人還高的野草，遮住了天光，再加上他入洞少說也有十多丈深了，伸手不見五指，那裡還看得見甚麼？

這一閃避，一頭撞在石壁上，兩眼直冒金星，同時背後也被突出的尖石，撞得隱隱生痛；但那巨鷹絲毫不肯放鬆，繼續凌空撲攫而來，尤其他左臂被抓破了皮肉，流着鮮血，敢情是那股血腥味，引得牠饞涎欲滴。

狄明揚不得已只好以背貼壁，揮舞雙拳奮力和牠搏鬥，拳頭有時也擊中牠毛茸茸的肚子，有時碰上牠鐵爪，就被抓破皮肉，有時却被抓上肩頭。

不過片刻工夫，他已鬧得滿頭大汗，兩條手臂肩頭等處也全被利爪抓傷，心頭十分惶急，暗自忖道：「這時如果有一根木棍就好了！」

但這黝黑的石窟中，那來的木棍？

接着心中又忖道：「如果抓幾塊石

頭也好。」

心念這一動，就用脚試踩着有沒有石塊？但這座石窟地上，鋪了很厚一層蝙蝠糞，踏在上面軟軟的，就是有石塊，也被蝙蝠糞蓋住了，根本就蹤不到。

突然，他想到背後有一塊突出的東西，正好頂着自己背脊，不知是不是可以攀得下來。

心念這一動，立即轉過身去，雙手握住那東西用力搖了兩搖，但覺那東西似乎搖動了一下。

這時巨鷹又當頭撲來，狄明揚心頭一急，用盡吃奶的力氣，往後一拔，耳中只聽「嗆」的一聲，眼前亮起一道紫光，但因他用力過猛，整個人往後仰跌下去，只覺後腦劇痛，撞上了一塊大石上，人就一下昏了過去。

但在他拔出一道紫芒的時候，人往後仰，手中那道紫芒自然而然的舉了起來，也正好是巨鷹撲下之時，吃紫芒掃中，斂翅跌墮下來。

原來狄明揚從石壁間拔出來的竟是一柄紫光瑩瑩的三尺長劍，那巨鷹飛撲下來，吃劍光掃中，齊中來了個開膛剖腹，立時死去。

狄明揚人在昏迷中，那巨鷹正好落在他頭頸、下巴之間，一股鮮血朝狄明揚口鼻間流下。

狄明揚經過大半夜奔跑，又和巨鷹搏鬥了好一回，汗出如瀋，早就口乾喉涸，只是沒有水喝，這時巨鷹滴出來的鮮血，流入他口中，便不自覺的吮吸起來。

要知吮吸是人類一生下地就會的動作，他口渴得厲害，吮吸的力道自然很大，「國國」的嚥個不停。

不消一回，把那隻巨鷹流出來的鮮血，全喝下肚去。

狄明揚只是後腦碰在石上，才昏過去的，過了一回，自然很快就甦醒過來，兩眼還沒睜開，但覺頭頸下巴之間被一個毛茸茸、濕漉漉的東西壓得有些透不過氣來，急忙雙目一睜，翻身坐起，那毛茸茸的東西也隨着滾落地上。

狄明揚這一坐起，才發現身邊有一支閃着紫芒的長劍，在黝黑如墨的石窟中，這柄劍居然會發出紫芒來，映照得一丈方圓都成了紫色，再低頭一看，那滾落地上的却是一團烏黑的東西，比狸貓還大。

狄明揚摸摸後腦還在隱隱生痛，心想：原來方才朝自己撲攫的不是兀鷹，而是一頭會飛的狸貓。

哦，不對，這是老鼠，天下竟會有這麼大的老鼠！

他好奇的伸手一撥，這隻比狸貓還大的老鼠，前後肢間居然生着兩隻翅膀。

我的天！這是一隻蝙蝠，天底下居然會有這麼碩大無朋的蝙蝠！

狄明揚這一坐起，但覺肚子發脹，頭腦昏脹欲裂，全身血液好燙好熱，好像火燒一般，心中暗自驚詫：「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時才發現自己頭頸間濕漉漉的好生難受，伸手一摸，摸了一手黏膩膩的血，而且奇腥無比。

他本來還以爲是自己的血，但人血不會如此腥膻，看來一定是那隻大蝙蝠的血了。啊！自己滿嘴腥穢，敢情蝙蝠的血，還流到了自己的嘴內，自己可能還喝入肚裡去了。

這肚子發脹，頭腦昏脹欲裂，全身血液熱得發燙，那是中了毒。

這麼碩大無朋的蝙蝠，至少也有幾百年了，牠體內的血，一定會有毒。

這一想，但覺口鼻之間腥膩之氣更濃更重，心裡一陣噁心，幾乎要嘔，但又嘔不出來。

糟糕，自己沒被兩個惡僧追上，也沒被大蝙蝠咬死，却不小心喝了大蝙蝠的毒血，要中毒而死！

洞外，漸漸透進天光來，可見天色已經大亮了。

狄明揚但覺體內愈燒愈熱，也愈來愈脹，全身皮肉，快要脹得裂開來了。

這時，突然聽到洞外有人嘿嘿笑道：「這裡居然有個洞窟，這小子莫要躲在洞窟裡面？」

說話的是矮胖僧人寶林，接着但聽洞外好像刮起了一陣大風，蕭蕭草鳴，洞口忽然大亮，敢情洞口比人還高的野草，都被他的掌風掃倒了，洞口沒有野草掩蔽，陽光就直接射進來。

狄明揚心頭一陣緊張，但這座石窟，已經到底了，再也無法進去，就在惶急之際，只見一個矮胖人影已從洞外鑽了進來，石窟有十丈來深，外面雖然光亮，但裡面還是一片黑暗。

矮胖僧人寶林進入五丈以後，他一雙眼睛像星星一般，逐漸明亮起來。

狄明揚已經躲到了石窟裡的角落之間，石窟裡雖已伸手不見五指，但他身邊有一支閃着紫芒的長劍，寶林自然老遠就看到了，口中嘿嘿笑道：「好小子，快出來吧！」隨着話聲，一步步朝裡面逼來。

狄明揚心頭大急，伸手取起那支閃發着紫芒的長劍，遙遙指着寶林，顫聲道：「你再過來，我……我就不客氣了……」

話聲未落，突覺眼前一花，右腕一緊，寶林一個矮胖身子已經到了面前，一隻又白又胖的手掌，像鐵鉗一般抓住了狄明揚的脈門，長劍答的一聲，掉落地上，筆直插在蝙蝠積糞之上。

狄明揚心頭一急，和方才大蝙蝠抓住自己手臂一樣，想也沒想，左手抬處，奮力一拳，朝寶林當胸擊去。

蝙蝠就算活上一千年，也不諳武功，但寶林却是密宗高手，豈會讓他

一拳擊中？他右手一撩，又把狄明揚擊來的拳頭一下抓住，口中嘿嘿笑道：「小子，你乖乖的跟佛爺出去，佛爺有話問你……咦……」他忽然間臉上有了驚異之色。

不，這一刹那，他一張白胖的臉起了驚怖之色，抓着狄明揚的雙手，急忙放開，那知五指竟然再也不聽他的指揮，依然抓得緊緊的，好像狄明揚脈門有一股奇强的吸力，把他整隻手掌都吸住了，那想放得開來！

原來寶林抓住狄明揚雙手之後，突然感覺體內一股內力，迅速異常的由掌心外洩，心頭一驚，急忙用力吸氣，想把外洩的眞氣凝固，但任他如何吸氣，掌心內力還是不由自主的源源往狄明揚脈門輸去，再也無法止得住！

寶林白胖臉上，由驚怖變成死灰，雙手不住顫抖，嘶聲道：「吸功大法，你……你會吸功大法……」

狄明揚只覺從雙腕脈門間，有一股炙熱的東西源源流入體內，不知他要如何懲治自己，也驚慌的道：「你快放手！」

寶林只道他故意如此，嘶聲央求道：「小……小施主，小……菩薩……小僧有眼不識泰……山……你饒……了小僧吧！」

狄明揚被他緊緊抓住雙手不放，急道：「那你快放手呀！」

寶林眞力愈洩愈多，臉色慘白，神情極是可怖，顫聲道：「小……僧知錯了，你……你……這是要……要……小……僧……的命了……」

他說到後來，已經斷斷續續，有氣無力，但雙手還是放不開來。

狄明揚漸漸發覺這矮胖僧人好似生了一場大病一般，本來白胖的臉上，此刻已漸漸變成枯黃，心中也止不住甚感驚詫，暗道：「你既然跟我求饒，爲甚麼還不放手呢？」

不過盞茶光景，寶林徐徐喘息，全身起了一陣急劇的痙攣，突然雙手一鬆，一個人雙脚一軟，往後便倒。

狄明揚低頭一看，寶林臉如死灰，一個又白又胖的人，在這一陣工夫，已只剩了一層寬寬皺皺的皮膚，他那裡知道寶林數十年勤修苦練的內功，全被他吸了過來。

寶林雖然鬆開了手，但狄明揚本來只覺全身如火，脹得難受，這回體內吸入了寶林數十年眞氣，就更難受了，但覺一股滾熱的氣流，在體內到處流竄，好像每一根血管，都快要爆裂了，連呼吸都急促得透不過氣來。

完了！自己本已中了劇毒，沒想到這和尚臨死還要暗害自己，不知把甚麼東西放入了自己體內？

他想到自己已經快要死了，不知武老人家有沒有死？

爹和駱伯伯等到自己二十歲就要來接自己的，自己如果死在這洞窟裡，豈不是連武老人家都不知道？爹和駱伯伯自然也找不到了。

他這一想，就覺得自己非去找武老人家不可，這就俯身拾起長劍，一路奔了出去。

現在天色已經大亮，晨曦照在山林間，就像鋪上了一層淡淡的金色，狄明揚來的時候，是黑夜裡，心慌意亂，只是沿着山谷奔跑，根本不計路程，現在天氣晴朗，一出山谷，目光朝四週一打量，就已認出方向來了。

這裡是山的東北首，要回去，就得朝西南去。

他正待舉步，突聽有人大笑一聲，笑聲堪堪入耳，疾風颯然，後領已被人家一把抓住，同時有一隻手掌，一下按在自己頭頂上，冷冷的喝道：「小子，你不用逃，要命，就快把你師父的先天氣功口訣交出來……噫……」

狄明揚一聽他說話的聲音，就知道這抓住自己後領的是身材高大的那個黃衣僧人寶勝了。

狄明揚因身中奇毒，自忖必死，因此被他手掌按在頂門上，也毫不懼怕，腰幹挺得筆直，大聲道：「武老人家不是我師父，我身上也沒有甚麼先天氣功口訣，你不放手，我也不怕。」

說話之時，但覺一股巨大熱氣，從頭頂「百會穴」滾滾往自己體內灌入，心中暗道：「這和尚和那寶林一樣，不知用甚麼功夫逼我了，哼，我反正中了毒，隨你用熱氣逼吧！」

他雖然聽寶勝話說到中途，口中「噫」了一聲，只是寶勝站在他背後，沒法看到他驚怖欲絕的臉色。

只聽寶勝驚顫的道：「你……會吸功大法……你……放了……貧僧……貧僧不……不要……先天……氣功口訣……了……」

狄明揚暗暗冷笑，你明明按在我的頭頂沒放，還要求我放你，哦，他和寶林說的一樣，說自己會甚麼吸功大法，好像是自己把他的手吸住了！

一面冷聲道：「我不會吸功大法。」

「你會……你是……小菩薩……」

寶勝焦急驚顫的道：「貧僧……不該冒犯……你的，小菩薩……修爲……不易，你就饒了……貧僧吧……」

他話聲已經近於哀求，但按在狄明揚頭頂的那隻手，依然緊緊按着，絲毫沒有放鬆，從他掌心輸來滾熱氣流，也越來越多，簡直像醍醐灌頂，滾滾不絕！

狄明揚本來全身血脈已經脹得快要爆裂，現在整個人像吹氣球一樣，好像連皮都快被灌得脹起來了，心中暗道：「你灌吧，反正我要死了，你再灌得多，我也不在乎了。」

他原是生性倔强之人，這一想，咬緊牙關，挺直身子，一句話也不多說。

寶勝全身功力就這樣一瀉千里，源源洩出。

（未完・一）

烽火孤雛

上文提要：許文信甘願在遼國忍辱偷生，原來是爲了想帶以前的戀人、當今遼國皇后蕭德氏回宋國再續前緣，却爲蕭德氏拒絕，許文信見她態度堅決，只好連同余顧南，以耶律玉作人質，策馬逃回宋國，途中經樹林而停下歇宿，却被山樵子追踪而至，雙方激鬥，山樵子不敵，帶同耶律岸去而復返，觸怒許文信，耶律岸怕他傷害郡主，遂要山樵子當衆向許文信道歉……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破廟却遇仇人　尋訪恩人未遂

山樵子漲紅臉道：「老夫縱使有錯，也是爲了小郡主好……小郡主如此懲戒屬下，不怕下面的心冷麼？」

「不怕！」耶律玉答得斬釘截鐵，「你這不是爲了姑奶奶好，而是差一點給你活活害死，山樵子，除非你不想在契丹立足，否則你不敢違抗我的命令的！哎，姑奶奶忘記你一向識時務，又何須爲你擔心。」

耶律岸接道：「山樵子，敝國賞罰分明，你做錯了事，幾乎連累了小郡主的生命，如今小郡主有大量，只罰你自摑三巴掌，已是天大的便宜，還不趕快動手？」

山樵子左思右量，覺得天下雖大，除了契丹之外，已再無自己容身之所，是故只好忍氣吞聲，咬牙在自己臉上刮了三記，刮得啪啪聲響，在場之人，盡皆所見，都覺得他十分可憐。

山樵子給自己三巴掌之後，轉身便走，耶律岸抱拳道：「小郡主，末將告退。」隨即又厲聲對信水君道：「姓信的，你好自爲之，是眞君子便不可欺凌弱小。」

信水君冷冷道：「彼此遵守諾言，一切自當無事，將軍慢走，不送了。」

待耶律岸去後，余顧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今日總算出了一口鳥氣。」

耶律玉道：「小余，我替你出了氣，你還抓住我作甚？還不放手向姑奶奶賠個禮？」

余顧南鬆了手，冷冷地道：「鬆手可以，賠禮就免想了。」言畢走到一旁，提起兎肉，放到火上烤。

信水君恐場面尷尬，忙打圓場，「小郡主，你坐下吧！咱們繼續未了的晚飯。」耶律玉才負氣地走前，坐在信水君身旁。

＊　＊　＊

不一日，三人繞過析津府（今北京市），向南直趨宋境，後面耶律岸的人越來越接近，生恐耶律玉被他倆挾持到宋境。信水君不管他們，繼續前進，三個人三種心情，越近邊境，越沒話說。

信水君在契丹無端端浪費了許多青春，結果一無所獲，心想從此再難見到心上人，心情之沮喪失望，自不待言；耶律玉亦因即將離開心上人，亦十分沉重，但覺腹內之腸子都似打了結；只有余顧南回國在望，心情最爲興奮，但想起這年來的遭遇，亦難免有一陣唏噓感慨。

耶律玉策馬縱前，低聲道：「喂，你以後還會不會來看我？」

余顧南抬頭接觸到她那期待中，又隱含幽怨憂愁的目光，心頭震動了一下，此刻他年事漸長，略知男女之情，只覺得又驚又喜，說不出是甚麼滋味，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我……我也不知道……多數是不會再去契丹了……」

耶律玉急又問一句：「那你去不去女眞？」

余顧南知道她想問甚麼，却不想騙她，只好道：「可能去，你知道我跟阿骨打他們結了義。」

耶律玉沉吟道：「你去找阿骨打，我不管你，你去找漢家姑娘，姑奶奶也無話可說，但不准你去找雅可！」余顧南心想自己去女眞，除非雅可嫁去遠處，否則斷無不見面之理，可又不忍心令她傷心，不由猶疑起來。

耶律玉急問道：「難道你……你連這個也忍心拒絕我？你且說說，我認識你在先，我對你……多番照顧，我那裡比不上她？」余顧南只好點點頭，耶律玉情不自禁在他頰上吻了一記。余顧南一怔，耶律玉含羞地道：「算你還有點良心！」

稍頓又道：「過了年，你再來契丹找我吧！」

「那又何必呢？我到契丹有如一頭狗，嘿嘿……難道有人甘願去做狗的？」

「誰敢當你是狗？你在王府，也無人敢對你不敬！」

余顧南哈哈笑道：「那還是下人！我是大宋子民，豈有到契丹受氣之理？」

耶律玉忍不住道：「大宋子民有什麼值得你覺得光榮的？契丹人不如宋人？嘿嘿，那麼爲何宋人老是打敗仗？」

余顧南似豹子一般，一扭腰怒道：「不許你再說這種話！我大宋朝政若非爲奸臣把持，又怎會……」

耶律玉冷笑道：「所以你想回宋國主持朝政，打敗我國，吐氣揚眉？」

「我不想說些傷你心的話，也沒想過要做官！不過我却認定契丹不會永遠強盛！」

耶律玉扭頭望去別處，忽然背後馬蹄聲如雷轟响，她忙回頭望去，只見耶律岸率人急衝上來，她喝道：「耶律岸，你幹什麼？難道忘記規矩麼？」

耶律岸道：「小郡主，此處離宋境只餘四五里路……」

耶律玉道：「但還未到宋境……誰要你獻殷勤！」

信水君大聲道：「你們退後半里，信某立即放小郡主回去！」耶律玉也不斷催促耶律岸退兵，耶律岸沒奈何，只好揮手止住手下，信水君三人則繼續前進，他低聲道：「小郡主，見到令堂……請代我轉告她……」

「許老師，你要告訴母后什麼？」

信水君猛吸一口氣，道：「就說……就說信某祝她一生平安無憂……」

耶律玉眨眨眼睛，問道：「就此一句？」

信水君轉頭望北，輕輕一嘆，良久方道：「除此之外還能說些什麼？但這却是信某衷心的祝願！」耶律玉不知爲何忽然覺得信水君十分可憐，開始同情他的遭遇。信水君轉頭望一望她，道：「你回去吧，保重！」

耶律玉抬頭望向余顧南，不知爲何熱淚差點奪眶而出，余顧南心頭又是一震，期期艾艾地道：「你……你保重……也請代向令姐致謝！在貴國時多虧你倆關懷照料！」

耶律玉喉頭上下聳動，突然迸出一句話來：「你就沒有別的話要說麼？」

余顧南不敢看她，雙脚挾馬催前，叫道：「你保重！」信水君瞿然一醒，也忙不迭馳前。半晌余顧南回首，但見耶律玉尚停在原地向自己揮手，而耶律岸已率人迎上去，心頭也忍不住一陣黯然。

熱風中突然傳來耶律玉的叫聲：「你不邀我去宋國，終有一日我會去找你！」

余顧南心頭一動，暗道：「她跟我說話麼？」

信水君在背後道：「這小妮子倒也有點情義！唉……」余顧南不知他何故嘆息，不敢應他。俄頃，宋國邊卡已在望，兩人到邊卡前勒馬，宋兵上前檢查。

遼之析津府等地本是宋境，是以此處宋人出入關卡甚多，宋兵只寥寥問了幾句便送他們進去，附近都是宋兵，有的坐在樹下賭錢，有的哼着小調在打瞌睡，余顧南暗嘆一聲：「以此之兵，如何抵禦遼兵！」心中甚不舒服。

行走間，迎面來了一個喝醉了的宋兵，余顧南將其攔住，那宋兵喝道：「小子，你敢攔住大爺，敢情找死！」

余顧南抱拳道：「在下並無惡意，只想問你一件事，請問獵鷹會總舵在何處？」

那宋兵上下望了他幾眼，酒意似醒了不少，反問：「你問這個作甚？是嚴岩的同黨？」

余顧南正想解釋，信水君已塞了一塊碎銀在宋兵手中，道：「這個給你喝酒，咱們向在析津府生活，近日不聞獵鷹會之消息，所以問一下吧！」

那宋兵拋一拋銀子，道：「獵鷹會已經散了！」言畢向關卡走去，余顧南還想再問個清楚，却被信水君拉住。信水君不想惹事，晚上在郊野宿了一宵，次日方再前進，至午後方到一座小城。

這裡宋兵依然很多，但百姓亦較多，信水君道：「咱們乾糧已吃光，就在這裡打個尖吧！」

信水君一至宋境，心情驟變，歸心似箭，吃飽午飯，又備了些乾糧，便再度上馬南下，一直至永寧軍博野方肯在城內過夜。兩人先找了一家客棧投宿，洗了個澡，信水君便道：「小余，你我只有此套衣服，路上沒法替換，還是先去買幾套備用吧！你身上可有銀子？」

「有，小弟買兩套送與你！」

信水君笑道：「不必，我在王府內已順手牽羊，拿了好幾錠！」當下兩人到成衣店裡，各自挑了內外衣各兩套，然後回客棧，吃過晚飯便回房。余顧南在路上無機會練功，正想取出秘笈閱讀，誰知信水君問道：「小余，某一直忘記問你，你準備去何處？」

「小弟欲去大名府找家師的一位朋友，喚作袁伯高的，因爲他必有家師的消息，老兄要去那裡？」

信水君嘆息道：「某離家廿載，其中只回去兩趟，上次離今已逾十載，恨不得插翅飛去！」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令尊令堂尚在堂否？」

「先父母若仍在生，某又怎敢一別十載？家裡只剩下家兄和舍弟……侄兒們料已都長大！」信水君輕吸一口氣，道：「某先送你去大名府吧！」

余顧南道：「老兄放心，小弟自小便走南闖北慣了，雖不曉路徑，却可沿途問人，當無問題！」

信水君點頭道：「也罷，咱們並轡到邯鄲，你折東而行，某則繼續南下。由邯鄲到大名府，不到二百里路，路上小心一點，料無大礙！見到令師，請代某向他問候！」

余顧南脫口道：「家師見到老兄，必定十分高興……」話至一半，想起信水君趕着回家，連忙住口。

信水君苦笑道：「某一事無成，愧對舊友，相見爭如不見！」余顧南不知如何安慰他，信水君忽然笑道：「不說這種令人喪氣的話了，你且把某教你的那三招刀法練一遍與我看看！」

余顧南精神一振，結紮停當，便在房內揮刀演習，信水君仔細指點，並將用刀之心得傳授之，道：「由此至邯鄲，某沿途授你，只怕令師知道之後不高興！」

「家師是個通情達理之人，而且認爲小弟不能只學其技，否則最高成就，也不可能超過他，是以應無問題！」

「如此某便放心了，咱們沿途再抽時間研究，看是否能完善你之自創刀法！」

余顧南跪在地上向他叩了一個頭，信水君坦然接受了，將其扶起，道：「令師有福，收了你這樣的徒弟，某今生恐無此福份，日後也許找不到衣砵傳人了！」

余顧南忙安慰他，「老兄日後專心於武技，成就可期，豈無佳質之子來求你？」

「此乃可遇不可求之事，某亦不敢奢望！」信水君又嘆了一口氣。「如今某之武技料已大大不如令師了！日後若不加倍苦練，恐怕南龍要在四大高手中除名了！」當下兩人談了半夜才上床就寢。

次日起，兩人日間趕路，晚上即躲在客棧內練武，信水君雖然只教了三招「神龍刀法」與余顧南，但他傳授的心得，却使余顧南得益不淺。

不一日，已至邯鄲城，信水君又特意多躭一日，然後與他作別。「老弟，他日有機會到南海，一定要來看望老哥哥！」

余顧南感動地握住他的手，道：「小弟若到南海，不去探你，便不是人了！」

「你由此東行，便可到達大名府，路上須小心，最好將刀藏好……啊，到了大名府，可先找人配個刀鞘，以免寶刀顯眼，惹人垂涎，你身上的銀子夠用麼？」

余顧南懷內還有十多兩銀子，心想兩百里路，不過三天路程，便道：「夠了，老兄也請保重！」當下兩人揮手作別，一個向南，一個東行。

且說余顧南沿途省食儉用，至第三天午後，便到達大名府了。

今番重來，想起往事，感觸良多。他心懸師父，顧不得肚子餓，下馬問行人：「請問大叔，袁伯高府邸如何個走法？」

那人上下看了他幾眼，反問：「小哥是剛由外地來的吧？袁家一年前已舉家搬遷了！」

余顧南大吃一驚，心急之下，一把抓住其衣袖，再問：「此話當眞？請問袁伯伯搬去何處？」

那人搖搖頭，道：「誰也不知道，到有人發覺時，袁府已不見一個人！」

余顧南仍不死心，問了路徑，拉馬尋去。至那座巍峨府邸，但見大門有鐵將軍把鎖着，門板上滿佈灰塵，分明已久無人居住！

余顧南把馬拴在門環上，越墻翻了進去，喚道：「袁伯伯，小侄顧南回來了！」他邊嚷邊向內走去，但見石板與石板之內，已長了不少青葱的野草，心頭一直往下墜，返回故國之喜悅心情，刹那間已化爲烏有！

余顧南登堂入舍，府內之傢具擺放十分整齊，但都鋪滿了灰塵，一直走至內舍，不見一人！他發瘋般大聲叫道：「袁伯伯，你去了何處？」

忽爾心頭一動，忖道：「也許袁伯會留柬家中，通知我搬去何處！」當下折入袁伯高的書房。書房內一切依舊，桌上文房四寶齊備，但却不見有片言隻語。

袁伯高一家人會否因爲獵鷹會解散，而搬到別處呢？獵鷹會又因何會解散？師父是否與袁家在一起？這幾個問題，似走燈般，在余顧南腦海裡轉個不停。

他有機會回國，沿途心情之興奮，筆墨難以形喻，只道一回來，到袁府便可以找到師父，從此之後，與師父一道練武，一道行俠仗義，實現自己的理想，料不到袁伯高舉家搬遷，一切希望成爲泡影！以後天涯海角何處覓師父？而且身上只剩幾兩銀子，今後如何生活？

余顧南頹然坐在椅上，以手支頤

，忘記了肚餓，忘記了疲勞。忽然他目光一落，却發現一個異常之象：書桌上居然十分乾淨，雖不至於一塵不染，但與其他地方相比，實有極大之分別！

這說明書房有人常來打掃，是什麼人來此？余顧南一躍而起，叫道：「袁伯伯，師父！」

他一陣風般衝出書房，不斷地叫喊着，然後又折入袁伯高寢室。寢室窗子緊閉，余顧南發現桌上有半截蠟燭，遂敲打火石點燃。

火光一起，余顧南目光一及，更加肯定有人居於此，因爲床上被褥齊全，房內椅几乾淨，他隨便搜了一下，箱櫃子都上了鎖，却不見一人。

余顧南心中暗道：「既然有人住在此，我就坐着等他，難道怕他不來？」可是坐了好一陣仍沒有動靜，心念又起：「我那匹駿馬放在門外，難免惹人覬覦，何不拉進院子裡？」當下長身出去。

當他經過中院，忽然發覺烟囱上似乎有烟冒出，心頭狂跳，急不及待衝了過去，只見灶房房門打開，他一躍而入，呼道：「誰在此？」

灶房內沒有人，但灶邊却有枯草乾柴，余顧南見灶頭尚溫，便揭起鍋蓋，鍋內還有一些乾飯，更証明院內有人居住！忽然灶房門砰的一聲被人關上！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忙轉身喝道：「可是袁府的人？」

外面有人問道：「你又是什麼人？」

余顧南沉吟道：「在下是袁府的朋友余顧南！」

「來此有何目的？」

「路經此處，念及故友，是以順道來探朋友，誰料大門緊閉，不知發生何事，故進來探望！」

半晌，外面那人才道：「好，你先出來！」余顧南乃初生之犢，握緊寶刀，慢慢走前，倏地一下將門拉開，忽然兩根棒子，一齊戳了過來！余顧南不假思索，寶刀一橫，將一棒撞開，另一根則被斬斷爲兩截！

與此同時，門口現出兩個人來，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年漢子，但都臉黃肌瘦，衣衫襤褸，似是叫化子！「好小子，原來是練家子，難怪敢騙咱們！」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　「下騙兩位什麼事？」

左面那漢子耳下長着一顆痣，冷笑道：「你小小年紀，自稱是袁伯高之故友，豈非胡謅！」

余顧南到底少年心性，被質問得火起，怒道：「此乃事實，信不信由你！你兩個鳩佔鵲巢，莫非是你倆迫走袁家的？」他邊說邊走出去。那兩個漢子又揮棒急打，余顧南擋了幾招，覺得這兩人只是氣力充沛而已，武功甚是平常，且所使的並非丐幫之打狗棒法，乃道：「再不住手，少爺可不客氣了，十招之內，保証割下你們一管鼻子，或是卸下一條胳臂！」

那兩個壯漢互換一下眼色，分頭而逃，余顧南向那長着黑痣的漢子追去，只幾個起落，已追至其背後，大喝一聲，那漢子回身舉棒欲打，却讓余顧南一腿掃落地，再踩住其小腹，喝道：「我不是什麼大俠，你也不必求饒，乖乖答我幾句話，你們是什麼人，袁府搬去何處？」

那漢子忙道：「袁老爺搬去何處無人知道，只是他讓咱們住在這裡替他看守房子，還給了咱倆兩錠銀子！」

「既然老爺委託你倆看守莊院，斷無不告訴你倆去何處之理！你莫以爲我年紀小好欺侮！少爺九歲時便開始到處闖盪！」

那漢子急道：「少俠這是眞的，小的跟小馬是本城人氏……無業遊民，不過咱哥兒一向敬重袁老爺，常替他辦事，所以袁老爺借出房舍，讓咱們有個棲身之所！」

「你叫什麼名？替袁伯伯辦過什麼事？」余顧南轉頭不見另一名壯漢，乃問道：「小馬是不是去找幫手？」

「小的姓楊，人人均喚我小楊，咱們是小角色，去那裡找幫手？」那漢子可憐巴巴地道：「以前袁老爺請咱們或到城外某處插旗，或在城內某處放風箏，咱知道這是聯絡暗號，但不敢多問！」

余顧南收了腿，道：「起來說話！」

小楊爬了起來，續道：「袁老爺好像跟獵鷹會有關係，有一年契丹人來洗劫，好像沒有得手，但後來又好像官府派人來找袁老爺，不久袁老爺便搬走了！小的知道的只是這些！他搬了一年多啦！」

「那麼你上次見到袁老爺是在何時？」

「四五個月前，袁老爺悄悄來過一次，又丟了兩錠銀子給咱，要咱們嚴守秘密！少俠，你可眞的是袁老爺的朋友？莫陷我於不義！」

「家師是袁伯伯的摯友。對啦，你可曾見過『獨飛鐵雁』齊雲高？」

「齊大俠大名聽聞已久，却未有緣見過！」

余顧南見問不出什麼，只好道：「得罪了！」於是他出去買了些乾糧，胡亂塡飽了肚子，又悄悄返回袁府睡了一夜。次日一早，余顧南把馬賣掉，安步當車，他無處可去，又不知師父在何處，乃決定去西京洛陽見一干舊友。由大名府到洛陽，約莫七八里，他估計懷內的十餘兩銀子，足可支持到那裡。

出了大名府，余顧南曉行夜宿，他不敢住店，都在郊外渡宿，每天抽空練武，如此走了幾天，他一身污垢，衣裳又有多處被荊棘勾穿，看來似是個小要飯的。

這天忽然下了一場雨，剛巧山下

有座小小的山神廟，余顧南連忙鑽了進去，這才知道廟內也有個人。那人聽見聲音，轉過頭來，一臉驚慌，却原來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小姑娘一身布衣，皮膚黑黑實實的，像是個村姑，正在生火準備烤衣，見到余顧南便斥道：「你臉上沒長眼睛麼？」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這地方姑奶奶已佔了，你還進來作甚？莫非是登徒子？哼，眞正是窮心未盡，色心又起！」

余顧南怒極反笑。「這廟是你家的物產？」

小姑娘一挺胸，道：「正是我家的產業！」

「可惜你是西京人氏的口音，你家幾時來這裡建這麼一座廟？」

小姑娘大吃一驚，雙眼瞪着余顧南上下看個不停，余顧南見她一副驚恐萬狀之色，心頭一樂，咭地一聲笑了出來：「我又不是你心上人，你盯着我作甚！」

小姑娘粉臉一紅，啐了他一口，忽然反問：「你也是西京人氏？」這一問無疑承認自己是西京人氏。

「不錯，我看姑娘孤苦零仃，所以來跟你作個伴！」

小姑娘忽然自靴筒裡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來，喝道：「你敢走過來，姑奶奶便一刀抓死你！」

余顧南心想怎地自己剛離開一個滿口姑奶奶的小姑娘，即刻又遇上另一個，當眞命苦！他沒將小姑娘看在眼中，道：「你常自稱姑奶奶？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如此，其實她大不了你一二歲，甚麼姑奶奶的！屁！」

不料那小姑娘一聽之後，更加緊張，急問：「你幾時認識她的？她如今在那裡？是她派你來的？」

余顧南又是一怔，忖道：「莫非她有個仇家也好自稱姑奶奶，不不，她小小的年紀，何來的仇家！」回心一想，猛地醒起自己比她更小的時候便有仇家，不由失笑。

小姑娘怒道：「你笑甚麼？」她忽然站了起來，手持匕首向余顧南慢慢走過去。

余顧南喝道：「停步！我寶刀一出，你便沒命！你叫甚麼名？」

「你先報上名來！」

余顧南沉吟道：「我叫余輔軍，我爹以前當過兵，所以替我起名叫輔軍，希望我將來能到軍中輔助他，可惜他被遼兵殺死了，」話說出口，他突覺有點歉疚，因余輔軍乃余夫君之諧音，他只想跟她玩玩，並非存心討便宜。

誰知小姑娘已快口道：「我叫方爾德！快說你認識的人叫甚麼名？」

「她是契丹人，你不認識的，姑娘不用緊張！」余顧南心中暗道：「這丫頭也厲害，好，算扯了個平！」原來方爾德乃謊你的。

「哼！」方爾德冷哼一聲：「你別想來騙我，總之你現在立即出去，姑奶奶便不與你計較！」

余顧南道：「外面下着雨，要出去，你自己去！」

「你以爲姑奶奶不敢？」方爾德轉身向廟門走去。

突然風雨中傳來一陣馬嘶聲，余顧南急道：「有人來了，也許是你的仇家！」

方爾德突然一刀向他刺去，喝道：「你怎知道姑奶奶有仇家？」

余顧南一跳閃開，笑嘻嘻地道：「若非有仇家，你又怎會這般緊張？我又不是你的仇家，你殺我作甚？」

「笑話，這大千世界，烏烟瘴氣，殺人還要講道理？」方爾德連刺三刀，廟內地方小，余顧南迫得以刀格之。他耳朵尖已聽到外面有脚步聲，聽聲音，來的竟有六七個之多！

余顧南忙低聲道：「有人來了，咱們同仇敵愾，一致對外！」方爾德點點頭，立即坐在火堆旁，余顧南走過去，坐在她旁邊，方爾德瞪了他一眼，又想伸手去靴筒裡抽匕首，却被余顧南以眼色止住。

果聞外面有人道：「咦，廟內有人！」接着門口出現了六七個大漢，手上却提着馬韁。

余顧南目光一及，心即又驚又喜，原來這干人都是舊相識！爲首那人身材肥胖，一張胖臉圓嘟嘟的，和藹可親，乃棗莊莊主姚景升，背後那幾個人，也都認識，李七、歐陽開、宋新解、包信、馬奔泉和周冲！

數年前，余顧南和母親姬團圓被五回嶺的山賊花利及歐陽開擄去，本欲獻與「西天老魔」拓跋齊天，因老魔忌憚齊雲高，將姬氏退還與歐陽開。歐陽開挾他母子走投棗莊，計劃劫西威鏢局的紅鏢，誰知大敗虧輸，姬團圓和余顧南得西威鏢局收留，才有幾年平靜日子過。

往事閃電般掠過余顧南心頭，他雙眼不由噴出火來，對其中的歐陽開，更是恨之入骨，若非他上猿山擄人，他一早便與師父在一起學武了！

小孩子幾年間，變化極大，姚景升那裡認得出余顧南，只覺得他神色古怪，不由多看了他一眼。歐陽開喝道：「大爺們來了，你倆還不快滾？」

余顧南怒道：「此廟是我家財產，要滾的是你們！」

歐陽開强盜出身，那裡按捺得住？閃過姚景升走進廟，冷冷地道：「再不滾，老子便要殺人了！」

姚景升帶人來此，是爲了「做買賣」，不想節外生枝，忙道：「算啦，將就一下就是，把馬放在廟外！」歐陽開這才忿忿不平地進內，其他人也紛紛入廟，把小小的一座山神廟擠得滿滿的！

姚景升笑呵呵地道：「小哥，聽你口音，分明是西京人氏，爲何詐騙咱

們說此廟是你家物產？」

余顧南見門口被他們堵死，不敢硬拚，乃笑道：「這位員外爺，小孩子隨口說說，你何必當眞！」

姚景升也不生氣，續問：「西京離此頗遠，兩位因何到此？」

「去大名府投親，因遇雨而進廟躲避，諸位也要去大名府麼？如此倒可以作個伴！」

歐陽開喝道：「大爺的事你敢管！」

李七比較仔細，問道：「兩位叫甚麼名字？是甚麼關係？瞧你們又不像兄妹！」

方爾德道：「我叫方爾德，他是余輔軍！」

歐陽開怪笑道：「也許他倆學大人私奔！」

方爾德正想否認，誰知余顧南已道：「這位大哥好生厲害，一眼便看穿了！咱倆本是指腹爲婚的夫妻，只因她父貪財，硬要將她嫁給城中的財主，所以咱們漏夜跑了！」

歐陽開等人大笑，方爾德怒不可遏，伸手在余顧南腰上擰了一把，余顧南哎唷一聲：「喂，你要謀害親夫？」

方爾德怒道：「你再胡說八道，姑奶奶便……不饒你！」她本想說殺了你，臨時改了口。

余顧南向她眨眨眼，低聲喚道：「方爾德、方爾德，你何必認眞！」方爾德粉臉一紅，又想發作，忽然心頭一動：「想不到這傻子還有幾分小聰明，居然知道姑奶奶用化名？」心中想着，不由自主抿嘴一笑。

姚景升搖頭擺腦地道：「眞是世風日下，吾不欲觀之矣！」目光一及，見余顧南腰上插着一柄黑黝黝的刀，乃問道：「小哥，你腰上那是甚麼東西？」

余顧南心頭一跳，却故意裝出驚訝之色地道：「咦，你這員外爺連刀也認不出來麼？」人說財主爺五谷不分，想不到連刀劍也分不出來！」

姚景升心頭甚怒，臉上仍溢着笑意。「區區自然認得那是一柄刀，只是不知道它是甚麼刀而已，黑黝黝挺古怪的！小哥，你肯借給區區鑑賞一下麼？」

余顧南雙手亂搖道：「一柄砍柴刀，帶在路上防身吧了，有甚麼好看的？不借不借！」

歐陽開喝道：「小子不識抬擧！老爺要借你的刀，是給你面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余顧南道：「是你家老爺就更加不借！這是祖上傳下來的，遺訓不讓外姓人觸摸，就是我這未過門的媳婦兒，也休想摸它一把！」姑娘家十三四歲，已情竇初開，男的仍猶是個大孩子，言者無心，但聽在方爾德耳內，却甚是刺耳，不過心頭又有一股說不出的味道，又因人多不便發作，只把余顧南恨得牙癢癢的！

歐陽開倏地站了起來道：「臭小子，你過來，待大爺教訓你！」

余顧南也站了起來，道：「臭漢子，以大欺小不害羞，你有種的便去找拓跋齊天、齊雲高他們比試去！欺侮小童的下三濫也敢充英雄！」

這幾句話罵得雖十分刻薄，但却有道理，歐陽開那裡忍受得住，於是立即衝過去。忽地姚景升喝道：「你給我站住！小哥，你爲何認識拓跋齊天和齊雲高？」

「因爲他們見過我，說我天資過人，要收我爲徒！」

說罷即引來哄堂大笑，姚景升沉下臉來，道：「小小年紀便喜吹牛皮，長大了那還得了？」

「誰說我吹牛皮？這是眞的！不信你倆可去問問他倆！不過咱自小便是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性格，捨不得離開未過門的媳婦兒，所以沒答應他們！」

姚景升臉色再一變。「你眞的見過他倆？你且說說，他們長得甚麼模樣？」這自然難不倒余顧南，他仔細將兩人描述一番，只聽得姚景升驚詫不已，再問：「小哥，你在那裡見過他倆？」

「是他倆找上門來的，我在我家廳內見過！那拓跋齊天賴了三天皮才肯走，他那些徒子徒孫，說甚麼壽與天齊，眞是狗屁不如！」

姚景升臉色晴陰不定，轉頭望向廟外，見天色已晴，乃道：「小哥牙尖嘴利，把說謊視作家常便飯！齊雲高與區區是多年老友，他如今就在濟州，就押你去與他對証一下！」

余顧南呆了一呆，回心一想：「師父豈會與你這種人爲友！哼，想騙你家少爺，才沒這般容易！」當下挺胸道：「我爲何要隨你去見他？咱們要去大名府投親！」

歐陽開「刷」地抽出刀來，道：「臭小子，你不走也行，就死在這裡吧！」

余顧南忽然一把抱住方爾德，道：「媳婦兒，咱們若不跟他們去，他們便殺咱，你要與我結連理，還是要做比翼鳥？」

方爾德怒道：「你要找死呀！」

「不，我捨不得你，我還不想死！咱們暫且跟他們去濟州見那個齊雲高吧！」

李七冷冷地道：「再不走，便將你們一起殺了！」七個大漢擁着余顧南和方爾德出廟，想不到他們還多出了一匹馬，李七便叫他倆共乘一匹。

方爾德不懂騎馬，被余顧南一把抱上鞍去，將她放在身前，低聲道：「媳婦兒，你坐穩，若害怕的，便靠在我身上！」

方爾德咬牙道：「余輔軍，終有一日，姑奶奶要殺了你！」

余顧南笑嘻嘻地道：「你喚余輔軍，那就是謀殺親夫，最毒婦人心，誠

哉斯言！」方爾德這才知道他在名字上討自己的便宜，余顧南又道：「你要跟我算帳，也不是在這個時候，小心送掉小命，那胖子的武功很了得的！」

姚景升一揮手，羣盜策馬下山往東馳去，却將余顧南和方爾德那匹馬夾在中間，方爾德側着頭問道：「喂，似乎你認識他們，好像故意要跟着他們的，眞可惡，把姑奶奶也拖下水！不殺你豈能洩恨！」

她側着頭，秀髮刺在余顧南臉上，但覺又痳又癢，鼻端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心頭一蕩，忍不住問道：「你眞名叫甚麼？莫非是方賢德？」

方爾德橫肱在他小腹上撞了一下，余顧南哎唷一聲，幾乎跌下馬去，那馬匹上身仰起，方爾德吃了一驚，回身抱住余顧南，余顧南忍痛大笑。

包信喝道：「你倆莫使詐，膽敢逃跑，便一人一刀送你們上西天！」

方爾德鬆了手，又要打余顧南，誰知余顧南苦着臉道：「媳婦兒，你就饒了我這遭吧，要不跌下馬去，可不好玩！」方爾德不知爲何粉臉一紅，啐了他一口，連忙轉過身去，余顧南一手執韁、一手輕攬着其小蠻腰，忽然覺得自己好像長大了，英雄感油然而生。

方爾德芳心如小鹿亂撞，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像晚霞一般。半晌，余顧南也覺得太過份，便收了手臂，在她耳畔低聲道：「對不起……我在契丹和女眞快兩年了，如今方回來，心情特別興奮，恨不得找個人來解悶！」

方爾德怒道：「你把姑奶奶當作甚麼人？是玩物？」

「對不起，在下絕無此意……總之在下絕無存心輕薄姑娘。」

方爾德輕嘆了一聲：「你小小年紀，懂得甚麼叫輕薄？」一頓又問：「你說那個滿口姑奶奶的姑娘，究竟是甚麼人？」

余顧南心頭一樂，忍不住笑道：「是啊，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是甚麼人，只知道她不會騎馬！」言畢又叫道：「不好，你千萬別再撞我！」

方爾德一聽忘了發怒，轉頭格格地笑道：「怕死鬼，還敢充英雄，誰要撞你！」

余顧南痴痴地道：「你笑起來眞好看！」話未說畢，又吃了她一肱。余顧南唔了一聲，捂住肚子不說話。

良久，方爾德低聲問道：「你眞的很疼？誰教你胡謅！」

余顧南哭喪着聲道：「我若是胡謅，便該說你是醜八怪，是母夜叉！說眞話的，反要遭人毒打，還有天理麼？」

「活該！誰叫你貪嘴！」方爾德道：「你再亂嚼舌根，還要……撞你！」其詞若有憾焉，其心實則喜之。半晌再問：「你叫甚麼名？」

「余顧南。不過你還是喚我余輔軍吧，要不他們認出我來，咱們只能做對同命鴛鴦了！」

「我不好再罵你，你可別再討我便宜！」方爾德道：「你跟他們有仇，爲甚麼他們不認得你？」

「這不公平，我把名字告訴了你，你却還瞞我。」

方爾德聲如蚊吶地道：「方菱……」

余顧南故意道：「你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聽不到就算，你這人眞可惡！」

歐陽開喝道：「你兩個狗男女還再打情罵俏，老子鋼刀便要出鞘了！」

余顧南在方菱耳邊道：「我跟着他們，便是要殺他！」

俄頃，已至一座小鎭，天色已黑，姚景升道：「今晚便在鎭上過一夜吧！」當下到了一家客棧投宿，開了五間房，把余顧南和方菱那一間夾在中間。

歐陽開道：「你倆好好在房內，要不老子便陪着你倆，等下帶東西回來給你們吃！記住，不可妄圖逃跑，咱們有人守在外面！」

余顧南道：「有得睡、有得吃，還不用付錢，傻子才會逃跑！」

「小子別賣口乖，便宜了你跟你未過門媳婦兒睡在一塊兒！要是她再大兩歲，老子今晚便與她開封！」歐陽開邊說邊發出一陣淫笑。「蓬」的一聲將房門關上。方菱忽然抽匕首向余顧南刺去。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道：「你瘋了！要謀殺親夫麼！」

「不害羞，你像縮頭烏龜，那裡有一點丁丈夫氣？」方菱邊罵邊揮匕首，一口氣刺了四五記。

余顧南道：「娘子生什麼氣，今晚便殺了他替你出氣！有話好說！」

房外傳來李七的聲音：「你倆在幹什麼？」

余顧南忙道：「沒事沒事，小夫妻吵吵鬧鬧是免不了的！」方菱又作勢欲刺，余顧南連連向她抱拳，又請她坐在床緣，低聲道：「方姑娘，你爲何一個人上路，見到我又因何慌慌張張？」

「你處處討我便宜，我爲何要告訴你！」

余顧南抓抓頭皮，問道：「那你想不想離開？」

「不想的是白痴！若非遇到你，姑奶奶又怎會吃癟如此？」

余顧南道：「那好，今晚便讓你跑掉吧，以後兩不相干！」

「爲什麼現在不去？」

「因爲我還要殺歐陽開！他現在不在，如果你離開，他回來不見你，我便下不了手！」

方菱小鼻一皺，輕哼一聲：「誰管這許多？」

「好啊，你要去自己去吧，萬一被人發現，後果不堪設想，屆時你不要再怪我！」

「但假如今晚逃不了呢？」

余顧南一拍胸膛，道：「我拚命護你出去！」

方菱冷嗤一聲，道：「你有什麼本事保護姑奶奶離開？」

「家師是齊雲高，你相信我有此能力了吧？」

方菱臉泛喜色，問道：「眞好，哼！你說的話實難以相信！齊雲高會收你這種人做徒弟？」

「輕聲一點，我是如假包換的！信不信由你，喂，請到一邊去，俺還得睡覺！」余顧南向床走去，屁股一沾及床板，上身便躺了下去，方菱好像見到毒蛇般跳了起來。

房門忽被敲響，外面有人道：「客官，水來了！」方菱望了余顧南一眼，余顧南一骨碌爬上來，把門打開，探頭出去張望一下，小二問道：「客官想看什麼？」

「沒事，把水端進去吧！」

外面居然不見姚景升等人，余顧南忖道：「莫非他們使空城計？」小二放下面盆出去之後，余顧南又推開窗子往外張望，通道上依然無人，最後一個問題是屋頂。

姑娘愛潔，方菱洗了臉，問道：「你洗不洗？」

余顧南反問：「你能踰圍墻麼？」他向她招招手，方菱望一望圍墻，點頭應一聲勉强。余顧南道：「我先上去看看有沒有人在上面，如果無人在，咱們便遠走高飛吧！」

方菱見他嘻皮笑臉的，又在他身上擰了一把，余顧南覺得十分有趣，也伸手去擰她，誰知「啪」地一聲響，被方菱刮了一巴。「你想死？敢輕薄姑奶奶？」

余顧南道：「你擰我一把，我擰你一把，這才公平嘛。」他搖搖頭，低聲道：「好兇的女人，將來一定是河東獅！」言畢在窗台上一按，跳了出去。他先到西面房間的窗外偷窺，誰知窗子均緊閉着。余顧南輕輕一跳，雙手扳住墻頭，微一用力，便翻了上去。

屋頂上空空如也，不見一人，余顧南忙向方菱招手，兩人跳墻而去，余顧南問道：「喂！你要去那裡？」

「姑娘去那裡，你管得着？」

「你是俺未過門的媳婦，如今又學目無親，我不管你，還有誰管？」

方菱沉下臉來，道：「別以爲你對我有恩，姑奶奶便不殺你，而且若非你，姑奶奶根本沒有這些痳煩！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不相干。」言畢氣衝衝地走了。

余顧南望着她的背影，忽覺有點落寞，脫口叫道：「方姑娘，祝你一路順風！」方菱頭也不回地出小巷去了。

余顧南暗中忖道：「我該去那裡呢？啊，對！我要殺歐陽開，若非他，娘親也不用被拓跋齊天糟踏！」要殺人當然要有氣力，要有氣力，自然要塡飽肚子，當下亦邁步向巷口走去。

余顧南剛走出巷口，便見到李七、馬奔泉等人抓住了方菱，在街頭上向她迫供。余顧南連忙縮回巷內，沉思了一陣，決定現身，遂裝作若無其事般走出去，喝道：「喂！你們爲何欺侮我媳婦兒？」

馬奔泉喝道：「小子，你來得正好，省得咱們去找你！你們要想逃去？沒這般容易！」

余顧南沉聲道：「放手！」他一把將方菱從他手中搶了過去，道：「咱們是你的犯人呀，咱們肚子餓，不許出來吃飯的呀？」

馬奔泉冷冷地道：「臭小子，你若再大叫，老子便先讓你吃點苦頭！」

余顧南一副癩皮的神態，邊捋衣袖邊道：「你是什麼東西？若不是你們老爺好言請咱們陪他去濟州見什麼齊雲高，又管吃管住，誰肯跟着你們？鄉親們，你們都來評評理！你瞧這兩個大男人，欺侮咱小夫妻！」當下圍來了許多閑人。

馬奔泉轉頭道：「沒你們的事，快滾！」

李七低聲道：「算了吧，咱們回客棧吧！唷，這包東西是特地替你們買的，咱倆自己連飯也沒顧得吃一口就回來了！」

余顧南又裝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態，道：「這還不錯，媳婦兒，咱們回去！」他沒把這兩個大男人看在眼中，就算打不過，也有把握逃走，問題是不知方菱的深淺，二來又想趁機殺歐陽開，所以只好乖乖回去。

到了客棧，李七把東西放在桌上，着馬奔泉向小二借碗箸，道：「你倆乖乖的在房內，再敢胡來，咱們便日夜守在你們身邊，讓你們夫婦睡不了安穩覺！」

余顧南道：「你們放心，誰願意逃跑？由濟州去大名府也不會很遠吧？總好過咱們兩個小孩子自己去！」李七冷哼一聲，又叮嚀了幾句才出去。

房一關上，余顧南便道：「來，小媳婦兒，咱們吃飯吧，不吃白不吃！」

方菱賭氣地道：「我被抓回來，你一定很高興了！」

「誰說的？你抓回來，要我陪你，我還會高興？」

「不高興？你瞧，眨眼間便已吃了半碗飯！哼，你跟本沒安着好心！」

余顧南覺得她有點不可理喻，放下碗箸問道：「我見你被人抓住，自動現身陪你，還說我沒安好心？放心，你死不了的，大不了我拚着一死，救你出去就是！」方菱被他一席話說得不好意思地垂下頭去，余顧南道：「你如果不吃飯，便是俺的小媳婦！」

「放屁！」方菱白了他一眼，嗔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快替姑奶奶盛飯！」余顧南一笑爲她盛了滿滿的一碗。

兩人吃了飯，余顧南道：「咱們趁早歇息吧！你睡床上，俺在地上將就一晚吧！」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任鬼神對在場的人道出前來的目的：因幫主欲見雷純。鄧蒼生且已剋制了雷純的四劍婢而逕自走向雷純。幸好唐寶牛追近，揮拳迎戰鄧蒼生使出的「蒼生刺」。張炭也在力敵任鬼神發出的「鬼神劈」，張炭漸居下風，幸而他使出「神偷入法」扯去任鬼神的銅鈕及扒去令牌，方使任鬼神暫時分了神，任鬼神不甘遭戲弄，登時用力一掌劈出，足可驚神駭鬼……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護美挺身迎敵 手刀顯示實力

張炭接了兩三劈已知不妙，再接兩劈，見情形不對路，想往後開溜，不意忽從窗外掠入一個頭罩竹籬的人，雙手一展，已封死了張炭的一切退路，而且還封鎖住張炭的一切攻勢。

張炭眼見任鬼神又一掌劈到，心驚神駭之餘，大叫：「救命！」

這正是頭戴馬連坡大草帽遮臉的人，一出手便要誅殺唐寶牛之時！

* * *

任鬼神並不想殺死這個看來不怕死的年輕人。

因爲這個看來不怕死的年輕人原來怕死。

一個人要是不怕死，才不喊救命。

一個人連死都不怕了，那還需要別人去救他的命？

他只不過要震傷這個一再耍弄自己的年輕人，要他好好在床上躺兩三個月罷了。

他這一掌雖不是要殺人，但殺傷力一樣甚鉅。

他想不通這人是怎麼接得下來的。

這人也是個年輕人。

一個穿錦衣華服的年輕人。

這年輕人說來要比張炭還年長一些，但在眉宇間所露出來的傲氣，絕對要比張炭還勝上十倍八倍！

通常，一個人越是傲慢的時候，便是他越年輕之際。人年紀大了，便知道自己縱有絕世才華，也不過是天下的一個蜉蝣，滄海一粟，在世界中僅佔了方寸之地，就驕傲不起來了。

以這個人的神態看來，他要比張炭還「年輕」十倍。

這人不但傲慢，還冷漠，而且可怕。

傲慢是他的樣子，冷漠是他的神態，至於可怕，是他的殺氣。

但最驚人的是他的出手。

他竟用一隻手指，接下了任鬼神的「鬼神劈」，而且還令任鬼神立即收掌。

因爲如果不收掌，任鬼神這一隻手掌便要被一指戳穿了。

這年輕傲慢可怕的人當然就是白愁飛。

* * *

白愁飛一指逼退了任鬼神。

張炭笑嘻嘻的道：「謝謝。」

白愁飛冷冷地道：「我不喜歡你。」

張炭居然問：「爲什麼？」

白愁飛道：「因爲你沒有種，江湖上尊敬的是有膽色的好漢，不是怕死貪生之徒！」

「錯了錯了！」張炭率然道：「誰不怕死？誰不貪生？死有重於泰山、輕若鴻毛。假如是爲國爲民，成仁取義，誰不踔厲敢死？只是現在我莫名其妙胡里胡塗的就死在這種人手上，死在不該死之時，死在不該死之地，能

不怕死？既怕，爲何不敢叫喊？一個人怕，死不承認，那才是充漢子！一個人動不動就拍胸膛敢死，那是莽漢子，稱不上夠膽色，充不上眞豪傑！我不想死，我怕死，所以要人救命，要人救命便叫救命，有何不對？難道悶不吭聲，任人宰割，才算有種？這樣的種兒，你要，我可敬謝不敏。身體膚髮，受之於父母，誰不愛惜？人未到死的時候，不是該死的時候，便毫不顧惜的去死，這才是該死！我怕死，就叫救命；怕痛，就叫痛；傷心，就流淚了，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該？叫救命，不就是我向人求饒、求苟全殘生而出賣良知，我叫歸叫，哭歸哭，死不肯死，但教我做不該爲之事，張大爺一般有種，不幹就不幹！死也不幹！」

他總結道：「你看錯我張飯王了！」

白愁飛沒想到一句話引出他一大番理論來，被他一輪數落，怔了一怔，楞了一楞，居然道：「有道理。看來，我看錯你了。」

張炭展顏笑道：「不要緊，我原諒你了。」

那剛掠入頭戴竹籬的人道：「不管誰對誰錯，你們都只有一個選擇。」

他加强語氣重複了一次：「最後的選擇。」

他的語氣本就陰森可怖，彷彿他每說出去的一句話，就是等於在生死簿上圈了個名字一般，一個人要不是久掌殺生大權，絕對沒有可能在語言間能透出這樣莫大的殺氣來的。

張炭果然問：「什麼選擇？」

那頭戴竹籬的人道：「滾，或者，死！」

張炭試探着問：「我可不可以不選？」

那人的竹籬在搖動着。

張炭只好轉頭問白愁飛：「你呢？你選那樣？」

「我不選，他選。」白愁飛盯在竹籬裏的眼睛，跟對方的語氣一模一樣：「滾，或者死。」

* * *

唐寶牛正想叫救命，却聽別人先叫了出來，自己倒一時忘了，那隻「軟綿綿」的手已到了他的咽喉。

然後那隻軟綿綿的手突然僵住。

就像忽然被凍結了，成了一隻冰雕的手。

那隻手既沒有再伸前一寸，扣住唐寶牛的喉嚨，也沒收回，攏入自己的袖裏。

那戴馬連坡大草帽的人，眼睛本來透過草帽的縫隙，毒蛇般盯住唐寶牛的咽喉，現在已縮了回來，盯在王小石的手上。

王小石的手搭在劍柄上。

他的劍柄是刀。

彎彎、小小、巧巧的刀。

不知從何時起，王小石已站到唐寶牛身邊，唐寶牛渾然未覺。

他所站的地方，他所恃的姿勢，使那戴馬連坡大草帽的「二聖」相信，只要他的手像毒蛇般叮上唐寶牛咽喉之際，這把刀，或這把劍，也會立時把自己的手砍掉。

他可不願冒這個險。

所以他硬生生頓住。

唐寶牛的大眼睛往左右一溜，縮着脖子、仰着腰板、支着身子，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咽喉從對方的虎口中縮了回來，然後又重新站得挺挺的，用大手摸着有點發麻的脖子道：「好險，好險，幸好我夠鎮定。」

王小石搭劍的手慢慢鬆了開來。

那隻僵着的手也慢慢縮了回去。

很緩慢的、很小心的、很有防備的縮回去。

大草帽裏毒蛇一般的眼睛，已轉到王小石的身上，奇怪的是這雙眼睛很狠、很毒，但却給人一種美艷的感覺。

王小石笑道：「對，幸虧你夠鎮定。」他說：「如果你不夠鎮定，我也會慌，一慌，有時候想拔刀，却拔錯了劍；有時想拔劍，却拔錯了刀。」

唐寶牛咋舌道：「那末說，如果你想砍他的手，會不會一着慌，便砍掉了我的頭？」

王小石道：「幸好我沒砍下去。」

唐寶牛道：「幸好我的頭縮得快。」

王小石忍笑道：「你知不知道世上什麼東西的頭縮得特別快？」

「我的頭。」唐寶牛飛快地答道：「不用問了，一定是我的頭。」

那戴着大草帽的二聖突然道：「你們還想不想保住自己的頭？」

王小石和唐寶牛都一齊答：「想。」

二聖道：「要頭的，就請動脚，自己滾下樓去。」他說話的語調很輕、很低、很微。

王小石居然問：「不要頭的呢？」

二聖道：「不要頭的，就請動手。」他附加了一句：「待七聖主駕臨時，你們可能沒有了頭，也保不住一對脚了。」

王小石不免覺得有些奇怪。通常部屬出去，替主人、領袖歌功頌德、出力辦事，在所多有，可是，如果是心懷叵測，別有圖謀的屬下，在外假借主人頭領之名行利己之事，在外對自己上級一味諛詞，或把惡事往上司身上推，自己却佔盡便宜，做盡好人，這豈不是比密謀叛變還要可怕？

殺一個人，不過是殺一個人，用語言惡意中傷一個人，傷的不止是一個人，至少有被傷者、說者與聽者，如果聽者有無數人，傷害就更大了。

王小石忽然感覺到「用人」的可怕，要比「信人」、「容人」還甚。

容人已然不易，要容納異已，容忍與自己意見不一、甚至比自己優秀

的人，更是不易。

信人更難。誰不願有人可信？誰不想信人？信人不疑，疑人不信。但信人常常沒有依憑，也無基準。絕對信任一個人，很可能使自己無人可信，信錯了人。

用人則更艱難。

要用有用的人，但有用的人往往不聽用；若用無用的人，無用的人常常用不上。像六分半堂，用了些不能用之人，使得六分半堂在江湖上得罪的人越來越多，造的孽越來越重；如迷天七聖，說不定問題就出在所用之人上，使他們一直不能與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並駕齊驅、分庭抗禮。

——金風細雨樓呢？

——怎麼這幫迷天七聖的重要人物，老把好事往自己身上堆，惡事往「七聖主」身上推？

王小石因想起這些，於是生了一個警惕。

連他也不知道，這一個無意間的警惕，日後對他有更鉅的影響，多大的作用。

人生裏許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刹那間改變的，或在不經意的一刻、不着意的事件決定下來的。

人生裏有許多體會，也是在無意間和不經意中，頓悟出來的。

* * *

唐寶牛却沒有這些感觸。

其實，一個人能少些感觸、少些感覺，也是好事，至少可以少受些情緒的困擾。所以唐寶牛反問：「爲什麼你們迷天七聖人人都故作神秘，用那些鍋呀蓋呀罩住臉孔，是你們沒有臉見人不成？」

這句話說得夠惹事生非。

二聖居然不氣。

「你們還有一個選擇。」他說。

唐寶牛樂亮了眼，「那最好，因爲我又想保住頭，又想留住脚，但又不想走。」

「你不走可以。」二聖說：「我們帶走雷小姐，你們不插手干涉便是了。」

他補充道：「你打傷三聖的事，我們也可暫不追究。」

唐寶牛沉吟道：「這……」

二聖見他動意，忙問：「怎麼樣？」

唐寶牛苦思道：「我……」

二聖勸道：「你且不管別人怎麼決定，你若不插手，站到一邊去便是。」

唐寶牛遲疑地道：「我想說……」

二聖奇道：「你說呀。」

唐寶牛訕訕地道：「眞的可以說？」

二聖道：「儘管說！」

唐寶牛問：「我……我愛你。」

這句話一說，不但把二聖嚇了一大跳，不禁退了一大步，連王小石也唬了一聲，甚至連被打得怒火冲霄的鄧蒼生也愣住了，還有雷純、溫柔、四劍婢一齊傻了。

然後唐寶牛笑得前俯後合，站也不是、蹲也不是，捧腹狂笑、上氣不接下氣地道：「我……哈……笑死……我了……我，我……每次都在……絕不可能的……場合……絕不可能的氣……氛裏，絕不可能的……情形裏說……說……哈哈……這句話……都把人給嚇死……哈……眞好玩……眞……笑死我了……」

王小石也忍俊不住。

他覺得唐寶牛和張炭，都是很好玩的人物，而且絕頂可愛。

可惜他看不到二聖現在的表情。

但是他可以想像。

——二聖的鼻子一定是氣歪了。

* * *

二聖的鼻子有沒有氣歪，王小石不知道。

可是他的聲音變了。

「好，你敬酒不吃吃罰酒，你會爲這句話付出代價的。」他的聲調突然變得很尖銳、薄得像刀鋒劃在細弦上。

然後他的語音才轉爲低沉，咳了一聲，才說：「你們既然都不想活了……老夫就成全你們罷！」他特別強調「老夫」二字。

可是他偏偏撞上唐寶牛。

唐寶牛的個性，一開起玩笑來，永遠能發不能收，所以他順水推舟加一句：「老夫人，您就請成全吧。」

這一句甫一出口，唐寶牛就死了十二次。

假如王小石不在他身邊的話。

* * *

二聖的身子猝然彈了起來。

他雙指急取唐寶牛的眼珠。

可是他却不要挖唐寶牛的眼珠，而是要以雙指刺入唐寶牛的眼球，直自腦後刺穿出來。

看那指甲綻出刀鋒一般的銳光，聽那銳利的指風，就可知二聖對唐寶牛之怨之毒之憤之恨。

——爲甚麼他會那麼怨？

——爲甚麼他會那麼毒？

——爲甚麼他會那麼憤？

——甚麼事使他這般恨？

王小石也覺得唐寶牛的玩笑有些過份，但也不值得這般忿恨。

他已無暇多想。

他長身攔在唐寶牛身前。

二聖三次取唐寶牛一對眼珠，王小石三次攔截了他。

到了第四次，連王小石也有些截不住了。

二聖的攻勢着實太凌厲了。

凌厲得有點只求殺敵，不顧自身。

唐寶牛雙眼開始有一點懼色，但他還是睜着一雙大眼，好奇的看個不停。

這越發使二聖恨不得把他的一對眼睛活生生挖了出來才能甘心，才可洩忿。

王小石又攔身擋了一次，「哧」的

一聲，肩膊上的衣衫竟給劃了一道口子。

二聖第五次撲上來，口裏低叱道：「滾開，不干你事！」

王小石嘆了一聲。

隨嘆聲而出刀。

刀光像一首動人的詩。

刀像夢。

* * *

夢。

夢裏花落。

夢裏花落知多少？

——「夢裏花落」就是這一刀的名稱。

* * *

大草帽裂開，自前面裂出兩半。

帽裏，有一張幽靈若夢的臉容，一張艷美如花的容顏。

但一雙眼神，却怨毒得像一個暗算。

王小石只斬開了草帽，並沒有傷及這張嬌容。

王小石一招得手，却怔住了。

也明白了。

——明白了這「二聖」爲何對唐寶牛的話這般忿怒。

唐寶牛也呆住了，大叫一聲，原來打了一個噴嚏。

那女子蒼白着臉，尖勻如鵝蛋的秀頰抽搐着，她咬住下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就在這時候，唐寶牛竟忍不住發出一聲讚嘆：「哎呀，你這麼美，就不要用帽子來罩着頭啦，暴殄天物啊！」說着又打了一個仰天噴嚏。

唐寶牛這句話說得人人一呆，但隨即大都心有同感。

那女子想哭，聽到這句話，臉上竟浮現了一種「幾乎要」破涕爲笑的神情。

這種神情極難捕捉，但又極美。

少女最美的時候，往往就是這種如白駒過隙難以捉摸的神情。

大概是因爲少女情懷總是詩，而詩一樣的情懷，是最難用語言捕捉的，所以詩是語言中最珍貴的血液，大概即是由此之故罷。

少女本想哭，聽到一句讚美，轉成了輕嗔，但又不敢笑出來，這從怨毒轉成薄怒，薄怒轉爲輕嗔，直把唐寶牛看傻了。

他一見到美麗的女子，在心理上立刻自作多情，在生理上馬上打噴嚏。

忽聞雷純道：「原來『迷天七聖』中的二聖，就是『意中無人』朱小腰。」

衆人都吃了一驚，溫柔尤甚。

她到中原來，其中有一個她極想一見的人，就是朱小腰。

因爲她聽說朱小腰有「四很」：很美、很狠、很傲、腰很細。

現在溫柔看見她了。

她是很美。

出手也很狠。

樣子也很傲。

可是整個人套在一件大袍子裏，看不出她的腰身，也顯不出她的身裁。

所以溫柔很爲她抱屈，便道：「你就是朱小腰啊？幹嗎穿這麼難看的袍子，快換一件鳳裳褶裙，我要看看你的腰。」

那頭上套着竹笠的人道：「好眼力，雷姑娘，那你又能看出老朽是誰？」

雷純沉默。

白愁飛也看不出來，因爲迷天七聖的四聖中，就只有這人還未曾出過手。

「我猜得出來，」忽聽張炭舉手道：「你就是『不老神仙』！」

他就像小孩子第一次把風筝放上了天般的歡呼道：「你是不老峒主顏鶴髮，對不對？一定是，你還是大聖哩！」

那戴竹笠的人全身一震，喃喃地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這次連白愁飛都覺得有些佩服起他來了。

顏鶴髮徐徐除下了竹籬，白髮白鬚白鬍子，但兩道眉毛却是又黑又濃，臉上皮膚光滑細膩，就像個孩童，他清澈的雙眼裏還充滿了疑問：「我又還沒出手……你是如何得知的？」

張炭取出兩方古印在手一揚，笑嘻嘻的道：「你袖裏有兩顆印，一刻『迷天首聖』，另一刻『不老神仙顏鶴髮』，你若不是顏鶴髮？」

顏鶴髮情知懷中古印，一失神間又被張炭摸去，怒不可遏，罵道：「你這個小偷，你……我殺了你。」

白愁飛上前一步，長吸一口氣道：「很好。」右手五指，輕輕的在左手手背上彈動起來。

王小石一見他的樣子，便知道他要發出「驚神指」了。

如果是白愁飛動手，只怕傷亡就免不了，所以他忙道：「你們是非請雷小姐移駕不可？」

「除此之外，」鄧蒼生指着唐寶牛嗄聲道：「我定要殺了他！」

顏鶴髮也向張炭怒道：「我也要殺了這小偷。」

張炭却更正道：「我是大偷，不是小偷。我豈止小偷而已！」

他們都在二人手上喫過虧，非殺張炭和唐寶牛不能洩恨，連任鬼神也大有此意，朱小腰倒不說話了。

王小石道：「好，你們要殺人、要抓人，全先得問過我，這事我攬上了。」

顏鶴髮道：「那是你找死。」

「我們無怨無仇，何必一動手就見血，」王小石道：「不如我們找一個好點的辦法，大家照樣比武，可是不鬧人命。」

顏鶴髮道：「你要害怕，趁早夾着尾巴站到一邊去。」

王小石道：「我是怕，怕我刀劍無

眼，一不小心，把你們給殺了，那我會良心不安，抱憾終生的。」

四大聖主一齊勃然大怒，王小石却道：「不如這樣吧，你們選一個方式，一齊上來，我一人拜會四位高招，萬一僥倖討了便宜，只請四位放過一馬，罷手算了，如果栽了，死在四位名滿江湖的高手手下，也沒有怨的。」

這四大聖主見王小石居然這樣狂妄，想以一敵四，心中都不約而同浮起兩個想法：一是這年輕人一出劍就斬開二聖主朱小腰的草帽，自有過人之能，只怕在這三合樓上，是最難纏的一人；以一敵四，未必能勝，若以四人合敵，倒可一齊毀了他，不過自己都是位高名重的人，四人聯手對付一個尚名不見經傳的人，日後難免遭人話柄，而今既是他自己張狂自招，正可趁此毀掉一名强敵。

顏鶴髮道：「小子，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人。」

王小石道：「這只是我活膩了，沒打算怨人。」

顏鶴髮倒怕他反悔，忙道：「你要擔不起，趕快把說話當放屁，咱們也就不追究了。」

王小石笑道：「就算我說話是放……放那個氣，你們也不是那個氣，任由我說放就放，不認帳就不認帳！」

這一下，四人可全都惱怒了。鄧蒼生沉喝地道：「小子，你要怎麼個比法？」

王小石心知總算把四人都激向朝自己發作了，總比白愁飛一動手就見死活的好，面對這四大高手，自己着實也無把握，但事情已攬上了，自是義無反顧，微微一笑道：「隨諸位的便吧！」

鄧蒼生爲人一向老實，只知道京城裏來了一個少年高手，腰畔的武器「非刀非劍，既刀又劍」，十分棘手，知道王小石是以此爲絕學，便道：「我們有四個人，你就一個人，你要高興大可揮刀動劍，我們就以肉掌奉陪。」

王小石道：「你們四位，一位精於『蒼生刺』，十尺內銳風足可撕心裂膛；一位長於『鬼神劈』，丈內可把人劈殺於掌下。」他向朱小腰及顏鶴髮道：「至於你們兩位，一擅『陰柔綿掌』。陰勁綿長、柔力及遠，據說能百步外揉滅燭焰；另一位是當年『鷹爪王』雷峯俊最有聲望的鷹爪名家，自創『不老峒』的好手，隔空制穴，易如反掌。我這點微末功夫，向四位討教，原不值方家一笑，自取其辱，不過又想拜領四位獨門絕技，免失良機……」

他這幾句話說得在場四聖，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心頭都一陣飄然，王小石再追着話鋒說道：「以四位精長的武藝，隔空發放，等閒事兒，同樣可各盡所長，各展所學，我們不如就在此地，各離七尺發掌出拳，隔空比試，一來可教我長些見識，二來在下怕死，拳腳無眼，隔得遠些，縱然受些損傷，也可減輕圖存，靦顏偷生，也可保雙方並無宿仇深怨，不必即要分箇存亡生死。如果得四位慨允，在下亦以一雙空手，螳臂擋車，獻醜就教。」

王小石這番話一說，可以說是非常謙虛，也可以說是驚人的狂妄，四名聖主臉上都顯了顏色：這小子眞是豬油蒙了心，竟敢徒手一敵四，單挑四人所擅的絕學？

任鬼神怒笑道：「我呸！不如你一伙兒併肩子上，我一個人來收拾你們好了。」

王小石搖頭道：「不行。」

任鬼神道：「爲甚麼？」

王小石道：「因爲你應付不來。」

任鬼神怒道：「拔你的劍！」

王小石搖搖頭。

任鬼神厲聲道：「拔你的刀還是劍，你老子要教訓你。」

王小石突然不再搖頭。

他眼中綻發出銳氣。

比劍還鋒利的銳氣。

任鬼神怔了一怔，仍强頑地道：「拔刀呀，望着我幹嗎！」

王小石一字一句地道：「你錯了。」

任鬼神似被他銳氣所懾，禁不住問了一句：「爲甚麼？」

王小石道：「第一，你不是我老子，第二，你不配讓我拔刀。」

任鬼神退了半步，怪笑道：「我不配，我還……」

話說到這裏，突見王小石的手已搭在劍柄上。

任鬼神立即發動。

他準備先出手，看準對方攻勢，準備、閃躲、招架、退後……可是這些意念如電馳星飛，在腦中飛掠而過，眼前已然一亮。

他臉上倒罩着的竹笠頂端已斷落。

是被削斷的。

王小石已出了手。

而且也得了手。

他拔出了劍柄。

他的劍柄是刀。

他的刀削下了竹笠，又回到了劍鞘中。

——現在誰都看得出來，如果他那一刀要砍下任鬼神的腦袋，是輕而易學的事。

* * *

沒有人再輕視這個年輕人。

沒有人敢再輕視他的話。

正如許多事一樣，任何人想要出頭，就得要做出成績，拿出實力來。

年輕人也一樣。

王小石這一刀，只是一刀，但這一刀包含了多少歲月的苦練，多少名師指導的機緣，還有他所具有的多少人所難得一見的天份。

人能在同一樹蔭下納涼，同一塊石頭上坐，也是七百年的修業，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一刀能成，誰又知道又耗盡多少心血？

王小石這一刀，立即獲得了重視。

顏鶴髮乾咳了一聲，道：「我們能勝得了你又怎樣？能殺了你又如何？」

「剛才我已經說過，你們能勝得了在下，我不管這事，他也不插手這件事；」王小石指一指站在他身旁的白愁飛：「你們若贏不了，咱家算是印證所學，後會有期。」

顏鶴髮切齒地道：「好，假若我們四人都擺平不了你，也只有認敗服輸了。」

王小石微微一笑道：「顏聖主言重了。」

白愁飛知道王小石所長是刀劍，決非隔空發動，而這四人各有來頭，以一敵四，只怕討不了便宜，不禁有些爲王小石躭心起來了，悄聲道：「你行不行？不然，此陣由我來接也一樣，我的『三指彈天』，正好合這把式。」

王小石這次跟「迷天七聖」中的四聖相遇上，發現並不是如想像裏那樣殘忍暴戾，不想妄下殺手，自己這番出場，便是不想白愁飛多造殺戮，忙道：「我這兒還行，要眞丟人現眼，還勞二哥把我拋出城外餵狗，省得讓大家看了眼寃。」

白愁飛道：「不討吉利，胡說！」心裏仍是有些躭心。

這時迷天四聖已分四邊站好，任鬼神自是恨得牙嘶嘶的，自在那兒把一雙手掌舞得霍霍有聲，就像兩面鋼鑼在發出破空銳響一般。朱小腰挽手用繩絲束起了後髮，那姿勢特別撩人，雙手一起，腰袍頓緊，迷人的腰身便顯出來了。顏鶴髮却捋起袖子，一張臉漸漸漲得紫紅，也不知他血氣旺盛，還是默運玄功。鄧蒼生見兩人嘀咕箇沒完沒休，便不耐煩地道：「怎麼了？送死的還不下場領死？」

王小石飛身入場，就站在四人包圍的中間，各隔七尺，四人所守的是乾、坤、坎、離四正面，王小石昂然居中，拱手笑道：「請了。」

* * *

鄧蒼生第一個就按捺不住。

這些人中，他所吃的虧也最大，他巴不得早些收拾這小子，好去殺了唐寶牛洩恨。

他雙掌一合，一上一下，擦掌倏分，破空尖嘯之聲陡起，掌勁在嘯聲之前已攻到王小石左肩，但任鬼神的「鬼神劈」却在「蒼生刺」內力攻到之前，遙劈王小石右肩，其中夾着顏鶴髮一聲清叱：「接招了！」

王小石看準來勢，猛一沉身。

他這一沉身，沉得恰是時候。

「蒼生刺」、「鬼神劈」都擊了個空，兩股剛猛的內力交撞在一起，「砰」的一聲，任鬼神、鄧蒼生全被對方內勁震得一晃。

但就在王小石沉身的時候，一股柔力已無聲無息的湧至。

柔力就發自朱小腰的皓腕與指尖。

武林中，能以腕底及指尖隔空發勁的掌力，本就不多，能使「陰柔綿掌」的人，更是少見，把「陰柔綿掌」練得可自指尖、手腕發勁的，就只有朱小腰一個。

朱小腰這一招似有還無的攻到，但却要比任鬼神和鄧蒼生那兩記猛攻還要可怕。

王小石忽然雙手一掛。

他的兩爿袖子，忽往上空一捲，再撤下來。

他的身子仍然半沉，馬步平貼，這一招看來詭極，朱小腰的「陰柔綿掌」已當胸攻到，他既不躲避，也不硬接，却忽然擧袖，難道是投降不成？

朱小腰這一招，站在戰局之外的唐寶牛與方恨少已頓感寒意。張炭不由自主悄悄的退了幾步，以避寒鋒，唐寶牛咬牙苦撐，也暗裏打了個冷顫。

而今兩人一見王小石擺出這種姿態，大爲詫異，兩人身形一晃，想要加入戰局臂助，不料分別覺得肩上一沉，雙腳寸步難移，回首一望，原來是白愁飛，雙手各伸出一指，搭在兩人肩膊上。

可是這一隻手指相加，却彷似有千鈞之力，張炭與唐寶牛休想移動半步。

張炭與唐寶牛心中均是一慄：要是這傢伙是敵人，自己這條性命豈不就像他指下的螞蟻？

却見白愁飛眼中發着光。

他看着王小石的招式，就心頭發熱，臉上發熱，眼光也發熱。

「好招式！」他心裏喝道。

* * *

「砰」的一聲，朱小腰小小的腰身一挫，令人心疼一折，像要折斷似的，幾乎飛出了窗外，但她隨即又站了起來。

腰身美好如昔，並沒有折、也沒有斷。

就像猛烈的强風吹襲，柳枝飄曳，但却不折。

不過，剛才那一陣豈止是强風？

王小石趁「鬼神劈」與「蒼生刺」對擊之際，巧妙地把兩股厲勁轉送了過來，跟她的「陰柔綿掌」對擊。

「陰柔綿掌」雖擅於消解內家罡氣，但一下子要面對已經因對擊而爆炸開來的「鬼神劈」與「蒼生刺」厲勁，就像一個本來飯量極好的人忽然要他吞食五十粒蛋，恐怕也吃不消。

唐寶牛這才明白王小石的用意。

也瞭解白愁飛爲何制止他們前去。

他也想起了張炭的飯量，所以問：「如果我先讓你吃下五十粒蛋，你還能扒下幾碗飯？」

張炭被他突如其來的一問，摸不着腦袋，只好答：「對不起，王八蛋送來的蛋，我一向不吃。」

要不是白愁飛的手指仍按着他倆，要不是顏鶴髮這時已發動了攻擊，兩人這回恐怕又要動起手來了。

* * *

「擒拿手」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近身。

如果不能貼身近搏，「擒拿手」根本失去了效用。

事實上，「擒拿手」在近身搏戰中，一直都是最有用和有效的武功之一。

可是顏鶴髮的「鷹爪手」卻完全突破了這個制限。

他一發招，就是「金較剪」，雖然是隔空發出，可是等於在半空裏有一對無形的鐵手，左扣咽喉右鎖脅，急攻向王小石。

王小石在方寸之地，急疾翻騰，「橫架鐵門閂」，步法陡換，「雲龍抖甲」，破解這一招隔空擒拿。

顏鶴髮的「隔空鷹爪」，卻一招緊過一招，「韋陀捧杵式」，跟着捲掃而至，招未用老，「沉雷洩地」、「鐵羽凌風」，上攻下取，掌力凌空，眞快眞勁，不容登空，便已變招撤掌易招換式，勢子快若電光石火。

這簡直比與人近身肉搏施展擒拿手術，還更多了一層方便，更增一倍猛烈。

顏鶴髮這一出手，王小石便嘆了一聲。

白愁飛也「噫」了一聲。

他知道現在若換了自己，「驚神指」也得要出手了。

——卻不知王小石如何應付？

* * *

王小石長嘆一聲，出刀。

他並沒有拔刀，如何出刀？

他只是以掌爲刀。

刀劃空，刀勢破空，刀勁越空。

刀氣在顏鶴髮每一招剛剛施出之際，已劃斷了他的後勁。

故此，就算顏鶴髮的「隔空鷹爪」施加在他的身上，也等於完全失去了效用。

顏鶴髮每攻一招，王小石就發隔空刀氣，切斷了他的勁力。

對方每攻一招，他即隨手破去。

顏鶴髮身形急走，這人動顏鶴髮，激戰時眉髮激揚，臉容又俊秀異常，但攻出了三四十招，依然打空之後，他的一張臉也脹紅了起來，也難免開始有點氣喘咻咻了。

王小石好整以暇，只看準來勢，對方招式一發，他才發刀。

——這是甚麼刀？

白愁飛在這時突然想起了兩個人。

一個是當年「權力幫」麾下的「八大天王」之一：「刀王」兆秋息，兆秋息一身是刀，一生精研刀法，可是他最爲人稱絕的一把刀，還是他人刀合一的「手刀」。

另外一個是何不樂。何不樂是「試劍山莊」的副莊主，外號「一刀斷魂」。就連當年威震天下的「鐵拳」屈雷。也是死在他的「手刀」之下。

這兩人的武功家數，全然不同，但拿手絕學，都是「手刀」。

可是王小石所使的，只怕不止於「手刀」。

「手刀」還不能隔空發勁。

王小石以手爲刀，揮洒自如，使來如手中握有一把丈七長刀，無堅不摧，無固不破，無攻不克，這簡直可媲當年蕭秋水縱控自如，似刀非刀，意在刀先，刀隨心到的「心刀」。

蕭秋水便會用「心刀」擊敗了「刀王」兆秋息的「手刀」。

王小石的出手，更像「心刀」。

王小石每劃出一刀，顏鶴髮便得手忙脚亂了一會。

王小石並沒有反攻。

他只是破招。

他的刀越使越快，越來越凌厲，三合樓上，會被森寒的刀氣所籠罩。

不過他的敵手，卻不只是顏鶴髮一人。

朱小腰、任鬼神、鄧蒼生也全力出手。

「陰柔綿掌」、「鬼神劈」、「蒼生刺」和顏鶴髮的「鷹爪手」隔空交織成猛勁柔力的氣流，縱橫交錯，攻殺王小石。同時間，四人方位疾變，乾、坤、坎、離、艮、震、巽、兌。四大方位急移，兼走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一時斜月三星式，一時漁父撒網式，手底下綿延迴環，四人鼻窪鬢角都見了汗，每招擊虛攻隙，閃翻攫撲，這下才算是激出了四人的看家本領、一身功力。

一向膽大的唐寶牛，也爲之目眩神馳。

本來戲謔的張炭，也爲之目定神呆。

王小石的刀勢漸弱。

張炭忽問：「你想你的朋友死？」

白愁飛本來正在注視場中，眼中發出狂熱的光芒，聞言一怔，「什麼？」

張炭道：「你再不拿開你的手指，張大爺就不能去幫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要死了。」

白愁飛一笑道：「你放心，我這個朋友，可不這麼容易死；能制他死命的，依我看，北京城裏，只有幾個人有資格，但也說不定反死在他的手上……」

唐寶牛眼裏不放過這麼精采的劇戰場面，耳裏又不放過張炭和白愁飛的對話，口裏更接問道：「他們是誰？有沒有我唐巨俠？」

白愁飛雙眼也看着場中，就像看一件稀世奇珍，喃喃地道：「雷損、蘇夢枕、我、關七、狄飛驚、雷動

天……」

驀地，場中劍光掠起。

王小石發出了破空劍。

他右手發刀，左手出劍。

刀劍仍在鞘中。

但他以手使刀作劍，無疑要比眞刀眞劍更凌厲。

白愁飛一見劍光，語音一頓，失聲道：「不行，雷動天還不行！」

他一說完這句話，場中局勢大變！

任鬼神突然發現他的「鬼神劈」勁力被切斷、內力反挫，他正竭力卸去自己所發出的內勁，王小石已向他凌空發出一劍。

任鬼神倉促間硬接了一劍。

他橫飛出了窗外，然後扎手扎脚的掉了下去。

——那是因爲他應付這一劍已盡了他全力，連輕功也無法兼顧。

他掉下樓去的時候，正好是鄧蒼生破牆而出之際。

鄧蒼生要應付王小石的凌空一刀，奮力接下，但被自己所發出的「蒼生刺」回戳，硬捱一記，撞破木板，往樓下落去。

朱小腰在刀風和「陰柔綿掌」狂風驟雨般的回挫之下，腰似柳條，遊轉飄蕩，一忽兒飄上屋樑，一忽兒飛上柱椽，就像一葉輕舟，在行雷閃電與驚濤駭浪中起伏浮沉，但始終沒有被吞沒。

雖然未被吞沒，但畢竟也失去了方向。

顏鶴髮還以鐵牛耕地式强撐，十指卜卜作響，每攻一招，這卜卜之聲更加沉响，刀光閃動，劍氣縱橫，王小石的一雙空手，要比眞刀眞劍還可怕。

顏鶴髮的眉越白，鬢越白，但臉上更是漲紅。他突然大叫一聲，沖天而起，一手在朱小腰腰身一攬。

朱小腰水蛇般的腰身，像被突然貫注了元氣一般，陡地彈起，與顏鶴髮一齊掠出窗外。唐寶牛大奇，脫口道：「打不過，溜啦？」話未說完，顏鶴髮、朱小腰、任鬼神、鄧蒼生已一齊掠了進來。

原來顏鶴髮自知困鬥下去，仍得敗於王小石的凌空刀、隔空劍下，於是驟然放棄，以內功貫注朱小腰，助她卸開挫刀，兩人一齊搶出窗外，截救了身形正往下墮的任鬼神與鄧蒼生，再度掠回三合樓來。

王小石一見他們又上了來，分別站在東南西北四面，微微嘆了一聲。

他五指本已放鬆，現在又緊攏了起來。

左劍右刀。

白愁飛在王小石發出「隔空相思刀」的時候，已經想起了昔日名動江湖的兩個人：何不樂與兆秋息，王小石一發出「凌空銷魂劍」的當兒，他又想起另外兩個名動天下的人物。

冷血與方中平。

「四大名捕」中的冷血，平生與人搏戰，只進不退，只攻不守，絕學四十九劍，無一式迴劍自守，聽說他的第四十八劍，是以斷劍作招，後來又創出第四十九劍，以劍鍔爲招，而還有第五十劍——最後一劍。

「劍掌」！

很少人能逃得過冷血的「劍掌」攻勢下，就算武功比他高的人，也不例外。

當時武林之中，以掌作劍成名的，卻不是冷血，而是「袖中劍」方中平。

方中平是「長笑幫」的總堂主，他的絕招是「掌劍」。

「掌劍」雖名聞天下，直至後來爲何不樂的「手刀」所破，但在眞正以掌爲劍修爲上，冷血的「劍掌」雖不怎麼爲人所知，但功力決不在方中平的「掌劍」之下，而且肯定要遠勝「掌劍」。

冷血的「劍掌」並不出名，因爲那是他的殺手鐧。

一個人的殺手鐧，越是少人知道，越能達到殺手鐧的效果。

同理，讓人知道得太多的殺手鐧，就未必能算是殺手鐧了。

不過方中平的「掌劍」，是以掌作劍，把掌功練得可以發揮劍的威力，冷血則更進一步，把掌和劍合而爲一，掌就是劍，劍就是掌，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王小石的「凌空銷魂劍」則不一樣。

既沒有掌，也沒有劍。

他使的可以是掌，也可以是劍，忽掌忽劍，不掌不劍，但跟右手刀對映之下，他的左手便赫然是劍，發揮了劍的威力，而且還發揮劍所發揮不到的威力。

故此，王小石右手劍的威力，可以說是被右手刀逼發的，而他右手刀的威力，也是給左手劍引發的。

這種威力，令人嘆爲觀止。

令人咋舌。

令白愁飛只有一個想法：

——不知自己的「三指彈天」和王小石的「隔空相思刀」、「凌空銷魂劍」一戰，究竟誰勝誰負？

——若自己不能與這絕世奇刀、罕世奇劍一戰，可以說是天大憾事！

* * *

王小石也一臉憾色。

「再打下去，我可不行了。」他拱手道：「四位就此停手，咱們無仇無怨，何必非分死活不可？」

四人互望一眼。

顏鶴髮沉着臉色道：「錯了。」

王小石知道四人必不肯罷休。在世間裏，有多少人勇於接戰而又肯承認失敗呢？他只有道：「那麼……」

顏鶴髮斷然道：「我們不打了。」

王小石一怔，忙道：「承讓，承讓。」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仇一龍爲趙長生療好傷後並以寶刀贈之；爲了使趙長生能早日爲他復仇，仇一龍將旋風刀法傾囊相授。趙長生刻苦鑽研，未及一年已學有所成。仇一龍着他前去吊人山莊看看。趙到莊內却遇上杜三娘及花滿堂等人，並聞得衆人仍死心不息，在打金絲甲的主意。她們求見尹小紅不遂便放出毒蠍子，趙掠上樑躲避却碰跌了幾隻老鼠……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躲匿樑上探秘　得知師仇踪迹

趙長生把身子縮在樑上，突然前面傳來幾聲尖叫。

原來跌下的老鼠吱吱叫，却也把前面大廳廊上的花滿堂四人引來了。

那花滿堂當先大步衝過二道院，順着一邊的迴廊來到第二進的大廳前。

那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還扛着兩籮筐的毒蝎子。

花滿堂尖聲梟叫，道：「西江夜鼠，妳睡足了吧，妳這賤女人眞不懂禮貌，待客之道不是這樣子的吧！」

就在她連叫幾聲之後，二道大廳的後面，忽然走出兩個女子來。

趙長生在暗中看得清楚，其中一人就是夏荷。

那夏荷輕擺腰肢走在前面，她站在廳中央，夏荷身後是一位白晰又美麗的俏姑娘，黑夜裡兩顆眸子發着光。

這姑娘輕聲細語眞好聽，道：「二姐，這些人爲什麼找上我們？」

夏荷冷冷道：「不是找上我們，是欺侮到家來了，菊妹，我們且問問她們想怎樣。」

夏荷走到廳門邊，冷冷地道：「花山主，妳只說我們不懂待客之道，却不說出找上我們幹什麼，吊人山莊與你們熊耳山蝎毒幫素來沒有什麼瓜葛，爲何找上門來無理取鬧？」

花滿堂怒聲尖叫，道：「好個臭丫頭，妳敢如此大膽對本山主說話，想是活膩了吧！」

杜三娘一邊沉聲道：「花大姐，容我拿下她！」

花滿堂伸手攔住杜三娘出手，道：「她只不過是尹小紅四個使女之一，拿她太容易了。」

夏荷冷笑連聲，道：「聞得下面人通報，你們用毒蝎子來此逞凶，想迫使我們的人出洞府，眞是豈有此理！」

花滿堂怒叱道：「我們已經逞凶了，丫頭，妳還不快快去叫尹小紅那賤婢出來？」

夏荷道：「妳找我們莊主什麼事，彼此風馬牛不相干，妳們找來幹什麼？」

花滿堂怒道：「什麼叫風馬牛不相干？只要涉及汴梁城老鳳祥金店的金絲甲，就會彼此相干！」

夏荷冷冷道：「如今江湖上都知道汴梁城老鳳祥金子店裡珍藏着武林至寶金絲甲，你們應該到汴梁城去偷去搶，用不着到我們這裡來撒野！」

花滿堂一聲冷笑，道：「我的人去了汴梁城，却發現不少你們的人，我明白你們這些下三濫的狗竊，專門會鑽窟窿打洞，老鳳祥的藏寶之處，早晚會被你們得手，所以我特來警告你們，那寶物已經有主了！」

夏荷嗤之以鼻的道：「這是什麼話，江湖上各幹各的，這也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有指着別人的寶物而不許他人下手的，這是霸道，在吊人山莊上妳還是收斂一下，我們不吃妳這一套！」

花滿堂怒道：「本山主會叫你們無處藏身！」

夏荷道：「妳想怎樣？」

花滿堂道：「兩籮筐毒蝎子、足可以爬滿你們的老鼠窩，要你們無容身之地！」

夏荷哈哈一聲冷笑，道：「毒蝎子可以鑽墻縫，却也鑽不進洞府，花山主，妳盡早省省力氣吧！」

杜三娘怒叱道：「去叫妳們莊主出來，我要警告她不得伸手去偷取金絲甲！」

夏荷道：「妳是誰？」

杜三娘指着自己鼻子，道：「『太行羅刹』杜三娘就是我，妳應該聽說過吧。」

夏荷還眞暗自一驚。

她想不到這獨眼女人會是八百里太行山區的女羅刹，不由得退了一步，道：「喲，羅刹娘變成獨眼母大蟲了，倒是令人出乎意外了。」

杜三娘怒道：「不知死活的丫頭，妳也敢調侃我杜三娘，我看妳在找死！」

夏荷忙又道：「妳又憑什麼不許我們去動那寶物？」

杜三娘强捺住怒火，道：「我老實告訴你，我爲了那件寶物失去了一目，我的男人胡大魁還賠上一條老命，臭丫頭，這個理由夠了吧？」

夏荷也聽過丁仲仁提過，去年黑龍嶺搶寶之事，「山東响馬」頭子胡大魁死在黑龍谷中。

那一回不止死了胡大魁，丁百仁死了，便遼東七煞與太行四虎，甚至泰山三匹狼全死在黑龍谷中。

夏荷就奇怪，爲什麼杜三娘會逃過那一劫。

她楞楞的看了杜三娘一眼，道：「杜三娘妳的命還眞夠大的了，妳竟然未死？」

杜三娘叱道：「所以我要警告你們，不許你們打寶物主意，否則……」

「否則怎樣？」

杜三娘道：「我會放火燒了你們的老鼠窩！」

夏荷面色一緊，道：「我們有動那寶物的理由，杜三娘，去年劫寶可有個丁百仁丁大爺？」

杜三娘冷冷道：「姓丁的被八王爺一刀削去腦袋，早就死了！」

夏荷冷冷道：「不錯，丁大爺死了，可是丁大爺的女人，妳知道是那個？」

杜三娘楞然道：「難道是尹小紅？」

「不錯，我們莊主就同丁大爺綢繆有年，可以說早是一家人了，試問，我們有沒有資格去動那寶物的權利？」

花滿堂接口道：「誰相信？」

夏荷道：「我們有人証呀！」

花滿堂道：「甚麼樣的人証？」

夏荷道：「丁百仁有個兄弟叫丁仲仁，他在老鳳祥潛伏了七八年，從小伙計熬到二把式，就是沒機會找到寶物，丁百仁死了，丁仲仁眼明腿快逃得早，他逃到我們這兒來了，他，就是人証！」

杜三娘道：「弄個不相干的人當証人，誰信！」

花滿堂面色一緊，道：「去，找妳們莊主出來，本山主不願意在此多費唇舌！」

夏荷道：「對不起，你們來的不湊巧，我們莊主出遠門去了。」

花滿堂叱道：「眞是一派胡言！」

杜三娘早就想出手了，只不過花滿堂一聲叫：「放出毒蝎來，叫他們知道厲害！」

那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立刻又把兩籮筐毒蝎子撒在地上，那成千上萬的毒蝎只一爬出來，立刻便散開來往夏荷與白菊二人爬去。

夏荷與白菊見一片黑影盡是巨大的毒蝎子，不由聲聲尖嚎，聲音刺耳至極，刹時間不知從甚麼地方冒出好幾千隻大小老鼠。

夏荷的聲音只有樑上的趙長生聽得懂，因爲夏荷那夜用盆子餵老鼠就是發出這種刺耳的怪聲音。

夏荷今天不以飼料餵鼠，但她的刺耳尖叫却是餵鼠，只不過她要以地上爬的毒蝎子餵老鼠。

花滿堂四人站在長廊上，那花滿堂也不停的梟叫着，大概在催動毒蝎子進攻了。

裡面的夏荷與白菊二人也一樣，大力的催動着飢餓的老鼠，這些老鼠似乎着了魔一樣，也不管被毒蝎子螫得死去活來，一口就是一隻毒蝎咬在口中嚼起來，大廳上有鼠子尖淒的叫，更發出咯吱咯吱响。

大廳上鼠多毒蝎子多，夏荷與白菊爲了不被波及，早已躍在一張桌面上。

這時候恁誰也管不上手，如果有人敢走進大廳上，必遭鼠咬蝎螫而咬。

那杜三娘氣得哇哇叫，道：「這要幹到甚麼時候才能算完了？花大姐，收回毒蝎我們殺。」

花滿堂道：「我的毒蝎雖被吃得不少，妳放心，一定有許多鑽進地洞中了，且等把那尹小紅賤婢逼出來，我二人聯手殺了她，便再也沒有人插手去搶寶了。」

她這話本就是說明了她們這次來的目的，只不過聽在夏荷耳內，却令夏荷也是一聲冷笑，道：「就算所有的毒蝎進入我們洞府，怕是一個也活不成，我們洞內有人，蝎子一進去就會被我們的人活活燒死。」

想起莊外面被火燒了不少毒蝎，花滿堂還眞心痛，再聞得夏荷之言，便立刻想到那麼多的黑衣大漢不見出面，想是一定藏在地洞中了。

大廳上，花滿堂看着不少老鼠倒斃在地上，可她的毒蝎子也被吃掉不少隻。

這情景可眞叫樑上的趙長生開了眼界，鼠蝎大會戰，而且戰起來還眞不要命。

要知道動物大戰比人對殺還慘烈，就沒有看見有一個逃走的，如果是白天，趙長生一定會看到地上死了一大片又是老鼠又是毒蝎子。

便在這時候，只聽得杜三娘尖聲對花滿堂道：「花大姐，我們不能把妳的毒蝎子浪費在這裡，只要活捉住那兩個賤婢，尹小紅那賤女人一定會出面的。」

花滿堂立刻對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示意，趕快收回地上爬的毒蝎子。

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立刻改口尖聲怪叫，說也眞奇怪，地上的毒蝎子不衝了，牠們回頭就往籮筐上爬，一羣老鼠還追着咬，只不過被關、海二人揮刀砍死不少。

站在桌面上的夏荷立刻發出一聲叫，羣鼠就圍在桌子四週不動了。

花滿堂戟指大廳上的夏荷與白菊二人，道：「是妳二人自找死路，怨不得本山主下毒手了。」

夏荷冷笑，道：「我們莊主不在，妳有甚麼本事盡管使出來好了！」

花滿堂眞玄，忽然一個平飛，三丈多遠處她突然一撒手，三點寒星直奔夏荷面門。

那夏荷以為暗器打來了，伸出右袖猛一抖，豈料那並不是甚麼暗器，而是花滿堂調教的巨型毒蝎子。

她專門在千萬隻毒蝎子中選出個子大體型壯的加以特殊訓練，成了她手上盒子裡的毒暗器。

夏荷還以為抖落了對方暗器，豈料那些毒蝎子落在她的袖子上便往她的肩頭爬，等到花滿堂旋身又落在大廳門口，夏荷已尖聲淒叫：「哎唷！」

她一掌打落臂上肩上的毒蝎子，便立刻又是一聲尖厲無比的大叫聲，只見無數老鼠發了瘋也似的往廳門撲咬過去，一隻隻老鼠還尖聲的叫。

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剛剛把毒蝎子收回籮筐裡，只見大羣老鼠狂咬過來，兩個人閃了幾下未脫身，腿上足上被咬中，如果不是天寒地凍穿得多，只怕兩人早就雙脚被咬爛了。

花滿堂見一招得手正高興，忽見羣鼠咬來，她與杜三娘立刻併肩躍在院子裡的假山上。

那杜三娘發了狠，她高聲的道：「尹小紅再要不出來，我們燒房子。」

就在她的吼聲裡，夏荷早就消失不見了。

她被巨型毒蝎螫了下，痛得她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她的脖子立刻又紅又腫，罪可受不了。

那白菊扶着夏荷進洞去敷藥，一羣老鼠找人咬，就在這時侯，黑暗中衝出一個五短身材人，這個人一出現便躍到花滿堂的假山邊。

於是，從地洞中又走出白菊，只聽她也是一聲尖叫，羣鼠這才又圍到她的身邊來。

假山前面，杜三娘戟指那五短身材的人，叱道：「你是誰？」

「在下丁仲仁。」

「你就是丁百仁的兄弟？」

「如假包換！」

「我怎知你是眞是假？」

五短身材的漢子，不錯，正是蟄居在「吊人山莊」的丁仲仁，他聞言一聲冷笑，道：「我哥死在黑龍嶺，我却潛伏在老鳳祥金店七八年，妳們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汴梁城中問一問。」

「問誰？」杜三娘大吼！

丁仲仁道：「當然是去問老鳳祥的人，當然，還有和順鏢局的人也知道。」

他不說和順鏢局有人在抓他，丟人的事是不會對人言的，這年頭只有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人。

丁仲仁這時候就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但丁仲仁再也想不到暗中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趙長生。

趙長生藏在大樑上，他可看得清，他絕對想不到一年之後姓丁的還藏在吊人山莊上。

他本來想下來抓人的，但他沒有，如今他又與往昔不同了，他很能沉得住氣。

他要看這場戲如何演下去，所以他藏得更加小心，他甚至大氣也不吭。

下面，花滿堂道：「我們不管你是老張老李，快叫尹小紅走出來。」

丁仲仁淡淡一笑，道：「對不起，尹莊主並不在洞府，她出遠門去了。」

花滿堂忿怒的道：「你撒謊！」

丁仲仁道：「我發誓如何？」

花滿堂叱道：「好人發誓面不紅，惡人發誓放個屁，誰信你起的誓。」

杜三娘道：「幾曾聽過丁百仁還有個兄弟的。」

丁仲仁忽然大笑，道：「請問我兄丁百仁的武功是甚麼？」

杜三娘曾與丁百仁交過手，立刻沉聲道：「不就仗着他那手『大力金鋼指』嗎？」

猛古丁，丁仲仁暴伸右掌，他五指如利錐般「沙」的一聲大响，五根指頭已戳入一張椅子上，五指穿過椅背，他露了一手「大力金鋼指」。

花滿堂猛一楞，杜三娘也是怔住了。

丁仲仁拔出手指一笑，道：「我的力道比之我兄丁百仁的尚差一截，只不過要二位相信，才露了一手。」

花滿堂道：「那麼，尹小紅到甚麼地方去了？」

丁仲仁道：「去找『南山蛇王』米田冲去了。」

花滿堂驚訝的道：「久聞他二人不

是鬧翻了嗎？怎麼尹小紅又想念起米田冲了，這個女人眞是令人難以捉摸，只不過……」

杜三娘道：「久聞米田冲是玩蛇能手，他長年住在秦嶺大山裡，這麼多年未有他的消息了，怎麼會……」

花滿堂指着丁仲仁，道：「你說，為甚麼尹小紅去找那個蛇精米田冲？」

丁仲仁道：「我老實的告訴妳們，原本是要合力去偷取老鳳祥金子店的金絲甲，不料中途有變。」

花滿堂怒道：「胡說八道，我的人在汴梁看到你們的人在活動，還說甚麼中途有變了。」

丁仲仁道：「當然，我們一邊動腦筋盜寶，另一面便是莊主去找米田冲。」

杜三娘冷笑道：「我知道了，尹小紅想利用米田冲的蛇為她盜寶了……蛇是會鑽洞的。」

丁仲仁搖搖頭，道：「蛇鼠對頭冤家，永遠無法合作，有時候是蛇吞鼠，有時候鼠咬蛇，尹莊主只為了另一件事情，不得不去找米田冲……而且……」

花滿堂道：「而且甚麼？」

丁仲仁道：「而且要找米田冲，必得在十凍臘月天才能找到他。」

花滿堂道：「却是為甚麼？」

丁仲仁道：「道理很簡單，妳們難道不知道，蛇在冬天不出洞，蛇要冬眠，米田冲不能弄個半死不活的蛇在江湖上走動吧，他與他的蛇兒們一起冬眠去了。」

杜三娘叱道：「又是胡扯。」

丁仲仁道：「我是實話實說。」

那花滿堂忽的尖笑，道：「你的話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丁仲仁雙目厲芒一現，道：「怎麼說？」

花滿堂道：「江湖上早就傳言米田冲與尹小紅水火不相容，道不同不相為謀，尹小紅會厚顏會見米田冲，死也不相信。」

丁仲仁笑道：「難道你花山主不知道，江湖浪濤一般樣，今日相分明日合，天下沒有永遠的敵人，利之所在親老子也會反目成仇，他們的合作乃是必然趨勢，沒甚麼可能不可能的。」

杜三娘不由得點點頭，道：「這倒有可能。」

她記起一年前與「山東[illegible]子」胡大魁合力攔截宮和順保的鏢不期發現了「太行火鷹」丁百仁之事，就在一座土崗上，他們曾與丁百仁等打過商量也交過手，只不過雙方誰也未佔到便宜，當然，雙方也都未放棄奪寶之事。

忽聞得花滿堂道：「姓丁的，你可知米田冲現在甚麼地方？」

丁仲仁手一攤，道：「我怎麼會知道！」

杜三娘冷然一哂，道：「看樣子你確實是丁百仁的兄弟了。」

丁仲仁道：「如假包換。」

杜三娘道：「那好，一年前你那個被砍掉腦袋的老哥，尚欠我一筆血債，他在我身上印了一掌，這一掌之仇正感無法找回來，想不到你是姓丁的兄弟，那麼兄債弟還吧。你出來！」

這是叫陣，丁仲仁當然不是省油燈。

丁仲仁早就想在「吊人山莊」上露幾手了，他老兄在這兒住了一年整，每日裡同尹小紅泡在地洞府，日子過得是舒悅，更把老鳳祥的地形繪得十分詳盡，當然，他也有了週密計劃，只不過吊人山莊上的人並不知道丁仲仁也有幾手絕活，此刻，他見杜三娘挑戰，便嘿嘿冷笑道：「好一個兄債弟還，這句話還是我丁某第一回聽說，不過，無論如何，丁某不會令妳失望，我們莊門口比劃幾招吧！請！」

他伸手讓着，花滿堂四人便只得回身往莊門口走去。

丁仲仁拉起錦袍正要走，忽聞得花滿堂回頭，道：「等一等。」

幾個人又站成對面，丁仲仁就站在長廊一端，道：「花山主，妳還有甚麼指教？」

花滿堂道：「你還未說明尹小紅為甚麼要去找那『南山蛇王』米田冲。」

丁仲仁道：「我不說只怕你花山主還不知道，一年前我發覺劫寶的事出了紕漏，連夜就往這兒逃，想不到宮和順派他的大徒弟追來了，我幸運的過了黃河，那小子才未追上，可我絕對想不到，那小子的鼻子眞夠尖，他竟然會追到吊人山莊上，本來這件事是不會有人知道的，那小子偏就知道，更令人不解的，乃是那小子與尹莊主過招的時候，眼看着就要完蛋了，那裡會想得到他竟然使出一招『旋風幽靈步法』，花山主，妳知道那一招出自何人絕學？」

他頓了一下又道：「尹莊主說，那是當年『旋風刀』仇一龍的獨門絕學。」

他見花滿堂也在驚訝，便又道：「宮和順的能耐我清楚，他那五個徒弟我更清楚，汴梁城我住了七八年，他們那一套可以唬唬普通人，與你我過招他們差遠了，但那小子却使出一招仇一龍的絕學，這就耐人尋味了。」

花滿堂在搖頭了。

她搖着頭，道：「我以為你是鬼話連篇，首先，你既然知道宮和順的徒弟打你不過，你為甚麼不把他收拾掉？你逃個甚麼勁？」

丁仲仁道：「我擔心汴梁城的張捕頭，萬一姓張的也跟來，我豈不痲煩大了？」

花滿堂道：「想那宮和順的徒弟為了逃命，他也許無意之間使了個逃命身法，他若要是學了仇一龍的武功，他絕不會逃，你們眞是大驚小怪。」

丁仲仁道：「當年坑害仇一龍的事，似乎你也會耳聞，妳以為……」

花滿堂哈哈一笑，道：「十七八年

未聞姓仇的行踪，他當年又中了米田冲的獨門點穴功『戳心逆血指』，早就死了，怕是骨頭也化成灰了。」

丁仲仁緊逼一句，道：「誰看到姓仇的屍首了？」

花滿堂猛一怔，道：「我就沒見過。」

丁仲仁道：「尹莊主也未曾見過，這多年來，武林中盛傳的三大寶物，也只有金絲甲出現，却也把我的大哥坑死在黑龍嶺上了。」

他重重的頓了一下，又道：「宮和順那老小子，他以保鏢爲名，却暗中與八王爺勾結，一心替八王爺的小女兒報仇，這筆血債，我丁仲仁早晚會找上宮和順。」

忽聞得杜三娘冷笑，道：「別找宮和順了，我們先比個高下吧，姓丁的，替你那個死鬼的大哥還這一掌之債吧。」

這些人的話，全部進入趙長生的耳朵裡，實在令他驚訝無比，原來尹小紅去找「南山蛇王」米田冲去了，想着大叔的仇人就是米田冲，大叔要親自看着米田冲死在他面前，這件事倒一定會令大叔大爲高興了。

就在他暗自思忖的時候，莊門口已傳來喝叱聲，趙長生立刻躍過大廳隱身在門樓一角。

灰暗的夜色，掩不住凌厲的刀芒，那冷焰閃耀在兩團黑影之間，杜三娘的「鎖喉環」與「雙刃尖刀」交叉着罩在敵人身前兩尺之地，幾乎成了個貼身肉搏。

丁仲仁果然夠狠，他不稍退半步，左手尖刀挑刺，右手併起食中二指戳點敵人上半身，便也封住對方的鎖喉環。

就在二人厮殺得激烈之時，附近傳來一陣尖叱怪叫之聲，那聲音令人好不難過，只見四面八方冒出一羣黑衣大漢出來，一個個手中舉着火把，有人一手提着鋼刀，他們移動的不快，但却十分有序。

這是夜間，也是老鼠活動的時間，更是這些黑衣大漢們最精神的時刻。

花滿堂立刻明白自己這一方面處在下風了，有甚麼毒物不怕火？她的毒蝎子最怕火。

突然間，丁仲仁發出一聲慘呼，他的右臂在冒鮮血，那杜三娘一個倒翻身，平着身子躲過斜削來的一刀，她站在三丈處冷冷笑，道：「算是扯平了。」

丁仲仁怒道：「想不到你的鎖喉環上還暗藏着刀，是丁二爺的疏忽，哼。」

就在這時候，忽聞得黑暗中的女子聲音傳來，道：「再不滾蛋，就把你們全部留下來了，吊人山莊不是任你們前來胡鬧的。」

花滿堂冷笑道：「我們走，但我們還會再來。」

不料她的話甫落，四週發出陣陣吱吱啾啾聲。

這些聲音當然是那些黑衣大漢們口中發出來的，但氣勢上却令人心悸，火把照耀下，就算花滿堂放出所有毒蝎子，也會被火全燒死。

花滿堂當然知道這一點，她尖聲的道：「我們退！」

四個人立刻回頭就走，倒引得那些大漢們反倒哈哈狂笑起來了。

黑衣大漢們並未追殺，只因爲白菊未發號施令。

白菊在地洞府中爲夏荷敷藥後便又匆匆的出來了，她也暗中叫大漢們準備火把，因爲毒蝎子太霸道了。

當她發覺丁仲仁受了傷，立刻打消力拚的念頭，她放走了花滿堂四人。

如今吊人山莊上的只有她與夏荷及丁仲仁。白菊明白那些屬下的人武功平常，如今正是需人之時，她不能再有人死傷，因爲對付老鳳祥更需要人手。

* * *

白菊見花滿堂率人退出吊人山莊，雖然心中有氣，却也不敢拚殺，當然，如果尹小紅在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尹小紅是不會任由他人闖進吊人山莊的。

他招呼一羣黑衣大漢，更把前莊的唐洪召進地洞府去，也不知要吩咐些甚麼。

那丁仲仁的右臂上挨了一記，只不過他的反應快，僅是皮肉之傷。

丁仲仁有些忿怒的往後面走去，他就要往地洞府的暗道走近了，然而他忽然發現後廳上站着一個人。

他怔了一下又仔細看，不由冷冷道：「誰？」

那人哈哈一笑，道：「一年不見，你竟然不記得我了，嗯？」

丁仲仁道：「休在丁二爺面前裝神弄鬼。」

那人又是一笑，道：「趙某絕想不到這吊人山莊成了你丁二把式的安身立命之處了。」

丁仲仁怔了一下，道：「你是趙長生？你沒有殘廢？你……是怎麼治好腿傷的？」

不錯，那人正是趙長生……

一年前趙長生被尹小紅咬了一口，鼠牙一口入骨三分，尹小紅的牙是有毒的，當時尹小紅就斷言，就算趙長生逃走，他也要廢掉一條腿。

然而，趙長生的腿被仇一龍治好了，這當然會令丁仲仁吃一驚。

趙長生面皮一緊，道：「你很失望，是嗎？」

丁仲仁忽的一聲笑，道：「趙長生，你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你眞的以爲丁二爺怕了你？」

趙長生道：「理虧之人矮三分，姓丁的，你逃不掉的！」

丁仲仁冷冷道：「憑你？趙長生，

就算你師父宮和順前來，也不放在丁二爺眼裡，你又算那棵葱？你只不過是個頭腦癡呆，頑固不化的人，江湖上似你這種人死得最早，你難道不知道？」

趙長生道：「姓丁的，你別嘮嘛，我的作風我清楚，今天遇上，免不了一場厮殺，何必多費唇舌。」

丁仲仁道：「我且問你，剛才我們的話你都聽見了？」

趙長生道：「一字不漏！」

丁仲仁道：「那麼，你已經知道丁二爺是不會放過你那個臭師父宮和順了？」

趙長生道：「怕是你沒有機會了。」

丁仲仁道：「憑你，你比一年前似乎更狂妄了，趙長生，你比你師父如何？」

趙長生道：「金刀太歲威名，我差遠了。」

丁仲仁仰天一笑，道：「你天眞得可憐，趙長生，滾回去吧，好生向你師父多學幾年，免得暴屍荒郊。」

趙長生道：「我很固執，不是嗎？姓丁的，我不會就此離開的。」

丁仲仁伸出舌頭側面舐舐右臂上的鮮血，道：「你想趁我這點傷？你錯了，趙長生，你仍然不值我出刀。」

趙長生冷冷道：「那要交過手之後方知道。」

丁仲仁伸手指向後院，道：「對付你這種三脚貓人物，丁二爺實不屑爲，既然你想死，就去後院吧！」

趙長生漫不經心的點着頭，他奇怪，怎麼那麼多的老鼠不見了。

他當然更奇怪，爲甚麼不見那些大漢們來，甚至白菊也不見來。

丁仲仁已走至假山邊，他冷冷的望着走過來的趙長生，面皮可眞綳得緊。

趙長生邊走邊道：「姓丁的，你知道趙某人爲甚麼不放過你嗎？」

丁仲仁淡淡的道：「這話應該是我來說。」

趙長生雙目幾乎在噴火了。

趙長生反手握住刀把，他未立即拔刀，却戟指丁仲仁叱道：「一年前你做的好事，那夜你過了黃河，却狠下心腸把幾個撐船的殺死，姓丁的，你可曾想到那些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嗎？你太狠毒了！」

丁仲仁哈哈笑道：「想作菩薩是不是？那就別在江湖上混，回家抱孩子去，姓趙的，這就是江湖，人吃人的江湖，那夜我如果放掉他們，你早就追來了，我去的地方是個不許人知道的地方，而你更不能知道，你說，我會放過他們？」

趙長生道：「我還是找來了。」

這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丁仲仁是不會放過這機會的，他立刻逼問一句，道：「趙長生，你是怎麼找到此地來的？你快說。」

趙長生當然不會說出大叔仇一龍來，他不希望這時候給大叔添麻煩。

冷淡的，他沉着聲音，道：「這大概是鬼使神差吧，也算是你倒楣。」

丁仲仁猛古丁撩起一片冷燄罩過去，口中厲吼，道：「你可是活膩了。」

趙長生本能的使出宮和順的刀法，他差半寸未被丁仲仁的尖刀削去左面頰，却也在肩頭上被丁仲仁的「大力金鋼指」戳了一記。

還眞有些刺痛，趙長生拚命的打着旋，却也令丁仲仁吃吃冷笑不已。

丁仲仁的身子飄在空中，口中發出厲聲，道：「你還想躲得了，一年前你就該死了。」

猛古丁發出一聲「呼嚕」聲，趙長生一聲大吼：「殺！」喝聲未已，猝然平地刮起一陣旋風，趙長生的身子便也隨之立即旋了起來，那一溜突發的冷燄般青藍色光華眩閃着人眼，丁仲仁的背上大腿右手鮮血灑得滿天飛。

當趙長生那旋動得連他自己也幾乎難以控制的身子拚命的煞住時候，早已不見丁仲仁的影子了。

丁仲仁當然是逃了。

打不過還想再拚，那人就是個二楞子，丁仲仁不是二楞子，當他一連挨了三刀之後，他一頭衝到假山後，剎時間鑽入洞府中了。

趙長生發楞了。

他甚至也忘了去追殺丁仲仁了，他傻呼呼的雙目發直，口中喃喃的道：「天爺，這竟然成眞的了，這才眞的是殺人刀法，多麼神奇，又多麼的玄奧，刀刀出手都是實實在在的，我只不過按照口訣出招，竟然如此克敵制勝，拔刀出手多麼的流暢，果如大叔之言，刀心合一嘛，這眞的是太完美太瀟灑了，唔……」

趙長生高興得幾乎手舞足蹈了。

他看看天色，知道再也找不到通往地洞之路，萬一不小心中了機關，自己就樂極生悲了。

他已經聽到了有關「南山蛇王」米田冲之事，這件事大叔也最是關心，何不立刻回小船上把這好消息告訴仇大叔知道。

仇一龍孤獨的在河上渡過十八年，他爲的就是找姓米的報仇，至於究竟爲甚麼，那得雙方見到面才知道。

於是，趙長生離開了「吊人山莊」。

他就在天將亮的時候直奔黃河岸。

吊人山莊上一如平常，一點動靜也沒有，不過趙長生很遺憾，他沒有抓住丁仲仁，他也不知道丁仲仁傷得如何，因爲當時連他自己也怔住了。

趙長生只記得「旋風刀」使出第一式就把丁仲仁殺得血肉橫飛。

「旋風刀」出手就是三大招，三大招合爲一式，名之曰：「狗不叫」。

趙長生當初學這第一招的時候還

直發笑，因爲刀法還有這種名堂，但經過仇一龍的解釋以後，原來「狗不叫」是有含義的，要分成三架式運刀，那便是刀出手就「勾」住敵人的兵器，然後「不」讓敵人有變招的機會，最後敵人就會淒「叫」，三個動作合起來，就成了「狗不叫」！

他也學了仇一龍的第二招，名之曰：「雞不跳」！

被宰的雞子血肉橫飛，還能跳多久？

只不過趙長生初次用上仇一龍的旋風刀，一招之間便扭轉乾坤，雖未當場像宰雞似的宰了丁仲仁，這已經令他滿意得手舞足蹈了。

* * *

天亮了。

雪覆着的大地上飄着氳氤之氣，在那白茫茫的原野荒疇上，當人們呼出一口氣來的時候，便有一股子帶點溫暖的熱氣散發出來，隨之被吹得不知去向。

四處都是這樣，沒人家，也沒有雞聲，趙長生雖然沒睡覺，但他還是發力的奔，他太高興了。

人只一遇到開心的事，便精神也大了——愉快嘛！

趙長生本來是個木訥的人，但此刻他却在笑，只不過他並未笑出聲音來，但我們可以從他的神態上知道，他是多麼的驚喜。

趙長生很能吃苦，他的形象上就是個吃苦的人。

如今他奔走在雪地上，看上去就像飛一樣。

過午不久，他便趕到黃河岸，却發現仇一龍身披着蓑衣孤獨的坐在船邊上。

仇一龍十分焦急的樣子東張西望，一年了，他與趙長生形同父子一樣，如今這是第二次趙長生離開他的身邊，他好像一下子掉進冰窖似的。

遠處有人影往這兒奔來了，便也燃起仇一龍的一陣喜悅，他還以爲趙長生出了甚麼意外。

他並不擔心趙長生會離他而去，因爲幾十年江湖閱歷，看出趙長生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他只擔心趙長生學了他的旋風刀法以後，初次運用是否得心應手，萬一不濟，反倒會害了這孩子。

仇一龍如今放心了，因爲趙長生奔上了小船，而且那一份興奮的樣子，看得仇一龍也呵呵撫髯笑起來了。

爺兒倆坐進矮艙中，仇一龍把一碗酒遞到趙長生手上，他不開口。

他只等着趙長生喝完酒。

趙長生兩三口便把一碗酒喝下肚，他放下碗雙手握着仇一龍，道：「大叔，眞是絕世刀法，管用得很。」

仇一龍道：「你用旋風刀對付誰？」

趙長生道：「丁仲仁，丁百仁的兄弟，那傢伙仍然住在吊人山莊地洞中。」

仇一龍道：「只有丁仲仁一個？」

趙長生道：「不錯。」

仇一龍道：「你也殺死丁仲仁了？」

趙長生道：「殺得姓丁的血肉橫飛，他遁入地洞了。」

仇一龍深深的搖搖頭，道：「長生，你還得下苦功，千萬別叫我失望，只一個丁仲仁都收拾不下，怎能在江湖爭霸，要再行苦練。」

趙長生道：「大叔，我不是不殺姓丁的，我是想捉活的，官府仍在捉拿他。」

仇一龍道：「別管那麼多，你還得下苦功，多磨練，等到你能出刀風雷響，旋身撒出一片刀海，你才能有所成就，大叔才能與你走天涯，找仇家。」

仇一龍提到仇家，趙長生立刻笑道：「大叔，我還有好消息奉告你老人家。」

仇一龍道：「快說。」

趙長生道：「大叔的仇家不就是『南山蛇王』米田冲嗎？姓米的有消息了。」

仇一龍一把扣住趙長生的手腕，道：「眞的？姓米的在甚麼地方？」

趙長生道：「吊人山莊的尹小紅去找他了，聽講好像在秦嶺大山裏隨着他的羣蛇冬眠去了。」

仇一龍沉聲道：「這老兒一定蟄居在太陽嶺上。」

趙長生道：「太陽嶺在甚麼地方？」

仇一龍道：「越過十三道盤天嶺，便會看見一道狹谷，那條谷叫蛇谷，毒蟒出沒的地方。」

趙長生道：「大叔，路太難走了，我們等他下山來。」

仇一龍道：「我已經等了十八年，長生，我們走。」

趙長生道：「大叔，我的刀法……」

仇一龍道：「實對你說，刀法的路子對了，差的就是那股子狠勁，你雖然快、準，但若缺少狠，你就會容易上敵人的當，對敵搏殺最忌心軟，要知道你不殺人，人必殺你。」

趙長生道：「大叔的意思是要長生多練習殺人的狠勁了？」

仇一龍道：「當殺之人一定不留情，如此而已。」

一笑，趙長生道：「那好辦，長生以後對敵一定不留半點情。」

趙長生吃飽了，他站到小船上笑對仇一龍道：「大叔，我們冒大雪趕往秦嶺大山裏？」

仇一龍道：「誰說不是。」

趙長生道：「大叔既然決定前去，且容長生爲大叔弄個坐騎來，大叔的身子有內傷，不宜長途跋涉的！」

仇一龍大是安慰，道：「長生吶，你眞是個孝順的孩子，我找對人了。」

趙長生乾乾一笑，道：「大叔，侍候你老是應該的，我在想，我們走大山，騎馬不方便，弄頭毛驢可翻山，大叔騎上也不怕跌下來，而且毛驢又耐力，穩當呢！」

仇一龍心中那股舒泰，就不用多說了。

他搓搓手道：「去吧！去弄頭毛驢來，我們立刻上路去！」

他深自一嘆，又道：「老來遇上你這麼孝順的年輕人，也算我老人家的福氣，老天也算開眼了。」

趙長生笑笑，道：「大叔，你歇着，我這就盡快的弄頭毛驢來。」

仇一龍眞高興，滿面的皺紋也擠出來了——他笑得半天闔不攏嘴。

* * *

趙長生可急了，這麼大的風雪天到甚麼地方去弄上一頭毛驢？

附近幾十里內無人家，如果想弄條毛驢，那得往西北方走上五七十里地。

趙長生去過青山鎭，那地方雖然很小，但也許還有牲口出賣，所擔心的是人家肯不肯賣。

* * *

趙長生奔到青山鎭的時候，天都二更了。

他敲開了悅來客棧的門，要了一間客房睡下來，他心中可在盤算着，要怎樣才能弄到一頭小毛驢。

趙長生想了一陣便睡着了，他早就該睡了。

趙長生再也想不到，他離開了仇一龍之後會出意外，因爲悅來客棧中住了個十分奇特的人。

就在趙長生剛自客房中起來的時候，這人滿面肉包，一個個肉包足有雞蛋那麼大，數一數總有十幾個，最奇特的乃是這人的下巴上也垂着個牛卵似的肉包，上面青筋暴露，看的人實在噁心。

只不過這人長得很胖，笑起來一雙眼睛還眞的圓又大，那個鼻子也會自然的抽回去了。

江湖上甚麼樣的怪人都有，只不過像這樣奇醜的胖子，趙長生還是頭一回碰上。

悅來客棧門口拴着一條小毛驢，別看四條驢腿不算粗，這種驢子還眞能跑。

趙長生坐在一張桌子邊吃着飯，他低聲對小二道：「我想弄個腳程，你能不能替我買頭小毛驢？就像……」

他指指門外面又道：「像那樣的最好不過。」

那小二搖頭笑笑道：「實對你客官說，青山鎭一共只有四個磨坊，每天四頭驢子得拉磨，磨麥子的都不夠，那裏還有毛驢賣？」

趙長生道：「門口那頭驢子是誰的？」

小二指向滿面肉包的胖子，道：「那一位爺的，他騎着毛驢來，我看他是不會賣的。」

趙長生無可奈何的道：「想不到青山鎭上連頭毛驢也買不到。」

就在這時候，只見那個滿頭肉包胖子拍着桌子吼道：「三斤牛盤腸、五斤燒刀子、醬牛肉來個三斤半，外帶大餅二十張，我要上路了。」

小二忙迎上去，笑道：「你吃這麼多呀！」

胖子一瞪眼，道：「包好了路上吃。」

小二忙奔向灶房，刹時間包出一大包吃的東西來，放在桌上面笑道：「客官，全來了，一共是七兩三錢銀子。」

胖子在掏錢，掏了半天，他嘿嘿笑道：「忘記帶錢了，怎麼辦？」

小二面皮一緊，道：「白吃呀！」

胖子眼瞪得就好像要憋出眼眶似的，道：「你敢說歐陽大爺白吃！瞎了眼的狗兒！」

小二也不示弱的伸手冷笑，道：「那就把銀子拿出來。」

「砰」！

一錠銀子放在桌面上，趙長生淡淡的道：「一共多少算在我的賬上。」

小二眨眨眼，道：「這……」

不料胖子伸手提起一包東西，抹了一下油膩的嘴巴，冲着趙長生一咧嘴，竟一瘸一瘸的往外走。

「是個瘸子。」趙長生自言自語。

小二冷笑道：「騙吃騙喝的人我見多了，客官，你怕是上當了。」

一笑，趙長生起身便走。

趙長生必須再趕到另一個鎭頭上，他一定要爲大叔弄到一頭驢子。

他就是這麼固執的人，就好像一年前，他一定要抓住丁仲仁一樣，這一回他不抓人，他相信買頭小毛驢應該沒有問題。

趙長生走出青山鎭，很奇怪，前面的胖子騎在驢背上，驢背上還馱着個木盒子，那胖子拍着木盒子還在咕咕叫，道：「我的寶貝，餓了吧，酒肉已經弄來了，吃。」

趙長生跟在驢後面，他看見胖子把肉往木盒子裏面塞，眞奇怪，木盒子裏面裝的甚麼活東西？

「咕！」那聲音十分低沉，好像有人放個屁！

胖子的滿面肉包泛着青色，只有三處沒着色，那就是兩隻眼珠與鼻頭，胖子的嘴巴也是青色的。

趙長生就覺得這眞是個怪人物，怎麼從前就未曾見過，甚至連師傅也未曾說過。

其實，趙長生又怎麼會知道，自從江湖上傳出「金絲甲」出現以後，許多蟄居已久的老魔頭都動了凡心，他們已經自四面八方出動了。

這又胖又醜的老人，正是三十年前黑道魔頭「醜彌勒」歐陽大山。

這歐陽大山多數是活動在長白山的一帶，他手中的毒物乃是長白蟾蜍

，已經陪着他渡過五十多年了。

那毒蟾蜍一身疙瘩不比歐陽大山面上的小，嘴巴赤紅，毒舌一伸尺半長，牠還會噴出毒霧來，歐陽大山視若自己生命一般愛護。

現在，歐陽大山也進關來了，這魔頭本與遼東七煞有交情，可是一年來未有遼東七煞的消息，於是，他進關來了。

在他幾經打探之下，才發覺遼東七煞全部死在黑龍谷中，原來爲的是江湖傳言的「金絲甲」。

* * *

騎在驢背上的歐陽大山似乎並未注意到跟在後面的趙長生，但趙長生却十分注意歐陽大山的那個盒子，當然，盒子裏一定養着一隻怪物，只不過趙長生並未看到。

已經走出十幾里地了，驢背上的歐陽大山却突然的沉聲道：「小伙子，你跟在老夫驢屁股後面，你在打甚麼壞主意呀？」

趙長生抬頭一聲笑，道：「老先生，你以爲我是壞人？」

歐陽大山不回頭，他却怪異的把一條不方便的腿盤在驢背上，道：「你若不是打我的歪主意，爲甚麼替老夫付帳？」

趙長生一笑，道：「出門在外，誰都有不方便的時候，幫你老付帳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歐陽大山這才回眸看，淡淡的道：「我看你小子八成在動我這頭小毛驢的主意，你不是要買一頭小毛驢嗎？」

趙長生道：「在下是想買毛驢，但却不能買你老的毛驢，你老行動那麼不方便，我怎麼忍心叫你老在地上困難的走路？」

趙長生的話甫落，歐陽大山猛古丁拔身而起三丈高，只見他空中偏身猛一挺，咕嚕一聲撲向後面的趙長生，左手托着盒子未曾動，右掌就像個簸箕似的拍向趙長生的瘦面孔。

這動作太突然了，趙長生就好像看到撲面一團烏雲罩上來，本能的，他出右掌相迎，使出的正是「旋風刀法」的迴旋步。

「砰！」

歐陽大山十成掌力被趙長生卸去九成，差不多等於把來掌撥得無形，而歐陽大山却一個倒翻又落在驢背上。

趙長生側身站定，不由怒道：「你幹甚麼？」

歐陽大山吃吃笑道：「老夫少一個跟班牽驢的，老夫發覺你的骨架硬，是個吃苦的材料，以後你就跟我吧！」

趙長生道：「對不起，我沒有興趣，我的正事還沒辦完，也不想當你的跟班，你請吧！」

趙長生要回頭走了。

歐陽大山吃吃沉笑道：「不出三里你就會死在半路上，小子，跟老夫走，只要你討得老夫歡心，我的絕學就等着傳給你了。」

趙長生驚訝的道：「你說甚麼？」

歐陽大山攏住驢，他回過頭來一聲奸笑，道：「小子，伸出你的右掌仔細看，你就會發覺你的手掌上出現了紫色斑紋，若非老夫解藥，你走不到三里就得死。」

趙長生伸出右掌看，不由大驚失色道：「你……你怎可以恩將仇報，我們彼此無怨無仇。」

歐陽大山道：「甚麼叫無怨無仇？你若違背老夫心意，我們就有怨，有怨我就不高興，然後再整你，彼此之間不就有了仇？小子呀，這就是江湖，你懂嗎？」

趙長生咬牙忿怒，道：「看樣子你老先生好像吃定我了，是嗎？」

歐陽大山淡淡的道：「更使老夫決心收你的，乃是你的武功還不錯，剛才你的那一掌實在像極了當年一個人……唔……二十年未見那老怪了。」

他看看趙長生，又道：「你今年多大了？」

趙長生道：「我二十六了，老先生，我不想當你跟班，請拿解藥來。」

歐陽大山搖搖頭，道：「我心意已決，你別再三心兩意了，我們往汴梁城走走吧！」

提起汴梁城，趙長生心中有疙瘩，他不知道和順鏢局如今怎麼樣了，然而他又不能在這時候回去。

他暗中咬牙，冷冷的道：「老先生，你不能强人所難，我實在還有事在身。」

歐陽大山道：「是生是死隨你，老夫不勉强你。」

他準備騎驢走了。

趙長生忿怒了。

天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人物。

其實江湖上眞還有這碼子事。

趙長生疾步攔住老人，沉聲道：「老先生，你不能就此離去。」

歐陽大山道：「怎麼說？」

趙長生道：「第一，我不想爲你牽驢，第二，我更不想死，所以你得拿出解藥給我。」

歐陽大山吃吃笑，他思忖了一下，點頭道：「可以，只要你能接下老夫三招，我就把解藥給你。」

趙長生道：「老先生，何必要用武力解決，你又是那麼不方便。」

不料歐陽大山大笑，道：「錯了，小子，老夫並非瘸子，乃是修習一種外門內功所致，你見過蟾蜍的動作嗎？」

趙長生又吃一驚，怎麼自從「金絲甲」傳出江湖之後，甚麼樣的怪傑惡魔全出來了。

趙長生看看歐陽大山的木盒子，便已認定盒子裏面裝的是一個大蟾蜍，那東西乃是五毒之首，難怪自己的右掌開始痲酥酥。

趙長生不能不動手了，如果等到毒氣攻上臂，再出刀就晚了。

就在這時候，歐陽大山發動了。

歐陽大山倏然身形暴起，左手仍然托着木盒，右掌業已兜頭拍下二十一掌，分成不同角度却又在同一時間罩落，掌風帶腥，引起呼嘯如泣。

趙長生反手側旋如電，「旋風刀」快不可言的來一個刀隨身轉，那宛如一個通體藍光璀璨的極芒，形成一股銳不可當的鋒面，便在趙長生暴喝着：「狗不叫！」聲中，地面上帶起一陣旋風，也把他的身子旋起一丈餘高，隨也標起一溜鮮血飛濺。

「噗」一聲。

歐陽大山跌撞在大路邊，他在抖着右掌，左掌却緊緊的抱着木盒子，那抱木盒的左臂也在流血。

有一邊灰白鬍子被刮落下來，歐陽大山驚異的道：「你……你怎麼會這套刀法……那……那個仇老怪……」

趙長生已感到右掌痲木，他伸手道：「我要解藥，快拿出來。」

歐陽大山道：「你還未回答老夫的話。」

「解藥！」旋風刀舉起了。

歐陽大山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瓷瓶，道：「用口咬碎，塗在手掌上就沒事了。」

趙長生接過藥丸，他正要往口中送，却突然問道：「這眞是解藥？」

歐陽大山道：「保證不假。」

「咻！」

趙長生的「旋風刀」就放在歐陽大山的脖子上，道：「如果是毒藥，你先死。」

歐陽大山忙叫道：「算你厲害，媽巴子，二十年未進關了，關內道上出了精，比起老夫當年，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你拿去這個吃了吧！」

趙長生冷笑道：「你果然施詐。」

歐陽大山道：「老夫越活越覺得有意思，老夫不想死，尤其死在你這不知名的小卒手上！」

趙長生接過一包粉狀物，他先聞了一下，道：「這是眞的解藥？」

歐陽大山道：「這一回你再不相信老夫就沒辦法了，來吧，刀擱在我脖子上！」

趙長生道：「弄口水衝下去。」

歐陽大山指着酒袋，道：「用酒化的最快！」

趙長生走到毛驢一邊，他背着歐陽大山，把一包粉往口中抛，然後「咯」的一聲喝了一口酒！

趙長生拍拍肚皮一瞪眼，立刻大叫一聲「哎呀！」

「呼通」一聲彎腰倒下地，趙長生直翻白眼。

於是，歐陽大山哈哈狂笑起來了。

他蹣跚的站起身來，道：「與老夫鬥心機，你小子差個十萬八千里，這就叫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虛實併用，你上當了，媽巴子，仇一龍的刀法最是辛辣不過，想不到仇一龍死了多年，却出了你這塊料，所幸被老夫撞到，否則汴梁城的事就痲煩了。」

他走近趙長生身邊，又得意的道：「這把刀不就是仇老怪的傢伙嗎？哈哈……」

他正要伸手去拾刀，猛古丁平地一個旋風，只見趙長生打着旋轉又站起來了。

他不但站起來，而且手上還握着刀。

刀在人在，刀失人亡，他怎麼會叫敵人搶他的刀。

歐陽大山驚得一屁服坐在地上，道：「你沒有死？」

趙長生道：「所以你死定了！」他抖落袖中藥粉。

伸手抓過歐陽大山手上大木盒子，一刀就要砍下去，因爲他知道歐陽大山最是寶貝他的蟾蜍。

果然，歐陽大山拚命撲壓在大木盒子上，吼道：「你不能殺我的寶物，我給你解藥。」

他匆匆的掏出個紅瓶子，先往自己口中塞了一顆，咬碎之後交給趙長生，道：「塗上去，你會馬上好的。」

趙長生果然塗在右掌上，立見一團紫色在消退。

他可高興了，高興得伸手取過紅瓶子，笑道：「這個我也收下了！」

歐陽大山道：「你貪心，你小子不厚道了。」

趙長生一笑，道：「這也是跟你學的，告訴我，你老的大名是……」

「『醜彌勒』歐陽大山就是老夫！」

趙長生道：「好名聲，只不過你的行爲却可惡！」

歐陽大山道：「可惡也有好處，命長。」

趙長生道：「那是遇上我，換個人你早死了。」

歐陽大山笑笑，笑的並不太難看，道：「這世上的惡人正是好人調敎出來的，因爲那些好人要別人以爲他們是好人，其實沽名釣譽的眞不少。」

趙長生道：「你有這種想法，難怪你做壞事面不改色氣不喘。」

歐陽大山道：「你懂甚麼，惡人講義氣比之好人講仁義有時候有過之無不及。」

趙長生的右掌輕鬆了，他把紅瓶揣入懷中，道：「歐陽老先生，你去汴梁城爲了寶，是嗎？」

歐陽大山道：「也是爲了遼東七煞，小子，這才是老夫進關的主要原因，也是我說的義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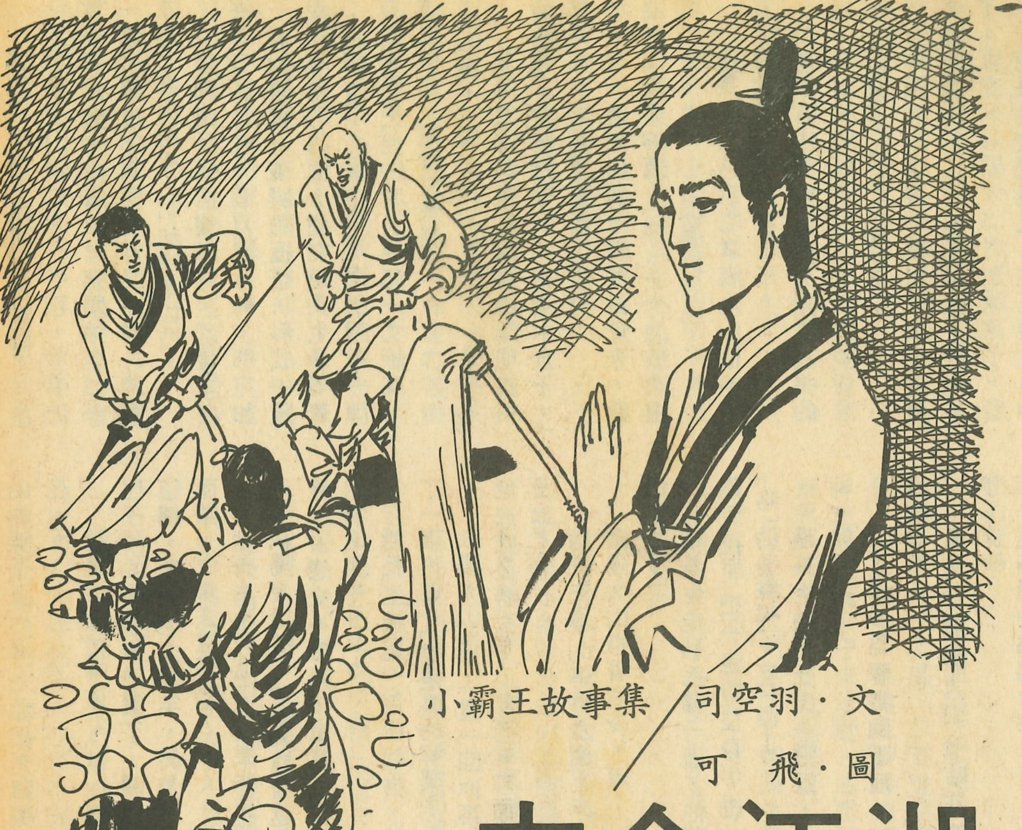
趙長生冷冷道：「你只怕甚麼也辦不到。」

他拍拍小毛驢，一笑，道：「你的命我饒過了，這頭小毛驢算是對我一點補償了。」

他跨上了小毛驢，「得」的一聲就往前走，歐陽大山火大了，他跟在後面瘸着腿叫，道：「喂，小子，你這是用手段打劫呀！」

（未完・七）

上文提要：小吉子帶小唐去見皇上，皇上說出多祿想造反，請小唐協助，將多祿等叛臣一網打盡，詞意誠懇，小唐信以爲眞，請慕容雪琴協助，帶她去見皇上討論對付之策……皇上在榮親王府擺暖壽宴，多祿也來參加，直斥皇上聚賭有辱朝網，要替天行道除昏君，於是雙方發生火併，司馬天不敵離去，鄺雄飛沒有追……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全盤計劃失敗　主子重整旗鼓

「有多麼難聽？」慕容雪琴道。

「人家說妳在啃嫩草！」鄺雄飛道。

「就算在啃嫩草，也是我自己的事。」慕容雪琴道：「鄺大俠是以什麼身份和什麼口吻對我講話的？」

「未婚夫！」

「呸！別不知醜好不好？二十年前，是你親口取消婚事的，你已經忘哩？你的記性未免也太差了點吧？」

鄺雄飛道：「雪琴，那不過是一句戲言。」

「婚姻大事可以兒戲？」

「當時氣忿而又衝動，不免脫口而出，但妳却當了眞，一怒拂袖而去。」

似乎對這婚約有預謀解除之嫌。

「那倒沒有，當時的婚約是我們二人口頭上訂的，也未經雙方家長之許諾，取消也是二人口頭上的，有什麼不對？你要取消，我只是同意而已，是你取消的，我有什麼預謀？」

「這些年來，我十分後悔，到處找妳。」

慕容雪琴道：「其實你就是找到了我也沒有用，當時我發現你犯過一次錯，也可以說犯了一次法。」

「我……我犯了法？」

「對，長安鏢局保了七千兩黃金被劫，是不是你幹的？雖然那黃金未必是全部中飽私囊，但至少也有一半入了你的荷包吧？」

鄺雄飛似乎十分意外，可能本以爲她不知道的。

「不錯，那是我幹的。」

「就因爲我知道了那件事，對你的操守已不大信賴了。所以你要取消婚事，我立即答應。」

「雪琴，至少妳不宜和那麼年輕的人來往。」

「交朋友不受年齡限制。」

「但對妳的形象的防礙很大。」

「鄺雄飛，我說得很明白，我在交朋友，而且不是在選對象，所以不希望別人干預我的交遊！」

鄺雄飛冷哼一聲，絕塵而去。

慕容雪琴佇立不動，她也知道傳言對她很不利。

但她如何選擇呢？

他不能沒有小唐，她活了這年紀，第一次品嚐愛的滋味。

這時她忽然警覺，身後有人。

當她迴身時，快是夠快，只可惜剛才思維分了神，已被來人戳中了乳根穴，手法很重，搖搖倒下。

這可以說是慕容雪琴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也是她畢生中最大的不幸。

她知道，這是噩運的先兆。因爲她透支了太多的幸福與快樂，天妒的說法眞是不能不信的。

這人竟是去而復返的司馬天。

這個人眞是壞透絕透的壞胚子，他眉飛色舞地道：「大妹子，我是不敢動妳的，再說我這份德性，的確也不配，但有個人却想妳想得發狂！」

慕容雪琴知道他指的是誰？

司馬天道：「剛才妳不知在想什麼？居然能讓我得手，眞是天意。現在我手中有了妳，像有了大量的籌碼一樣，有得賭了！」

慕容雪琴道：「司馬天，人再壞總要有格！」

「我當然有格。」

「如果你未經我的同意而把我交給任何人，你就沒有人格了！」

司馬天道：「慕容雪琴，我作這件事不會太過份。」

「司馬天，何不放開我決一勝負，相信你是深藏不露。」

司馬天道：「有一天妳會找我決一勝負的，現在妳要省點力來應付另一種斷殺……」

挾起她疾馳而去，他要把這個禮物送出去。

＊　＊　＊

現在，慕容雪琴坐在一張豪華的床上。

床是上料檀香木由名匠雕成，床上寢具都是上好絲質及湘繡製成，屋中獸香不斷，有一股喜氣洋洋的氣象。

本來嘛，今夜是某人的小登科之期。

慕容雪琴不能哭，她倔強了一生，淚只能往肚子流。司馬天要籠絡鄺雄飛，就以她作了禮物。

禮有輕重之分，這禮物對鄺雄飛來說是夠重的了。

所以他明知司馬天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感激他。

慕容雪琴坐在床沿上，身穿彩衣，頭上珠冠霞珮，這是新娘的裝束。

她的穴道當然被制住了。

似乎一切都遵古禮實行，使她有一種莊嚴隆重。

事實上，當她看到這屋子這床上作洞房裝飾時，內心淌血，已經心碎了。除非做這件事是和另一個人。

看來她是奢求，這是上天的懲罰嗎？

不久，一個人站在她的面前，掀起紅色蓋頭。

他眞的是遵古禮在進行，一點也不馬虎。

是不是希望如此作就能打動慕容雪琴的心？

事實上，只是人不對，只要人對了，不需什麼古禮，不需什麼裝飾。人不對，越是如此她越是痛心悲哀欲絕。

一生中視爲寶貴的貞操，今夜要斷送在一個自己所不喜歡的男人手中。早知如此，給小唐有多好？

她過去並非奇貨可居，不捨得給他。

只是怕給了他之後，他對她會差些。

或者以爲，他會永遠也離不開她，因爲她似已知道，她和小唐之間不大可能結合，當然亦不可能全在她這邊。

鄺雄飛道：「現在，妳也許會怪我。但我對妳是眞心的，我自然也知道，司馬天在利用我。」

這一次，他點的穴道不讓她說話。

她有滿腹的話，甚至乎想哀求他，但却說不出來。

她恨，這因爲是司馬天惹的禍，但，如果鄺雄飛眞的愛她，尊重她，就不該接受這種賜予。

總之，她此刻恨鄺雄飛比司馬天還要深。

鄺雄飛伸手去解她的衣扣。

上衣褪去時，巨燭熄了，她在忍受着身心上雙重的打擊與痛苦，不幸總於未能避免……

＊　＊　＊

小唐向皇上表示，殺多祿未能成功，主要是多祿深藏不露，還有，小唐看出鄺雄飛未出全力。當然，這話他沒有告訴皇上。

皇上道：「我絕不怪你和慕容女俠，即使未能成功，至少我已證明多祿謀朝篡位的企圖了。」

「今後皇上却要更加小心了！」

「小友，今後朕倚靠小友及慕容女俠更加殷切了。」

小唐道：「關於殺多祿的事，不須皇上委託，我們也會去做，因爲他是全武林的大敵，人人得而誅之。」

皇上道：「小友是否還能推介一二位高手參與？」

小唐道：「武林中人，很講氣節，有些人雖非反淸復明的成員，也與淸廷劃淸了界線……」

皇上道：「朕也知道這一點。」

小唐道：「總之，我們會傾盡全力除此大害的。」

皇上道：「小友如果喜歡小吉子，就要他留在你的身邊吧！」此刻，小吉子並不在他們身邊。

小唐此刻全心全意都在慕容雪琴身上。

不論晝夜，他都想着她，念着她。

所以，他不能把小吉子留在身邊，而且那種事也不可能有第二次，他當時只是同情小吉子而已。

「皇上喜歡他也是他的造化，只希望皇上能在一段時間後讓他出家，回歸故里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定一定！」皇上道：「如果小吉子願意立刻回故里，朕也放他回去，絕不會食言。」

小唐道：「小民相信皇上，其實也不必操之過急，小吉子蒙恩聖眷，就讓他在皇上身邊一段時間吧！」

「就照小俠的意思吧！」

小唐道：「小民要告辭了。」

皇上道：「小俠和慕容女俠何時再來？如何聯絡？」

小唐道：「這要看皇上需要我們的

程度而言。」

皇上道：「朕需要二位的程度遠超過任何人。」

小唐道：「皇上第一步是要抄多壽的家，是不是這樣？宣佈了他們兄弟的罪狀，才能上下一心對付他們。」

皇上道：「抄家已在進行之中。至於聯絡方法，朕希望見了慕容女俠之後當面和她密議。」

小唐以為這事的確也不宜草率。

和皇上暗暗通消息，非同小可。於是他告辭出了這秘密禁宮，他去找慕容雪琴，沒有找到。

小唐倒也不擔心她會有什麼危險，只以為她有急事離去。

小唐不知往那裡去找慕容雪琴，也很想二女。

不知李湘和岳小憐如何了？更不知袁懷恩和胡蟬在什麼地方？在目前來說，他們都很危險。

就在這時，月光下出現了三個蒙面人。

仔細一看就知道是二男一女。

小唐知道，在此遇上這三個人，不是跟他來此，也必是來刺探大姐慕容雪琴的動靜。

可以說這三人來意不善。

小唐當然也不是暴虎馮河之流的年輕人，他知道人單勢孤，要十分小心地應付。見機行事才成。

「你們要找的人是我還是慕容雪琴？」

三人不出聲，卻都聳聳肩，很有點調侃意味。

小唐忽然攻向左邊的男子。

他這一手是慕容雪琴教他的「天羅十二掌」中的精英。

由於是快攻，其他二人來不及支援，這人立被逼退。

小唐知道那個女的在左側，男的在右側。猛一回頭，「吹鏢」出口，一奔後面男的，一奔那女的。

更絕的是，「釣命銀鉤」也同時出了手。

不論對方是何許人，由於未想到他是三管齊下（釣命銀鉤是一線之上兩端各有一鉤）奇快而又奇準。

一隻鉤鉤在女的左乳上。

另一鉤鉤在那男子的面頰上。

這兩鉤都鉤得很深，所以小唐一抖，二人都叫了起來。

這一叫就洩了底。

女的是「血燕子」姜蘭花。

男的是「天魔手」崔崧。

這些人當初教過小唐的武功，雙方極熟，為何會栽在小唐手中？俗語說：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傅。

一個人中了狀元之後還會去教書嗎？也只有不走運、屢試不第的士子才會設館授徒，這也是說少年人的可塑性很大。

小唐在學武來說，像塊海綿一樣，吸收力大，一學就會，甚至會青出於藍，他自研的招術就很厲害。

所以在不防之下，二人會上當。

二人知道此刻非往上貼不可。但往上一貼，又中了兩隻吹鏢。竟是二人的一隻眼，立即發出慘呼。

另一個是誰？雖不知道，卻相信必是兩次縱火的六人之一。

這人往上一撲，小唐立刻看出是「五步搜魂」尉遲春。

小唐撤劍迎上，用的全是狠招，未出二十招就刺了他一劍。此刻崔崧和姜蘭花已捂着眼逃離當場。

這一個傷得並不太重，也只有逃命一途。

小唐正要擒住這一個，忽然後面有人道：「不必追了，你自衛吧！」回頭望去，竟是司馬地和倪賓。

小唐心頭駭然。

對付其中一個，也許還有可能，兩個齊上絕對不成。

小唐一字字地道：「你們這些血賊終於現了原形。」

司馬地道：「小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如果歸順，不久成立武林同盟，你可以作副盟主。」

小唐道：「倪賓，我不妨先說一句話，你已經為他們兄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你也去死不遠了。」

倪賓不出聲卻向司馬地望去。

小唐道：「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往例太多，現在他們也許還需要你們，一旦不需要了……」

司馬地道：「小子，你不要挑撥，你要為自己想想，今夜如何逃命？」

小唐道：「你們敢單挑嗎？」

司馬地不出聲就撲了上去。

司馬地和司馬天比起來，自然相差很多，所以小唐絕招盡出之下，五六十招後還略佔上風哩。

又打了二十招左右，司馬地道：「倪賓你也別閒着！」

倪賓似乎不想出手，但司馬地要他出手他就不敢再作壁上觀了。倪賓表面不出聲，內心卻相信小唐的話。

他早已看出司馬兄弟之狠毒，壞事作盡。

奈何，他不便輕舉妄動，因為他一露出不信任之色，而被發現的話，就會加速他的殺身之禍。

總之，上了賊船要想脫身也要有高度的技巧。

因此，他雖出手，而且佯作狠攻，卻不是攻在其位、攻在其時，也都是攻在不緊的時候與部位上。

即使如此，小唐仍然越來越吃力。

百十招後他中了司馬地一脚。司馬地道：「小子，你以為和皇上暗通就能除去我們兄弟？」

小唐冷笑道：「就憑你們兩兄弟這種人面獸心也想當皇帝，眞是他媽的不知醜吧？」

「蓬」地一聲，小唐又中了一脚。但「釣命銀鉤」又出了手，這一次只鉤中了司馬地的衣袖和倪賓的褲子，二

人已經提高了警覺。

再打二三十招，吹鏢用完，也未得手。

「小子，停手跟我們走吧！」

小唐咬牙再施展他自己的絕招，這是他把袁老爹的武功加上慕容雪琴的絕學合研而成。

當然其中還有羅子超的，因羅、袁是同門。

這麼一拼湊，去蕪存菁，截長補短，就變成了他自己的一門絕技，和原先的樣子完全不同了。

所以含怒出手，司馬地的小腹上中了一脚。

不一會倪賓的後腰上也中了一劍。只是不重而已。

這二人可算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了。

這樣的人物聯手居然不能全勝，還吃了大虧，二人既驚且怒。

因為這怪招玄妙犀利無比，竟然無法破解。

二人各退了兩步，再行撲上，小唐就更加危險了，因為他精研的怪招，好的只有二三招。

一旦用完了就又陷入低潮了。

「蓬蓬」兩聲，小唐再中兩掌，口鼻中已滲出血來。司馬地一劍刺來，倪賓眞不想殺小唐，但他不能被司馬地看出來。

此刻也只好配合攻出一劍。

小唐已是强弩之末，脚底下一滑，眼見就要倒下，因為司馬地的一劍已到了他的左側腰處。

這一劍絕對無法倖免，即使倪賓停手不攻也是一樣。

只聞一聲暴喝，只聽到一聲梟叫，似乎已到頭頂。

司馬地大驚，此刻三人在惡鬥，梟鳥怎會飛到頭上來？

他不愧為老經驗，心知有異，急忙自救。

其實這是一支巨箭上發出的怪聲。

為了使他立刻放棄傷小唐，袁懷恩用了響箭。

司馬地用劍一格，竟然被巨箭把劍碰歪。

他大吃一驚，只見這支巨箭被劍格了下，箭身一抖斜斜地向一邊射去，本以為沒事了，那知和另一箭一蹭，另一箭竟又向他的下盤射來。

這一手他沒見過，但聽人說過。

袁老爹的暗器無一不奇，也無一不精。

事實上袁老爹的暗器比招術出名多多。

司馬地總算有心人，知道厲害，一閃一格，竟被巨箭震退了兩步，立刻招呼倪賓逃走了。

「大袁……」小唐喘着道：「你們遲來一步我就要糟！」

胡蟬道：「他們似也受了傷。」

「他們中了我幾脚，也受了內傷，但比我輕。」

胡蟬道：「這兩個是什麼人？」

袁懷恩道：「一個是司馬地，另一個是倪賓。」

胡蟬道：「似乎主要角色都出面了。」

小唐服下了羅子超送他的靈葯，就地調息一個時辰，已大有好轉，立刻說了今夜的事。

袁懷恩道：「可惜我們沒有趕上。」

胡蟬道：「一趕上了也未必能幫上什麼忙，像慕容前輩這等人物出了手，都未能有決定性的結局，咱們來了又如何？」

小唐道：「話可不能這麼說，有老袁在，必要時來上幾箭，還眞夠唬人的，剛才要不是他……」

他忽然發現了一個背影，心頭一震，立刻疾追道：「大姐……大姐……等等小弟……」

但是追出一里外，卻沒有追上。

他以為那是慕容大姐的背影，她為什麼故作未聞？

袁、胡二人追得呼呼牛喘，袁懷恩道：「小唐，你看到誰哩？你剛才叫大姐，是什麼大姐呀？」

「是啊！」胡蟬道：「只聽說你有兩個女友，一位是岳小憐，一位是李湘，這二人都長得比你大呀？」

袁懷恩道：「就是李湘大一兩歲，他也不會叫她大姐。」

小唐一直在想，不是大姐？不，一定是她。

即使不是她，有人在後面疾追而大叫，也會有反應的。

為什麼她不回頭？她聽不見了？

小唐像失了魂似的，袁、胡二人問他却不說。

三人進入一個大鎮落了店。小唐再作調息自療，已經完全恢復。他叫袁、胡二人留守，又去找慕容雪琴。

他現在已到了無法與她分開的地步。

但是，要去找一個人而且這人又不想見你，這談何容易？

* * *

這兒就是慕容雪琴的住處，但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看來自那天相聚之後，她就沒有回來。

「姐……大姐……」他呼叫着，悽楚的聲浪在山腰中迴盪。

妝枱上還有她用過的梳子，甚至梳子上還有她的秀髮。

可是她去了何處？為何不與他聯絡？

他把梳子上的頭髮一根根地理出來，用紙包起來。腦海中一幕幕地映現她過去的一切，就越覺渴望見到她。

這時，門外站定一個人，居然是「烈火神槍」鄺雄飛。

小唐一看此人的表情就知道不怎麼友善，道：「鄺大俠來此有什麼事？

可知大姐她去了何處？」

鄺雄飛冷冷地道：「以你的年紀來說，不該稱之爲前輩嗎？爲什麼只用一個『她』字代表？」

小唐道：「鄺大俠何必管在下的事？」

鄺雄飛道：「鄺某目前是最有資格管你的事的人！」

「你憑什麼管我？」

「不是管你，而是勸導你，或者警告你懸崖勒馬！」

小唐道：「是不是你和慕容姐以前有點交情？」

「何止有點交情？我們是未婚夫婦！」

小唐一怔道：「沒聽說過。」

「所以今夜我特地來告訴你！」

「告訴我什麼？」

「告訴你有關我們的關係以及你所應該迴避的事。」

小唐道：「我不信。」

「爲什麼不信？是我的身份配不上她，還是她的身份配不上我？老弟，你該急流勇退才是。」

「爲什麼？」

「俗語說：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哪！」

「我不會破壞別人，慕容姐對我好，我也喜歡慕容姐，別人干涉，我們絕對不接受！」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這是不可能的？」

「什麼不可能？」

「你十八，她四十一歲！」

小唐大聲道：「她就是六十一、八十一，我也不在乎！」

鄺雄飛道：「可是這對她太不利，人家會說她老不修，啃嫩草，你既然敬重她，爲何不爲他想想？」

「想過，但我們都以爲無所謂！」

鄺雄飛道：「但有個人有所謂！」

「誰？」

「我！」

「你有所謂與我們何干？」

「我是她的未婚夫！」

「我不信！」小唐大叫着，而且捂起了耳朵，但他忽然想到慕容大姐似在迴避他，是不是爲了此事？

既然大姐和此人已有婚約，爲什麼又和他好？

總之，他不信大姐會玩弄情感。

只不過，却也不以爲像「烈火神槍」這號人物會憑空揑造這種謠言。

小唐道：「要我相信有這種事，必須當面印證。」

鄺雄飛道：「我却以爲沒有必要！」

小唐道：「在沒有獲得印證之前，誰也擋不住我們的交往。」小唐忿忿地往外走，就要離去。

鄺雄飛道：「你似乎很缺乏敬老尊賢的教養。」

小唐道：「老在那裡？賢又在何處？」

鄺雄飛道：「你似乎想掂掂自己的斤兩！」

小唐道：「只怕是尊駕要掂我的斤兩吧？」

鄺雄飛道：「也許，看看你有沒有資格調皮？」

兩人一接上手，小唐就知道他們差一段距離。

但鄺雄飛却不由暗驚，在一個十八歲的人來說，可以說史無前例。在他十七八歲時，和小唐比相差太遠了。

小唐接了三十招左右，撤劍攻上。

當他攻出最凌厲的兩招時，鄺雄飛居然也要用槍。

這是他賴以成名的兵刃。

也表示，不用此槍，他未必能赤手戰勝小唐。

「烈火神槍」並非他性如烈火，是指槍招辛辣，勢如烈火，尤其是赤紅槍纓有如一團團烈火。

這些年來，敗在這巨槍之下的高手不知凡幾？

鄺雄飛越打就越火，就算成名高手，能在他的巨槍下走上二十招的人已不多見，這小子居然已擋過了三十招。

他用自創的新招，也單獨施展袁老爹及羅子超的絕招，當然，用得更多的是慕容雪琴的。

只不過，他再行，總是和此人相差一段距離。

大約在六十招左右，被一掌砸了出去。

鄺雄飛緩緩走近，道：「小唐，我無意殺你。」

「你也未必能殺得了我！」

「不必嘴硬，我要殺你不難，我只想警告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接近慕容雪琴！」

「你趁早把這句話收回去！」

「什麼意思？」

「我今生今世，永遠不可能不接近她。」

「爲什麼？」

「理由很簡單，我喜歡她，她也喜歡我。」

「你眞的不知道她已經四十出頭了？」

「我不是說過，她就是六十或八十出頭我也不在乎？」

「小子，你可知道這是在破壞別人的婚姻？」

「我不以爲如此，因爲慕容姐絕不是朝秦暮楚的人，她既然能和我交往，就表示她沒有和任何人訂下婚約。」

鄺雄飛一字字地道：「小子，你別逼我出手。」

「看樣子你如果不能把我放進你所要求的模子裏去，你非殺我不可，對不對？乾脆你就動手吧！」

鄺雄飛一擰巨槍，立刻幻起四五朵大槍花。

小唐心頭一凜，大概要施展絕學了吧？

果然，槍花朵朵，忽大忽小，忽幻忽實，忽左忽右，虛虛實實，眞眞假假。小唐在驚濤駭浪中格擋、閃挪，勉强又接了二十招，一連中了二掌。

鄺雄飛仍然緩緩走近道：「如何？」

小唐哼着道：「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們不來往。」

「不是强人所難，而是你們不適合。」

「只要我們以爲適合就成了！」

鄺雄飛奇招乍出，在幾個大槍花的綻放及幻滅中，小唐被挑了個觔斗，但却沒有受傷。

現在他才眞心知道，此人有多大的實力了。

「小子，這可能是你必須抉擇的關頭了！」

小唐全神貫注，等他這決定性的一槍。

但屋後却轉出一人，道：「鄺雄飛，不值得——」

鄺雄飛及時收槍望去，竟是「回春散人」羅子超。

這號人物在他的心目中不高也不低。

論武功，羅子超八成非其對手，但羅子超還有些別的絕學，如暗器以及迷葯和毒葯等等。

武功再高，不可能百毒不侵。

鄺雄飛道：「羅子超，你別管閒事。」

羅子超笑笑道：「我和這小子的師門有極深的淵源，怎能算是管閒事？倒是鄺老兄干預小唐和別人的事，就不免多管閒事了。」

鄺雄飛道：「羅子超，你可知這小子和——」

羅子超手一揚道：「不要多說，在下略知一二。」

「既然知道，是否應該阻止？」

羅子超道：「站在羅某的立場上，也以爲他們密切來往不太恰當，但可以勸誘，不能用强！」

鄺雄飛道：「這小子等於破壞本人和慕容雪琴的事，你是否應該出面干預此事，叫他迴避？」

羅子超道：「你和慕容雪琴二人有什麼關係？」

「她是我的未婚妻！」

羅子超一怔，因爲他們昔年只是雙方口頭約定，雙方家長不知，別人自然更不知道，羅子超怎會知道？

但他却以爲，此事出自鄺雄飛口中，有幾分可信。

況且，昔年也聽說二人時有往還。

那知就在此刻，屋中忽然有人冷蔑地道：「鄺雄飛，你是畜牲、冷血，你不配！你不配——」

聲嘶力竭，充滿了忿怒和怨恨。

小唐大叫一聲：「大姐……大姐……」立刻向屋中撲去。

但是，却未看到慕容雪琴。

她是萬念俱灰，本來以年齡來說，她大他二十多歲已感到自卑，好在她還是處子之身，尚能來往。

自被司馬天出賣之後，她已經不再具備和一個十八歲少年人來往的資格了，她知道自己已不配了。

「大姐……大姐……等等我……大姐……」聲音漸漸遠去。

羅子超和鄺雄飛都站在原地未動一下。

他們都能聽出慕容雪琴的口音。

只不過，羅子超却不知她爲何怒罵鄺雄飛，甚至稱他爲冷血或畜牲，且連稱「他不配」，他們之間有什麼仇恨？

羅子超道：「鄺兄還要說她是你的未婚妻？」

鄺雄飛冷峻地道：「正是。」

「鄺兄沒聽到她剛才的話？」

「都是唐杰這小子從中破壞。」

「不然，聽她的語氣，似乎和你有極大的仇恨，我想以慕容雪琴的身份和閱歷來說，她絕對不會單方面撕毀婚約，甚至還以這些字眼罵你！這其中的道理，鄺兄一定知道的。」

鄺雄飛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天知地知，她知我知！哈……」邊笑邊奔掠，幾個起落就不見了。

小唐跟着一個影子疾追，他怎能追上她？

但是，他邊追邊呼叫：「大姐……妳不能狠心……大姐……妳不要我……也要告訴我原因……」

他不停地狂追而且大叫，能傳出極遠。

也許是她怕別人聽到，當小唐追出二十里外時，她忽然在林中停了下來，小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他跪在她的脚邊喘了好久，道：「姐，爲什麼？」

「……」她不出聲。

他抓住她的手大力搖着，甚至抱住她的雙腿，道：「姐，告訴我嘛！小弟什麼地方錯了？」

「你抬頭看看我……」

小唐仰頭望去，幾乎不認識她了。

他站起來，貼近打量她，幾天不見，她眞的變了！她憔悴，雙目無神，而且兩鬢出現了白髮。

小唐抱住她大聲道：「姐，妳怎麼啦？」

「老了……」

「不，姐，爲什麼忽然間在幾天之內就老了？」

「女人都會老的，我本來就老了！兄弟，從此以後，我們不要再來往了，這是絕對不配的……」

「不，姐，我以爲配！」

「可是，我已經是別人的人了！」

「不，妳剛剛否定過鄺雄飛的話，

你們之間絕對不會有婚約，甚至你們之間還有深仇大恨。姐，告訴我，你們之間——」

「兄弟，我不喜歡你再纏我！」

「姐……妳過去沒有對小弟以這口吻說話。」

「對！可是現在我必須這麼說，你我不可能！」

「姐，我不管可不可能，我要妳！」

慕容雪琴仰着臉，把滿眶淚水又忍了回去，道：「笑話！你憑什麼要我？我們之間又沒有瓜葛！」

小唐楞住，他的心頭隱隱作痛，這些話怎麼會出自大姐之口，莫非她過去對他的一切都是假的？

「姐……也許是我不配……姐，我幼稚，嗜賭，不務正業，在妳身邊，人家會瞧不起妳……」

「兄弟，不要再迷戀我了……我有我的路要走，你也有你自己的路，我們都沒有理由勉强別人……」

小唐不出聲，因爲這些話像小刀一樣刺戳着他。

是的，他有什麼資格擋住別人的路呢？

也許她和鄺雄飛眞有婚約。

要不，爲什麼會發生那麼大的衝突？男女之間有愛才有恨，如果他們過去從未愛過，她爲什麼要罵他是畜牲？

小唐忽然鬆了手，道：「姐，小弟只是由不得人，總希望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妳，早晨一睜眼第一個就想到妳。姐，我是個沒有出息的男人，我知道，我不配受到姐姐的關照和愛護，從此以後，我不再纏住姐姐了！」

「兄弟，你要想開點！」

「我知道，姐姐，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才不過幾天，妳就這麼憔悴？姐，妳不告訴我，我會難過一輩子的……」

「那是個人的私事，你不必知道。」

「姐，妳眞的沒有什麼事瞞着小弟嗎？」

「沒有，兄弟，姐姐是個老女人，而且……我已經……已經配不上你了！兄弟，原諒姐姐！」

「姐姐，如果我說妳永遠配得上我，不論發生什麼事，妳永遠也不會配不上我，妳能認眞考慮嗎？」

「你是有完沒有完？」她聲色俱厲了。

「姐，妳不要生氣，小弟實在是……嗨！姐，我看到妳的憔悴，我內心好痛好痛……」

慕容雪琴知道他的心有多痛？因爲她的心比他還痛。

她素知小唐的爲人，不尙虛僞，率性而爲。

這樣的人深深愛上一個人，自是刻骨銘心的多。

「兄弟，小憐也好，李湘也好，都是很好很好的姑娘，千中選一，比姐姐好上千萬倍……」

「不必說了！大姐，妳要甩掉我，也不必找那麼多的理由，姐，我要走了！我以爲妳好狠……」

掉頭狂奔而去。

慕容雪琴伸手欲喊，她的手抖得很厲害。

她太瞭解小唐了，小唐愛她的深度她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嚇阻力量，那就是自卑。

年紀大加上殘花敗柳之身，她沒有那種勇氣了。

她望着小唐的背影，淚眼越來越模糊了。

她站了很久才移動身子，臉上殺機陡起。

* * *

司馬地和倪賓在對酌，倪賓道：「皇上手底下有幾員大將，這幾個人不除，計劃永不能實現。」

司馬地許久不出聲。

倪賓道：「有件事我一直弄不清……」

「什麼事？」

「兩個喇嘛玩女人玩到爵爺身上來了！而多祿爵爺却居然並沒有對他們採取行動，這是不是懷柔政策？」

司馬地冷冷地道：「你爲什麼愛管這份閒事？家兄自己都不在乎，你豈不是多餘討人厭？」

倪賓道：「您是知道，我也是一份好意！」

「我當然知道，家兄難道願意戴綠帽子？只不過他看在娜蘭份上，不能殺她的母親！」

倪賓道：「您是知道，娜蘭郡主的行爲也十分離譜，說起來，道學先生也許會嚇昏過去。」

司馬地道：「家兄似乎不在乎，因爲他只有這個女兒。另外一個女兒非但不認他，還當他是畜牲。所以逮了來，給她最後的機會……」

「什麼最後的機會？」

「如她再不認他，就把李湘當作奬品，送給建功最大的人，不論是誰，只要能殺了皇上或者幹掉慕容雪琴、鄺雄飛、羅子超甚至小唐！」

一條人箭凌空射下，自是來自天窗。

這地方很隱秘，他們絕對未想到有人會找到。

來人竟是一肚子怒氣無處發洩的小唐，他在附近遇見了「小白龍」高永，暗暗跟來此處。

身劍合一勢在必得。

即使他自己也會被這二人反擊負傷，也勢在必得。

腦中的怒氣使他近似瘋狂。

因此，在這銳不可當的攻勢下，二人的身手及反應雖都是一流的，畢竟是被動而且措手不及。

一劍掃出，司馬地的左臂飛了出

去。

這一劍再掃回來，倪賓的背上也被划了一劍。

二人的魂兒都出了竅，接着倪賓大叫「刺客」！如果小唐理智，這收穫已不少，可以斬下他們二人之頭。

所以他再一劍攻向失去一臂的司馬地。

這一劍未刺中，改向倪賓。倪賓背上划了一道血槽，流血不少却非重傷，又未掃中。這工夫高永衝了進來。

高、倪二人聯手，由於小唐只攻不守，二人還是佔不到便宜。

一個人只要不怕死，就能造成一種逼人的氣勢。

這工夫又衝進一人，挾去了司馬地。

就在這時又進來一人，竟是被雲雀以「吹鏢」射瞎了一目而倒向司馬天兄弟的「落日雙鈎」司徒鴻。

小唐此刻就是想走也已經來不及了。

這三人聯手不到四十招，小唐被司徒鴻連制兩穴倒地不起。司徒鴻恨小唐入骨，既使他戴了綠帽子又使他瞎了一眼。

所以探鈎就要把小唐的頭鈎下來。

「司徒兄……」門外有人阻止，司徒鴻收回鈎望去，司馬天站在門外，抱拳道：「先不要殺他！」

「就瞧司馬兄的意思，不過這小子太——」

「司徒兄放心，他失去利用價值之後，一定交兄處置。」

司徒鴻道：「司馬兄看着辦。」

司馬天下令把小唐關了起來。

小唐一點也不害怕，因爲他此刻陷入了極度的低潮之中。

沒有了慕容大姐的關顧和愛憐，覺得人生乏味，甚至他以爲過去所作的任何事都失去了義意。

此刻，鐵柵外昏暗的燈光下站定一人，居然是娜蘭。

小唐已經對這個女人倒了胃口，立刻收回目光。

「小唐，看來你唯一的生機只有與我合作了！」

小唐懶得出聲，以前以爲李湘太離譜，現在才知道，這女人簡直是一無可取，有些行爲令人作嘔。

「小唐，骨頭沒有刀子硬，你死了沒有人爲你立碑碣寫墓誌銘。所以人總要學聰明點……」

小唐道：「娜蘭，妳承不承認自己是好人？」

「我不敢說自己是好人，却也不敢說是壞人。」

「就算妳是一個不好不壞的人吧！總要有點良知對否？」

「怎麼？你以爲我沒有良知？」

「那麼你以爲你那寶貝老爹，連着兩次在善堂縱火，合計燒死了一千餘武林同道，這算不算獸行？」

那知娜蘭道：「算！」

小唐楞了一下，道：「既算獸行，妳是否應該盡妳個人之所能來贖罪，補償妳老子的罪行？」

娜蘭道：「我才不管他哩！他燒死一千多人，應該下十八層地獄，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又沒有燒死人！」

這女人眞是不可理喻。

「娜蘭，妳能不能……」

娜蘭道：「你不用求我，我也能放了你，但有條件！」

「說吧！只要妳能放了李湘和岳小憐。」

「怎麼？你也知道她們在這兒？」

「不必廢話！開出條件來。」

娜蘭毫不在乎地道：「放了她們和你，只求一夜纏綿。請聽清楚，只要一夜！等於吃了一次點心，在你也等於施捨了一杯羹，小事一段！」

小唐不假思索，道：「任何其他條件都可以考慮。」

「你是說只有這件事不成？」

「不錯！」

「而我這人還有個毛病，越是不成的我越是有興趣。」

小唐躺在破床上不出聲，娜蘭道：「小唐，我是個尤物，妙不可言，你們男人偶爾打點野食也沒有什麼關係，別那麼奇貨可居好不好？」

小唐一口痰吐去，差點吐中她的面部。

娜蘭齜着牙道：「小唐，你一定猜不出我如何整她們二人？據說你對『房中術』、『玉房秘訣』、『洞玄子』以及『千金方』等秘術有研究，一定聽說過，二女一男合作的床上遊戲吧？」

「呸！」小唐又是一口痰吐去。

娜蘭又閃了開去道：「小唐，這遊戲很有意思，我要岳小憐和李湘二人加上高永或齊天樂，他們任何一人，一定能密切合作，也會樂昏了頭……」

小唐切齒道：「妳如果敢動她們一根毫毛，我就零碎收拾妳！娜蘭，別忘了妳是人不是畜牲！」

「你就是罵我是狗也無所謂！」

「妳這麼作連狗也不如！」

「我從未以爲我們一家人會比狗高尙些！」

有人在她的左後側冷哼了一聲，回頭望去，正是她的老爹「十不全」司馬天這個冷血老賊，一臉怒色。

司馬天陰陰地道：「妳自以爲是狗並不誇大，我的耳朵裡已經塞滿了有關妳在外面的醜行。」

「嗯？你在乎？」

「妳罵我是狗也成，但是，至少我們司馬家的人，仍然活着一個不是狗也不是畜牲的人，她很神聖。」

「誰？司馬家的祖上有那份德性？」

「她就是李湘，她和妳截然不同。」

娜蘭「嘻嘻」笑了一陣，道：「對，

她是比我高尚，至少還沒有和男人上過床，只不過你有沒有想一想？」

「想什麼？」

「李湘承認你這個父親嗎？」

司馬天的臉色十分難看，而且頗有殺機。

因爲娜蘭正擊中了他的尺寸。

他的家人中唯一的一個正派之人却不認他，這是他最不能釋懷的事，道：「賤東西，可別以爲我不能收拾妳！」

「你還有什麼不能的事？李湘之母是你所有女人中最正派的一個，你却逼死了她，你說，你有資格爲人之父嗎？」

司馬天緩緩走近，娜蘭居然昂起頭，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虛空一按，「咯」地一聲，娜蘭的身子向後飛去，正好有人在後面五七步外出現，抱住了娜蘭，道：「姑丈，您這是幹什麼？就算她有錯，也不該……」

「太離譜了！怎麼會生下這麼一個下賤的畜牲？」

娜蘭口角淌下血漬，嘶聲道：「那是因爲你狠毒，我娘下賤，上天給了你應得報應……」

司馬天又要動手，高永抱着娜蘭走了。

小唐看到了這一幕，不免喑嘆。

在司馬天來說，這眞是現世報了。

此刻司馬天又站在鐵柵之外，道：「唐杰。」

「什麼事？」

「我不諱言，咱們是對頭，但仍有化解的可能。」

小唐以爲沒有可能，但他不出聲。

「只要你能說服李湘認父歸宗，我就把她許配與你，從此，我們之間的仇恨一筆勾銷！」

小唐冷冷地道：「你是不是以爲自己很仁慈大方？」

「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你似乎忘了燒死一千多同道的罪行？」

「那是奉當今上面的旨意行事。」

「你胡說！皇上只是個代罪的人，事實上是你們兄弟二人想謀反篡位、消滅反清復明的人，是爲你們自己的未來掃除障礙！」

司馬天冷冷地道：「你知道什麼？漢人和滿人總有一層隔閡，皇上口頭上說得好聽，事實上也是利用你們來對付我們兄弟，一旦消滅了我們，他仍不會放過反清復明的勢力，因爲這是旗人的心腹大患。」

小唐也不能完全排斥這種說法。

滿人就是滿人，旗人就是旗人，不管他們如何重用漢人，也總是一種籠絡和懷柔政策，並非推心置腹。

「怎麼樣，可以說我是委曲求全的。」

小唐道：「要她認父歸宗我也許可以做到，但她歸宗之後，你一定要和司馬地及倪賓等人當場自絕謝罪。」

司馬天不出聲。

小唐道：「一千多口，死於大火，你們這些禍首自絕，也不足以贖其辜，如果這條件也不能答應，你以爲可以使李湘歸宗？」

司馬天道：「好，我答應你。」

「你答應得太快了，這等大事你能不假思索就答應，足見你的誠意大有疑問，不過是敷衍罷了。」

司馬天一字字地道：「小子，除非你活夠了，要不，你身爲階下囚，那有資格討價還價？小子，這條件對你算是太優厚了！」

小唐道：「如你不答應我的條件，要殺要剮都由你。」

司馬天想了一下，不久把李湘弄來，和小唐同一監房，司馬天却離去了。小唐道：「妳們是如何被擒的？」

李湘道：「還不是司馬地和倪賓連手……」

「李湘，司馬天要妳認他……」他立刻又以蟻語傳言道：「我們要脫困，必須隨機應變。」

李湘道：「我不會認賊作父的。」

「他說只要妳認父歸宗，他們立刻自絕謝罪。」

「你以爲這可能嗎？」

「我也以爲不可能，所以由妳抉擇。」

李湘想了好一會，道：「就照你的意思，我可以認他，除非他能自絕謝罪，爲了表示他的誠意，而且要他的弟弟司馬地、倪賓以及『天魔手』崔崧等殺人兇手全部先行自絕謝罪。這才能顯示他們的謝罪誠心。」

小唐以爲這根本不可能。

因爲朝庭在抓他們，武林白道也在追殺他們！

這條件他當然不會答應，司馬天答應事後他會自絕謝罪，那顯然是騙人，只要李湘認父歸了宗，以後反悔總是遲了一步，他不自絕又能如何？

只是司馬天並未斷然拒絕，他答應考慮。

＊　＊　＊

小唐和李湘同關一室，她對小唐的體貼是無微不至的。但是，小唐總覺得不如慕容大姐。

後來李湘又被弄到另一屋中關閉。

現在司馬天又站在鐵門外，道：「湘兒，老夫作的事是奉命行事，妳現在不信，但總有一天你會相信的，只是我現在不能說。」

李湘道：「要我相信什麼？相信你是一位重情感的君子？證明你沒有燒死一千多名武林同道？」

「湘兒，妳不知道，爹多麼重視妳的回歸。」

「我娘呢？」

「我怕她被人劫持爲人質，所以把她藏起……」

「是不是藏在棺材中？」

司馬天道：「湘兒，妳要相信爹。」

「連你的髮妻你都不放過，也會把她逼死，有所謂：薄妻者無所不薄。你這種人怎可相信？」

司馬天道：「湘兒，『血濃於水』這話妳總該相信吧？」

「我娘呢？把我娘請來，讓我們母女團圓，我才能考慮你的條件，不然的話，一切免談！」

司馬天敗興而去。

這天晚上，有人在鐵柵欄及窗上潑了油，不久點上火燒了起來。小唐大叫着：「司馬天，你若有人性就放了二女，我這條爛命算不了什麼！」

火越來越大，窗外的司馬天道：「小唐，你的爛命算不了什麼，兩個姑娘的命又如何？她們二人的屋中也起了火，你是知道，我是放火專家！」

小唐忍着炙人的高熱，而且還嗆着。

他不出聲，事實上無法屈服，就是他答應了也沒有用，況且他也不會答應，因爲李湘之母被逼死，武林同道千餘人被燒死。這都是血淋淋的事實。

不要說他不能強迫李湘忍辱歸宗，認賊作父。就是能，李湘會不會答應呢，所以小唐認了。

火越來越大，他相信，不出盞茶工夫，他會被烤成半熟。

就在這時，他自烈火的火舌中看到一個人影，撲向前門鐵柵欄外，手持巨槍，威風凜凜。

大約是兩三個人先後向此人撲上。

巨槍不知是如何一挑一抖，其中一人竟被挑了起來，摔入火中，另外二人雙雙撲上，大概也沒有超過三招。

這人自是「烈火神槍」鄺雄飛了。

他的巨槍往粗逾鴨卵的柱上一刺，立刻變彎，然後一剔，兩根巨柱就變彎，繼而斷了。

鐵欄一斷，人就竄入，道：「小子快走！」

小唐想不到他會救他，道：「鄺大俠，岳小憐和李湘呢？希望也能偏勞把她們救出去。」

鄺雄飛道：「時間緊迫，　能一下子救出去，總要分批來，快ォ」領先竄出，而且爲小唐開路。

鄺雄飛正是所謂人的名樹的影，四周的人很多，但他的巨槍槍花旋舞莫測，所向披靡。

好在這不是什麼巨宅大院，二人脫出重圍就出了此宅，二人在林中停了下來，小唐抱拳道：「多謝大俠援手！」

「不必客氣！我這就回去救二女。」

「晚輩一起去。」

「不必！你已受了傷，快點自行調息療治。此時此刻，四面楚歌，一定要保持身體的正常狀態！」

「救人的事，大俠一個人太孤了！」

「還有『天山雙劍』莊氏兄弟及『一見生財』商一鳴。」

鄺雄飛走後，小唐調息一個多時辰後，羅子超和二女一起來到。

小唐道：「還是前輩行……」

「不是我行，而是趁大火及鄺雄飛救你之時，我又施毒的情況之下才能救出她們二人。」

二人立刻拜了下去。

「不用客氣。妳們二人受了傷。喏！給妳們藥，速到預定藏身之處去自行調治，明天我們會去與妳們會合！」

岳小憐道：「怎麼？我們不能和兩位一起？」

「我們還有事。」羅子超道：「而妳們在身邊又不方便，況且妳們的傷勢不輕，一定要先行療傷。」

「是的，前輩，我們如何與二位連絡？」

羅子超道：「我們會主動與妳們連絡。」

二女去後，羅子超道：「以前我以爲你很聰明，也很理智，但就這件事看來，你太不理智了。」

「什麼事？前輩……」

「爲了一個慕容雪琴，你居然自暴自棄。」

「前輩的責備，晚輩沒有話說，但是……」

「沒有什麼，但是，你有沒有想想二女，既然有了她們，就不該再有慕容雪琴，況且她比你大得太多了。」

「前輩，年齡沒有什麼妨礙！」

「什麼才是妨礙？再說你如何向二女交待？」

小唐不出聲，他的確沒法交待。

羅子超道：「慕容雪琴和鄺雄飛昔年的確有婚約，大概是已經解除了，但你夾在中間總是不好。」

「慕容雪琴根本不喜歡他。」

羅子超大聲道：「這說法就十分牽強，如果他們之間沒有過情感，昔年會有口頭上的婚約嗎？」

對，這說法誰也無法否定，但是，目前他們之間絕對沒有感情，甚至有仇，他們有什麼仇？只有他們知道。

羅子超道：「不要再繼續下去了，既然她主動疏遠你，証明她也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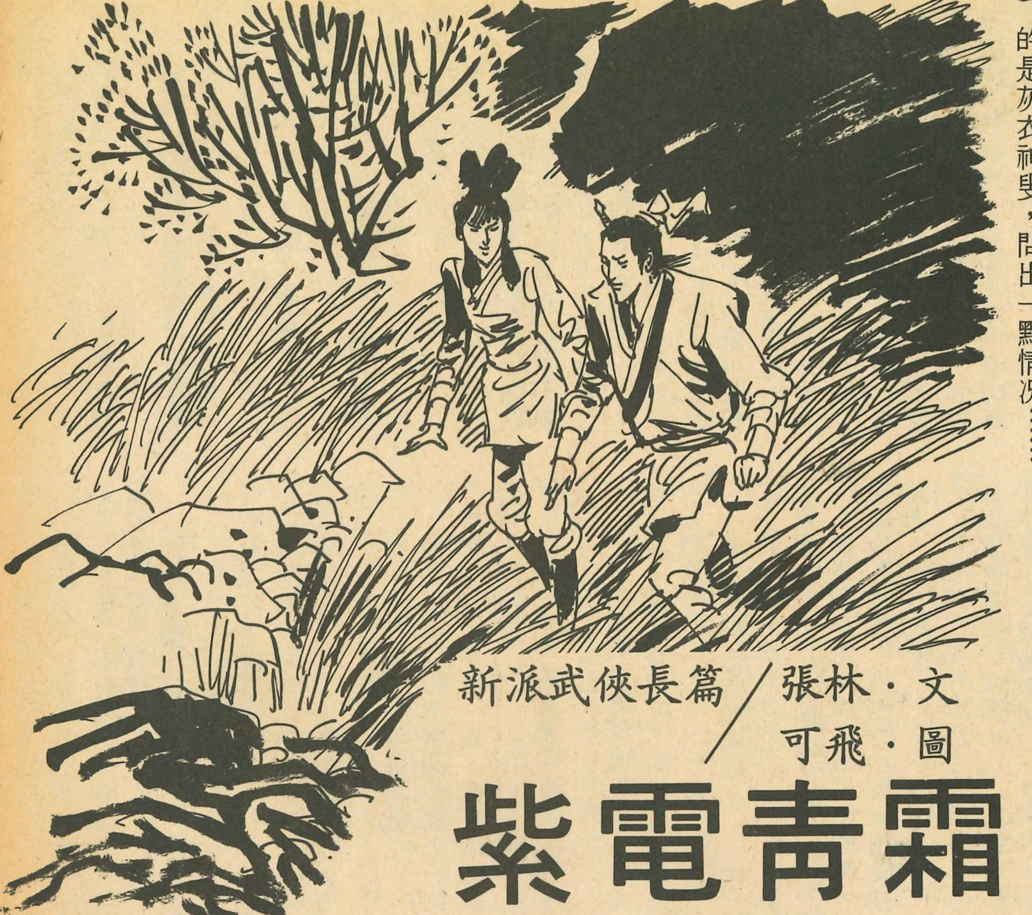
「晚輩也知道不可能，所以只是交交朋友。」

「交朋友也不可以，因爲你們的交往已經超出一般的友情。小子，我可是一份好意，別當作耳邊風。」

小唐道：「前輩當然是一份善意，晚輩謹記心頭，這件事晚輩自會作適當的抉擇。」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方瑟在谷底亡魂指導下進石室練劍笈，出來後不見了谷底亡魂，四處找尋，出了亡魂谷的範圍都找不着，却遇上歐陽玉被一大漢追殺，救了她才知那大漢是擄走谷底亡魂的一夥人之一，可惜將他殺掉，無法追查，只好和歐陽玉找尋那夥人的馬車，雖然找到，但人已走掉，繼續追踪，再從荊山三怪說出擄人的是灰衣神叟，問出一點情況……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追查人質下落　一幫一教爭持

方瑟道：「是在下的一位忘年交，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

大怪突然現出一抹喜色道：「你打算救他？」

方瑟道：「不錯！」

大怪的喜色變成了微笑道：「假如他不肯將人交給你呢？」

方瑟沉聲道：「假如他不肯將人交給我，在下說不得就要跟他分個生死了！」

大怪聽後，突然轉向冷雲與冷風道：「老二、老三，你們全都聽到了！據我所知，那老魔絕不會將人交出來的！」

二怪冷風、三怪冷雲，兩人一直在靜聽沒有開口，此時大怪話音一落，三怪眉梢陡地一揚道：「那麼帶他去，十多年來，這口烏氣我也受夠了！」

二怪冷風聞言插口道：「大哥，我看這姓方的武功雖高，但仍未必是那老魔的對手，事情還得愼重考慮才是！」

方瑟與歐陽玉聞言大出意外，心中剛自一怔，三怪冷雲復又開口道：「老二，你憑甚麼斷言這姓方的不是老魔的對手？」

二怪冷風聲音一沉道：「老三，你難道忘了，當年我三人對付那老魔之時，他舉手投足就將我們震傷，今天這姓方的雖然贏了我們，可是……」

話尚未畢，三怪冷雲已然不服道：「冷老二，你也別忘了，那是當年，難道這十年來我弟兄就毫無寸進麼？說不定那老魔現在重新和我們對手過招，還未必……」

話至此處，猛聞大、二兩怪臉色一變道：「老三！」

三怪霍然住口，不過他雖然沒有再說下去，但對方瑟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原來荊山三怪的退出江湖，完全是受那灰衣神叟所逼，十多年來受人驅策，非但不是心甘情願，反而時時存有伺機報復之心，只是時機未至，力所不及罷了！

方瑟既已猜透了內情，當即哈哈一笑道：「人生數十寒暑，十年歲月已經夠長的了，難道三名還想忍受一輩子麼？」

荊山三怪聽得臉色連變，方瑟趁機又道：「三位別躭心我惹不起他，試想九大凶人全不在我心上，他又能有怎樣厲害？」

他連番挑撥，終於，二怪冷風開口了：「姓方的，你可別太自信了，此人手段陰狠毒辣，實在猶在九大凶人之上！」

方瑟心中吃驚，但却故作不信道：「你別危言聳聽了，九大凶人，名動天下，這甚麼灰衣神叟，小可似乎還是第一次聽人提到！」

三怪插口道：「哼，甚麼神叟，根本就是殺人魔王！」

歐陽玉道：「咦！怎麼神叟又變成魔王了，他究竟是誰？」

三怪忍了十年的一口怨氣，此時似已暴發，他不計利害地大聲答道：「灰衣閻羅！」

歐陽玉道：「灰衣閻羅又是甚麼人？」

三怪用目向大怪輕掃一眼，繼續說道：「多年前，武林中有所謂九大凶人，兩大仙人，一大善人，一大惡人之說，想必你們全都聽過？」

歐陽玉道：「九大凶人當然聽過，兩大仙人可能是指東海雙仙，那一大善人……」

話聲方自一頓，三怪立即接口道：「頂頂大名的般若神僧！」

歐陽玉道：「啊，我知道了，那一大惡人就是這灰衣閻羅！」

三怪將頭一點道：「完全不錯！」

方瑟暗自吃驚道：「這灰衣閻羅眞能與般若神僧相提並論麼？」

大怪一嘆，接口道：「誰說不是！只不過這老魔行蹤隱秘，知者甚少，加以他手段極辣，縱然知道他的人也都談虎色變，不敢輕易提起，是以其名不彰罷了！」

方瑟略一遲疑，突把雙眉一揚道：「不管他有多厲害，今天我也得會會他！」

話音一落，便向那間農舍欺進。

大怪見狀，不由苦笑道：「方公子，你不用進去了，假如那老魔在屋子裏，他早就自己出來了！」

方瑟一怔止步道：「怎麼？他已經走了？」

大怪道：「不是走了，是他根本就沒來！」

方瑟一愕道：「沒來？可是那馬車……」

大怪道：「馬車內只有那老魔傳話的車伕將話傳完之後，便即倒斃車中，從此離開了人世！」

「他是怎死的？」

「當然是灰衣閻羅事前下的毒手！」

「他不是灰衣閻羅的車伕麼？」

「不錯！」

「那他……」

「可能是那斷臂折腿的老人極爲重要，才使得他決心殺人滅口……」

「連兩匹馬都不放過！」

「這老魔的手段一向如此，據說當年血洗泰山派時，連鷄犬都沒留下一個！」

方瑟聽得連連搖頭道：「想不到，想不到，天底下居然會有這樣狠心辣手的人！」

三怪道：「姓方的，是不是你也有點害怕了？」

方瑟怒笑道：「嘿嘿……害怕？我害怕的是你們不敢帶我去見他！」

三怪臉色一紅，忙向大怪道：「老大，難道我們……」

大怪木然半晌，終於眉頭一揚，轉向方瑟道：「好吧，方公子，我兄弟雖然不便帶你去，但却願指引你一條捷徑，不過無論事情成敗，你可千萬別說是我兄弟告訴你的！」

＊　＊　＊

黑雲緊壓着高峯，大地一片沉悶。

清江南岸的山道上，此時出現了一男一女兩條人影，他們默默地前行，直至到達三筆峯下，這才雙雙停了下來。

兩人仔細地向四週一陣打量，忽然，那女的用手向西一指道：「方瑟，你瞧，那邊恐怕就是了！」

不錯，兩人之中男的一個是方瑟，當然，這說話的女郎便是歐陽玉了！

他們此行，是根據荊山三怪的指引，來找那武林惡人灰衣閻羅的！

歐陽玉手指的方向，是一片景色蕭條的雜樹林，前臨江水，後倚山崗，就在這片樹林的西北角上，隱隱地出現一座小廟。

方瑟向那小廟注視了一會，點頭道：「不錯，果然是水神廟！」

至此稍爲一頓，復向歐陽玉道：「姑娘，這灰衣閻羅不比尋常，我看妳……」

話音未落，歐陽玉嬌笑接口道：「看我怎樣？不能去是麼？你不帶我去，我自己一樣能去，哼！」

隨着這一聲嬌哼，立即邁步，朝向那片樹林奔去。

方瑟見狀，無可奈地搖頭苦笑道：「好吧！我的姑娘，慢一點，我陪妳一起去就是！」

他唯恐歐陽玉任性誤了事情，說話時人已飛快趕了上去。

歐陽玉見狀嬌笑道：「哼，我怕你不陪……」

方瑟正色道：「姑娘，由荊山三怪膽怯的情形來看，這灰衣閻羅的確不是普通人物，我們此行千萬小心才是！」

歐陽玉笑道：「哎呀，你緊張甚麼，大怪不是說得很清楚，這水神廟裏只有一名傻道人！」

方瑟道：「姑娘你別疏忽了，縱然這道人眞傻，可是他既能隨時獲知灰衣閻羅的行蹤，可見必是那老魔的得力黨羽！」

歐陽玉不屑地一甩秀髮道：「哼，甚麼得力黨羽，大不了是一名爪牙而已！」

方瑟笑道：「姑娘可別小覷了一名爪牙，試想憑荊山三怪的武功，連一名爪牙的身份還都扳不上呢！」

歐陽玉想到自己與二怪冷風交手的經過，不由悚然一驚，頓時傲氣全消。

就在此時，突聞一陣悠悠笛聲起自長空。

仰面看時，只見一隻白鴿，在黑黑的雲層下鼓翅乘風，由東向西疾掠而來。

歐陽玉看得一怔道：「方瑟，你瞧！」

這白鴿想是久經訓練，飛翔的速度甚為快捷，就在這說話的瞬間，已然到達小廟的上空。

方瑟看得星目一亮道：「咦，信鴿？難道這會是灰衣閻羅……」

話未說完，歐陽玉搶着插口道：「對，這一定是灰衣閻羅與那傻道人連絡的工具，你瞧，牠不是落下來了！」

果然，那白鴿在小廟上空盤旋一週之後，立即雙翅一斂，俯衝而下。

歐陽玉見狀大為惋惜道：「這要是有隻彈弓就……」

話剛至此，突聞地颯地一聲，樹林中陡然射出一支弩箭！

只聽那白鴿發出一陣哀鳴，翅膀一斜，立即翻翻騰騰地落入左樹林之中。

歐陽玉看得秀目一亮，不由歡呼道：「啊！被人打下來了，方瑟，走！快去撿！」話音落處，猛地用手拉起方瑟。

方瑟急道：「使不得，我們先躲起來！」

她沒有拉動方瑟，相反地，却被方瑟拉着躲向一蓬叢林之中。

他們不過剛把身形躲好，只見樹林中竄出一條人影。

這人身着勁裝，體型頗為瘦小。

不過此人雖然生得瘦小，輕功却是不差，只見他步如流水，三兩個起落，便已到達信鴿墮落的地方，信手一抄……

他剛把那隻信鴿抄入手中，突然，水神廟的院牆上昇起一條人影。

這是一名蔽衣亂髮的道人，他方一現身，頓時發出一串梟叫似的陰笑道：「嘿嘿嘿，不長眼的東西，我看你是活夠了！」

笑聲中右掌一翻，猛向那瘦小人影擊了過去。

這瘦小的人影，距離那道人立足的院牆，至少也有兩丈開外。

可是，這道人一掌擊出，平地立時湧起螢光閃閃的冷鋒，只聽那瘦小的人影一聲驚叫，立即轉面狂奔而去。

當然，那隻到手的信鴿也丟了！

道人一掌得逞，再沉聲獰笑道：「嘿嘿，你跑吧，既然中了老爺的獨門掌法，你就休想跑得出這片樹林！」

他像是極有把握，話落，撿起地上的信鴿，一翻身，重又跳入了水神廟。

歐陽玉看得心頭大震道：「你認得出這道人的掌法麼？」

方瑟道：「姑娘，妳怎麼這樣看得起我了，我肚子裡究竟有多少貨，妳還不清楚嗎？」

歐陽玉鼻頭一皺道：「哼，我清楚？鬼才清楚呢！你最會刁鑽古怪地捉弄人了！」

方瑟急道：「姑娘這是從何說起，我甚麼時候捉弄過妳了？」

歐陽玉道：「甚麼時候？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開始了！」

方瑟更急道：「姑娘妳別冤枉人好麼，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怎樣捉弄妳了？」

歐陽玉明眸眨動，似嗔似笑道：「怎樣捉弄我？難道你還要我舉出事實來麼？」

方瑟道：「姑娘若不舉出事實來，的確叫我有點不心服！」

歐陽玉道：「好吧，那你就聽着，你在劍術上的造詣，超凡絕俗，武林中可說屈指一數，為甚麼那天見面的時候，却偏要裝痴扮傻，騙我現醜？」

方瑟一聽，不由叫道：「哎呀！姑娘妳眞是誤會我了，我那時那懂劍術，現在的這幾招，全是最近學會的啊！」

他說的倒是實話，可是歐陽玉却不相信，只見她紅唇一噘道：「甚麼？最近學的？哼！騙鬼！」

方瑟道：「姑娘仍然不信？」

「當然！」

「為甚麼？」

「因為你說的太不近人情！」

「甚麼地方不近人情？」

歐陽玉大眼一霎道：「我問你，那位谷底亡魂是不是神仙？」

方瑟道：「姑娘說笑了，他是甚麼神仙？他只是個命運坎坷的老人罷了！」

「那麼你是？」

「我？我更是離巢乳燕，人海飄浮，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個人！」

歐陽玉秀眉一挑道：「照你這樣一說，就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了！」

方瑟道：「姑娘指的是……」

歐陽玉道：「我是指一個命運坎坷的老人，在極短的時光裡，居然使一名平凡的少年，練成了一身超凡絕俗的劍術！」

方瑟道：「姑娘這話說得有理！」

歐陽玉道：「既然承認我說的有理，那就足證你說得沒有理了！」

方瑟道：「姑娘暫且慢做定論！」

歐陽玉道：「為甚麼？」

方瑟輕鬆地笑道：「因為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甚麼例外？」

「姑娘可曾聽人說過奇遇？」

歐陽玉神情一動道：「奇遇？你碰上了甚麼奇遇？」

方瑟正待答，突聞笛聲再起，另一隻信鴿突自水神廟中冲霄而起，不由心頭一震道：「姑娘，你瞧見了沒有？一切都等我們救出谷底亡魂之後，再行詳細奉告如何？」

歐陽玉知道此時不是閒談的時候，當下迴眸一笑道：「好吧，不過，到時候你要是不能說得令我滿意，我會饒你才怪！」

這妮子簡直不講理，可是方瑟並未生氣，事實上他非但沒有生氣，反

而大為得意地揚眉一笑道：「姑娘，照妳這樣說，乾脆現在我就領罰吧！」

話音一落，展身而起，快步朝向林中的小廟奔去。

歐陽玉嬌笑騰身，也緊隨後面跟了下去。

二人速度甚快，轉眼便已穿越樹林，到達小廟門前。

二人略一遲疑，立即舉手敲門。

敲的方式，是按荊山三怪的指點，一長兩短，連敲三次。

果然，剛剛敲畢，山門內立即傳來一聲斷喝道：「甚麼人？」

方瑟向歐陽玉遞個眼色，答道：「你等候的人！」

呀地一聲，山門開了，當門而立的即是那蔽衣亂髮的道人，他猝見歐陽玉與方瑟，臉上神色似乎猛地一變。

不過，僅止是一刹那間，就恢復了原狀道：「我甚麼時候約你們？」

方瑟道：「去年六月初六。」

道人又道：「你是甚麼時候動身的？」

方瑟答道：「今年三月初三。」

這些暗語，荊山三怪交待得十分清楚，方瑟有問必答。

那道人聽完之後，雙目在二人臉上骨碌碌地掃一掃，忽道：「你們兩個入幫多久了？」

方瑟一怔，立道：「剛剛三個月！」

這可不是暗語，方瑟生恐答錯，因此一面說，一面已經暗提眞氣，準備一有變化，立即動手。

不過那道人似乎並未看出破綻，只是冷哼一聲道：「好糊塗的東西，既然已經三個月了，難道還沒聽說這地方沒有要事，是不准隨便來的麼！」

這一聲「好糊塗的東西」，聽得歐陽玉雙眉一挑……

方瑟見狀，趕緊示意她忍耐，一面搶着答道：「不錯，屬下此來，正是因有要事！」

道人眼睛一瞪道：「甚麼要事？說！」

方瑟故作遲疑道：「這……這……」

「怎樣？」

「不瞞上差，此事實在關係重大，必須向幫主當面稟報才行！」

道人微微一頓，而後說道：「嗯，你們來得倒還眞巧。」

方瑟心中一動道：「怎樣湊巧？」

道人道：「幫主剛在兩個時辰之前到達！」

方瑟精神一震，道：「那麼現在是否……」

聲音方自一頓，便聞道人接口道：「好吧，你們都隨我來！」

話畢掉轉身形，率先向內行去。

方瑟沒想到事情如此順利，忍不住心頭一陣亂跳，當下輕輕地一扯歐陽玉，便也毫不遲疑地雙雙跟了過去。

這座水神廟雖然只是一座小廟，可是廟的院子却特別大，足足寬廣十來畝，與那矮小的大殿一比，使人直覺地感覺有點不相稱。

正對着山門，是一座隱壁，無法看到院子裡的情形，可是一等繞過了隱壁，大院子便告霍然呈現眼前。

方瑟與歐陽玉僅只向院子裡一瞟，心頭上頓時均告一怔。

原來大院子青石舖地，地面上不着一草一木，但却是星羅棋佈地矗立數十尊石像，這些石像各穿勁裝，手上分握着不同的兵刃，舉勢作態，栩栩如生。

在這片石像羣中，有一條色澤顯明的白石小道，筆直地通向大殿。

那道人此時正沿着白石大道，大步朝向大殿行去。

方瑟與歐陽玉雖然心中驚異，但却不便躭擱，稍稍一頓，便也隨後跟了下去。

轉眼之間，道人行至白石小道盡頭，一舉步躍上了大殿的丹墀……

方瑟與歐陽玉正打算跟踪而上，却不料就在此時，那道人驀地一聲狂笑，上體一翻，雙掌陡然推出……

一陣螢光閃閃的冷鋒，如同狂風暴雨般罩體而來。

事出意外，方瑟猛地一震。

不過他此時究竟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雖然猝遭奇襲，仍然毫不慌亂，當下一拉歐陽玉，驀地裡向左閃開數步，雙足落定，當即面色一沉道：「賊道你幹甚麼？」

那道人一擊不中，露齒獰笑道：「嘿嘿嘿，好小輩，你果然有一手，不過今天既已進入了龍潭虎穴，你就休想作出去的打算了！」

方瑟一聽這話中之意，知道自己與歐陽玉的行藏已被識破，也就不必再裝下去了，當下猛把眉梢一挑，仰面大笑道：「哈哈，狗賊道，你把這小小的水神廟說成龍潭虎穴，未免吹得過份了，其實在小爺眼中，它還不如狗窩，倒是你怎樣識破少爺身份的，我可有點不太明白！」

話音一落，歐陽玉插口道：「啊，方瑟，我知道了，我們一定上了荊山三怪那幾個老鬼的當！哼，那幾個賤老鬼日後若是落入我手，非要剝他的皮不可！」

方瑟正覺歐陽玉說得有理，想不到那道人聽後，竟然目注大殿裡連連怪笑道：「嘿嘿嘿，三怪啊，三怪，你們都聽到了沒有？這一下你們可眞要死不瞑目了！」

大殿裡非常簡陋，一尊不太雄偉的水神像，像前橫置一隻香案，香案上似乎陳設着供物，但却用一幅黃綾覆着，若不揭開，很難看得出供的是甚麼。

不過這並沒有要方瑟與歐陽玉費心去猜，因為這老道話音一落，已經

隔空一把抓下覆在供物上的黃綾。

黃綾一落，頓覺鼻端嗅到一股血腥，原來香案上供的竟是三顆血淋淋的人頭。

方瑟與歐陽玉向這三顆人頭一瞟，頓時發出一聲驚叫。

原來那三顆人頭非別，赫然竟是荊山三怪。

驟然間，方瑟與歐陽玉全都明白了，荊山三怪竟沒有出賣自己，相反的，却因為幫助自己而斷送了三條老命。

頓時，方瑟臉上飄向了一抹薄霜，沉聲怒笑道：「嘿嘿，狗賊道，他們全是你殺的？」

那道人滿面得意道：「嘿嘿，不錯！」

「你是甚麼時候下的手？」

「就在你倆離去的時候！」

「難道那天你……」

「那天道爺就躲在屋後窗下！」

方瑟冷笑道：「這樣說來，你早就知道我倆的身份了？」

那道人怪笑道：「嘿嘿，你們還沒來，道爺心中已經有數了！」

方瑟道：「既然如此，剛剛見面的時候你怎不馬上出手？」

道人又發出一聲怪笑道：「實對你說，道爺已經見過你小子的劍法，在山門外動手，道爺沒有把握！」

方瑟聽得一動道：「甚麼？山門外動手沒有把握？難道在此動手你就有把握了麼？」

道人雙目一閃，連聲怪笑道：「嘿嘿，小輩，你是不是不肯相信？」

鏘的一聲，方瑟抽出了腰中軟劍，信手一抖，喝道：「狗賊道，你在廟中埋伏了多少高手，一起叫出來吧！」

道人詭笑更甚道：「嘿嘿，不多，不多，一共只有八十一名，他們早就出來了！」

八十一名不是小數目，出來了竟還沒有發覺，方瑟心中一動，歐陽玉更是驚呼出口道：「全出來了？在那兒？」

道人滿面得意道：「丫頭，妳眼睛有毛病是不是，站在妳四周那些不都是麼？」

話畢用手向院中星羅棋佈的石像一指。

方瑟大愕道：「甚麼？狗賊道，你說這些石像全是你的幫手？」

道人不待話落，突然大喝一聲：「小輩，你說對了，準備接招吧！」

喝叫聲中，陡然間舉起手來，叭叭連擊三響。

此時一陣軋軋的聲音打從地底傳來。

方瑟方自一愕，便見左側一名手持巨斧的石像，快如奔馬般衝了過來。

不消說，這一定是有人在地下以機括操縱。

雖然那只是一座石像，但其動作靈活竟如眞人一般，轉眼已至數步之內。

方瑟猛然一聲怒喝，手中寶劍突然振起一片銀花，直取石像上下三處要害。

他此時在劍術上的造詣，已足配列為江湖第一流人物，招過處噹噹噹接連三響，三劍全部中的。

任何強悍的對手，在連中三劍之後，也都得應聲倒斃。

可是，現在他的對手並不是人，而是一座無知無覺的石像，雖然這三招劍招全中要害，但石像僅不過是冒起一蓬火花，依然毫不遲疑地衝了過來。

方瑟在動手之前，可沒料到這一點，及至驚覺，石像却已近在咫尺，方自一怔，那石像已然揮動開山巨斧，惡狠狠攔腰掃到。

方瑟眼見封架不及，當下一聲長嘯，抖臂騰身，拔空而起。

他身形也不過剛剛拔起，就聽呼地一聲，石像手中的大斧，已由脚下閃電掠過，虧得他見機及時，假如不幸稍為慢了一步，那兩隻脚就有被巨斧斬落的可能！

驚魂乍定，由不得心中連道僥倖。

但，水神廟的石人大陣，可不是這樣簡單的，他心中一念未已，陡聞嘶嘶連聲，只見數十枝利箭，分由前後左右射到。

這要是武功稍差一點的，縱不喪生在石人巨斧之下，也必定要遭亂箭攢身之慘，幸好方瑟在亡魂谷中機緣巧合，已經大非昔比。

只聽他怒嘯一聲，軟劍平空抖起一片青光，叮叮噹噹，數十枝利箭轉眼全被擊落。

且不說這時候方瑟連遇險機，歐陽玉更是危機一髮……

原來就在那手持巨斧的石人衝向方瑟的同時，另一座掌托長槍的石像，也向歐陽玉攻來。

歐陽玉眼見這石人來勢凶猛，心頭一震，向左連退三步。

這是好辦法，那托槍的石人果然一槍刺空。

可是這石人大陣，機關極為精巧，如能輕易地閃開，惡道也就不會那樣狂妄了。

因此就在她避過來勢，立足未穩之際，另一處機關却已發動。

只聽一串震耳隆隆聲音中，另外兩名石人分由左右襲到。

這兩名石人一持畫戟，一持鐵杵，可是左邊的畫戟却無法閃避了，沒奈何猛一提氣，劍勢一挺，正向畫戟上迎面而去。

劍戟相碰，只聽一聲叮噹，歐陽玉只覺手臂酸軟，情不自禁地脚下退了三步。

這時候，那手持鐵杵的石人二次衝到，鐵杵挾帶着雷霆萬鈞之力，斜肩搭背地打了下來。

歐陽玉立足未穩，那還來得及閃躲。

這時候，恰好方瑟震飛那蓬亂箭，身形凌空向下墜落。他眼見歐陽玉情勢危急，雙足方自一點地面，立即反身擊出一掌。

這一掌他用足了十成眞力，掌動處勁氣狂湧，直如翻江倒海一般。

石人雖然不怕刀劍，然而這種撼山拔嶽的掌力，依然承受不起。

只聽轟然一聲……

手臂微疵。

但那身高八尺的石人，却被他雄渾的掌力一下震碎。石雨紛飛中鐵杵砰然墜地。

歐陽玉驚魂乍定，嬌呼一聲：「方瑟！」

話音方落，突然上體連搖，方瑟驚問道：「歐陽玉姑娘，妳怎麼了？」

話聲未畢，人已急急奔了過去，雙手一伸……

他伸手的用意，本來是去攙扶歐陽玉，孰料手剛伸出，突覺鼻端透入一份嫣嫣異香，這香味顯然是由碎裂的石像中散出！

香味非蘭非麝，也不知到底是何物製成，一旦嗅入之後，立即感覺到頭昏眼花四肢酸軟。

方瑟大駭……

想不到，就在他驚駭未已之時，歐陽玉却已頹然倒了下去。

這情形只把個方瑟看得驚怒交迸，大喝一聲：「狗賊道，你……」

雖然他內功深厚體力過人，但也無法與那奇異的香氣抗衡，話聲剛至一半，便也緊隨在歐陽玉之後倒下。

方瑟與歐陽玉中毒倒地，雖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可是視聽兩覺並未消失，這時候只聽那道人縱聲狂笑道：「嘿嘿嘿，好小輩，現在你該知道我拘魂道人的手段了吧！」

方瑟雖然不知道拘魂道人的底細，可是單憑這道號，已知他是個怎麼樣的人物了！

就在他思量之中，拘魂道人已由丹墀上緩緩走了下來，直至方瑟身前，這才霍然停下脚步，再次發出一聲獰笑道：「嘿嘿，小輩，你現在生死已經完全操在道爺手中，道爺讓你生，你就可以生，道爺讓你死，嘿嘿，從今以後你就再也看不到這花花世界了！」

說時目光灼灼地逼視着方瑟，臉上佈滿了得意而又狡猾的笑容。

方瑟眞想一躍而起，剜出拘魂道人的兩隻賊眼。

怎奈他此時全身癱瘓，非但沒法躍起傷人，連想罵人幾句也辦不到。

拘魂道人在方瑟的臉上凝視了半晌，突然笑意一斂，對準方瑟的腦門上劈下。

在此毫無反抗的情形下，方瑟自料必死，當下雙目一閉。

可是就在他閉目等死的時候，却不料拘魂道人竟然自動地掌勢一收，陰聲詭笑道：「嘿嘿，小輩，道爺此時殺你，實在是易如反掌，不過道爺我一向慈悲為懷，今天倒也想放你一條生路！」

話至此處，然後背起手來，繞着方瑟與歐陽玉兜了兩個圈子，續道：「不過，道爺這樣恩待於你，你可也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方瑟自忖生機已絕，現在乍一聽到還有條件可談，心中怎能不興起一線希望，雖然他此時口不能言，但雙目却情不自禁地一亮。

拘魂道人像是已經猜透了方瑟的心意，只見他脚步一停，嘿嘿笑道：「怎麼樣，你想談談是麼？」

當然方瑟是想談談，可是他此時奇毒未解，仍然無法開口。

就在他心中暗自發急的時候，拘魂道人又已連聲陰笑地開口道：「嘿嘿，你別慌，再有半個時辰你就可以開口了，道爺我現在就將條件說出來，讓你先考慮考慮！」

方瑟想像得到，拘魂道人的條件一定不簡單。

但不管如何，能夠先聽聽，在心理上有個準備也是好的。

一念及此，他恨不能催促拘魂道人趕快說，事實上拘魂道人沒等他催，已經自行開口道：「小輩，你別以為道爺的條件有多苛刻，事實上道爺的條件非常簡單，只要你……」

話剛至此，水神廟外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

沙沙的響，一聽就知來的人不少。

拘魂道人一怔住口！

他似乎不願別人發現方瑟與歐陽玉，一怔之下，陡地彎腰將二人抬起，一翻身，飄進了大殿。

就在他飄進大殿的同時，就聽山門外有人說話道：「五香主，你說的就是這個地方麼？」

說話的人聲音蒼勁有力，顯然內功不弱。

另一個聲音接口道：「啟稟堂主，屬下說的正是這裡！」

方瑟正猜不出來的人是誰，突覺眼前一暗，身軀已被拘魂道人塞入了神案的下面，緊接着一陣軟玉溫香，歐陽玉也被塞了進來。

神案下面的地方本就不大，兩個人塞在裡面擠得緊緊地。

這一雙風情初解的年輕人，由不得雙雙臉色一紅，緊接着兩顆心全像打鼓似地咚咚跳了起來。

就在兩人心頭鹿撞的時候，廟門外人聲又起，只聽一個粗壯的嗓音吼道：「廟裡有人麼？」

「廟裡有人沒有？」

「廟裡……」

這人顯然是個急性子，他一聲接着一聲，第三聲還沒問完，自己却已

感覺不耐地揚聲大喝道：「他奶奶的，既然沒有人，老子就進去了！」

轟然一聲，山門震塌，緊接着一聲暴響，那道隱壁牆也倒了下來。

檀木雕花的神案，由外面無法看到裡面，可是躲在裡面的人，却可利用那雕花的空隙處向外張望。

歐陽玉與方悉的兩張臉，此時就緊貼在那雕花的木板上，聞言不約而同地流目外顧……

目光觸處，只見隱壁牆倒塌的地方，冒起了一陣塵煙，就在那滾滾的煙塵中，依稀看到一羣人影。

隨着煙塵的消失，人影漸漸清晰，原來他們一共是八個人。

居中一名花甲老翁，高顴突額，目顯赤芒，顯然，他就是這羣人的首領。

在他的左肩，是個樣貌猙獰的中年大漢，手持一枝盤龍鐵杖，慓悍之氣外露，看樣子山門與隱壁的倒塌，全都是他的傑作。

花甲老人的右側，是個身形瘦小的矮子，看他的身形，就知是先前中了拘魂道人一掌逃走的那個。

其餘五人站在花甲老者的背後，個個跨刀帶劍，滿面凶戾之氣。

這些人猝然看到院中的石像，似也感到一愕。

這時拘魂道人已經重出大殿，只見他站在丹墀上，望見那驚愕的人羣冷笑道：「嘿嘿，你們這幾個都是來尋死的吧？」

他這樣說，明顯的是想激怒來人，讓他們在盛怒之下衝入石人大陣。

果然，他話音一落，陡聞那手持盤龍鐵杖的大漢哇哇怪叫道：「狗雜毛，你放甚麼臭屁，老子今天非活剝你不可！」

話音一落，花甲老者身後的五個人，也連聲怒叱地閃了出來。

拘魂道人看得雙眉一挑，兩掌陡地抬起……

非常明顯，只要這幾人踏進石陣一步，他馬上就以預定的信號發動石陣。

可是，這幾人也不過剛剛到達石陣邊緣，那花甲老者突然出聲喝止道：「你們幾個都回來！」

這老者的話似乎頗有威嚴，話音剛落，已有五個人應聲退了回來。

沒有退回來的是那手持鐵杖的大漢，只見他面帶不解之色道：「堂主……」

花甲老者沒等他說下去，又復聲調一沉道：「回來！」

大漢雖然不願，但老者的話顯然不敢不聽，因此遲疑了一下，終於還是乖乖地退了回來。

拘魂道人見狀，氣得猛咬牙根道：「嘿嘿，老匹夫，想不到你還沒有動手，心膽就寒了，既然如此，那你就給我快滾吧！」

這樣的喝罵，任誰也將忍受不住，可是，這花甲老者顯然是個極端陰險的人物，他聽完之後，居然毫不動容地平靜一笑道：「拘魂道人，今天老夫乃是有爲而來，在事情沒有交待清楚之前，本堂不擬和你動手，如果我害怕的話，那可是錯了！」

拘魂道人道：「震倒山門，還有甚麼好交待的？」

花甲老者道：「老夫認爲震倒山門之事，乃是一件小事，實對你說，本堂今日之行，乃是要你拆平此廟，尅日遠離！」

拘魂道人一聽，不由狂笑道：「嘿嘿，要我拆平此廟尅日遠離？老匹夫！你憑甚麼？」

花甲老者道：「老道，單以你這句話，就該受到五刀分屍之刑，但是本堂念你尚還不知我是誰，所以這一次姑且原諒你！」

拘魂道人一聽，更是怒發如狂道：「老匹夫，既然你這樣說，那麼道爺現在就請教你，你是誰？」

花甲老者道：「其實你不用請教，本堂自然會告訴你，不過在我沒有告訴你我是誰之前，我打算先告訴你這是甚麼地方！」

拘魂道人冷笑道：「這個不必了，道爺在此居住十年以上，難道還會不知這是水神廟！」

花甲老者道：「老道，這是水神廟你說得沒錯，不過你可知道水神廟這地方歸誰管轄？」

拘魂道人冷哼一聲：「老匹夫，既然你不知道，我來告訴你也無妨，水神廟這地方歸五烽縣管轄！」

當然，拘魂道人既然在此居住十年以上，這一點是絕對不會搞錯。

可是，那花甲老者聽後，竟然出乎意外地大搖其頭道：「老道，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拘魂道人一怔道：「不對，甚麼地方不對？」

花甲老者道：「五烽縣管的是黎民百姓，武林中事他管不着！」

拘魂道人心中猛然一動道：「那麼你說……」

花甲老者將頭一點道：「好，我說，你仔細打聽了！這水神廟的所在，乃是通天教兩湖分堂的轄區！」

拘魂道人乍聞「通天教」三字，神情似乎一怔，不過他在一怔之後，立即沉聲冷笑道：「嘿嘿，通天教？道爺從來就沒聽說過！」

花甲老者道：「你說得不錯，不過假如你早已聽人說過，本座今天對你就不會如此客氣了！」

拘魂道人輕哼一聲，說道：「這樣說來，想必你就是通天教兩湖分堂的堂主吧？」

花甲老者微笑道：「一點不差，老夫無情叟王超，目前正任通天教兩湖分堂堂主之職，你未得本座允准，竟敢擅自在轄區內安窟立舵，論理就該處死，本堂今天僅將你驅逐出境，實在是太便宜了！」

這一席話，只把拘魂道人聽得雙目怒瞪，情不自禁地縱聲狂笑道：「嘿嘿，驅逐出境？姓王的，你也未免太狂妄了，你難道就沒打聽過道爺是誰麼？」

無情叟王超道：「老道，方今天下武林，縱然是九大門派的掌門人，也未必在通天教的眼下，至於你是誰，本堂實在沒有打聽的必要！」

拘魂道人揚眉怒笑道：「嘿嘿，老匹夫，你可知道方今天下武林中，除去九大門派之外，還有一個太上幫麼？」

無情叟王超一直不動聲色，但此時却不由一怔道：「甚麼？太上幫？」

拘魂道人獰笑道：「怎樣？你也是第一次聽說麼？」

無情叟王超道：「太上兩字是甚麼意思？」

拘魂道人滿面詭笑道：「太上麼，嘿，就是至高無上的意思！」

「你是太上幫的甚麼人？」

「你明白道爺是太上幫的就夠了，甚麼人都是一樣！」

無情叟王超臉色一變道：「嘿嘿，這話說得有理，甚麼人都是一樣，縱然你是太上幫的幫主，也不能在本堂轄區之內……」

話音未落，拘魂道人突然狂笑插言道：「嘿嘿嘿，你的轄區？姓王的，你可知道我是怎樣想法？」

無情叟眉峯一豎道：「你是怎麼想法，老夫怎麼知道！」

拘魂道人也把雙目一瞪道：「不知道你就給我聽着，告訴你，此地乃是太上幫東南支壇的範圍，與你們通天教毫不相關！」

無情叟大怒道：「老道，你的意思是不肯離開？」

拘魂道人冷笑道：「老匹夫，道爺正想趕你們離開呢！」

無情叟氣得大叫道：「老雜毛，既然你如此不識抬舉，本堂也就用不着對你客氣了！」

話至此處，陡然一扭頭道：「各位香主，你們那一個代本堂去把這雜毛拿下！」

兩名大漢未待話落，立即挺身而出。

這兩個人一個使劍，一個手執牛耳尖刀，微一騰身，先後飄落院中的白石小道上，大喝一聲：「老雜毛，你給我滾下來！」

拘魂道人站立大殿台階上，聞言敞聲大笑道：「哈哈哈，收拾你這兩個無名小卒，那裡用得着道爺親自出手！」

話音一落，舉掌連擊三響。

無情叟心中猛地一動，急道：「周、李二位香主，當心你們左右的石像！」

果然，他話聲方畢，右側一方手持單刀的石像已經發動，軋軋機聲中，直奔向使劍的大漢衝到。

大漢心頭一楞，趕緊抖手出劍。

刀劍相交，剛聽得噹地一聲，靠左一尊手托鋼叉的石像，又復快如奔馬般襲至。

大漢身形疾閃……

可是，那石像動作快逾閃電，他那裡還能閃躲得開，只聽一聲慘號，鋼叉頓時透腦而入。

不過，這些通天教的香主顯然俱非庸手，這大漢雖已被鋼叉透胸而入，但竟在臨死之前的一瞬間，猛提眞力，揚腕擊出一掌。

掌風過後，石像應手碎裂，可是，就在這碎裂的石像中却射出一蓬弩箭，爲數數十枝的弩箭，枝枝全不落空，直把那大漢插成刺蝟一般。

在這同時，那手執牛耳刀的一個也遇上襲擊。

兩名手托畫戟的石人，分由左右攻來。

長戟相逼下，牛耳尖刀簡直成了廢物，不過這大漢機警過人，匆忙中身形一蹲，陡然間棄刀出掌。

刷刷兩聲，兩柄畫戟由他的頭頂掠過。

可是這石人大陣在設計之初，顯然已經防到這一着，因此就在畫戟走空的一瞬間，兩名石人的口中，突然分別噴出一股毒液。

轟轟兩響，兩尊石像雖然被他掌勢震毀，可是毒液兜頭而下，那大漢自己也面目全非，哀號了兩聲，立即氣絕而亡。

無情叟眼見石人大陣如此厲害，臉色不由一連數變。

不過，拘魂道人雖然連殺二人，可是眼見這兩名大漢連毀三座石像，心中也爲之忐忑不安。

就在雙方各懷鬼胎的時候，那手持鐵杖的大漢驀地一聲大喝：「狗雜毛，你這卑鄙的畜生，鍾爺爺今天抓住你，非要殺你一萬刀！」

這姓鍾的大漢人似鐵塔，喝聲如雷，叫聲中飛快地衝入石人大陣，揮動手中數百斤的鐵杖，轉眼連毀七座石像。

雖然每一座石像都藏有暗器，怎奈這鍾姓大漢一身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對那些梭、鏢、針、弩之屬，根本毫不畏懼。

拘魂道人看得神色一變。

相反的，無情叟却爲之縱聲狂笑道：「哈哈，老雜毛，現在你黔驢技窮，我看是死期到了吧！」

話音一落，率領着餘下幾人，一齊向院中行去。

拘魂道人雙睛亂轉，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就在這一瞬間，那手持鐵杖的鍾姓大漢，復又擊倒了三座石像。

這時候，東南一座赤手空拳的石人，突然連越三座石像，衝到了鍾姓大漢身前。

大漢怒笑一聲，鐵杖順手推出。

拘魂道人見狀，突然發出一串得意的怪笑。

笑聲未落，石人已被擊碎。

不過，這一座石人所藏的暗器却不大相同了，只聽呼地一聲，烈火應杖而起，大漢剛自一楞，身形已被包入融金灼石的烈焰之中，轉眼變成一截枯炭。

無情叟看得大駭不已，他本已到達石人大陣的邊緣，見狀又復情不自禁地連連退了數步。

拘魂道人得意狂笑道：「嘿嘿嘿，老匹夫，過來啊，猶疑甚麼？我看今天黔驢技窮的恐怕是你吧！」

他太得意了！

眞所謂得意忘形，他只顧眼前，却忽略了背後，暴笑方落，冷不防耳畔傳來一聲冷笑。

驚愕中猛一回頭……

想不到目光觸處，竟發現一條白衣人影，就站在自己的背後。

這人身形瘦削，面如黃蠟，動作簡直是鬼魅一般，若不是那一聲冷哼，恐怕自己根本就發現不了他。

拘魂道人大驚失色，身形一晃……

他本意是晃身退入石陣暫避的，想不到剛自一動，那人突然聲調一沉道：「你還想走嗎？站住！」

舉手一拂，沒見用刀，但那拘魂道人的穴道，却已被他制住，頓時木立當場，動彈不得。

那人一擊得手，寒聲喝問道：「老道，說，灰衣閻羅將那殘廢的老人帶到甚麼的地方去了？」

原來他竟是爲谷底亡魂而來的！

躲在大殿神案的方瑟與歐陽玉，對於剛剛發生的一場龍爭虎鬥，雖然不能說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却的的確確聽得明明白白。

通天教、太上幫，這已經夠他們驚奇了！

眼前這神秘的白衣人，竟又問起了多年困居地下的谷底亡魂，這簡直叫他驚上加驚，奇上加奇。

這人是誰？

他怎會問起谷底亡魂？

他打聽谷底亡魂的下落是爲了什麼？

就在方瑟驚愕未解之際，突聞拘魂道人答道：「不知道！」

這一聲不知道，驚醒了愕然失神的無情叟王超，只見他匆匆穿過石人大陣，向那白衣人身前一站道：「喂，你是什麼人？這老道乃是本堂奉命捉拿的要犯，閣下如果不願惹事的話，最好……」

白衣人聽到此處，突把右掌一亮……

也不知是爲了那手勢，還是手掌上另有暗記，總之，無情叟王超一見之後，頓時神色驟變道：「你……你是……」

白衣人聲調一沉道：「王超，你身爲一堂之主，難道還分不出我是誰麼？」

無情叟王超一聽，更是滿面惶恐道：「是……是……屬下糊塗……屬下沒想到……屬下參見……」

想必這白衣人來頭甚大，因此無情叟才會在極度驚駭中顯得語無倫次。

不過白衣人沒容他再說下去，一擺手道：「罷了！」

無情叟聽後頓時如釋重負，但仍不敢仰視，連退數步。

白衣人雙目向四週掃視一遍，忽道：「王堂主！」

無情叟連忙恭聲道：「屬下在！」

白衣人道：「這道人身份極爲可疑，帶回分堂好好看管，聽候本座發落！」

無情叟道：「是！」

就在應是聲中，匆匆指揮着幾名殘存的手下，將拘魂道人帶出了水神廟。

水神廟裡，人去樓空，只有那神秘的白衣人依然卓立在大殿前的台階上，他默默凝視着石人大陣，似是陷入了沉思。

良久，良久，這才若有悟意地說道：「嗯，是了，是了！」

話落驀地舉起手來，向院中連劈兩掌。

這白衣人的一身功力，似乎已到出神入化之境，掌過處陡聞轟轟兩響，石屑紛飛中地面上裂陷兩個大坑。坑中塵土飛揚，隱約看到有幾具血肉模糊的屍身。

白衣人見狀突然哈哈一笑，雙臂抖處，白影電閃，如同幽靈般越牆而去。

就在白衣人翻出水神廟不久，方瑟與歐陽玉也雙雙衝出了大殿。

原來經過這一陣躭擱，他們所中的迷香已經失却效用，二人正待跟踪追出，想不到用力一縱……

突然，哎喲，不約而同地由台階上跌了下來……

方瑟與歐陽玉這一次雙雙跌倒，可並不是遭受到什麼暗算，乃是因爲蜷曲在神案下時間過久，血脈不能暢通，四肢痲木而已。

經過了一陣調息，很快便告恢復。

可是這樣一躭擱不要緊，再想追踪那白衣人可就不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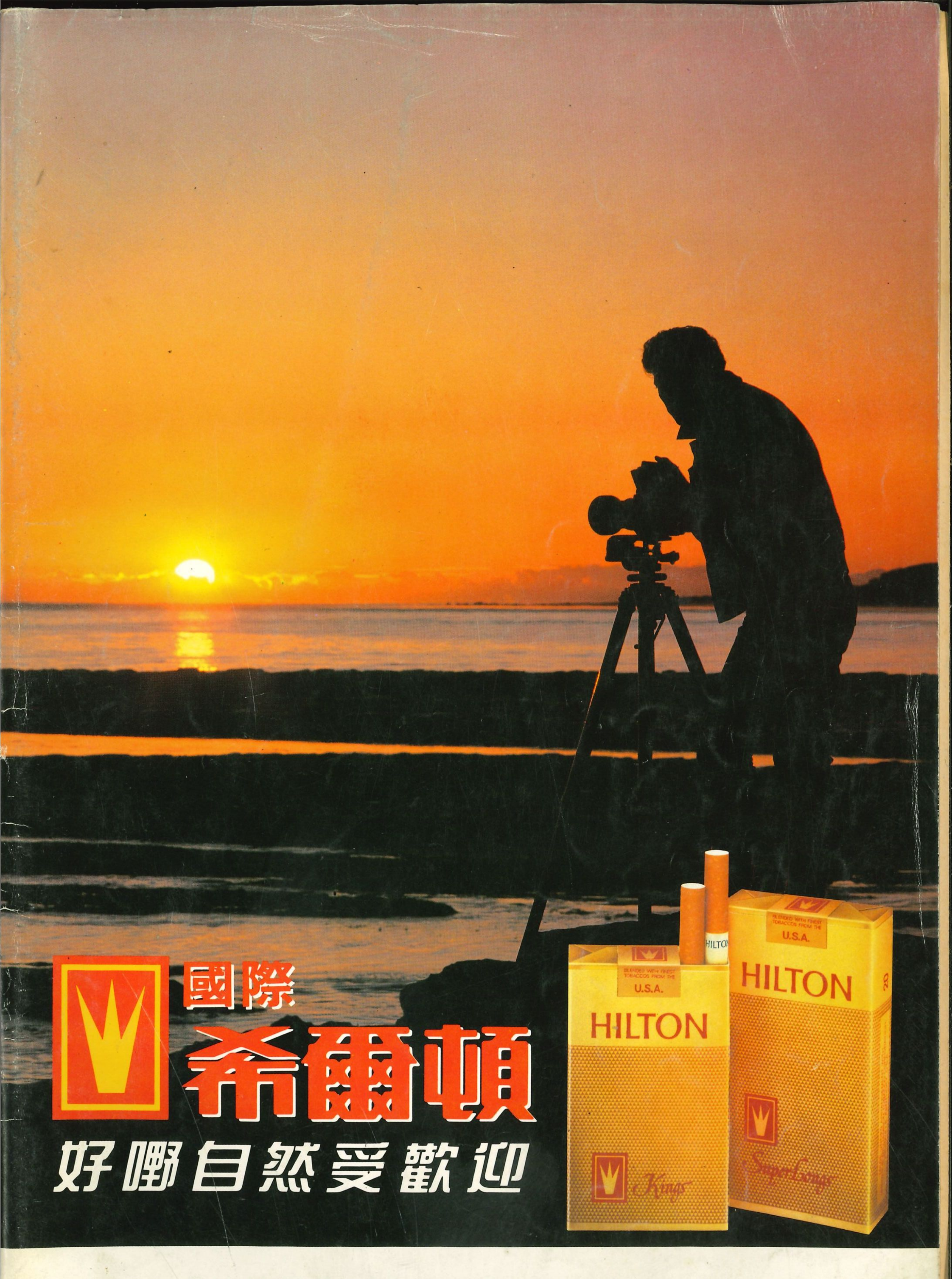
就在兩人大加惋惜之際，突然，長空裡再次傳來一陣笛聲。

歐陽玉抬眼一瞟，道：「方瑟，快看，又是一隻信鴿！」

果然，她話未畢，一隻白色的信鴿又已飛臨水神廟的上空。

不消說，這一定是太上幫向拘魂道人傳遞信息用的，假如能夠獲得這隻白鴿所傳的信件，則二人今後的行止，便可立即決定。

（未完・廿二）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